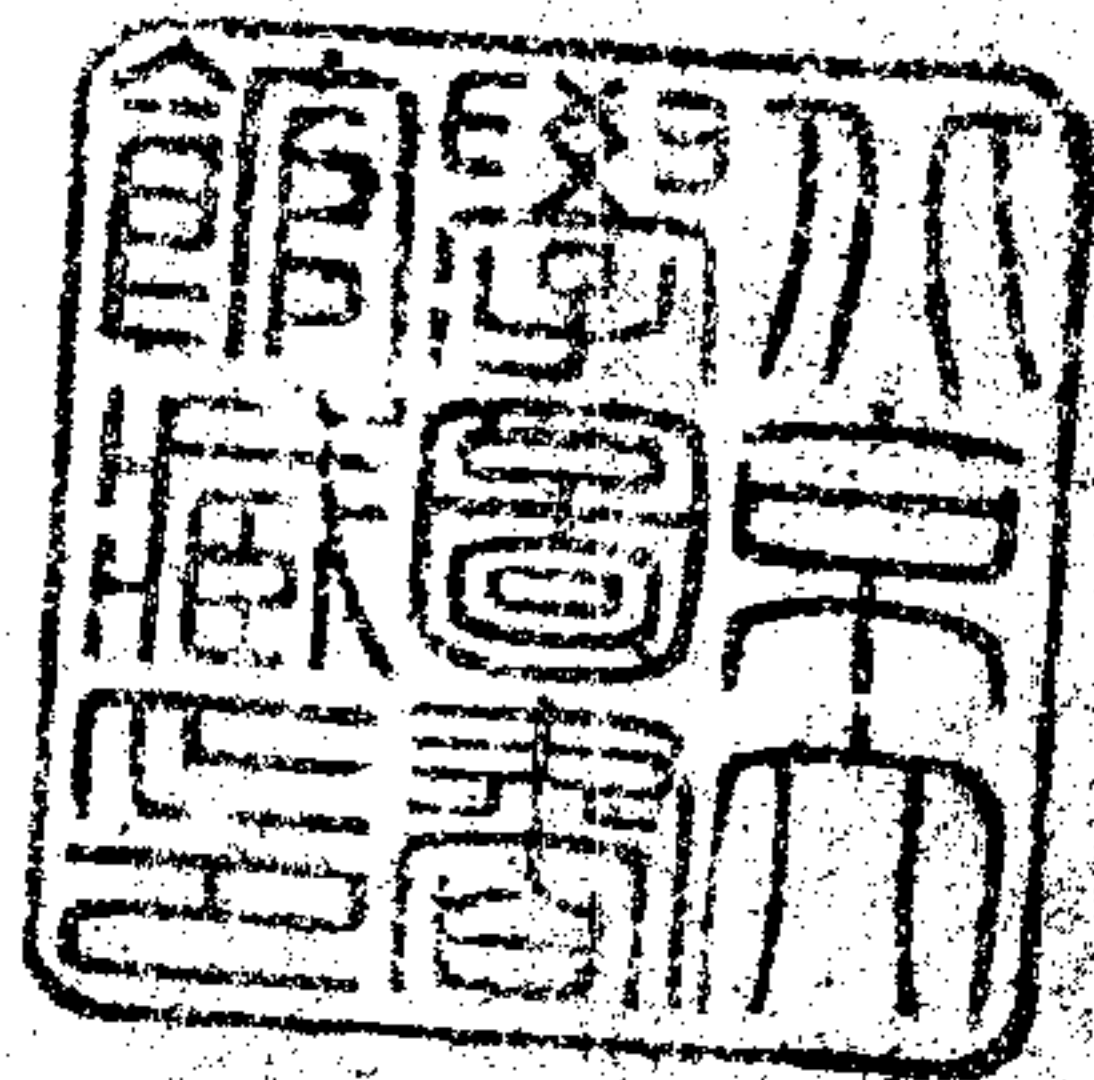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〇四・子部・雜家類

玉函山房輯佚書七百三十九卷（經編小學類文字集略至目耕帖卷四）

〔清〕馬國翰輯……………

2/150/04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三

經編小學類

文字集略一卷

梁阮孝緒

音譜一卷

李紫

古今文字表一卷

後魏江式

韻略一卷

北齊陽休之

訓俗文字略一卷

北齊顏之推

桂苑珠叢一卷

隋諸葛穎

文字指歸一卷

隋曹憲

玉函山房輯佚書

總目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一

開元文字音義一卷

缺

義雲章一卷

缺

李氏字略

唐李商隱

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一卷

唐釋神珙

分毫字樣一卷

漢石經尙書一卷

漢石經魯詩一卷

漢石經儀禮一卷

漢石經公羊一卷

漢石經論語一卷

並漢熹平中蔡邕書

三字石經尙書一卷

三字石經春秋一卷

並魏太和中立

史編雜史類

古文瑣語一卷

帝王要略一卷

吳環濟

三五歷記一卷

吳徐整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又一



文字集畧一卷梁阮孝緒撰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隱居不仕門人諡文貞處士事蹟具梁書處士傳及南史隱逸傳所著文字集畧隋志六卷唐志一卷今佚輯錄四十餘條引者或省文作字畧釋元應於醜翻注謂其書甚淺俗並無所據蓋所集字有出於雅之外者故用貶詞猶昌黎推尊石鼓遂以譏之為俗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文字集畧

序

鄭煥補校

文字集畧

梁 阮孝緒 撰

臉眼外皮也

釋元應月燈三昧經音義 成具光明 定意經音義 四分律音義 阿毗達

摩訶舍論音義 佛木 行集經音義引字畧

名相詔目也

佛木行集經 音義引字畧

嘯吹聲

歐陽詢藝文 類聚卷十九

煩荆猶接莎也接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

陸德明毛 詩釋文引

阮孝緒 字畧

撥擣蒲采名也

梵網六十二 見經音義

文字集畧

鄭煥補校

恣怍伏態貌

列子力命篇 殷敬頌釋文

恧歎驚異也

放光般若經音義 大港頂經音義 四童子經音義 出曜論音義 佛木

行集經音義 並引字畧

訣絕之也

大智度論音義 六 度集音義並引字畧

迹猷迹也

陸德明爾雅釋 文引阮孝緒

疝脫疝下部病也

廣韻上平聲 一東疝字注

瘡癩類

廣韻上平聲 十模瘡字注

赤瘤腫病也

廣韻去聲四十 九有瘤字注

痺痛小種也

阿毗達磨順正理 論音義引字畧



非以籤貫肉縐也 大智度論音義引字畧

相對舉物曰桐 中阿含經音義

罽胡卦反往礙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並引字畧

斷首曰芻芻割也 阿毗達磨順正論音義引字畧

鈿金花也 瑜珈師地論音義引字畧

汀水際也 文選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之詩李善注又類延年和謝靈運詩注

詩注

池水出江夏入江夏篆上聲 何超晉書音義

港水分流也 明度無極經音義並引字畧

文字集畧 二 鄭煥補校 六十三卷四

鵲雲狀 文選謝靈運賦注

鵲雲雨收也 文選陸士衡挽歌注

鵲亦鵲也 一大切上同

霏謂大雨也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

暉亦暉字于鬼反 音書音義

揚釋金也 大愛道比丘尼經音義阿毗達磨俱舍論音義並引字畧

嶠崖也 文選張千于西京賦注又孫興公遊天台又盧子諒時典詩注又謝靈運晚出西山射堂詩注

岐古開反 爾雅釋文

喬音橋 同上引阮孝緒

枯柝之質也 豬金切文選謝靈運搗衣詩注

疆物堅曰硬 阿毗達磨唐順正理論音義引字畧上缺五字

駟于密反 毛詩釋文爾雅釋文

鬪躍上馬者也 度世經音義佛本行集經音義並引字畧

狻牛名也 善見律音義引字畧

犇牛驚 廣韻上平聲二音注

狼狽猶狼跋也 文選潘安仁征賦注

狷狂也 廣韻下平聲三音注

文字集畧 三 鄭煥補校 六十三卷五

鷲力知反 爾雅釋文引爾雅

鰈魚名有四足 廣韻入聲二十音注

蟹亦作餘字 音書音義

蚤徒早反 登屬上音

蝻蝦蟆大如履能食蛇 廣韻上平聲十八音注李如真鳥海出部

皴皮細起也 瑜珈師地論音義引字畧

幌以帛明窻也 文選謝靈運雪賦注又江文道雜體詩注又張昇陽七命注

幫衣治鞋底 廣韻下平聲十音注

襁褓錯絲 廣韻去聲四十四音注



裛空衣香也夕選陶淵明雜詩注廣韻入聲三十三業裛字注

腔穿垣廣韻去聲一送腔字注

將帥也帥行也謂將領行也瑜伽師地論音義引字略

醍醐四分律音義

文字集略

如蒙館補校 六三卷六

古今文字表一卷後魏江式撰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官至著作郎贈巴州刺史事蹟具北史本傳傳稱撰集字書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又云其書竟未能成隋唐志皆不著錄惟本傳載延昌三年上表一篇敘述字學源流極為詳悉錄存一家即以古今文字表標題史稱篆體尤工洛宮殿諸門版皆式書取與籀恒四體書勢相次染翰之士可參通而得其秘藴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古今文字表

序

如蒙館補校 六三卷七

古今文字表

後魏 江式 撰

上表

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

古今文字表

一 加煇補校 六十三卷八

日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燔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

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

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

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

課最以爲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勅焉又有草書

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

宣時召通蒼頡讀耆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

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

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

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適應制

古今文字表

二 加煇補校 六十三卷九

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

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

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

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

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

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

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

殊藝異術王敦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



達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色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詣埤倉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古今文字表

三 極煇補校  
六十三卷十

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宜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篇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雜徵羽

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兒便是管衛音韻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說神出為靈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籍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闡古莫不惻懷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

四 極煇補校  
六十三卷十一

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古今文字表  
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遊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收隸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



有六書之誦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部其古  
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  
借之誼命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  
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  
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救給并學士五人  
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中  
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  
名曰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  
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

古今文字表

五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十二

韻畧一卷北齊陽休之撰休之字子烈北平無終人  
陽固子儁爽有父風概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  
能賦能詩陽休之仕齊爲中書監入周位上開府除  
和州刺史北齊書北史皆有傳所撰韻畧隋唐志皆  
一卷今佚從廣韻文選注一切經音義輯錄史稱休  
之與胡士撰聖壽堂御覽新唐志又載有辨嫌音二  
卷兩書均不見引述固無由徵之矣歷城馬國翰竹  
吾甫

韻畧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十三



韻畧

北齊 陽休之 撰

強弓名 廣韻上平聲 七之強字注

菱胡菱香菜也 釋元應十誦律音義 又陸婆多毗 尼毗婆沙音義 又阿毗達磨俱舍

論音義 文選潘安仁 問居賦李善注引作菱

籜被也 廣韻上平聲十 一橫籜字注

薰陸香出大秦國 廣韻上平聲二 十文薰字注

咬咬鳥鳴也音交 文選補正平 鸚鵡賦注

邏謂循行非違也 四分律音義 瑜伽師地論音 義 阿毗達磨俱舍論音義

韻畧 一 鄭振館補校 六十三卷十四

向凡主天子之物皆曰向向衣向食等是也 廣韻去 聲四十一

一 樣向 字注

紫馭右迴 廣韻入聲十 六扇紫字注

聽煩頭也 廣韻入聲二十 四職聽字注

篋篋也今蜀及關中亦謂篋為篋 僧祇律音義引 作詩韻集畧

杜苑珠叢一卷隋諸葛穎撰穎字漢丹陽建康人官至朝散大夫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北史有傳傳載其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無此書之目隋志亦不載唐志有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又有桂苑珠叢畧要二十卷蓋刪定百篇之書以便省覽未知何人筆也今佚太平御覽三引桂苑何超晉書音義釋惠苑華嚴經音義行均龍龕手鑑宋庠國語音並引珠叢皆考訂字義文筆一律蓋一書之文而引者題省並

桂苑珠叢 片

一 鄭振館補校 六十三卷十五

據合輯依唐志標題隋志雜家別出珠叢一卷沈約撰者當與此殊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桂苑珠叢

隋 諸葛頴 撰

少選少音尸紹反選音先充反又音雪絹反何超音

引珠叢

孤葑菰草叢生其根盤結名曰葑同上

辰天子施宸於戶牖以為障蔽也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引珠叢

釋行均龍龕手鑑戶部引珠叢無以為障蔽四字

挹凡以器斟酌於水謂之挹華嚴經音義引珠叢

爾謂言相然也

桂苑珠叢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十六

觀謂就見尊老也

觀謂有所冀望也

繕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也

復謂重審察也字又作覆

靡無也

觀視也

尊可敬也

蔓蔽也

聞謂聲所至也

聲謂名聲

莖謂束草焚火以照之也莖即古之炬字

化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謂之化也

紺深青之色而揚赤色者謂之紺

輓謂車轅端橫木也

骨謂以繩繫取鳥也字又作鷓也

預凡事相及曰預字古作與也又引上句作凡事相及為預也

外相遠也

莫無也

桂苑珠叢

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十七

冀謂心有所希求也

暨謂及預也

輓止也

豫心安和悅謂之豫也

檻謂殿之闕也

盥洗手也

溥遍也

鉅至也

循巡也



金銀婦人首飾也

奩凡盛物小器皆謂之奩奩字又作篋

付測度也

級斬首一名為級

編取物交織謂之編也字又作辨也

開謂鳥羽之本也

憩息也

鍊銻金曰鍊

練煮練絲令熟曰練也

桂苑珠叢

禁卷之也

泰通也

汨流貌也通同上

卒隸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引桂苑

殿鎮也軍後也太平御覽卷一百一引桂苑

彈行九弓也又作弓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引桂苑

碾音盤末岸國語補音卷二舊音引珠叢

三如類補校 六十三卷十八

文字指歸

清曹憲撰

尊 檢字無此從缶從木者說文云字双首寸酒曰

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為君父之稱

陸德明爾雅釋文

卍 灼龜坼廣韻上聲三十小卍字注

樅 俗用為桑樅字非廣韻下平聲二十一侵樅字注

櫻 開張遺給也廣韻去聲四十三吹櫻字注

應 支財貨廣韻去聲三十一諫應字注

文字指歸

帥 巾也所類切廣韻去聲六至帥字注

億 拒心不欲為也廣韻上聲八話億字注

燮 熟也從辛又炎廣韻入聲三十帖燮字注 行均龍龕手鑑火部入聲李如

真篇海火部並引云從辛炎

恢 音苦雷反

擐 貫也又音患廣韻下平聲二十七刪擐字注

擐 揖擐廣韻去聲四十一漾擐字注

押 署押字才能也廣韻入聲三十二押字注

綫 細絲廣韻去聲三十三線字注

一如類補校 六十三卷十九

效 女媧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 廣野王玉篇女部 廣謀入聲

十三末 效字注

士 無點他魯切 廣韻上聲十 梵士字庄

文字指歸

二 攝聲補校 六十三卷

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

夫文物之因假以書詩七步之才五音為首聿與文字反切為初一字有訛餘音皆失四聲之體與天地而齊生宮商角徵羽之音與五嶽而同起且天地生於混沌不同混沌之初君子生於嬰兒豈與嬰兒同類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為初一弄不調則宮商塵次昔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聲碎尋難見唐又有陽南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與文約義詞理稍繁淺劣之徒尋求難顯如七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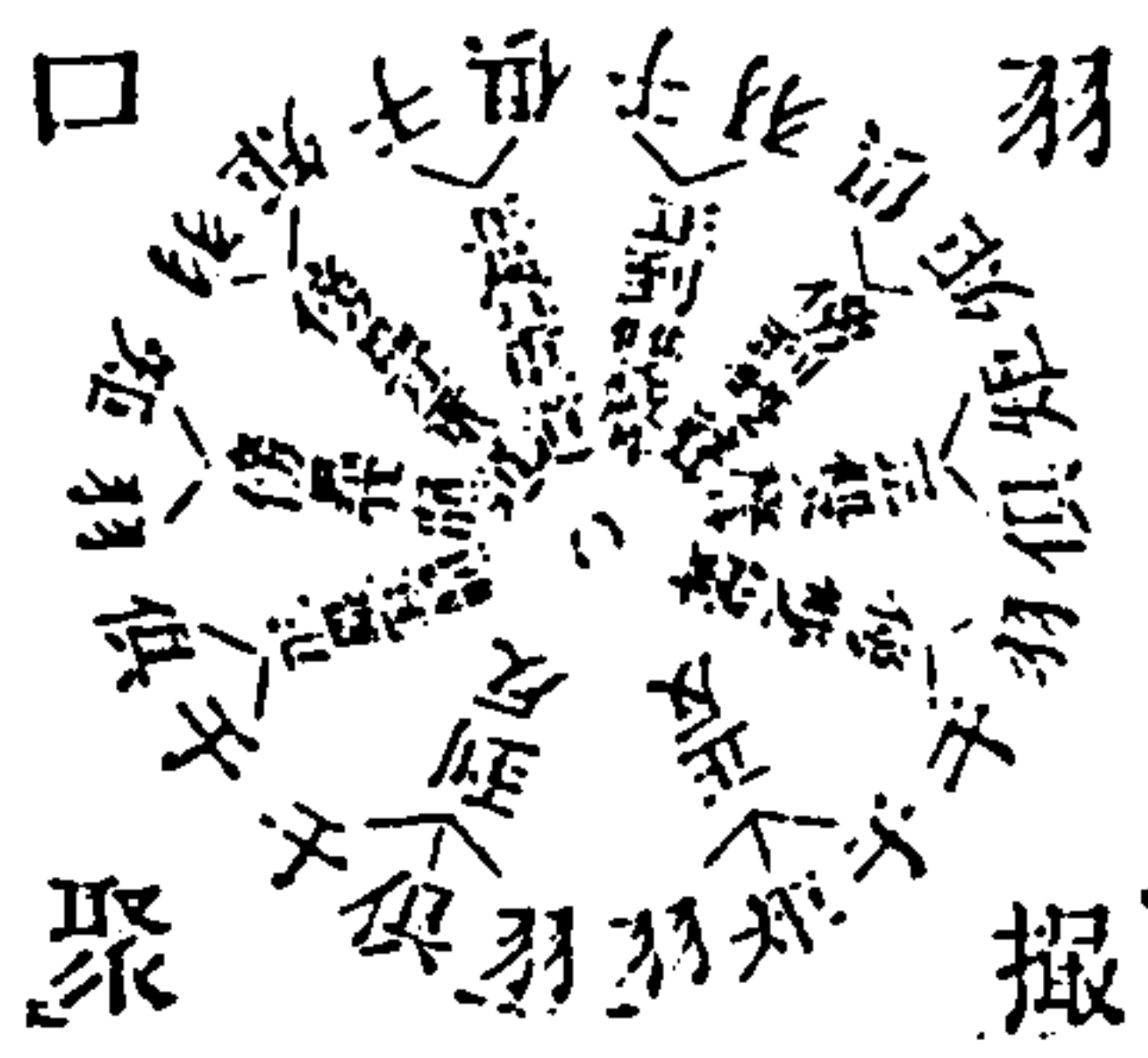
器器音聲圖序

一 攝聲補校 六十三卷三十一

之字寫人會有改張紐字若不列圖不肖再傳皆失今此列圖遠示義理易彰為於韻切之樞機亦是詩人之鈴鍵也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傍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傍正之目自此而分清濁也故列五箇圓圖者即是五音之圖每圖皆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注說之又列二箇方圖者即是九弄之圖圖中取一字為頭橫列為圖首目題傍正之文以別之沙門神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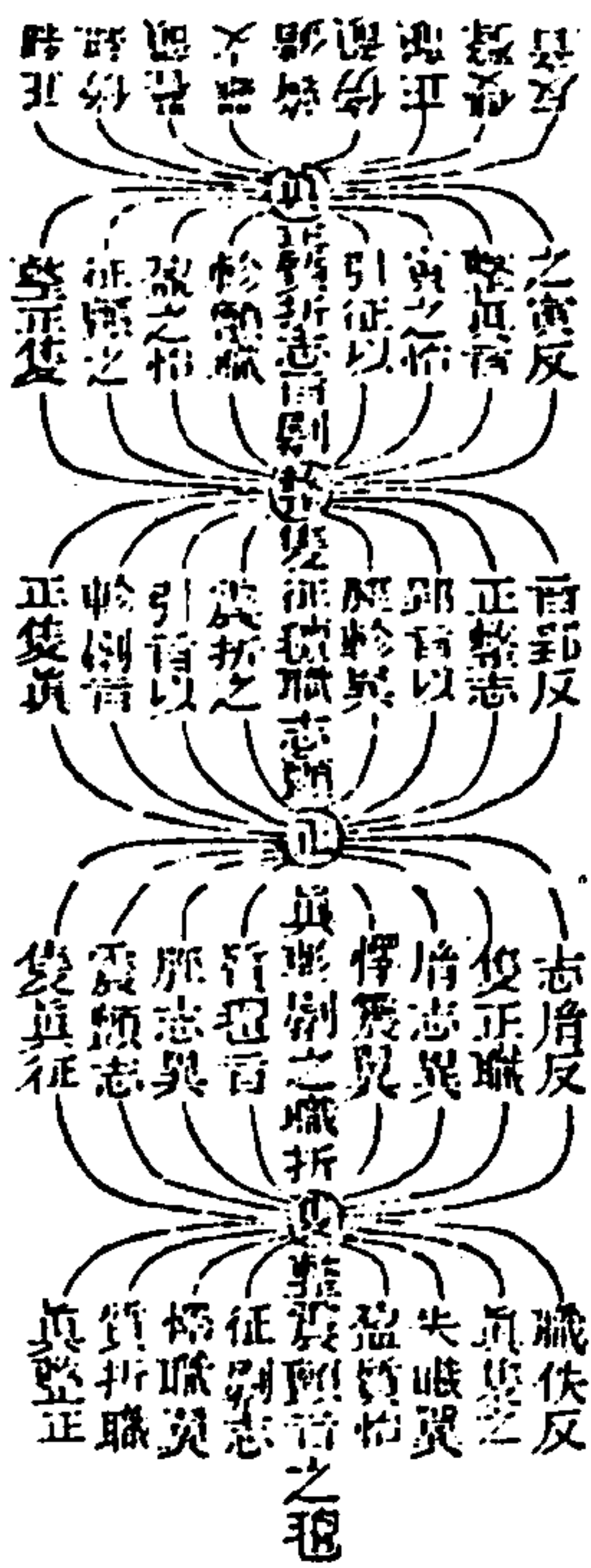






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

三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二十四



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

四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二十五





分毫字樣一卷撰人缺案唐志有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一卷崇文總目曰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辨正經典文字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據此則歐陽著書體例當依五經次第編纂今佚不可見惟玉篇末載有分毫字樣與偕神琪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相次是孫強所增加者書名分毫而字樣不依經次意從原書撮取要略爾據錄一家題仍玉篇所引闕疑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分毫字樣

斤

一 鄭燮補校 卷三十六

分毫字樣

運還 上徒答反合也 下胡關反返也

閉闕 上布盲反宮門也 下胡關反立詩人

誅誅 上致頰反誅斬 下致頰反誅斬

瘁瘁 上徂臥反短也 下徂臥反短也

台台 上湯來反星也 下羊支反我星也

摧摧 上昨週反摧折 下昨週反摧折

寘寘 上徒賢反寘塞 下支或反寘塞

滔滔 上天牛反水也 下胡感反深也

分毫字樣

接接 上奴回反擊也 下而佳反木名也

綏綏 上而佳反安也 下息佳反安也

經經 上徒結反經書 下古刑反經書

打打 上都冷反擊也 下滴莖反打聲也

晴晴 上疾盈反晴明 下七盈反晴明

桶桶 上他孔反器也 下古岳反器也

窳窳 上力動反孔窳也 下劫勇反孔窳也

摠摠 上作孔反摠集 下干弄反摠集

曖曖 上子公反九曖 下蘇俊反山曖

刀才 上下的反刀斧 下似祐反衣袖

袖袖 上似祐反衣袖 下余救反果也

閔閔 上莫困反憫也 下莫困反憫也

密壑 上音遙燒天也 下音遙燒天也

摠摠 上蘇臺反摠想 下相慈反木也

熊熊 上彼皮反獸名也 下彼皮反獸名也

諛諛 上天牢反疑也 下丑冉反疑也

指指 上楚交反取也 下苦洽反取也

分毫字樣

雖雖 上七余反闕姓 下息佳反人姓

推推 上直追反推也 下直追反推也

冷冷 上魯利反寒冷 下力丁反寒冷

屏屏 上必鄂反屏障 下薄各反屏障

否否 上方久反屯否 下符都反屯否

凍凍 上符都反屯否 下得紅反暴雨

揀揀 上古限反揀擇 下都弄反揀擇

援援 上許願反鞋履 下許願反鞋履

狡獪 上子公反犬子 下蘇俊反山狡

一 鄭燮補校 卷三十七



收敗	欺欺	搓搓	舜舜	妾妾	棟棟	撰撰	燃燃	纏纏	分毫字樣	覓覓	煖煖	笑笑	咎咎	時時	貽貽	概概	撞撞	種種
下武中反復也	下苦感反屈也	上板下七加反水手搓	上詩下雅反充也	上徒下可反父也	上符下善反木名	上女下演反東也	上奴下典反指也	上婢下善反東也	上侯下辦反竹通木	上七下律反火燥	上思下計反喜笑	上堂下來反青苦	上丑下之反時也	上市下吏反備也	上丑下與反視也	上宅下章反打也	上宅下江反打也	上之下用反耕也
敗馭	椽椽	架架	地地	治治	鞭鞭	琢琢	檀檀	填填	現現	潛潛	拍拍	築築	箕箕	攘攘	唯唯	幢幢	樅樅	
下武去反馬名	上詳兩反木也	下抽據反調祭	上徐下利反火姓	上羊下吏反理也	上五下幸反堅	上音下角反上專	上徒下干反木名	上胡下犬反玉名	上胡下石反出也	上所下所反源下	上蘇下本反傷也	上巨下疑反集	上巨下疑反山	上音下羊反棗也	上于下以反離也	上宅下江反往來	上七下江反打木名	

六十三卷二十八 二婚嬾館補校

果果	挑挑	挺挺	傲傲	荀荀	毒毒	指指	撰撰	拘拘	分毫字樣	咀咀	褚褚	杷杷	筮筮	甬甬	管管	指指	莞莞	暖暖
下公上老反果福	下徒上刀反果也	下他上鼎反挺也	下必上計反集也	下息上倫反人姓	下於上改反無行	下古上皆反木名	下力上矣反食器	下舉上于反拘執	下慈上慈反出也	下知上呂反木名	下百上馬反執把	下博上博反取魚	下古上岳反牛角	下公上然反大姓	下古上九反指船	下告上是反去髮	下奴上奴反日大	
囚囚	阜阜	揣揣	汗汗	言言	陪陪	涇涇	洒洒	祐祐	柱柱	椿椿	暑暑	耻耻	畧畧	販販	禪禪	根根	揮揮	
下似上得反動也	下昨上早反黑也	下市上初反度也	下七上胡反水名	下云上偃反下語	下薄上罪反陪從	下先上禮反小爾	下免上音反沉也	下胡上古反福也	下之直反與反柱	下丑上卓反木名	下時上南反暑	下勸上里反福也	下居上力反簡略	下音上萬反販賣	下市上都反禪讓	下古上戶反急根	下許上許反指揮	

六十三卷二十九 三婚嬾館補校



分毫字樣	辨辨	徂阻	東東	且且	暨暨	杏杏	天天	明明	脛脛
下蒲	上平	下側	上德	下得	上臣	下徒	上於	下薄	下胡
菟反	免反	胡反	紅反	髮反	賢反	台反	橋反	登反	定反
具也	別也	往也	東也	早也	立也	人姓	折也	黨也	視也
	己巳	枝枝	北北	林林	子子	恩恩	蒲蒲	未未	甲甲
	下羊	上居	下岷	上昨	下力	上息	下莫	上亡	下古
	巳反	坐反	至反	或反	或反	烏反	莫反	貴反	狎反
	止也	身也	南也	木也	軍也	澤也	草也	不也	取也

如嬾館補校 六十三卷二十

石經尚書

命孔本何及相缺散孔作檢言由人維舊孔舊上有

二救孔作舊下有志女母翁侮成人母流孔作汝

無弱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乃孔作口下民之承保

后孔作高孔作鮮以不淨下試以爾孔作遷安定厥

國孔作全孔作女下其或迪孔作自怨孔作怒示

勸孔作憂今共有今爾後女何下之勞爾先予不

于茲高后卒乃知孔作降孔作厥疾白下能迪古

我先后下民女有近孔作則左乃心我先后下

石經尚書

與降卒承於戲孔作崇降今予下絕遠女比猶孔

猷念以相從各翁孔作中下建乃家股孔作

既下眾白女罔台民孔作無孔作建大命今我

孔作予凶德孔作績下今孔作爾惠孔作朕缺

孔作動萬民以遷肆上下乘孔作哉予其助孔作

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孔作天既寸孔作高完形日篇

厥遺任孔作一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不愆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無鴻孔水白洵孔陳其玉行帝下缺白建用皇  
 極次六白艾孔用三德下缺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位下缺食二白債三白祀四白司空下缺極凡  
 厥庶民無有涇司人無有下缺明人之有能有為使  
 蓋其行而下缺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缺為  
 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白正直二下缺家而無凶于  
 而國人用缺頗辟孔作缺乃心諒及卿缺諒及庶民  
 已上洪範篇維天命元孔元作朕不敢有下缺開時維天命王白  
 石經尙書六十三卷三十三  
 告爾孔無多下缺茲維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已上多  
 爾下缺有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已上多  
 請孔作之艱難乃劫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  
 否則侮厥下缺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孔作民  
 祗懼下缺政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五自  
 時厥後下缺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惠于  
 矜孔作鮮鯨孔作母幼孔作于遊田維缺共孔作無淫  
 于下缺子逸于遊于山孔作母兄孔作白今日下缺厥不聖  
 以萬民惟正之供孔作亂正刑孔正上有至于下缺  
 人乃訓變孔作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有至于下缺

玉函山房輯佚書 經編小學類

則兒白孔皇自敬德厥愆白朕之愆下缺公白於戲  
 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其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出于不詳於戲君缺白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亂無謀面用下缺于厥邑其在  
 下缺有會孔作心以敬事下缺王維厥孔作度孔  
 宅心乃下缺受茲孔作不卒其孔作於戲下缺且以  
 前孔作已受人之微孔作言下缺訓德孔作是罔顯哉  
 在孔作厥世下缺王之鮮孔作光以揚武王已上立  
 石經尙書三婦嬭節補校六十三卷三十三  
 凡乃缺召大保下缺通孔作殷就孔作大命在下缺  
 非幾茲孔作黼衣已上願命篇  
 右石經尙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  
 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  
 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  
 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  
 四十七字嘉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林傳  
 伏生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尙書漢人  
 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



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  
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  
艾劫俗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女之類  
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  
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云  
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  
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碑等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簡  
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

石經尚書



四庫全書補校  
六十三卷三十四

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  
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  
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  
至河陽岸頽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  
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  
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  
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  
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  
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為瓊蜀之鄉殘碑日益

鮮矣予既集隸釋因以所有鏡之會稽蓬萊閣  
借勉也劫亦逸字  
已上並洪适隸續卷四

石經尚書



五庫全書補校  
六十三卷三十五

石經魯詩

惟毛作是福心是以爲刺 葛屨下汾一曲言采其

賈彼其之子美下之誰知缺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缺父兮父缺日嗟予子行役風

夜毋無已尚上慎下哉猶來母死 陟岵三章

章六句 十下兮毛不稼不毛胡取禾三百

廩兮不狩不下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欲飲毛

伐輪兮下母食我黍三歲毛女莫我肯顧逝

將去女下宦女莫我肯勞缺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石經魯詩 歸姬伯補校 六十三卷三十一

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下句 山

有毛隳毛隳有榆子有衣裳弗下酒食胡毛不

日鼓瑟且以喜樂缺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揚下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

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藎數字

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

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

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蓋毛

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

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洪适款 續卷四

石經魯詩



二鄭經館補校 六十三卷三十七



石經儀禮

東面主人下缺 卒爵坐奠爵拜執下缺 人盥洗升膳

厭于賓下缺 上拜受爵于筵前下缺 首公答拜賡爵

者立下缺 賡爵者執解待下缺 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

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

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

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

羊禮記論語兩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

石經儀禮

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

記之疎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

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

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

閒之燕咨訪治道幸在於是始與曲臺暗合古者

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

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賡賡賡爵云者賡蓋送

也缺送也

石經公羊

魯者何公子下缺 何以不稱公下缺 桓於是謂桓

白吾為下缺 矣隱白下缺 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

字下缺 之石階下缺 立下缺 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清

字下缺 之邑也曷為下缺 仲子下缺 桓未君則曷為祭

仲子下缺 為桓立故下缺 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下缺

者何天子三公稱下缺 相處乎內始下缺 諸公放

助於此乎前此矣前下缺 其成也白吾成敗矣吾與

鄭人未有成下缺 後為年外取邑不書此

石經公羊

何以書久也下缺 弟母兄稱兄凡下缺 之大夫也此

下之邑也天子有下缺 諸侯皆從泰山下缺 而葬不日

卒赴而下缺 不告公曷為與微者下缺 大夫之未命者

也 十年此公子輩也何下缺 外於外大惡書小惡

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缺 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

何隱爾試下缺 也試下缺 葬下缺 不繫下缺 匡子

字下缺 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下缺 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缺 諱取周田也諱取下缺

十有四年何以下缺 記異也何異下缺 則至無王者



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腐而下缺乎隱祖之所選本

作聞字一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缺不亦樂乎堯

舜字一 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不亦樂乎

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缺何

以書記災也 世年顏氏言君出則已人下缺顏氏

無伐而不言聞者非取邑之辭也 下缺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曰禪臣趙陔議卿臣二臣劉

弘即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棟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

右石經公羊如六十三卷四十一

成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

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

不可考經蓋屢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

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

上有馬曰禪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

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洪通款 卷四

石經論語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缺本本立字一 道生孝下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缺君子不重則不威學

則下缺與意板本予之與子板本曰夫子字五 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下缺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

不行知字五 禮節之亦不板本有行下缺焉可謂好

學已矣板本作也已而無詔富而無驕下缺告諸往

而知來下缺人之不下缺章已上學而篇

石經論語 如六十三卷四十一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乎板本學世下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字一 何下曰生下葬之以禮

祭下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勞有下孝下

瘦哉人焉瘦板本有 子曰温故而知下子下器子器

問下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曰何為則民

服孔子對曰下之下子曰書云孝于板本惟孝友于

兄下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已上為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一字與

下與對曰不旅子曰字五 山不如林放字九 也射



曰起予板本有商也如可下缺子曰下缺殷禮

吾下缺也知其說缺三天下也其缺一示諸斯乎缺

如神在下缺於二代郁郁乎下缺大廟下缺子知禮

下缺禮下缺也下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缺往

下缺門國板本作那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缺一管氏下缺

知禮下缺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缺二出曰下缺無

道也久下缺觀之哉凡廿六章已上入倫篇

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子曰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下缺顛沛必於是子未見好

石經論語 二編續補校 六十三卷四十三

仁板本有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缺過也各

於其黨缺二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

下缺矣子懷荆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缺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缺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

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缺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缺一父母板本有子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下缺君子板本有有惡乎子曰有

惡板本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而訕上者惡

下缺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卅板本有見惡

焉其終也已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缺一去父母之國板本景公

待孔子曰若季氏下缺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

德之衰也板本無往缺二可諫也板本來者猶可追

也板本無執車板本者為誰子板本子路曰為孔丘

口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也下缺是知津矣下缺若從

避板本世之士哉樓板本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以

告板本有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缺敵不分孰

石經論語 三編續補校 六十三卷四十三

為夫子置板本其杖而耘板本子路拱而缺一止子

路宿殺雞下缺禮板本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欲繫

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缺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謂虞仲夷佚板本

隱居下缺少缺陽擊磬襄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

君子不施其親下缺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缺一曰子夏缺一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缺四者距板本拒下缺子夏曰雖缺五觀者焉致遠恐泥

是以下缺其事君子學下缺子夏曰小人之過下缺曰下



夏曰大德字缺五出入可也子旂缺六字子缺

子之道焉可字缺二有字缺一有卒者其唯聖人缺住而

也下曾子曰吾聞諸夫字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

必也親喪乎字缺一子曰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子贛曰紂之字缺一善字缺一是其板本贛曰仲尼

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於地在人賢者志

之藹字缺窺見室家之好夫下尼不可毀字缺二人之

賢者介陵也字缺三踰也仲尼日月也下一言以為不

石經論語四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已

不蔽商在帝心朕躬有剛母板本以萬方萬方有

有兩非字在朕公歸心焉所重民食喪字缺一寬

則得衆敏則有功字缺一則說下不驕威而不猛子

缺一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字缺一民之下尊其瞻

視儼字缺三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下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缺一字

買板本諸賈之哉包周字缺四蓋肆乎其肆也字缺一

周下曰言字缺一而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於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與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

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蓋

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

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

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爵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

不避國諱咸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

樊殺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蘇我邦之類未嘗為

石經論語五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

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

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初六年立石於太學

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

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初年也隋志

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

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

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

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



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  
求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  
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  
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  
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  
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縣典楊  
賜馬日禪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  
語之後惟堂縣日禪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陔劉  
弘張文蘇陵傅植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

石經論語

六 鄭經館補校  
六十三卷四十七

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  
語上劉寬碑陰王暉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  
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隸續  
卷四

三字石經尙書一卷殘闕魏正始中刊立世傳為邯  
鄲淳書考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體石經轉失  
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遊太  
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  
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  
實康等所書也戴延之西征記國子堂前有刻碑南  
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尙書二部大篆隸科  
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腐書經  
籍志兩題三字石經尙書一云九卷注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經尙書

序

一如據館補校  
六十三卷四十七

一二云五卷蓋梁時收輯舊刻得十三卷載於七錄至  
隋尙存兩本其九卷者視梁佚其四其五卷者視梁  
佚其八唐志有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視隋又多  
缺亡矣夫魏刻石經用古文篆隸三體故云三字乃  
唐志既題三字於上復題古篆於下豈後人用魏石  
經翻寫於三體中只存古篆歟抑修志者偶不思而  
以意題之也今絕不傳宋洪适隸續第四卷載魏三  
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  
二百九十五有一字三體不具者謂從洛陽蘇望家











也自寡蠶至不子此尙書第五段大誥篇中節最  
 有條理計四十三字自御廩災至冬莊皆左傳也  
 自五刑至今驅此尙書第六段呂刑後半篇間有  
 錯出者計六十九字自事也至公曰皆左傳也尙  
 書連重文共二百九十五蓋不學者撥拾殘字以成  
 文故大誥呂刑分爲二文侯之命分爲三下有本  
 一句而前後置之者如大誥九齋蘇寡哀哉蘇哀  
 二字在第一段齋寡二字在第五段不叩自愧叩  
 自二字在第五段恤字在第一段文侯之命文侯  
 二字在第二段之命二字在第三段王若曰王若  
 二字在第二段曰字在第三段亦惟先正克左右  
 昭事厥辟事厥二字在第二段辟字在第三段閔  
 予小子閔字在第二段小子二字在第三段曰惟  
 祖惟父祖惟二字在第四段父字在第三段追孝  
 於前文人孝字在第四段前文二字在第三段其  
 歸視爾師歸視二字在第三段師字在第二段余  
 本欲彙纂之使文句相連恐漸失其真致後人無  
 由再考故一依舊本以尙書全句注明之筆畫有

三字石經尙書

四 鄭經館補校  
六十三卷五十二

譌闕者亦未敢遽改待精於篆籀者定焉  
臧琳補記

三字石經尙書

五 鄭經館補校  
六十三卷五十三











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口碑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為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鑿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辯二史之抵牾已定一字遺經為漢刻矣續得三字石經春秋

四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五十八

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篆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尚即率字 叔印姦字

此上亦隸續所載左傳遺字 案臧琳經義雜記云琳嘗以左傳校之見內有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出於左傳中蘇氏題為左傳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尚書蓋未嘗徧讀而細考也乃正為六段連重文共二百六十五今依其說刪去錯出之字別錄為三字石經尚書臧氏說詳載其

後茲復於各段下必用細書標明可以互考焉

三字石經春秋

五鄭煥館補校 六十三卷五十九

古文瑣語一卷撰人錄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內有瑣語十一篇諸國妖怪相書也見晉書束皙傳其書久佚搜緝爲卷書中如仲壬崩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四年與尙書孟子皆牴牾不合然其記周晉齊宋佚事有足備史攷者亦未可盡以荒誕概之也案稽含函方草木狀卷中抱香履條引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

古文瑣語

序

一鄭經補校  
六十三卷六十一

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此所引瑣語乃東方朔所作又隋志小說家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此之瑣語又出梁之顧氏皆與汲冢古文有別東方書唯存此一條顧書泯絕無片語可徵亦良足惜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古文瑣語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承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五宣王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

古文瑣語

一鄭經補校  
六十三卷六十二

召羣臣及元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予一人命棄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將以是棄周棄之何益天子弗棄之且卜筮之言何必從乃弗棄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又卷一百三十五后弗敢舉下作王召羣吏問將棄之仲山甫曰天將以是棄周棄之何益且卜筮以下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虞世南北堂書鈔亡徵篇引瑣語注周王又發孽篇引下句宋史記周本紀作緊孤箕服實亡周國此亦記喪事文小異耳



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宜咎叱之虎

耳而服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一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太平御覽引作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

白豸四圍以來平公之前有狸身而狐尾在其車右

而隨公之車御覽引無有狸身以下廣公問師曠曰

有大狸身而狐尾者乎師曠有頃而答曰廣記作公

曰有之首陽山神狸身而狐尾其名曰若來廣記無

者來四字御覽首山之神飲酒于御覽無霍太山而

歸其居而於澮乎見之甚善廣記作其逢于若其

古文瓊語

御覽無有喜焉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太

晉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戕墜

于牀而傷其臂平公令人書之某月某日齊君戲而

傷問之于齊侯笑曰然有之一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一

卷十九引作晉師曠遺傳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

君與嬖人戲墜牀傷臂平公書記之使問齊侯果如

晉平公夢見赤熊闖屏惡之而有疾使問于產子產

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顛瑱自沒沈淮之淵

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願其狀如熊常為天下祟

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近

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顛瑱共工

則瘳公如其言而疾問太平御覽卷九百八春秋左

傳昭七年孔穎達正義引汲冢書瑱

有鳥飛從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

如鵲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

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鵲南方赤質五色皆備其名

曰搖其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七

范獻子卜獵占之曰此其絲也君子得龜小人遺冠

古文瓊語

獻子獵無所得而遺其豹冠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齊景公欲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御覽原引

補之有短丈夫賓於前公告晏子御覽補晏子曰

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

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長九

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

是也其賓者甚短大上而小下其言甚怒好悅晏子

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

髯其言好悅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



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引齊

甚長而大至公曰是也下有是怒君師不如違之

遂不伐宋也又卷三百七十八引齊景公欲伐宋

至曲陵下接夢見有短丈夫於前晏子曰君所

夢何如哉公曰其質者至是矣下有晏子曰是怒

君師至不果伐宋此是一節文而引者節刪茲合

併移補又案王充論衡死偽篇齊景公將伐宋師

過太山公夢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

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為太山之神晏子曰

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誓以長所以將

短蓬而翁豐上而銳下樓而下登公曰然矣伊尹黑而

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之天下之盛君也

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

師和未公不用終伐宋果敗又太平廣記卷二

百九十一引云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

公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相湯與伊尹為言其狀

古文瑣語

湯誓密多疑辭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

不聽軍毀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注出物異志二

書與瑣語所載皆一事

而文句小異錄以備攷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

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

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後吳亡景公

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

得已歲矣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

九百七十八 吳淑事類賦瓜賦注

晉治氏女徒病棄之舞筓之馬儻飲馬而見之病徒

曰吾良夢馬儻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入河沙三馬

當以舞儻告舞筓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答曰

棄之矣猶未死乎舞筓曰未遂買之至舞筓氏而疾

有問而生苻林父太平御覽卷

六百四十二

智伯既敗將出走夢火見於南方及夫出奔秦又夢

火見於南方遂奔楚也太平御覽卷

八百六十九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

對曰此猶之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邪大夫為政

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

數千人騷山之陽扶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

古文瑣語

五婢媼館補板

六十三卷六十五

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

手叛費四桓子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

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假然竊以通也而

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

臣實魯君焉國政為家事國賦為家賦藐然魯國如

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

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視然不斥

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

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



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竊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繫於獄中

古文瑣語

六經遺傳補校 六十三卷六十六

帝王要略

吳環濟撰

爵有五等公者無上也故文北人為公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自營為私八人為公言公正無私也左傳昭七年孔穎達正義

伯把也持政事也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子猶尊也尊恤下之稱也同上又廣韻上聲六止尊字注

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為君也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廣韻平聲下二十二

尊男字注引無任也及末也字

帝王要略

一經遺傳補校 六十三卷六十七

大夫者夫之言扶也言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左傳昭七年正義

公者謂大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

安也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

也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殷時有阿衡伊尹

佐之太甲改為保衡皆三公官也有三少少師少傅

少保是為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徒然孤

特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五十一徐堅初學記卷十太平御覽卷二百六並引三公者鼎象二句

夏官司馬教治兵之法職若有違命則征之暴賢害

民則伐之北堂書鈔卷五十一

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

器械監百工太平御覽卷二百八

中書掌內事密詔下州郡及邊將不由尚書署也後

關百事益重有令僕射丞郎令史秋與尚書同謂西

漢時也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引無末句北堂書鈔卷五十一引至不由尚書一引作中書掌

舍人古官也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舍猶宮也

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列仙傳曰琴高趙人善鼓琴

帝王要略

二編增補校卷六十三卷六十六

為宋康王舍人也史記李斯為秦舍人漢書高祖趙

豐沛周勃傳亮樊噲皆以舍人從酈食其亦以舍人

知宮內事初學記卷十一北堂書鈔卷五十七引云舍人古官也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無

列仙傳已下

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

言其道可常遵也藝文類聚卷四十八北堂書鈔卷五十八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九引

平路史後紀卷一注引秦始皇復故冠貂蟬漢因而

不改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九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大駕

出則負璽以從小則參乘秩二千石北堂書鈔卷五十八初學記

卷十二引無末句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九引無小則二句

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侍事於廊廡之下北堂書鈔卷五十八初學記卷十二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四

太史令取善記述者使記時事天下圖記最籍皆副

焉北堂書鈔卷五十五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五

御史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初學記卷十二

樂官令掌諸御米飛馱也北堂書鈔卷五十五

司隸校尉周官也主徒隸董領京師察案公卿以下

司隸出從緹騎北堂書鈔卷六十一

帝王要略

三編增補校卷六十三卷六十九

五官中郎將領三署中郎將北堂書鈔卷六十三

伏波將軍伏波船涉江海欲浪伏息也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四

期門郎漢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門郎與之期於殿門

平帝改為虎賁中郎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一

麻子主官中並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

其秩序作其徒役投八次八舍之職以徵候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五

藝文類聚卷四十九引作庶子謂官中諸吏之適子北堂書鈔卷六十六引云庶子謂

兀從其有僕射事則掌帥之北堂書鈔卷六十三



凡鞞以韋爲之以象裳色湯至周增以畫文夏山取  
仁可依湯火取其光明周龍章取其變化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

十一

鞞以象裳色文選潘安仁爲買論  
陸倕詩李善注

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文選江文  
通別賦注

蚤者以綸爲之初學記卷  
二十二

繳繪也綸于前望飛鳥而射之太平御覽卷  
八百三十二

帝王要略

四庫館補校  
六十三卷七十

三五歷記一卷吳徐整撰整有毛詩譜注已著錄經  
編歷稱三五蓋紀三皇五帝事也亦名長曆隋志梁  
有三五歷說圖一卷亡不著撰人姓氏當卽是書也  
今佚已久陶宗儀說郛弓六十輯長曆一種凡七節  
尙有疎漏茲復蒐採補訂合得十四節錄爲一卷書  
記盤古在天地開闢時日長一丈如此一萬八千歲  
遠古之事誰傳道之又言伏羲在神農黃帝之間與  
前儒說不同存其佚說備參攷焉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三五歷記

序

四庫館補校  
六十三卷七十一

三五歷記

吳 徐整 撰

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藝文類聚引作天地

經作天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一中一萬八千歲天

地開闢清陽為天濁陰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曰神於

天聖於天天高一丈地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

一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

皇數起於一立於五甚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

里聖學卷一 太平御覽卷一 引首二句

三五歷記

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故天地

合精萬物化生太平御覽卷一

天地之初有三白鳥主生東鳥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衆陽之精上合為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

千里太平御覽卷四 虞世南北堂書

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地七千里太平御覽卷四 北堂書

鈔卷一百五 十作下於天

星者元氣之精水之英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五 太平御覽卷五

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北斗七星間

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其二陰

史記素 皆在口月下 太平御覽卷七 史記天官書

其陰星 二句

北斗當崑崙山上氣運注天下春夏為露秋冬為霜

太平御覽卷十二 又卷十四 又卷二十二 北堂

書鈔卷一百五十二 引云北斗當崑崙崑崙氣運春夏

演泮始牙濛鴻滋萌歲在藝文類聚攝提元氣始肇有

神靈一人十三頭號曰天皇太平御覽卷七十八

文類聚卷十一 徐堅初學記卷十 一並引歲起攝提以下無始字

三五歷記

有神聖人十二頭號地皇太平御覽卷七十八

有神聖人九頭號人皇並同

天皇地皇人皇為太古正義引徐整

伏羲在神農黃帝之間正義引徐整

黃帝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也太平御覽卷三十七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四

史編雜類

年歷一卷

晉皇甫謐

汲冢書鈔一卷

晉束皙

史編雜傳類

聖賢高士傳一卷

魏嵇康

鑒戒象讚一卷

後魏常景

史編目錄類

七略別錄一卷

漢劉向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一 如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一

漢劉向撰

子編儒家類

漆雕子一卷

周漆雕氏

宓子一卷

周宓不齊

景子一卷

周景氏

世子一卷

周世碩

魏文侯書一卷

周魏侯斯

年歷

晉 皇甫謐 撰

日者眾陽之宗陽精外發故日以晝明名曰曜靈

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九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 太平御覽卷四 星臺悉達開元占經卷五引日以

聲明二句

月者羣陰之精光內日影月以宵耀名曰夜光

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一 藝文類聚卷一 太平御覽卷四引脫光內日影句 開元占經卷十一陰上脫羣字影上 脫日字

甘石太初歷所以記星出不同者以星盈縮在前各

年歷

一 如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二

錄後所見也填星之精凡六十三度

開元占經卷三十八

辰星春分立卯之月夕効於奎婁宋均曰常以二月

春分見奎婁夏至立午之月夕効於東井秋分立酉

之月夕効於角亢宋均曰見角亢冬至立子之月晨

効於斗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宋均曰二句入晨候

之東夕候之西其星將出先陰風辰之情也

開元占經卷五

三十

營室一名休官

開元占經卷六十一

畢一名天耳一名天目一名風口

開元占經卷六十二

七星一名延頸開元占經卷六十三

壽星一名天庫一名天翼一名天正開元占經卷六十四

大火一名天相一名天府

析木一名天丞相一名天司空一名天冢子一名天

津

星紀一名天津一名天府一名天狗一名天雞

元枴一名婺女一名少府一名河鼓一名天機

諏訾一名天府一名北陵一名卿中

降婁一名天官

年歷

二柳媛館補校 六十三卷三

大梁一名耕田一名天倉一名天獄一名大軍一名

偏將軍

實沈一名大唐一名中尉一名天路一名天溝一名

天京一名旄頭

鶉首一名天祿一名天子市一名白虎將一名斧鉞

鶉火一名致方法注

鶉尾一名天根一名鳥注一名旄並同上

斗者天樞也天有七紀故斗有七星星間相距七度

百二十分曜各百星周七千里分得日月五星九州

之地自一至四曰魁自五至七曰杓一曰樞星太白

主之雍州屬焉二曰璇星鎮星主之冀州屬焉三曰

璣星熒惑主之青兗州屬焉四曰權星辰星主之徐

揚州屬焉五曰玉衡歲星主之荊州屬焉六曰闕陽

日主之梁州屬焉七曰搖光月主之豫州屬焉搖光

一名杓或曰招搖以昏候之左旋於天月建一辰晝

夜一周天日月會焉故孟春建寅日月會於豕韋仲

春建卯會於降婁季春建辰會於大梁孟夏建巳會

於實沈仲夏建午會於鶉首季夏建未會於鶉火孟

年歷

三柳媛館補校 六十四卷四

秋建申會於鶉尾仲秋建酉會於壽星季秋建戌會

於大火孟冬建亥會於析木仲冬建子會於星紀季

冬建丑會於元枴開元占經卷六十七



汲冢書鈔一卷晉東晉撰晉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王莽末廣會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沙鹿去疎足改姓束氏晉博學多聞官至尚書郎事蹟具晉書本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科斗字晉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傳載其事此所謂汲冢書鈔也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初學記引一節尚書正義史記索隱引束皙汲冢古文或引紀年而今本紀年無之及有之而文句異又諸書引汲冢書皆此書之佚文

汲冢書鈔



序

一 鄭經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

本傳紀篇目甚詳當據本書錄之合輯一帙以貽世

之妮古者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汲冢書鈔

晉 束皙 撰

大康三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沒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

汲冢書鈔



二相共和也

一 鄭經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

晉書束

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

相見也

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竹書

禹居陽翟

漢書地理志注臣瓚引汲郡古文

下邳古文以為嶧陽有鐵官

吳古文以為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歷陵古文以為傳淺原

居延古文以為流沙

竟陵古文云內方山鄖鄉楚鄖公邑

太康居於尋羿亦居之

殷有應國並同上

伊尹交于未喜而遂問夏路史後紀卷二 羅莘注引紀年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尙

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

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尙書

盤庚孔穎達正義引束皙

周武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徐堅初學記卷二十 四引束皙汲冢書鈔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文選卷三十 五漢武帝賢

汲冢書鈔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七

良詔注 引紀年

晉成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豳是為荀叔文公城荀

漢書地理志注臣 引汲冢古文

顯王九年東周惠公供苑史記周本紀徐 廣音義引紀年

趙武靈王十二年立燕公子職同上

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物姓嬴之子也史記趙世 家司馬貞

索隱引 束廣徵

趙太后終三十有奇同上

梁惠王發逢忌之毀以場民漢書地理志注臣 引汲冢古文

翟章救鄭至于南原

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並同上

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漢 武帝紀注臣瓚 引汲冢古文

勁朝于衛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同上引 紀年

梁惠王九年晉取泣氏羅泌路史國 名紀引紀年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會齊威王于鄆四月威王封田

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史記田齊 世家索隱

引紀 年

汲冢書鈔三 鄭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八

梁惠王十五年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李吉甫元 和郡縣志

齊師伐趙東鄙國中牟應道元水經 注引紀年

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晉書束 皙傳

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

一篇似說卦而異

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

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名二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師春一篇書左傳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

瑣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怪相書也

梁丘蘇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上藏金玉事

綴書二篇論弋射法

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歷一篇鄒子談天類也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圖詩一篇書贊之屬也

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

汲冢書鈔



四如續館補校  
六十四卷九

盛姬死事

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又得銅劍

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並同

聖賢高士傳

魏 嵇 康 撰

宋 周續之 注

許由

贊曰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具體全擇日登遐太平御覽

卷五  
十六

善卷

善卷古之賢人也舜以天下讓之善卷曰予立宇宙

之中冬則衣皮毛夏則衣絺葛何以天下為哉太平御覽

聖賢高士傳



一 如續館補校  
六十四卷十

卷二  
十六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我適有

勞憂之病方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太平御覽  
卷五百九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

戶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太平御覽  
卷五百九

伯成子高

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復去

而耕禹往趨而問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故問其故何耶子高曰昔  
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  
賞而不勸罰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  
無留吾事侃侃然遂復耕而不顧上同

卜隨 務光

卜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曰  
非吾事也湯遂伐桀以天下讓隨隨曰后之伐桀謀  
於我必以我為賊也而又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不

聖賢高士傳

二 鄭經館補校  
六十四卷十一

忍聞乃投桐

水經注  
作洞

水又讓務光光曰廢上不義殺

民非仁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哉乃抱石而

沉廬水

同上 鄭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二引張頭  
逸氏傳和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洞水而死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  
吾聞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  
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太平御覽卷五

九百

亥唐

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  
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  
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  
憚然作色不悅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  
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  
哉

涓子

涓子齊人解木服食甚精至三百年後釣於河澤得  
鯉中符後隱於殿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准

聖賢高士傳

三 鄭經館補校  
六十四卷十二

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  
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  
非謂不忘故耶容張口曰吾舌存曰存吾齒存乎曰亡  
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曰存吾齒存乎曰亡  
知之乎老子曰非為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  
事盡矣

關令尹喜



關令尹喜大夫也善內學屋辰服食老子西遊喜先見氣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為著書因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

康市子

康市子者聖人之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壁於其旁而訟者息

狂接輿

狂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願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

聖賢高士傳

四 鄭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十三

從市來曰門外車馬迹何深也接輿具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曰富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至人樂道不以貧易操不為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甕妻戴絰器變姓名莫知所之嘗見仲尼歎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更姓陸通好養性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

榮啓期

榮啓期不知何許人也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

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於禍祿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長沮 傑溺

長沮傑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遇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子是魯孔某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傑溺傑溺曰子為誰曰仲由孔某之徒歟對曰然曰與其從避人之士

聖賢高士傳

五 鄭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十四

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殺而不報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歟

荷蓀丈人

荷蓀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顏闔

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問方服布衣



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閭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閭曰  
恐聽誤而遣使者羞使者反復來求之閭乃鑿垣而  
遁

### 市南宜僚

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  
承之以劔而僚弄丸不輟魯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  
勤而行之然不免於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灑  
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

### 太公任

### 聖賢高士傳

六苑樓館補校  
六十四卷十五

太公任者陳人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弔之  
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飾智以驚  
愚修身以明汗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於患  
也孰能削迹捐勢不爲功名者哉無責於人人亦無  
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巡於大澤入獸不亂羣而  
況人也

###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  
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名曰

樛樛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齒之吾固有機  
事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則純白不備子貢愕然慙  
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曰孔某之徒也丈人曰子  
非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買聲名於天下者乎方  
且亡汝神氣墮汝形體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  
吾事

### 延陵季子

延陵季子名札吳王之子最少而賢使上國還會闕

問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於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終

### 聖賢高士傳

七苑樓館補校  
六十四卷十六

身不入吳國初適魯聽樂論衆國之風及過徐徐君  
欲其劍札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卽解帶挂樹而去  
並同

###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道金碩  
而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之  
高而視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  
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而安足語姓  
名也

太平御覽  
卷二十二



周豐

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賈哀公執贄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般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莅之然雖固結之民其可不解乎太平御覽卷五百十

項橐

聖賢高士傳

如履補校 六十四卷十七

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

文選類延年皇太子釋奠詩李善注

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屠羊說

屠羊說者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太平御覽卷五百九

閻邱先生

閻邱先生齊人也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錢利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繇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幸勞之故答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閻邱曰聞王之來望得壽得富得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備災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關無以貴先生問邱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張之以時臣得富矣令少敬長臣得貴矣同上

顏歛

聖賢高士傳

九鄉類補校 六十四卷十八

顏歛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歛前歛曰王前王不悅歛曰夫歛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王作色曰士貴乎歛曰昔秦攻齊今日敢近柳下惠壘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壘齊王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歛曰願得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輿無罪以當貴清淨以自娛遂辭而去

魯連

魯連者齊人好奇偉倜儻嘗遊趙秦國邯鄲連卻秦



軍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卽有取是商販之事不忍爲也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

河上公

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邱先生等從之脩其黃老業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聖賢高士傳

十如類補校 六十四卷十九

爲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心在巫醫試觀卜數中見季主閑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汗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爲羞耳夫內無饑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風皇不與燕雀爲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後遂不知季主所在

並同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置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

世說新語 品藻篇 劉峻注

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世不恥其狀託疾

聖賢高士傳

十一如類補校 六十四卷二十

避官茂此卿相乃賦大文選注人超然莫向同上文選謝

忠連秋 陸詩注

安邱望之

安邱望之字仲都京師長陵人少持老子注恬淨不求進官號曰安邱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後漢書耿弇傳 章懷太子注病篤弟子公沙都來省之與安邱共坐於庭樹下聞李香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自墮掌中安食之所苦除盡太平御覽 卷九百六 十八引長陵安邱生 病篤云云今刪併



尚長

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教家事

斷之勿復相關富如我死矣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嵇康高士傳曰尚

長云云又云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氏後漢書口尚長字子平

逢萌 徐房 李曇 子遵

北海逢萌字子康北海徐房字平原李曇字子雲平

原王遵字君公皆懷德汗行不仕亂世相與為友時

人號為四子南齊書聖賢傳錄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引云逢萌徐房李曇王遵同時相友

世號之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

聖賢高士傳十二婦媛傳補校六十四卷二十一

求仲 平仲

求仲平仲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控廉逃各

蔣元卿之去堯遠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

唯一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聖賢傳

班嗣

班嗣樓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

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御覽卷四百十引有父黨二句好老莊之道

不屑榮宦桓君山從借莊子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

智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魚於一壑則萬

物不干其志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

伏孔氏之軌跡馳顏閔之極藝既繁率於世教矣何

用大道為自炫耀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倒

匍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也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

子家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又卷四百十引至莫不造門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詡奏

事到滌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

聖賢高士傳十三婦媛傳補校六十四卷二十一

逢真 李邵公

逢真字叔平杜陵人李邵公上郡人真世二千石王

莽辟不至嘗為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門但閉

門讀書未嘗問政不遺農田之事邵公王莽時避地

河西建武中竇融欲薦之固辭乃止家累百金優游

自樂

薛方



薛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車迎方因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由小臣欲守箕山之志莽悅其言遂終于家

龔勝

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勝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蒸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並同

井丹

聖賢高士傳

古如媛館補校 六十四卷二十三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饍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行進釐丹笑曰聞樂紉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釐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衣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四向長揖前

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引云井丹字大春扶風人也

博學故京師為之語云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請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釐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益萃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鄭均

鄭均字仲虞北堂書鈔引鄭均太平御覽引鄭仲虞補不知何許人也

北堂書鈔均不仕御覽無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願陛下何惜不為太上君令臣得為偃息之民北堂書鈔

聖賢高士傳

古如媛館補校 六十四卷二十三

無漢帝及願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御覽無敕賜

尚書祿以終其身御覽作天子以時人號為世號之

白衣尚書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六十 太平御覽卷五百十



鑒戒象讚一卷後魏常景撰景字永昌河內溫人僞  
林先生爽之孫官至儀同三司特給右光祿北史有  
傳傳解其澹於營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  
慎每誦書見章泣之事深誦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  
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史載全文又記著述數百篇  
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  
篇論謂常爽以儒素見著景以文義見宗家學淵源  
具於此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鑒戒象讚

序

一 如景補校  
六十四卷二十六

鑒戒象讚

後魏 常景 撰

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有  
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  
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  
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  
視諸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公不畏誰其  
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允匪久人  
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

鑒戒象讚

一 如景補校  
六十四卷二十六

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賢  
是肯聲者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  
未厭或知足而不解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  
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文悔多於  
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  
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蹕悔之無及  
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遊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  
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關之度邈於無階之  
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解厚而躬不兢爵降而



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惑於未敗雖盈而戒冲通而  
 慮滯以知命為退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戒智而從時  
 以懷惡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盡已決矣猶  
 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  
 同不誘而砥諉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  
 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器競無侵優游獨  
 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隨其形  
 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憤其情而或者見  
 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  
 鑒戒象蹟

鑒戒象蹟



二節 擬作補按 六十四卷五

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  
 之術已生福祿交楚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  
 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  
 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通順而已哉嗚呼鑒之  
 嗚呼鑒之北史本傳

鑒戒象蹟



擬作補按 六十四卷五



七略別錄

漢 劉向 撰

輯略

警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技一人持本一

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應劭風俗通義 文選左太冲

六百

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文選劉孝標重答劉

御覽卷六

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虞世

七略別錄

堂書鈔卷

六藝略

易經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

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漢書

志引

服氏二篇服氏齊人號服光漢書藝

古五子十八篇所校警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

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

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徐堅初學記

淮南道訓十二篇所校警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

復重定者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

獲署曰淮南九師書同上 太平御覽卷六百六

別錄二上

神翰五篇圖一神翰者王道失則災生得則四海諭

之祥瑞漢書藝

京氏段嘉十二篇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同上

京房易說云日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

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

七略別錄

見東皆日所照也太平御

易家有救氏之法史記淮南衡山王

尚書五十八篇書堯典孔古文或誤以見為典以陶

為陰如此類多太平御覽卷

經二十九卷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

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

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

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漢書藝

武帝末民有得秦書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



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書正

周書七十五篇周時詰誓號令也

漢書藝文志

禮記四十九篇屬制度曲禮上曲禮下

禮記正義此於別錄屬制

度王制上王制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史記正義此

文前紀禮器錄屬制度少儀深衣上

並同屬通論

檀弓上檀弓下錄屬通論禮運玉藻大傳

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

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上

明堂陰陽記月令屬陰陽明堂記明堂位

上屬世子

七略別錄

三 鄭經館補校 六十四卷三十一

法文王世子錄屬世子法屬子法內則

正義此於別錄屬子法

屬喪服曾子問錄屬喪服喪服小記雜記上雜

記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問傳三

年問喪服四制上屬祭祀郊特牲

正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法祭義祭統上屬吉禮投壺

正義此於別錄屬吉禮

鄉飲酒義射義上屬吉事冠義

正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義燕義聘義上屬樂記樂記蓋十一篇合為

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

有樂化有樂象有賓卒賈有師乙有魏文侯

正義

陰陽明堂三十三篇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

路寢之西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

周禮考工記匠人頁公彥疏

王史氏二十二篇六國時人也

漢書藝文志

王皮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禮記正義

樂記三十三篇

漢書藝文志引劉向

十二篇餘次奏第十二樂

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如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

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

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賈公第二十三

禮記樂記正義

樂歌詩四篇

隋書音

七略別錄

四 鄭經館補校 六十四卷三十二

趙氏雅琴七篇上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

焉其道閉邪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

失其操也

後漢書曹爽傳章懷太子注

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

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

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名入溫

室使鼓琴時開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

師氏雅琴八篇

隋書音

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

人言師曠後至今邪俗猶多好琴也

北堂書鈔卷一百九



龍氏雅琴百六篇南齊書亦魏相所奏與趙定俱名見待詔後復拜為侍郎漢書藝文志

左氏傳三十卷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

期期授楚人鐸椒作抄撮入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

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春秋左傳正義

新國語五十四篇向分國語漢書藝文志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商字子高漢書藝文志商陽陵人

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

頗序列傳未卒病死漢書藝文志注

七略別錄 五編續補校 六十四卷三十三

孔子三朝記七篇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

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並引作孔子三朝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孝經古孔氏一篇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會子

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漢書藝文志

諸子略

晏子七篇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萊者今

東萊地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

濟於河福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

之視之乃禮也鄒道元水經注引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漢書志補齊

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

鄒道元水經注卷二十六引首句作以稷為城門

徐子四十二篇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史記魏世家集

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

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

堵初學記卷二十五

七略別錄 六編續補校 六十四卷三十四

揚雄太玄有首衝錯測舒瑩數文規告十一篇漢書揚雄

傳揚雄太玄有首衝錯測舒瑩數文規告十一篇

右儒家

伊尹五十一篇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

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史記殷本紀集解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詩

雅大明

辛甲二十九篇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

正義



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遊之  
以為公卿封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鶩子二十二篇名熊封於楚上

文子九篇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索隱

莊子五十二篇莊子宋之蒙人也又作人姓名使相

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索隱

列子八篇列子者鄭人與鄭穆公同時文選稽茂夜琴賦注引劉

向上列 至於分命篇一推分命文選王康琳反指陸詩注

### 七略別錄

老萊子十六篇老萊子古之壽者文選孫典公天台山賦注

周訓十四篇人間小書其言俗薄漢書藝文志

孫子十六篇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北堂書

四百

理中嬰齊十二篇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

為文漢書藝文志

鄭長者一篇鄭人不知姓名上

右道家

鄒子四十九篇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各地美而寒

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至今名黍谷

藝文類聚卷九太平御覽卷五十四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又放延年秋胡詩注又阮嗣宗請蔣公奏記

注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如法注藝文類聚卷五白居易六帖卷六太平御覽卷十六又卷三十四引並無

方士傳 鄒子書有主運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齊使鄒衍過

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某母子之屬論白馬非

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

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

不相亂抒意適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辭以相悖巧

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

### 七略別錄

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史記平

傳集解 李如圭篇海系部繳字注引繳紛爭言句

杜文公五篇韓人也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黃帝泰素二十篇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

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上

鄒爽子十二篇鄒爽者頗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闕辨

文具難勝齊人美之頌曰談天行雕龍爽炙較樛兌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引至談天行鄒衍之所言作鄒下錄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補

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爽修行



之文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炙較鏤鏤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堯智不盡如炙

鏤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集解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引至風龍夷作游文上有衍字後漢書崔駰傳注引言劉爽修飾衍之文若至雕龍北堂書鈔卷一百引公爽文若雕龍故曰雕龍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傳天下忠臣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右陰陽家

管子十八篇史記管晏列傳引七略云在法家九府齊民間無有山

高一形勢上同

李子三十二篇李悝務盡地力史記貨殖列傳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到九卿家補校

七略別錄

向別錄則云李悝

商君二十九篇

申子六篇史記申不害京人也京今河南京縣也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索隱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張叔

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太平御覽卷二百二

十一漢書元帝紀注師古引云中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宜帝好觀其君臣

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集解

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宜帝好觀其君臣

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集解

申韓列傳集解

慎子四十一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集解徐廣引劉向所出

右法家

尹文子一篇與宋鉞俱游稷下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公孫龍子十四篇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闕初學記卷七

成公生五篇與李斯子由同時為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毛公九篇論堅白異同以為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上同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七略別錄

薛公藏於賣漿家或作醪史記信陵君傳集解引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

右名家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史記太史公自敘索隱

我子一篇為墨子之學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右墨家

尉繚二十九篇繚為商君學上同

尸子二十篇史記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

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

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

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

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

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

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



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役規也商君被刑役恐并誅乃  
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

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集解

東方朔二十篇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時事者皆

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

多傳聞者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劉向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

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

祿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

孫宏借車凡朔書具是矣同上引劉向所錄

七略別錄

十二 鄭玄館補校 六十四卷三十九

荆刺論五篇丹燕王熹之太子史記刺客列傳索隱督亢膏腴

之地史記燕世家集解

右雜家

神農二十篇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尹都尉十四篇尹都尉有種瓜篇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八有種

芥葵蓼薤蔥諸篇同上卷九百八十二又卷九百七十

都尉有種蔥書曹公既與先生言細人規之

見其拔蔥藝文類聚卷八十二

汜勝之十八篇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

史記注師古引

蔡葵一篇邯鄲人上

右農家

待詔臣僂心術二十五篇僂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

時待詔作書作心術也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右小說家

詩賦略

屈原賦二十五篇章甫薦屢兮漸不可久因以自喻

自恨也史記屈原列傳集解

七略別錄

十二 鄭玄館補校 六十四卷四十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有蒸籠賦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二

劉向賦三十三篇向有芳松枕賦太平御覽卷七百七

有麒麟角杖賦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三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

弋賦弋雖得雄賦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案二

錄未言誰所作者意皆向賦然未明

言劉向故列向賦後別行書之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

言族子莊助昆弟也從行主茂陵詔造賦漢書藝文志注師古

引七略



待詔馮商賦九篇待詔馮商作燈賦藝文類聚卷八十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

秘書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驃騎將軍史朱宇賦三篇漢書藝文志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注引到向別錄

云驃騎將軍史朱宇

隱書十八篇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

可以無不喻漢書藝文志注師古引

有麗人藝文類聚歌賦楚有麗人漢興以來善雅歌

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藝文類聚作蓋動梁塵其世學者

七略別錄三編續補校六十四卷四十二

莫能及文選成公子安賦賦注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引無末句

兵書略

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鴟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

王二百五十九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十三

家二百五十九篇下云省伊尹至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然則七略舊錄有此故

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史記信陵君傳集解引劉歆七略漢志作

圖十卷

諸門射法二篇史記趙策傳集解引劉歆七略二

楚鞠新書二十五篇釋元應大般楚鞠者傳言黃帝

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鞠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知

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史記蘇秦傳集解引楚

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云黃帝二十五篇傳云黃

練之作習也徐並同後漢書梁冀傳注楚作職

及末句御覽卷三十三引云寒食蹴鞠黃帝所造木

墨子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十三家百

術數略九十九篇下云省墨子補

七略別錄十四編續補校六十四卷四十二

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卷策傳集解引劉歆七略

鑿山鑽石則見地痛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

人民家蚤虱多則地癢同上

方技略

扁鵲內經九卷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歷之病使子

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案摩周禮天官疾醫疏引到向



漆雕子一卷周漆雕氏撰漢志儒家漆雕子十三篇

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

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蓋孔子以禮傳開闢之

後世習其學因述聞言以成此書猶公羊之以春秋

紹代也其皆隋唐志均不著目佚已久攷韓非子引

漆雕之議王充論衡稱其言性又家語載孔子問漆

雕憑一節說苑亦載之作漆雕馬人意者憑名馬人

其字以孔子歎美其言而稱爲漆雕氏之子或卽著

書之人與並據唯錄其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

漆雕子

子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與孟子述北宮黶之養勇

曾子謂子襄自反而縮語意吻合意孟子述其語至

言人性有善有惡與宓子世碩公孫尼同旨雖有異

乎孟子性善之說各尊所聞初不害其爲儒宗也歷

城馬國翰竹吾甫

漆雕子

周 漆雕氏 撰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引漆雕之議

孔子問漆雕憑曰

無及 孺子容此二大夫者

對曰 說苑對上有漆

仲立 家語無

漆雕子

家語無 三年爲三兆焉

見之矣 若夫三大夫之賢與不賢

夫敢識也 說苑作馬

言人之美也 隱而顯其家語無

故智不能及 明不能見得無欺卜乎

見孰克如此 孔子家語好生篇

文何小異 互參訂錄案家語作漆

謂孔子弟子 當是名憑字馬人漆

於漆雕開 考收此節

性有善有惡 王充論衡本性篇



言性有善有惡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情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寶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論衡曰自孟子

漆雕子

二 婦孺傳補校 六十四卷四十五

以下至劉子政鳩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之甘如飴子未必得實實者人云云下接余劇談以孟刺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人性惡者中人相可者也揚子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蓋性之理則未也玩其語意當是稱述數子之言茲據補錄

附錄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開魯人裴駭史記集解

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陶潛聖賢傳錄

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由則達于滅獲行

漆雕子

一 婦孺傳補校 六十四卷四十六

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以為廉而事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為道裁吾黨小子耳是

漆雕氏之教也楊信民姓源珠瑛

古漆雕開公治長前人書形從易泊作周書治漢誤

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為古氏成氏常氏開氏

公氏治氏梁氏周氏王符潛夫論志氏姓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漢書藝文志

漆雕子



宓子一卷周宓不齊撰不齊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  
 仕至單父宰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宓家語史記並作宓論語孔安國注作  
 宓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師古曰宓讀與伏同案說  
 文解字慮字注古有慮儀氏亦姓是伏慮宓三字古  
 通用作宓者緣慮字形似而誤耳其書隋唐志不著  
 錄佚已久家語及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  
 書時引佚說彼此互有同異茲據參訂錄為一帙記  
 單父治績為多仁愛濟之以才智可為從政者法撫  
 宓子

宓子

序

一加標館補校  
六十四卷四十七

卷低徊穆然思君子之風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宓子

周宓不齊撰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家語無而字子  
 何施而得之也說苑無此句子語丘所以為之者說苑  
 無子對曰不齊之治也說苑無對及父其父子其子  
 恤諸孤而哀喪紀家語作父恤其子其子恤改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說苑有所  
 交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說苑無者十一  
 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  
 弟矣友事說苑無十一人可以舉善說苑作矣中節  
 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說苑無而皆教不齊所以治  
 之道家語無所以治三孔子歎說苑無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家語無欲字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觀天下家語作昔堯舜聽務求賢以自輔說苑作務  
 夫舉家語無賢者百福之宗也而家語無神明之主  
 也惜乎說苑無不齊之所以說苑無治者小也不齊  
 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家語無末二句據說苑補

宓子

序

一加標館補校  
六十四卷四十七



向說苑政理篇並載此節參互訂正又韓詩外傳  
 卷八亦引此節與家語說苑不同附錄於此  
 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  
 曰不濟時發倉粟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  
 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  
 士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  
 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友者五  
 三人所兄者五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友者五  
 人足以法堯所師者一人足以法堯無失策舉  
 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於堯舜參矣  
 孔子兄說苑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篋而說苑無問之曰自汝說苑之仕者家語無何  
 得何亡孔篋對曰家語作對曰說自吾仕者家語無  
 未有所得而有有字無所亡者三曰王事若糞家語  
 宓子 二 嬖嬖館補校 六十四卷四十九

字能學焉得習以家語無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  
 也家語無俸祿少饘粥說苑作俸祿不足家語無及  
 親戚是骨肉益疏也說苑無是骨肉所亡者二也  
 家語無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說苑作是朋友之  
 此句無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家語無其所亡者  
 道闕也說苑作是以所亡者三也家語無其所亡者  
 三即謂此也說苑無孔子不悅而復往過子賤家語  
 復二字說苑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家語無此二句  
 說苑作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家語無此二句  
 賤對曰家語作對曰說自來仕者說苑作自未有所  
 亡家語作其說苑有所得者三說苑無始誦之文家

無文今履家語得而行之是學曰家語無益明也所得  
 者一也家語無俸祿所供被及親戚說苑作奉祿雖  
 是以骨肉益親也所得者二也說苑是下有以字  
 無所雖有公事說苑作公而兼以弔死問疾說苑作  
 得句雖有公事事雖急而兼以弔死問疾說苑作  
 死視是以朋友益篤也家語無以字益孔子喟然謂  
 子賤曰說苑無喟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家語無  
 魯無君子者說苑也斯焉取斯家語作則子賤焉取此  
 篇說苑政理篇並載文句小異參互訂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家語作孔子弟子宓子  
 宓子 三 嬖嬖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一

氏春秋作宓子賤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  
 治宜交陳新序訂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  
 不得行其術也茲依家語錄之下並同於是辭行故  
 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行請近史二人於魯  
 君與之俱互於單父新序作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  
 二人使書寫善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茲依家語  
 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擊其肘書不善則  
 從而怒之二史忠之辭請歸魯朝宓子賤令二史書  
 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掣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必  
 從旁引其掣書則怒之欲好書宓子曰子之書甚  
 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



擊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

而來也呂氏春秋作必子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

何故吏對曰必子使臣書而時擊搖臣之肘書惡而

有甚怒吏皆笑必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初序作歸

並依家語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必不齊君子也其

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

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必

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

微夫子寡人無以自瘖遺發所愛之使告必子曰自

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

必子

四鄉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二

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必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

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尚篤做施至仁加懇誠致

忠信百姓化之呂氏春秋作魯君太息而歎曰必子

而令必子不得行其術必教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

過遂發所愛而令之必告必子曰自今以來必子

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似於必子者子決為之矣

伯魯君曰子其要必子敬奉詔遂得行其術於必子

乃命有司無得擅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齊人

攻魯道由單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單父之老

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

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

新書作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三請

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

而必子不聽新書無而俄而齊寇逮于麥而麥畢資

冠季孫聞之怒使人以新書無讓必子曰民寒耕

熟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

聽非所以為民新書作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

夫子必子新書然曰今茲新書無麥明年可樹若

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新書作令不耕者且得

單文大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新書無得

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新書若季孫

必子

五鄉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二

聞之郝然而愧曰新序作季孫地新書穴可入吾豈

忍見必子哉新書引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

巫馬期陰免衣衣樊裘入單父界見夜做者得魚輒

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做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

做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鱈序作鱈今本新序無此節

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鱈序作鱈今本新序無此節

者轉舍之呂氏春秋作三年巫馬期短褐衣樊裘而

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必子

不欲人之得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淮南子作季子

短褐易容說往觀化焉餘同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



呂氏春秋期作獲 宓子之德至矣矣字據呂氏春秋近竹歸無以字 民闔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同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呂氏春秋

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呂氏春秋雨於

有必字單作豈 家語屬解全篇呂氏春秋

具備篇引首段及末段買說新書審徵篇引中段

劉向新序雜事二亦引首段淮南子道應訓亦引

未段互有同異茲據互訂又曹庭棟逸語引云宓

子至單父孔子使巫馬期徵政入其境見夜漁者

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

故也子聞之曰蒞彼形此不齊得之善矣惜也不

齊所治者小也注見宓子未知採從何當文義不

具茲據家語 參訂補錄

宓子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母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宓子賤曰善敢不承命

乎說苑取 理篇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六 鄭經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三

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駟之車駟之夫陽晝之

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

與之共治單父同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麗也子賤曰君不

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麗也有若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而與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

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韓非子 論說

宓子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母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宓子賤曰善敢不承命

乎說苑取 理篇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

七 鄭經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四

宓子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母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宓子賤曰善敢不承命

乎說苑取 理篇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



景子一卷周景氏撰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景子三篇注說宓子語似其弟子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韓詩外傳淮南子戴宓子語各一節俱有論斷與班固所云說宓子語者正合據補依漢志與宓子比次明其淵源有自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景子

序

一 鄭經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五

景子

周 景氏撰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韓詩外傳引無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呂氏春秋作居韓詩以身親

之而單父亦治呂氏春秋巫馬期呂氏春秋問其故於

宓子韓詩外傳無其故宓子曰韓詩外傳我之謂任

人子之謂任力韓詩外傳我任力者固勞任人者

固佚呂氏春秋兩固字作故佚作逸韓詩外傳人曰呂氏春秋

景子

傳韓詩外傳無宓字 子賤則君子矣佚呂氏春秋

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韓詩外傳百官治

義矣韓詩外傳任其數而已矣韓詩外傳巫馬期

則不然呂氏春秋期作旗說苑無則韓詩外傳笑生事勞手足

煩教詔韓詩外傳然事惟勞力教詔說雖治猶未

至也呂氏春秋期賢篇韓詩外傳卷二到向

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

望我而笑是撻也談語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

是亂也賓口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



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客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

淮南子齊俗訓

景子

二 藝文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七

世子一卷周世碩撰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注名頌陳人七十子之弟子其書隋志不及著錄佚久唯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論衡引之並據採錄附充說以備參證充謂世子言人性有善有惡云云作養書一篇又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說情性與世子相出入復舉孟子荀卿揚子雲劉子政等說皆言非實而以世碩及公孫尼子為得正按碩亦聖門之徒雖其持論與子輿氏不同而各尊所聞要亦如游夏門人之論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世子

片

一 藝文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八



世子

周世碩撰

養書

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王充論衡本性篇

附論衡說

王充曰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

世子

一 姁嬖館補校 六十四卷五十九

禮以適其宜情有奸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者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定賈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云云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又曰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鄭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

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

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

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

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

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

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

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

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

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

世子

二 姁嬖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

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

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

為教盡性之理則亦也

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遺莫美於恕董

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按漢魏遺書本恕作世說

茲據凌氏曙校官本訂正凌氏注引盧氏文昭注

漢盛文志有世子二十一一篇名碩

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



魏文侯書一卷周魏侯斯撰史記魏世家云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司馬貞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庶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世家又云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案竹書紀年周考王元年魏文侯立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卒侯封未改史遷不係之周而係之秦非也茲據世本題周魏侯斯不從史記漢志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考禮記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案劉向別錄樂記三十三魏文侯書

魏文侯書

序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一

篇魏文侯為第十一篇以樂記佚篇有季札實公例之季札篇採自左傳實公篇取諸周官知此篇為文侯本書而河間獻王輯入樂記也又戰國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新序說苑通典諸書亟引魏文侯皆佚文之散見者並據袁輯凡二十四節錄為一卷中多格言湛深儒術而容直納諫之高風尊賢下士之盛德尤足垂範後世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魏文侯書

周 魏侯斯 撰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溢滂而不止及優僞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

魏文侯書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一

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富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富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



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  
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  
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  
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  
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擗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  
後鐘磬竿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  
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魏文侯書

二 鄭禮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三

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  
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  
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  
竿笙簫管之聲則思商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  
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案劉向七略別錄樂記三十三篇魏文侯爲第  
十一篇以樂記佚篇有季札實公推之知此篇採

從文侯  
本書也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  
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  
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  
魏策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  
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  
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  
魏文侯書

三 鄭禮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四

而疑其心上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  
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  
也似禾燕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  
似之而非者也  
魏策  
不可恃聞從事夫耳聞之不  
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政理篇○案說苑載此篇作魏文侯使西門豹往  
次于郭告之日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  
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  
賢豪博辨者也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  
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  
之其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恃  
聞從事云云文句與國策小異無夫物多相類六  
句因策亦無不可恃聞已下九句蓋一節文引者  
互有詳略茲錄國策全  
文後九句據說苑補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

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

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戰國策

魏文侯書 四 婦嬖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五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

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

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敬聞命上同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

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

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

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

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

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

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外傳卷八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

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

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太平御覽

則道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

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稱積於

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

魏文侯書 五 婦嬖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六

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

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結信

非一日之積也一舉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

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

反淮南子人間訓引此節下 云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

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

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漚之文侯曰民春以

力耕太平御覽引 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



伐林而積之太平御覽負瓌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

休息也民以儆矣雖有三倍之人將焉用之淮南子

引此簡下云此有功而可非者也賈思繼齊民要術引魏文侯孝經傳曰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

收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賦之呂氏春秋新序

並作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其僕曰君何為賦文侯曰

段干木在是以賦呂氏春秋新序並作曰其僕曰段

干木布衣之士君賦其閭不亦甚乎新序無此四句

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登

魏文侯書六 鄭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七

施千里蓋賢者也淮南子無蓋賢者也句寡人敢勿

賦乎呂氏春秋新序並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

呂氏春秋新序並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呂氏春秋

字並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新序作勢不如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慙於彭子何以輕之

新序作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寡

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

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其好忠段干

木之隆呂氏春秋寡人富於財下云其僕曰然則君

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下其後

秦將起兵伐魏司馬煥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

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

於是秦乃假兵轍不攻魏新序作居無幾何秦與兵

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

魏事第五並引文句小異互參校定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魏文侯書七 鄭煥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八

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

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

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

黃新序雜事第一 按呂氏春秋自知篇亦引此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

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

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

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如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



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新序管子下接無異夫路人句中有

脫簡如治治已下二十四字據通典補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

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

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

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新序雜事第二杜佑通

典卷三引云魏文侯時租賦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

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是使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

毛無所附此與新序所引爲一節文而互有不同如治治五句新序無之據補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

魏文侯書

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

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

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

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

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

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新序雜事第四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

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

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曰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

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羹者進食臣

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

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公待時者教我

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

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

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

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劉向新序卷第六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

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魏文侯書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

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禁紂之爲君也惟

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旋以

爲寡人戒劉向說苑君道篇

魏說苑作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

貴說苑功之色文侯知之說苑無知命主書曰羣臣

賓客所獻書操以造之說苑無主書者呂氏春秋舉

八 婦孺館補校 六十四卷六十九

九 婦孺館補校 六十四卷七十



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說苑有再拜曰中山之舉說苑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呂氏春秋樂成篇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位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

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賊

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同上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擊過之下車而

魏文侯書十卿嫁館補校

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歌太

子不悅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

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人主

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

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

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而友之自吾

得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

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

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

智騎我者也若得以智騎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說苑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

豫讓以為臣蹇舉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嗜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無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

魏文侯書十卿嫁館補校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於堂

而與之言翟黃不悅說苑黃並作瑣文侯曰段干木

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說苑欲

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呂氏春秋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

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  
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  
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  
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而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  
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說苑飲  
慎篇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  
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魏文侯書

十三 鄒叔館補校  
六十四卷七十三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  
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  
君亦不易今君已設命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飲  
之飲罪以公乘不仁爲上客說苑善  
說篇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  
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  
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  
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  
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  
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說苑反  
質篇

魏文侯書

十三 鄒叔館補校  
六十四卷七十四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五

子編儒家類

李克書一卷 周李克

公孫尼子一卷 周公孫尼

內業一卷

調言一卷 周孔穿

甯子一卷 周甯越

王孫子一卷

李氏春秋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總目

一 鄭家館補校  
六十五卷一

董子一卷 周董無心

侯子一卷 缺

徐子一卷 周外黃徐氏

魯連子一卷 周魯仲連

虞氏春秋一卷 周虞卿

李克書一卷周李克撰漢志儒家李克七篇注云子

夏弟子爲魏文侯相陸德明經典釋文詩叙錄云子

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陸璣毛

詩疏謂卜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公申公授魏人李

克案會申曾子之子稱申公者誤克先從曾申受詩

爲子夏再傳弟子後子夏居魏魏從問業故班固以

爲子夏弟子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惟劉涓

子韓詩外傳史記新序說苑並引李克對文侯語雖

李克書

一 鄭家館補校  
六十五卷一

竟有同異要從本書取之茲據輯錄凡七節其論奪

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與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

皆能扼政術之要叙次文侯書後卽君臣同心共治

可想見西河之教澤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李克書

周李克撰

魏文侯欲說苑置相名李克而問焉曰韓詩外傳無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

國亂則思良相此三句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寡人將置相於季成子與翟璜我孰置而可茲據史

願卜之於先生史記說苑並無此李克避席而辭

曰史記作李克對曰臣聞之史記無卑不謀尊說苑

外不謀內此句據疎不謀戚韓詩外傳作疎不

臣在闕門之外韓詩外傳作臣外居不敢當說苑命

文侯曰此國事也此句據先生臨事勿讓說苑先上

字韓詩外傳李克曰君不察故也韓詩外傳夫觀士

也此句據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

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史記無

說苑無居則視其所親不取窮則視其所不為五者足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韓詩外傳此五者足以觀矣

何待文侯曰先生就舍韓詩外傳先生出矣寡人之

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韓詩外傳說苑過翟璜之家翟

璜曰韓詩外傳作選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

卜相果誰為之說苑作吾問君問相於李克曰魏成

子為相矣韓詩外傳作季成子為之翟璜忿然作色曰韓

外傳念作不悅以耳目之所視記臣何負於魏成子

韓詩外傳無以耳目句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韓詩

臣並作吾據史記增改君內韓詩外傳以鄰為憂臣進西

門豹君謀韓詩外傳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

無使守之韓詩外傳作中山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

臣進屈侯劄韓詩外傳作若欲前皆有成功就事史記

李克書韓詩外傳臣何以負於魏成子韓詩外傳李克曰

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韓

外傳作克曰無且君問而璜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字者作也無將字韓詩外傳無而字居則視其所

克對曰君不察故也韓詩外傳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不為

貧則視其所不取五則字據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韓詩外傳無且子

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韓詩外傳魏成子以食祿千

什九在外什一在內韓詩外傳以聘約



天下之士史記無此句據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友之韓詩外傳無東字

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韓詩外傳

無五人者君四字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

願卒為弟子韓詩外傳作翟璜遂巡再拜曰鄙人固

璜忿然作色以下說苑臣術篇並載此節互有不同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

日觸失望於先生李充曰子何遠失望於我我與

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

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

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李成子為相也黃

李克書三鄉館補校

日觸何進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

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

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侯觸何負於季

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乘千鍾什九

居外一居中之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

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段黃

進然商榷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

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璜然變

色內漸不敢出三月也呂氏春秋舉難篇

亦載文侯置相計李克為季充文亦多異

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

秦拔五城史記孫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

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

善行此三者使人無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

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

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

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韓詩外

魏文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呂氏春秋淮南子

中山文侯事韓詩外傳新序作文吳之所以亡者何

侯是也據改韓詩外傳作里克吳之所以亡者何

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呂氏春秋數並作驟下同

詩外文南子作武誤侯曰數戰而數勝國家之福也

李克書三鄉館補校

淮南子韓詩外傳其獨以亡何故也韓詩外傳無以

秋無也字新序作其所李克對曰韓詩外傳無以

以亡何也據淮南子訂李克對曰韓詩外傳無以

氏者秋淮南數戰則民罷韓詩外傳無以

子並作對曰數戰則民罷韓詩外傳無以

以驕主治罷民淮南子驕並作倚治作

者天下鮮矣韓詩外傳新序並無驕則恣恣則極物

罷則怨怨則極慮韓詩外傳新序並無驕則恣恣則極物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子遂也呂氏春秋無矣字

新序按治罷民作此其所以亡也故好戰窮兵

訓韓詩外傳卷十劉向新序雜事五並引此節文



句互異茲據參訂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何如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弗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竿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說苑政理篇

李克書

五山樓館補校 六十五卷七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不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則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

平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說苑反賢篇

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

劉淵林注引李克書

李克書

六如樓館補校 六十五卷八



公孫尼子一卷周公孫尼撰漢志儒家公孫尼子二  
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一卷注尼似孔子弟  
子唐志亦一卷馬總意林引六節標目云公孫文子  
一卷以太平御覽所引與意林同者參校知文為尼  
字之誤也隋書音樂志引沈約奏答謂樂記取公孫  
尼子禮記正義引劉瓛云縉衣公孫尼子作除二篇  
今存戴記外餘皆佚矣茲從意林御覽及春秋繁露  
北堂書鈔初學記諸書輯錄王充論衡謂其說情性  
與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似與孟子性善之  
公孫尼子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九

旨不合然其論十氣之害歸本於反中董廣川取與  
孟子養氣互相發明則其異同可攷也中有兩引尼  
音即樂記語者可證沈說之有據朱子嘗舉樂記天  
高地下六句以為漢儒諱如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  
去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如此此雖不以沈說  
為信而觀於廣川前述則當日之心實見折服以斯  
斷尼書焉可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公孫尼子

周公孫尼撰

樂記

按隋書音樂志沈約奏答曰樂記取公孫尼  
子今其全篇具載禮記不錄錄佚句於後

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徐堅初學記卷十五  
引公孫尼子論按今

樂記樂上  
有故字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意林卷二載公孫尼子第四節今樂記作夫樂者  
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飾錢者先王之所以飾

公孫尼子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

縉衣

按劉瓛曰縉衣公孫尼子所作已具禮記不

錄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于心意林卷二引作公孫文  
子太平御覽卷三百七

十六引作公  
孫尼子據訂

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意林  
卷二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舟從流于河而無維繫求安不可得也並同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也字據御覽補下同形體有骨

肉意林作如地之厚也有孔竅血脈御覽作九當意林

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

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意林卷二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引人

有至風雨也又卷三百七十五引食多甘二句又引食多苦四句又卷八百四十九亦引食多甘二句

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

以通血氣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公孫尼子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一

殷紂爲肉圃初學記卷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三

衆人殺物而忘情文選卷三十沈休文三月三日幸蘭成篇詩李善注

孔子有疾一作子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一無居處

飲食何如何如一作無孔子曰某字某字春居葛籠夏居密

楊秋不風冬不湯飲食不饋一作飲酒不勑醫曰是

良藥也太平御覽卷二十一 又卷七百二十四

道爲智者設賢爲聖者用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養氣曰寒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

氣寒此下疑泰勞則氣不入泰伏則氣宛主怒則氣

高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憊凡此十者氣之害

也而皆生於不中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

則反中而收之以政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

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

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

也而皆生於不中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

則反中而收之以政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

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

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

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引公孫尼子之養氣云

云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七引公孫尼子曰君子

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

正二語與繁露所引合據補

舜牧羊於潢陽遇堯舉爲天子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性有善有惡王充論衡本性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公孫尼子三 鄭媛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一

言性有善有惡又云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

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頌及

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



內業一卷周管夷吾述漢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注  
不知作書者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管子第四  
十九篇標題內業皆發明大道之蘊旨與他篇不相  
類蓋古有成書而管子述之案漢志孝經十一家有  
弟子職一篇今亦在管子第五十九以此例推知皆  
謂述前人故此篇在區言五弟子職在雜篇十明非  
管子所自作也茲據補錄仍釐爲十五篇以合漢志  
管題姓名缺疑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內業



一 據據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三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  
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  
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  
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  
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  
萬物果得管子卷十六

內業



一 據據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四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  
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  
情利安以爭勿煩勿亂和乃自反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不得涉涉乎如乃無極此稽不遠日用  
其德

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充其往不復其來不  
今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其一冥乎不見其形  
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其其聲而序其成謂  
之道

凡道無所善去去愛心靜氣理道不可止彼道不遠  
民得以產彼道不離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



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身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夏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

內業

二 鄒媛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五

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夫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

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

道滿天下曾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祭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

內業

二 鄒媛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六

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雜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德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



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

內業

四攝經補校  
六十五卷十七

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無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不知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乎正擅句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一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句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

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滅大攝骨枯而血涸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饑飽之失度乃爲之困飽則疾動饑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饑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邀均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奔萬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靈氣意行似天

內業

五攝經補校  
六十五卷十八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句中無收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並同



調言一卷周孔穿撰穿字子高孔子六世孫事言具  
孔叢子漢志儒家調言十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  
撰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按家  
語後序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  
曰調言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調調諫三字並列注云  
詆調誣言相被也或从開从束然則調與調通加艸  
者隸古之別也書名既同復並稱儒家且以孔叢子  
所載子高之言觀之其答信陵君所勝之禮對魏王  
人主所以為患及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之問又與

調言

序

一 鄭經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九

齊君論車裂之刑所言皆人君法度事則調言審為  
穿書矣班固云不知作者蓋劉向校定七略時孔叢  
子晦而未顯漢志本諸七略無從取證東漢季孔叢  
子顯出故王肅注家語據以為說魏晉儒者遂據肅  
說以解漢志在當日實有攷見不知顏監何以斷其  
非也茲即從孔叢子錄出凡三篇依舊說題周孔穿  
撰先聖家學可於此探其淵源云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調言

周 孔穿 撰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乎高  
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  
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  
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

調言

一 鄭經館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

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  
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令使龍去  
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  
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  
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  
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  
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  
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  
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



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

謂言

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一

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矣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致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

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穢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

謂言

三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二

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立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言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



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枕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辨理至於滅三耳公孫龍言滅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滅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調言

四庫全書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三

又問於君今為滅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滅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誦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位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

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孔叢子第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衷袖方履履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

調言

五庫全書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四

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



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一八橋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楚舜千鍾

孔子百觴子路坐堂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爾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

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

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以勸厲獎成之辭非實然

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問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

謝言六 鄭康成補校

又云南子遇平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

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

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

已攝駕而去也取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

視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

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

谷之言起於近世始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遣子高之館而問

祈禱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

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所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

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

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

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

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

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誓其事御於

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

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

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

謝言七 鄭康成補校

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

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

告中於土示聽之常也

陳廼魏人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

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惡者昔君子之於酒食

有率嘗之義無稍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

命不潔其下滋甚陳廼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

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槩括自置可以人而

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糞



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廼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之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

調言

八節 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七

惟帝雅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他人各有能父庸可棄於今燕以詐敗又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父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父

對魏王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忠魏王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變侍者言用則外士以疎自疑變臣以遇敵幸

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轡伯樂為之容嗟王石相採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兵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眾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

調言

九節 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八

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善政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眾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諱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



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諫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

諫言

十部類補校  
六十五卷二十九

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白居於忠正之地而闢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諫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之人者也齊王曰謀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子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而貌惡

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髮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孔叢子第十三篇

諫言

十部類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



甯子一卷周甯越撰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司馬貞索隱曰寧越趙人賈誼作甯越呂氏春秋謂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淮南子道應訓云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云云以甯威事誤屬甯越篇甚慶古逸書於甯威飯牛歌下據云按甯威一作越字武人休不休學十五歲為齊威公師又以甯越事誤屬甯威且以周威公為齊威公尤大誤也漢甯子

甯子

序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一

志儒家有甯越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說苑引其說輯錄二節並附事蹟合為一卷

以苗賁皇為楚平王之士並以城濮鄢陵二戰屬之舛跡殊甚辭氣亦純染游說風習名列于儒蓋不沒其日夜勤學之功力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甯子

周甯越撰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問之古善戰者沙隨賈服卻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殺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

甯子

序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一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呂氏春秋不廣篇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聞夫士存則君尊士失則君卑周威公曰士豈至如此乎對曰君不問楚平王有士曰楚侯晉邱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



陵之戰又有士白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  
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  
出亡走吳國固用之於是與師而襲劉故楚之大得  
罪於梁鄭未衛之君猶未遠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  
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  
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  
可無貴乎劉向說苑  
齊賢篇

甯子

二 鄭經館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三

附錄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克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說苑作  
二十年則  
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  
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說苑作  
十三歲而周威公師之  
矢之速也說苑作夫走  
者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  
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  
師豈不宜哉呂氏春秋博志  
篇劉向說苑

甯子

三 鄭經館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四

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  
於學者無肯為也呂氏春秋  
博志篇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賈誼新書過秦上史記  
秦始皇本紀引作寧越



王孫子一卷周王孫氏撰其名不傳事蹟亦無考以漢隋志叙其書次知為戰國時人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注一曰巧心蓋其書之別稱如揚子之法言文中子之中說矣隋志於孫卿子十二卷下注云梁有王孫子一卷亡唐志不著錄馬總意林卷二標目在申子之上而書闕或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四庫全書校本刪正之以留缺日考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其佚說而彼此殊異參互攷定完然可讀者尚得五節錄為一卷書主愛民為說如衛靈楚莊趙簡子之

王孫子 一 鄭姬館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五

事又春秋內外傳所未載者且舉孔子子貢之論以為斷其人蓋七國之翹楚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孫子

周 王孫氏 撰

桀紂為君從愚妾之言違長者之諫衣溫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饑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旗斯亦無他也但不節財而暴民也 太平御覽卷八十八初學記卷二十二又御覽三百四十並引王孫子作桀紂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旗斯無他不節財而暴民也文多脫缺又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四十二引王孫書云桀紂為君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

王孫子 一 鄭姬館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六

顏色曰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引王孫子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補注引作孫子

上脫王字 苗音樹

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 入字據藝文類聚補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 六字據藝文類聚二十四補內龍無乃太盛歟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 二句據藝文類聚二十四補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 御覽無之不進者因數百人百姓



大悅子貢聞之曰所謂能受諫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一十七

入十四引至寡人過矣無昔榮行此六句又二十四引至大悅作仲叔敖入諫曰昔榮紂行此而亡委百姓非僅今君六字及微子三句之不進者四字較御覽馬詳茲據補又文選王子淵謝靈運李善注引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徒風御覽八百十六亦引下二句隨作陪照作

楚莊王攻宋尉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

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

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

士有肉饋之賢文類聚二十四引至難乎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五引有莊王曰三句又

王孫子

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云楚莊伐宋尉有臭肉將軍子重諫王以肉饋於賢蓋約言之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御覽四百二十八百三十二並作晉陽誤

脫今枚補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

歎政問何御覽四百二引無今遊獵樂也而主君

脫此可吾効庶養食穀之馬以千數令官奉多力之

士以百數御覽四百二引作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

變御覽四百二引作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

子知所歎矣御覽四百六十九引有孔子二句案此節太平御覽四百二又四百六十九

又八百三十三凡三引之而詳略互異今從其多者訂正

李氏春秋一卷撰人缺漢志儒家李氏春秋二篇序

次在公孫固羊子之間公孫固齊閔王失國問之羊

子泰博士然則李氏亦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不

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引李子一節不言名字當

是李氏春秋佚文泛論名理以春秋取號者其亦虞

氏春秋之類與歷城馬國翰竹書甫

李氏春秋

序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三十八



李氏春秋

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免免化而狗則不為免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也故曰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呂氏春秋 勿躬篇

李氏春秋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四十一

董子一卷周董無心撰無心不字何人漢志儒家董子一篇注名無心難墨子隋唐志並以一卷著錄宋志不載散佚已久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有之今復求索不可得矣唯王充論衡引其與經子論難一節又文選注意林引癡子內有董無心語循公孫龍與孔穿論臧三耳兩家書並載之例取補缺遺存其說可與詰墨競爽孟子所謂聖人之徒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董子

序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四十一



董子

周董無心撰

儒者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經子相見講道經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尙遠且近難以奏穆公晉文公夫論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

董子

一 增補館校

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亂誤與穆公同也

王充論衡

案墨子云鄭穆公意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穆公大懼神曰無懼市厚汝明德使馬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明日予爲句世也此言鄭穆公與經子所引秦穆不同又云爲壽十九年與言賜之九十年亦異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

文選

衛文賦李善注又爾雅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又陶淵明雜詩注並引經子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

明矣

文選注孟堅答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經子不

能應馬總意林卷一引經子第二節案已上三節文選注意林並引經子攷漢書藝文志有董子無編子隋唐志並有董子一卷意其乃董子皆引者因與經子論難述趙經子觀其以踵解結之鞋經子不能應若出經子方且爭鳴必不作詞窮之語也故既依前人所引入經子復據補董書之佚焉

董子

二 增補館校

六十五卷四十二



徐子

周 外黃徐氏 撰

魏太子自將

史記云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

而令太子中

過宋史記無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

謂太子三字

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史

據史記補

無此太子曰願聞之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作效之

曰史記補今

史記無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

不過有魏而

而字無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據史

補則萬世無魏矣

史記補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徐子

一 如履齋補校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

矣字據史記補 客曰太子

雖欲還不得矣彼利

史記作太子之 戰攻而欲

啜汁滿其意者衆

史記作欲啜汁者衆無而字戰國

不同當是互有

脫依今據補訂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

遣

史記作大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

行

史記無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史記作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

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按戰國策魏策史記魏

世家並載文句小

異據二書參訂

魯連子一卷周魯仲連孫史記本傳云齊人也好奇

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又贊其蕩然肆志

不詘于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則其人蓋口

子方之流匹也漢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志魯

連子五卷錄一卷唐志一卷今佚戰國策載其六篇

其卻秦軍說燕將二篇史記亦載之文句不同參互

校訂又搜採意林御覽等書得佚文二十五節合錄

一卷指意在於勢數未能純粹合聖賢之義然高才

遠致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魯連子

序

一 如履齋補校

六十五卷四十四



魯連子

周 魯仲連 撰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驎不如  
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  
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  
故物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  
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  
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

魯連子



荀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戰國策齊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  
之乎孟嘗君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  
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  
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  
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

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戰國策齊策拔

聚卷六十五引魯連子曰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

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

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

憎之也勢使然昭明文選卷二十九張景陽雜詩

李善注引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

然也文皆脫略不具據國策補

燕伐國策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國策無與字即墨不

作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國策無殺燕將軍無燕

將軍騎劫復齊城此句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

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

卒多死而聊城不下太平御覽引作唯聊城不下燕

魯連子二婦娘館補校

據國策魯仲連乃為書著國策無於字

補訂魯仲連字連乃為書著國策無於字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信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

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史記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史記稱

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識二句國策脫下有焉

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

一時也史記作此願公之史記無詳計而無與俗同

也史記無且楚攻齊之國策無齊之二南陽魏攻平

也史記無



陸而史記有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字

據史不如國策得濟北之利大大字據故定計而審

處之國策作堅守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衝國策

秦之勢成國策則史記有楚國之形危齊國策作且棄

南陽斷右壤存史記則字濟北計猶且爲之國策作計且

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無再計國策移此二句在不

齊下無今楚魏交退于齊而于齊而三字燕救不至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國策無以全齊之兵句作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傲則國策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魯連子 三 鄒 鄒 鄒 補 校 六十五卷四十七

彼史記且燕國大亂君臣過史記計上下迷惑栗腹以

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國策無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生困爲天下僂笑國策無公聞之平今燕王

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史記無國傲而史記有既

多民無所歸心國策作民公又以傲聊之民國策公

字無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史記無是墨翟之守

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國策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

也史記無能已史記無見於天下矣史記無雖然

爲公計者國策作故不如罷兵休士史記無罷兵以

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國策作全車燕王必喜身全

而歸于國國策無士民見公公史記無見如見父母交

游樓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

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史記俗於天下史記無

三功名可立也亡意國策作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

乎請史記無裂地定封定比乎國策無陶衛世世稱

孤國策與齊久存又國策作亦一計也此兩計者國

者二顯名厚實也願公熟史記計而審處一焉國策

且吾聞之國策無規國策小節者不能成榮名國策

魯連子 四 鄒 鄒 鄒 補 校 六十五卷四十八

大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國策作昔者國策無管夷

吾國策射桓公中其鈞國策無簪也遺公子糾而

而史記無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史記無也若國

無若此三行者鄉黨不通也世主不臣也史記作世

不通鄉鄉字無使管子國策終窮抑幽囚而不出史

初三字無慙耻而不見史記無窮年沒壽史記無身死

而不反于齊國策無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國

無則亦滅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國策無然

史記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



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于諸侯國策無不耻

句故兼字兼作非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身在至諸侯

九合諸侯齊三句無據而國策無為五霸首名高天下

而國策無光燭作照鄰國曹沫史記作為魯將三戰

三北而亡國策地五百里國策作鄉使曹子之足不

離隙國策脫無之足六字計不顧後史記作議不旋

踵國策無此句出必死而不生史記作則亦名不

危為敗軍禽將矣亦名字矣字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史記

魯連子五鄉館補校

無以取軍四句作退而與魯君計也史記作而曹子

以為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史記無曹子以為齊五

曹子以一劍之任技國策桓公之心史記補於

壇位史記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史記無三戰

之所喪史記一朝而反史記天下震動諸侯國策

侯二字據驚駭威信吳楚史記信作傳名後世史記

若此二公史記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史記

小廉而行史記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國策無亡軀滅

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史記之心史記

成終身之名史記無而立除感忿之耻史記作而立

累世之功史記無而故史記業與三王爭流而史記

據史記名與天壤相做也史記公其國之史記

之燕將得書三日乃自殺戰國策齊策史記魯仲連

參按考訂注各句下按書後史記云燕將見魯連書

聞命矣因罷兵倒詞而去史記云燕將見魯連書

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欲降

齊所殺虜于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厚魯連書

與人刃我字自刃乃自殺考太平御覽卷三百五

十餘城唯苦與即墨不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

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城數

月魯仲連乃為書者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得書三日乃自殺本書與史記所載合據訂正

魯連子六鄉館補校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商

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

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

拄頰攻狄不能下墨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

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

墨坐而織蓑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

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



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  
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  
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拔枹鼓之狄人乃下

策齊策劉向說苑指武  
篇亦載此節文句小異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  
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見三人  
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

魯連子

七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五十一

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騷耳哉後宮  
十如甚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  
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戰國策  
秦園趙之邯鄲史記作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  
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  
趙王悉諸侯之救兵莫敢擊國策無此二魏  
句據史記補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  
使客將軍辛史記作新垣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  
曰秦所以史記作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史記作齊閔王爭強史記  
張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史記無今齊閔史記作王

已益弱史記補方今唯秦史記補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  
意欲復求為帝史記補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  
必喜罷兵去平原猶豫史記補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  
適趙會秦圍趙國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平原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  
之衆於外國策作百萬之衆折於外據史記今又內圍邯鄲衍不能  
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史記作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史記補始吾史記作  
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

魯連子

八 鄭煥館補校  
六十五卷五十二

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國策作無介史記補而見之於先  
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  
其人在此仲字今字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史記  
無而字見作交辛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史記補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也史記有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史記補辛垣  
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史記補今吾視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也字據曷為久

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史記無魯連曰世以鮑焦

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史記有為今眾人不知則

為一身彼秦者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者字而字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史記肆然而為帝過而遂

正史記作於天下則連有赴史記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為之民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

先生助之將奈何將字據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

之齊楚則固助之矣則字據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

魯連子九如據補校

從矣若乃梁者者字據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

梁助之邪史記無魯連曰梁未暗秦稱帝之害故也

史記也彼梁暗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

秦稱帝之害將奈何史記無魯連曰昔者者字

補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

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

弔史記無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

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史記無田嬰則斷之據史

補齊威王齊字據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史記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而字據

之也魯仲連曰然史記作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

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史記無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噫字據亦太甚矣先生之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

待吾言之史記作昔者鬼史記作九下同侯鄂侯文王紂

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史記無紂

魯連子十如據補校

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史記辯之疾故脯鄂侯

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史記羑里之庫姚宏本

百日而史記無欲令姚宏本之死易為與人俱稱帝

史記無王卒就脯醢之地也史記無齊閔王將之魯

史記作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取禮而來待史記無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避史記舍納莞鍵史記攝衽抱儿史記

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國策作而聽退



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史記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史記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

孤曰天子弔主人心將倍殯柩史記設北而於南方

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

而死故史記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死則不得飯含史記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

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二

字據史俱據萬乘之國國策無此句交史記有稱王

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魯連子十一 鄒假館補校

未史記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

詔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史

予無二謂字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議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史記知先生為天

下之士也吾請去史記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

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魏字據奪晉鄙軍以

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國策作擊秦引於是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史記辭讓使者三國

無使字據史記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干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謂字

補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史記即有

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史記無所仲史記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戰國策趙策史記魯

小異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引魯連子曰秦國趙邯

鄒建侯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為帝魯

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笑

曰若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藝文類聚卷八

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

魯連子十一 鄒假館補校

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御覽卷八百二

十九引云連師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起前以千金為壽先生笑曰所貴

至不忍為也與藝文所引同即明文選左太沖指

隱詩注引云連師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

去諸書所引互有詳略異同要皆與國策史記為

一編之文茲據訂錄

契始封商在大華之陽鄒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一

松樞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也水經注卷

水藝文類聚卷八十九詭憂王為夏正無之及也

字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亦無之也二字文選

任彦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東山有松千

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又校叔七發注引上

二句作東方有松樞

高千仞而無枝也



陸子謂齊潛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水經注卷二十

五折

刑劇之人辯水經注卷二十六巨洋水

楚王成章華之臺傳正義補左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

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大

曲之弓不琢之璧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

楚魯懼奉而歸春秋左傳昭七年正義引云楚子亨

梅之爲魯強見魯侯魯侯歸之文不全據太平御覽卷八百二所引技補又御覽卷三百四十七引

上四句又卷八百六亦引上四句脫大曲之弓四字

魯連子三編館補校六十五卷五十七

齊之辯士曰田巴辯於祖邱而議於稷下曰字而字據文選注

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謂史記正義作月

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

巴曰劫弟子自謂劫已下至此史記正義引年十二

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往

謂田巴曰史記正義引年十二歲號千里駒往謂

田巴曰無願得已下十二字御覽無往謂田巴

四字臣聞堂上之糞不除史記正義作郊草不芸白

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史記正義

意林並作急不暇今楚軍南陽伐高唐燕人十萬衆

在聊城而不去史記正義無國亡在旦暮耳先生將

奈何史記正義作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夫危不能

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

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爲所貴談談者其若

此史記正義無田巴先生之言有似泉鳴出聲而人

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史記正義談田巴曰謹聞教

明日見徐劫曰史記正義作先生之騎乃飛兔

腰裏也豈特千里駒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魯連子十四編館補校六十五卷五十八

史記正義無之駒腰裏字特作直哉作也無於是

杜口易業句無復字按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此

御覽卷九百二十七引至謹開命矣中多脫略又

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引至使不敢復說

馬總意林卷一魯連子首條引白刃三句

陳無字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真士

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綠鷲鳴有餘

食士不足救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之

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兩之字據君不能以所輕與士

欲得士之所重藝文類聚作若不以所輕與不亦難

乎藝文類聚卷九十一意林卷一引州者五句文選



詞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君恩有餘粟士不足半菽  
句二 御覽卷九百十九引驚鴻有餘粟士不足半菽

諺云御覽卷九百十九百足之蟲至斷而不蹶者至字者字據

持之者衆也御覽卷九百十四又卷九百四十八

御覽卷九百十四又卷九百四十八

人心難知于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

貌以相欺御覽卷一

人君所察者三御覽卷一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

譬猶冬耕也御覽卷一不知行與不行

魯連子御覽卷一十五 鄉塚館補校 六十五卷五十九

譬以方為輪也御覽卷一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

純薦也御覽卷一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

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

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

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

得意共山之首御覽卷一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御覽卷一

御覽卷一

非有先生論注

展无御覽卷一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鴻

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御覽卷一

无所不敢御覽卷一徐學初學記卷二十六

一井五餅洩可立待一竈五突烹任十倍分煙者衆

也御覽卷一八十六藝文類聚

朝露之滿工女不能治淄澠之沙計兒不能數御覽卷一

魯連子御覽卷一十六 鄉塚館補校 六十五卷六十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堂藝文類聚之門孟嘗君曰

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

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

勝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

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御覽卷一八十八及藝文類

聚卷六十三

弦鐸相第而始矢得高焉專諸刺王僚闔盧乃成名

焉御覽卷一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御覽卷一

御覽卷一

御覽卷一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一作使漁于山 生于一作使魚 則雖

十宿沙子子無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關於漁道也一作

者 彼山非魚之所生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 三又卷九百三十五

宿沙瞿子善煮鹽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太平御覽卷八百

十五

北方有獸名為狔生而角當心俯厲其角潰心而死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三

南方鳥名曰邽生而食其翼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八

市處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蓬泉沃韭織履之亡

魯連子七鄰懷館補校 六十五卷六十一

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糲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

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

子曰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

能使人義於我曹廷棟 逸語

虞氏春秋一卷周虞卿撰名字里居皆無考史記本

傳云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又云不得意乃著書上採

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

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志十五篇入儒

家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明詹景鳳明辨類函云

近見京師李氏所藏鈔本旨殊劣必贗作也今亦不

傳攷戰國策載其論割六城與秦之失及許魏合從

二篇史記取之入本傳劉向新序亦採二篇於善謀

上篇蓋本書謀篇之遺文也茲據訂正錯簡互考異

虞氏春秋序 嬭懷館補校 六十五卷六十二

同錄為一卷大旨主於合從亦未離戰國說士之習

班志列入儒家者其以傳左氏春秋而苟況張蒼賈

誼之學淵源有自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虞氏春秋

周 虞卿 撰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史記新序並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趙王

名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國策新序並作係

策本亦死寡人使束國策甲而趨新序之何如新序

如二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國策史記並無何

而為講史記新序作備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

軍必破也史記新序夫並作昌講史而制講者在秦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史記新序不

虞氏春秋 一 鄭玄館補校 六十五卷六十三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史記有破趙軍虞卿

曰王聊國策有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

得新序無王之重寶必內國策吾使吾史記國策並

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國策無合從且必恐天

下之合從必一心史記下八字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

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名

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講於秦國策無為及於秦

秦已內鄭朱矣子史記以為奚新序如虞卿

對曰國策無對字王必國策有不得講軍必破矣

天下之史記無賀戰勝者皆在秦矣新序無鄭朱趙

之貴人也史記新序並而入於秦史記無而字於秦

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

王則講不可得成也新序無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

下賀戰勝者終不肯講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

笑不從虞卿之謀也國策無應侯已不至謀也作趙

留趙王而後許之講史記新序而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

從秦來至此備說也漢秘閣元本有秦既解邯鄲之

同新序多不從虞卿之史記新序文秦既解邯鄲之

虞氏春秋 二 鄭玄館補校 六十五卷六十四

國史記無之字新序作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約事於秦制六縣而講虞卿謂趙王曰國策趙曰

此備說也王曰何謂也史記秦之攻王國策也倦而歸

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新序正秦之攻王史記也倦而歸

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國

無而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

以新序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國策取作攻是助

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史記新序王

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國策作史記下趙



新序有虞卿說能盡秦力之所至乎國策新序並無此知

字新序虛作量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國策作之所至此彈

九之地猶不予也也字史記作弗予今秦來年復

攻於王新序作來年秦復攻於王得無制其內而講

乎王曰請國策聽子制矣子能必使史記有來年秦

之不復攻我乎新序無趙郝對曰國策作樓緩對曰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新序無昔者史記新序三晉之

交於秦相善新序也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國策善

獨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新序作必在韓魏之後也今臣

虞氏春秋

之新序有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國策關通幣漢秘

策木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新序無王

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者新序有此字必在韓魏之

後也國策作必不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

國策告上有樓虞卿對曰國策無樓言不講

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史記無復制其內而講

乎國策無今講國策制其內而講史記又以不能必秦之

不復攻也史記有今雖割六城何益國策制其內而講

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史記制其內而講

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國策

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史記新序並無至秦倦

而歸兵必罷新序我以六城新序作收天下以攻罷

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國策今國策

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

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專秦不如韓魏也國策新序

韓魏至有以十六字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

盡新序無來年秦復求割地新序作來王將予

虞氏春秋

史記作則是不與史記則是不與史記

予史記則是不與史記則是不與史記

之語曰疆國策者善攻而史記無弱者不能自守策

有自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史記而多得地是

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國策

其新序計固史記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

之心其求無已秦虎狼至無已而王之

下史記有而秦之求無已史記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求其勢必無趙矣史記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



本國序言未定上無趙王二字國策必無趙天下任  
 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不然云云皆諸簡據史記訂正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國策作與秦地何如不與  
 予孰樓國策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國策  
 有人字一本與史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  
 國策無王亦問夫公甫文伯母乎國策無王字  
 文伯仕於魯國策仕作官病死婦人為之作女子無  
 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國策作入其母聞之不肯哭史記  
 哭也其相室曰國策無焉有子死而不作弗哭者乎  
 虞氏春秋 五加煇館補校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國策無  
 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國策作為死者十  
 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國策無而於婦人厚也國策  
 守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國策作為從妻國策言之  
 是必不免為如婦也字就序婦作妻故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國策  
 則非計也言予國策作予不同之則無則字恐王以臣之  
 史記新序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國策  
 無之字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

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以史記新序並無丁  
 丁三字國策錯簡在首段據史記新序無人見  
 新序訂正慎史記作存國策作必王曰諾國策有樓  
 緩聞之入見於王史記新序並王又以虞卿之言告  
 樓緩國策作樓緩對曰對字不然虞卿得其一不  
 得其二國策作未夫秦趙構新序難而天下皆說何  
 也曰吾且國策作因疆而乘弱矣國策強矣字今趙兵  
 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新序無  
 盡字故不如亟割地為和國策如作以疑天下而慰  
 秦之心國策作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史記有怒乘  
 虞氏春秋 六加煇館補校

趙之樂國策而瓜分之而字趙且亡何秦之圖乎  
 國策無乎字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國策無願  
 王以此決之國策無願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  
 王國策有又字史記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國  
 哉作矣無所以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國策有  
 二字者作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國策有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國策無獨不言其國  
 作不亦大史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國策勿予者非固  
 既無其字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國策無王以六城賂  
 齊秦之深誓也得王之國策無六城并力而西擊



也史記無而字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

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國策無則字而齊趙之深

警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

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間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

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國策無而齊趙已下六十

記新序補新序繫上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

無深字補作補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

史記作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國

新序作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國

反秦之使者史記無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國策去

虞氏春秋七國策補校

新序引至與之謀秦下云虞卿之謀行云是到向

列傳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並載文句互有異同

國策以樓緩新從秦來一段錯簡在前凡趙和言

解而謂之而趙王入朝使趙和約事於秦則六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人必語從史記作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

原君曰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

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史記作虞卿入

為從對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史記

曰寡人固未之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國策作王曰何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史記

曰寡人固未之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曰寡人固未之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曰寡人固未之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曰寡人固未之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虞氏春秋八國策補校

新序引至與之謀秦下云虞卿之謀行云是到向

列傳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並載文句互有異同

國策以樓緩新從秦來一段錯簡在前凡趙和言

解而謂之而趙王入朝使趙和約事於秦則六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人必語從史記作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

原君曰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

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史記作虞卿入



玉函山房輯佚書 卷六十六

子編儒家類

平原君書一卷 漢朱建人

高祖傳一卷 缺

劉敬書一卷 漢劉敬

孝文傳一卷 缺

至言一卷 漢賈山

孔臧書一卷 漢孔臧

河間獻王書一卷 漢劉德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錄 三編續補校 六十六卷一

兒寬書一卷 漢兒寬

公孫宏書一卷 漢公孫宏

終軍書一卷 漢終軍

吾邱壽王書一卷 漢吾邱壽王

莊助書一卷 漢莊助

揚子法言宋氏注一卷 後漢宋衷

揚子法言虞氏注一卷 吳虞翻

正部一卷 後漢王逸

仲長子昌言二卷 後漢仲長統

魏子一卷 後漢魏朗

諸葛武侯集誠一卷 蜀諸葛亮

周生子要論一卷 魏周生烈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錄 二編續補校 六十六卷又一



平原君書一卷漢朱建撰建楚人故淮南王黥布相  
布欲反嘗諫止之布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  
賜建號平原君漢書有傳藝文志儒家平原君七篇  
注朱建也按建本傳只記其救辟陽侯一事與梁孝  
王刺爰盜事敗鄒陽爲之至長安說竇長君絕相類  
要皆戰國之餘習乃班志於鄒陽入從橫家於平原  
君則入儒家必其佚篇多雅正語然今不可見矣第  
取本傳中說閱籍孺一篇附載事蹟聊備觀覽云爾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平原君書

序

一 如樓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

平原君書

漢 朱建 撰

說閱籍孺

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  
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  
忿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嗔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  
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漢書本傳

附事蹟

平原君書

一 如樓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

漢書曰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  
去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  
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  
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  
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  
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陸賈素  
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  
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日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



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列侯  
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  
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因急使人欲見  
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  
籍說之云云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  
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  
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卒  
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

平原君書

二 鄭燮館補校

六十六卷四

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更至門建欲自殺諸  
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  
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  
意也乃名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  
單于遂死匈奴中

劉敬書一卷漢劉敬撰敬齊人本姓婁氏高祖以都  
秦之計出婁敬言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  
曰奉春君後封建信侯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  
儒家劉敬三篇隋唐志不著曰其文散見本傳中今  
據錄之陳仁子論都秦以為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  
者得敬言以為藉口得為至論乎司馬溫公論和親  
以為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矣有于婦翁建信  
侯之術固已疎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然則  
敬之為策大抵權宜救時之計然漢兼王霸以為家

劉敬書

一 鄭燮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

法則當日之列於儒家者蓋有由已歷城馬國翰竹  
書甫



劉敬書

漢 劉敬 撰

說都秦

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晚幣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  
臣衣帛衣帛見衣帛衣帛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天下與周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素善十餘世公劉避桀

劉敬書

一 如嫗傳補校  
六十六卷六

居陶大王以狄伐故去陶杖馬筮去居岐國人爭歸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  
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  
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  
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  
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  
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

戰萊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

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  
起而欲比隆成康之世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地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捨  
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  
此亦捨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劉敬書

漢書  
本傳  
二 如嫗傳補校  
六十六卷七

和親

漢高祖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  
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  
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  
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  
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立  
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羣夷必慕以為國  
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  
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風諭以禮節置頓



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  
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高帝曰善

徙民

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法長安近  
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  
肥饒可以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  
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  
劉敬書

三 鄭板橋補校  
六十六卷八

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  
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  
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並同上

至言一卷漢賈山撰山潁川人祖父祛故魏王時博  
士弟子山受祛學嘗給事潁陰侯為騎文帝時數上  
書言事具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賈山八篇今  
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錢訟淮南王無大罪  
言柴唐子為不善三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  
全載此篇之文據錄為卷即以至言標目書言治亂  
之道借秦為喻真西山稱其為忠臣防微之論而以  
陳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  
于冠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斷之豈其

至言

序

一 鄭板橋補校  
六十六卷九

然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至言

漢 賈山 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王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天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當為天子宮有天下賦芻重數百姓任罷賄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諫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

至言

一 如履補校 六十一卷十

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雜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處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台采金石冶銅錮其內秦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種之後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

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

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忠臣之

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江阜河淵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

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

蒙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至言

二 如履補校 六十一卷十一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遇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誓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



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讓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讓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耨而餽執爵而酌祝劬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獻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謫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窮竟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

至言

三 趙煥節補校

六十六卷十二

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兵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

訢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素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至言

四 趙煥節補校

六十六卷十三

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謏言則對謏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



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那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

至言

五姬嬖補校

六十六卷十四

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癱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

至言

六姬嬖補校

六十六卷十五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晏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是則行日壞而業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晏遊與大臣方正



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胡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  
大者也 漢書本傳

五言

七 卿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十六

河間獻王書一卷漢劉德撰按漢書景十三王傳孝  
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  
王榮河間獻王德又云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  
實事求是又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文約指明藝文志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  
三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劉向說苑引四節據輯  
並取春秋繁露所載問孝經一節附後其說稱述古  
聖粹然儒者之言唯於伐有苗云天下聞之皆非禹  
河間獻王書 片  
卿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十七  
之義而歸舜之德又引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  
富乃教之也與尚書論語異按王充論衡云今時稱  
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  
失云云然則獻王所見論語為河間本所謂古論語  
也其據尚書亦當是真古文說未可執今所傳之本  
以為引稱舛誤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河間獻王書

漢 劉德 撰

對上下三雍宮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  
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恕而後教當舜之時有苗民不服其所以  
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

河間獻王書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十八

蠶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

教猶未竭也究喻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

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劉向說苑  
君道篇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不利

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于九派

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于

民也 同上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

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  
以廣明德慧也 說苑建  
本篇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效好禮義所以行  
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同上

河間獻王書

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十九



附錄

問孝經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

河間獻王書

三

六十六卷二十一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開得之矣願問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出之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

於土上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工曰善哉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

河間獻王書

四如姬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一



兒寬書一卷漢兒寬撰寬千乘人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官至御史大夫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兒寬二篇隋唐志不著錄其書散佚今取本傳對封禪及律歷志正朔之議以復二篇之舊茅鹿門曰封禪一事相如導之始而兒寬成之終君臣上下各以諂附此亦責備賢者之義然其文訓辭深厚油然見經籍之光宜梁相褚大與議而服其莫及而兼總條貫之言紫陽取之以注孟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兒寬書

序

一如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一

兒寬書

封禪

漢 兒寬 撰

上論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

兒寬書

一如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三

告成合社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問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



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祖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  
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  
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  
之觴漢書本傳

正朔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  
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

見寬書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四

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  
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  
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漢書律  
歷志

公孫宏書一卷漢公孫宏撰宏字佚據西京雜記載  
鄒長倩與公孫宏書則子卿其字也菑川薛人武帝  
元光五年以賢良對策擢第一官至丞相封平津侯  
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公孫宏十篇今不  
傳本傳載其對策上疏對問之語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亦引之並據輯錄夫宏在當日東閣延賢布被昭  
儉亦賢相也特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與汲黯不相能  
一時輿論少之至其言論通達治體亦不盡曲學以  
阿世班固入其書於儒家非無見也歷城馬國翰竹

公孫宏書

庚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五

吾甫



公孫宏書

漢 公孫宏 撰

策對

上策詔諸儒宏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法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

公孫宏書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六

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入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

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與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

公孫宏書

二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七

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土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慙不足以奉大對

上疏

漢書本傳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對冊書問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公孫宏書

三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八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上

上書

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往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宏率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宏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

答東方朔書

儻猶龍之未升與魚鼈可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觀陽

論藝文類聚 卷九十六

公孫宏書

四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二十九

散文

辨收羊於黃河遇堯舉為天子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公孫宏



終軍書一卷漢終軍撰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  
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官至  
諫大夫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事蹟詳漢  
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終軍八篇今見本傳者四篇  
餘皆散佚不可復見茲據輯錄白麟奇木之對不無  
傳會胡越內附言亦幸中然其文若不經意而音節  
自諧宜林希元歎爲天與之奇才而惜其壽之不永  
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終軍書

序

一 嘉慶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一

終軍書

漢 終軍 撰

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盛德之所隆  
也南越竄屏葭葦與烏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  
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  
粟騎抗旌昆邪石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  
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竦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  
終軍書

嘉慶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一

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  
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  
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威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  
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  
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  
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  
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首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于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鳩退飛  
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  
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  
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  
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

漢書本傳

詰徐偃

元嘉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  
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

終軍書

二 鄭玄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二

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類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  
能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

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  
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類己之  
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  
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減正二因廢  
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  
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

有東海受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  
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  
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  
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  
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  
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  
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子必死  
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米名也偃窮誅服罪當  
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  
終軍書

三 鄭玄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三

奏可

請使何奴

當發使使何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  
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憂臣宜被堅執銳當矢  
石啓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何奴使者  
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言凶於單于之前臣年  
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並同上



吾邱壽王書一卷漢吾邱壽王撰壽王字子執趙人  
官至光祿大夫侍中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  
家有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一篇虞吾古字通用皆  
壽王所撰著也隋志儒家不載其書而集部云梁有  
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則阮孝緒七錄入  
其書於集中至隋已佚矣今本傳載駁公孫宏及說  
鼎二篇藝文類聚載論一篇北堂書鈔亦引其說並  
據輯錄仍依漢志入儒家黃東發謂買臣壽王皆武  
帝私令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朔方者優  
吾邱壽王書

序

一 如姬館補校

焉然漢鼎非周鼎之說則俳優取寵爾立論最當此  
書之定評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吾邱壽王書

漢 吾邱壽王 撰

駁丞相公孫宏禁民不得挾弓弩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  
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  
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傲功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患勇者威怯苟以得  
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  
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

吾邱壽王書

一 如姬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五

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  
刃其後民以羸鉏鋌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  
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兩發功言貴中也恩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非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漢書本傳

說鼎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郡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

吾邱壽王書

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六

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郡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放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威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同上

驃騎論功論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

吾邱壽王書

三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七

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慮何征而不征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正部論一卷後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  
帝時爲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文苑傳七錄儒家有正  
部論八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總意林  
載正部十卷或因庾仲容子鈔之舊目也意林引十  
三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亦引之或作王逸子  
卽正部也合輯佚文爲卷書多舛學語亦每論當代  
著作如謂淮南浮僞而多恢太元幽虛而少效法言  
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皆確當不易云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正部論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八

正部論

漢 王逸 撰

凡人矇矓冥冥學以啓起行以處身進于道則成君  
子非子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  
動險惡而傷刑馬總意林卷四

岐峻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涅則黑

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  
百十四 涅作泥餘同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意林卷四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同上 太平御覽卷

正部論

三百四十一引  
下二句作奔進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九

漢家窮天涯究地圻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  
祁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束合黎以西莫不稊負  
來貢意林卷四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淮南浮僞而多恢太元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

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並同

或問玉符曰意林作玉符云赤如雞冠黃如文選注

蒸栗白如脂肪文選注作脂筋與意林同黑如淳文選注



漆此文選注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

符也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李善注太平御覽卷八百

五五引至玉之符也又卷九百六十

四四引作玉府云赤如雞冠黃如蒸栗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獫羊水精曰罔象木精

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眾精

潛藏意林卷四

天以仙人日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

聽其天

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

正部論

語不可得也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

風則仆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

冰霜姦尤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龜同

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日字據周流絕域十有

餘年自京都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其中胡貊其

御覽補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皆

知其習俗皆字俗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也虞世南

鈔卷四引王逸子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九

引作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與曰周流絕域東西

等較北堂書鈔所引多脫遺而書鈔亦於周流上

脫日字萬里下脫其中胡貊四字知其習上下脫

皆字俗字校補又御覽卷九百七十七引正部曰

張騫使還始得大蒜蒲萄苜蓿九為簡略而可

證諸書中之引王逸子者即正部論也

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

殊也藝文類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覽

自此如萍隨水浮游藝文類聚卷八

草有巨暢威熹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美異

於羣類者也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八引王逸子脫梧

正部論

仲尼門人饋道醇飲道宗太平御覽

夏禹治水腓無放脰無毛太平御覽卷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微經營天道以成人事太

御覽卷

自幽厲禮壞樂崩天網弛絕諸侯力攻轉相吞滅德

不能懷威不能制至于赧王遂喪玉斗太平御覽卷

引王逸子又卷八十五引正部無

天網句赧王作王赧玉斗作天位

三如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一



仲長子昌言二卷後漢仲長統撰統字仲理山陽高平人官尚書郎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傳言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章懷太子注昌言也尚書曰汝亦昌言隋志雜家十二卷錄一卷唐志儒家十卷其書散佚惟本傳載其理亂損益法誠三篇明胡繼新西京遺編刊之為一卷今更蒐補殘遺分為上下二卷其言時事切中利弊繆熙伯以董賈劉揚擬之洵仲長子昌言

序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二

非溢美合依唐志入儒家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昌言表

魏 繆襲 撰

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

仲長子昌言表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三

引無直字 每列御覽 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 御覽 矜作拘 作州 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 作語

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昌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魏志劉劭傳裴松之注 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九引統性倜儻至謂之狂 統才章足以繼西京董賈劉揚 後漢書仲長統傳云文亦表申 語據補



仲長子昌言卷上

漢 仲長統 撰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雖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

仲長子昌言

卷上

鄭校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四

會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何嘗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宴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百商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意林引無之見天

下莫敢意林無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

奔其私嗜意林無自謂十騁其邪欲君臣宜淫上下

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意林鄭衛之聲意林入則

耽於婦人意林作騁于出則馳於田獵意林獵作弋

三荒廢庶政棄仁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

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

之家也意林引無荒廢四句作信任親愛使餓狼守

庖厨視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

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仲長子昌言 卷上

鄭校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五

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路賸資巨室不能容馬牛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  
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  
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酌敗而不可飲聯盼則人  
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  
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  
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  
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  
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仲長子昌言 卷上

三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六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踏厚地猶恐有  
鍾厭之禍也迷手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  
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  
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  
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  
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  
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  
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  
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

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涉二百年而遭王莽  
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  
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  
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  
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  
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  
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後漢書仲昌統傳  
馬總意林卷五引  
十四句

損益篇

仲長子昌言 卷上

四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七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  
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  
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  
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  
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  
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  
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流源流形執使之  
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  
其苛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



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取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

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上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家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

仲長子昌言

卷上 五 婦嬖節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八

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敵寬狂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

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滅賞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

仲長子昌言

卷上

六 婦嬖節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九

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滂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井



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  
委積去未作以一本業致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  
厲風俗嚴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  
以存守職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  
戲以杜盜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  
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雖有事不迫遽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  
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豨夷狄居漢  
地者尙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五之

仲長子昌言

卷上

七 婦孺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一

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  
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  
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  
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  
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  
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  
理與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  
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  
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

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  
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更人放肆則  
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  
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  
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割貿易之罪  
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  
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  
爲勞天次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

仲長子昌言

卷上

八 婦孺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一

損靡靡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  
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葢食  
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  
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挈而失才能非  
立功之寶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  
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  
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罪以待  
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  
卒發橫稅弱人割奪更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



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行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以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受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竊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額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

仲長子昌言

卷上

九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二

也今日無常民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陷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後漢書仲長統傳

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政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

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大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

仲長子昌言

卷上

十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三

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倉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修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劼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在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



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  
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  
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嘗曾莫之悟  
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愚者猶  
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  
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  
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嘗  
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  
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

仲長子昌言 卷上

士卿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四

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  
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  
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  
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  
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  
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輪權  
重於婦黨第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  
之疑何其詭邪上

仲長子昌言卷下

雜篇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于百世  
權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  
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馬總  
意林  
卷五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  
整法循清道而行使辟指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  
有也

仲長子昌言 卷下

一卿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五

董賢之于哀帝非有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  
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  
魅侍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一本曰作口案  
此節疑有訛缺人愛  
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問閭一俗交游趨富  
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士有三可  
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  
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同于我者何必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憎知足以立

成之事能足以圖案句有

附者不黨疎者不遺

婦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

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畫則以醇酒

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仲長子昌言

卷下

二婚嫁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六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

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

端慈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

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

者患在險害並同上

疏濯胸臆潔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汚也道

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

以發其光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引道德

道德 四句

幽間則攻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

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及意

卷五 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太平御覽卷四百

兩所字厚焉下接此句屬文勢觀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不為人所信義未

至也意林 卷五

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遠而學也父母不好

士惡子孫友之可遠而交也同上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同上 庚世南北堂書鈔卷一

仲長子昌言

卷下

三婚嫁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七

女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 論注作英辭雨下妙句雲布

愛惡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意

卷五

噉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鬮于臂長毛

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同上

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

也均之益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

少此寒溫餓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意林卷五引

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 寒而餓則引日多溫而

飽則引日少文句脫略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



五引此節  
完具據補

湯契後秦益後即畢陶子也意林卷五

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元水

經注卷十五  
引仲長統

天爲之時而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青春至焉時

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簞盈情者益之勤者鍾之矧

夫不爲尙得乎食也哉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

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

仲長子昌言

卷下

四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八

而關中無儼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

而肥瘠之勢可知

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堅

垣牆不牢掃除不淨筭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

子親耕皇后親蠶况夫田父而懷厥情乎

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

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

異夢中之虛而不知夢之甘乎並同上

宋均爲九江守夏以口冬以口中北堂書鈔卷三十五

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亂登朝

致敗傷禮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

次進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我國之無

利器猶鑊以公刀而望其切不亦疎乎北堂書鈔卷

公卿大夫雖有賢才皆級次進官猶如級階之有

等也脫略不具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引此節差完

今爲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千百仞延袤隔浮雲

上樹九丈旗珠玉講翠以爲飾連帷爲城插帳爲官

起臺榭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緹錦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仲長子昌言

卷下

五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六卷五十九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甘露醴泉湧而患枇杷荔

支之腐亦鄙矣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太平御覽九

神芝朱草 四字據補

漢哀帝御覽作安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東廡御覽作廡

樹及永巷南樹御覽作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

皆賀受賜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

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



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使以守禦杜佑通

遷為滑稽傳飲優崩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典卷一

豈直游孟之比哉而相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史記

滑稽列傳司馬貞索隱

人主臨之以至公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又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賡注

錯綜人情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文選曹子建雜詩注又曹子建

與吳季重書注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

仲長子昌言

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

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文選邱希範與陳伯玉書注

節操凌高雲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注

姦慝既弭警蹕清夷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子長班固述作之士文選任彦昇王

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文選于令升晉書論晉武帝革

命注

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官職文選范蔚宗宦者論

宦豎傳遊房肆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至於武皇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傾受軍事

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並同上

漢祖輕文學而倚禮義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

深心測意世加甚焉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

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文選陸佐公石闕銘

注

五位以正方面同上

直道正辭貞亮之節文選蔡伯階郭有道碑文注

仲長子昌言

百夫之豪州以千計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

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同上

規矩可摸者師傳之德也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文選任彦昇齊竟陵文宣王碑

文注

冢宰堯官也尚書曰冢宰掌邦治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荀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

與之一著單衣於是入室寢日中果死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板以象焉太平御覽卷六百九

七 婦孺館補校

李六卷六十一



攻王以石澣布以灰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

仲長子昌言

卷下

入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六十三

魏子一卷漢魏明撰明字少英會稽人官至尚書  
與陳蕃李膺交遊尚氣節海內列名八俊事蹟具  
後漢書黨錮傳及虞預會稽典錄其書向列儒家隋  
唐志並三卷馬總意林云十卷原書佚唯意林載十  
二節其薄外當白口與夢虛二條文義不完據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補訂又從御覽文選注輯得五  
節合錄並附考為一卷語多精粹如已是而彼非不  
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又云君子表不  
隱裏明暗同度非功深直養孰能與於斯歷城馬國  
魏子

序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六卷六十三

翰竹吾甫



魏子

漢 魏朗 撰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馬德意 林卷五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嶽以謂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謂高大故不昇而無殃並同上

魏子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鑪常用而世輕之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一引錄

作兩輕下脫之字

古有弟子病師救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于數也意林卷五

居危殆之國治不善之民是猶薄冰當白日蒸毛遇猛火也雖欲遠害其勢不可意林卷五引薄冰四句

聚卷九引有居危至是猶十二字

君以臣為本以民為根猶室與柱梁相持也梁不強則上下俱亡故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

芥賊也本不可失也意林卷五引蓼蟲四句芥賊下無也字末句作失于本不可也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苦弱一作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于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並同上 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八

魏子一婦媛館補校 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十一引錄

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意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善注

北夷之氣象羣羊南夷之氣類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太平御覽卷十五

雲霧之盛須臾而訖暴雨之盛不過終日是以人君喜怒不見於容同

堯入百仞之溪則不照三里非朦闇位卑勢下故也桀紂昇百丈之陵能見四海非照明位高勢尊故也



太平御覽  
卷五十三

夫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檢量故龍龜得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二

魏子

三編續補校  
六十六卷六十六

附考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會稽人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為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子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八  
魏明帝甄表狀云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朗資純美高亮幹輔國朝忠塞正直之節播於京師陶潛聖賢錄

魏子

四編續補校  
六十六卷六十七



周生子要論一卷魏周生烈撰烈有論語義說已著錄經編崔鴻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周生子十三卷隋志儒家類注載周生子要論一卷云梁有又云亡唐志復有周生烈子五卷較梁時卷數雖多而已非茂虔所獻之原帙矣今伏馬總意林載其十節序一節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白六帖太平御覽諸書亦引之合輯二十二節別出序於卷首仍依隋志標題其語皆謹論法言自序謂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周生子要論

一 鄭振館補校 六十六卷六十八

師誠抗志高瞻言雖大而非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生子要論序

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以仲尼作師誠

馬總意 林卷五

周生子要論序

一 鄭振館補校 六十六卷六十九



周生子要論

魏 周生烈 撰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與則四順不昇

馬總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八十七引桀紂四句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穿誘麟伯樂相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疏意林卷五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天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周生子要論

一 補遺館補校 卷七十一

天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子計已晚事迫乃歸于救已微

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

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水流效若水

讓一得百爭十失九並同上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子賢則流不賢禪

人道無私也禮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卷

三十七

夫猶御覽葉之風不應入節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

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

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

平也銖兩所以平者毫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

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於物無所偏阿君之散恩無

所外內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引首三句太平御覽卷

口者言之門唇者舌之藩齒者唇之合也故子貢曰

周生子要論

二 補遺館補校 卷七十一

咽不及舌白居易六帖舌部又唇部引唇者舌之藩

仁如春風惠如冬日太平御覽卷二十一

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聲

駭耳太平御覽卷七十七

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駟以馳文塗此上

御也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王應麟困學紀聞

人君其尊賢矣音聲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皇太平御覽

卷三百 八十七



行賞不洽於人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  
平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三

扈僕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蹕其榮  
不過容膝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

昔伊尹操商栝姬公揮周機管子執齊鉞范蠡奮越  
椎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

夫忠睿朝之祀叔正人國之掃箠也秉祀執箠除凶  
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五

周生子要論

三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七十二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七

子編儒家類

王子正論一卷 魏王肅

去伐論一卷 晉袁宏

杜氏體論一卷 魏杜恕

王氏新書一卷 魏王基

周子一卷 吳周昭

顧子新語一卷 吳顧譚

典語一卷 吳陸景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一

通語一卷 晉殷基

譙子法訓一卷 晉譙粲

袁子正論一卷 晉袁準

袁子正書一卷 晉袁準



王子正論一卷魏王肅撰肅有諸經注聖證論已各著錄此書隋唐志俱載十卷入儒家類今佚攷晉書禮志引王景侯之論三國志肅本傳載其對帝及司馬宣王語當從本書採取又通典引王肅議及諸答問太平御覽引王肅議禮雖不顯標書目要是佚說之散見者並據輯錄其說於禮制加詳多所駁糾蓋在當日欲與鄭氏角勝拔幟自成一隊抗顏高論亦足名家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子正論

序

如... 補... 六... 卷二

王子正論

魏王肅撰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曰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三國志

王子正論

如... 補... 六... 卷三

帝又問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同上嘉平四年五月六字據晉書補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遷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同上又晉書五行志



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  
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  
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  
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  
感夏侯勝之言如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宜主  
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  
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  
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  
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執矣景王從

王子正論

二 如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四

之遂破儉欽三國魏志本傳

王社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太社王者布下圻內  
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於京都也晉書禮志引王景侯

論之

太尉等祭祀但稱名而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

杜佑通典 卷四十五

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祖  
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祫殷祭  
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通典卷四十九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  
年四月禘告王肅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閏公二  
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絃經之中至二十五日大祥便  
禘不復禘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  
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  
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同

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通典卷五十一

尚書薛悌奏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

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王肅議曰禮有事於王

王子正論

三 如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

父則以王母配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

精之帝非重於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

適以地配天於義正宜通典卷五十五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王肅議曰厲殃漢之淫祀耳

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

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

仁明也通典卷五十五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

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四十五



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通典卷六十九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使拜授康素服王肅議曰尊者臨卑不制綴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綴經之中若國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

王子正論

四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六

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即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通典卷七十二

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帝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苟爽鄭元說皆云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儒家類

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通典卷七十九

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喪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謂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同上

王子正論

五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七

日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止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祭邑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墳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同上

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和經言除斂髮祖經耳記云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豈有天子之喪未踰



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祫禘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通典卷八十一前說遂除謂除斂髮祖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元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袷也同上

遣使弔司空陳羣王肅議曰禮臣有父母之喪計君弔之諸臣之母當從夫爵通典卷八十三

向書左丞王與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為王子正論

六如姬傳補校 六十七卷八

宜齋縗或以為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木王之丞按漢景帝時既為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為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為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與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還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者亦

不得備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齋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與為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與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為親者服斬雖有親為臣則服斬縗也臣為其君服之或曰宜齋縗不亦違於禮乎通典卷八十八

向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

王子正論

七如姬傳補校 六十七卷九

宜大功也通典卷九十一

高皇諱明皇帝既耐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講不及引殷家或乃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貨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之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申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各其二山自



以爲不學當獻子時曾不復爲一名諱而獻子自以爲犯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俊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推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

王子正論

八 鄭煇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

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殫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通典卷一百四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屬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宏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

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凡同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 通典卷一百四 七十

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且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此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同五聲八

王子正論

九 鄭煇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一

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執師掌教執樂祭祀亦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執東夷之樂也又鞀鞀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苞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



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均之舞

同上

季冬大雩勞磔雞出土牛以送寒氣卽今之臘除疫

磔雞葦絞桃梗之屬

太平御覽卷三十二

王子正論

十 懋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二

去伐論一卷晉袁宏撰宏有後漢紀已著錄史編隋志儒家王子正論十卷下云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唐志復載王粲去伐論集三卷今佚攷藝文類聚引去伐論一篇題晉袁宏書名同而撰人異按隋唐志均無宏撰去伐論之目以題稱去伐論集釋之當是王粲著論後賢多有擬議一併附入猶王子雍作聖證論而有馬昭孔晃張融等說隋志止題王肅撰亦其例也然無明據姑依所引題宏名取以補仲宣之遺書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去伐論

序

一 懋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二



去伐論

晉 袁宏 撰

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廼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去伐論

一 如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四

杜氏體論一卷魏杜恕撰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尚

書僕射叢長子官至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魏志有

傳書成於廢徙之後本傳云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

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

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

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隋唐志並四卷

今佚馬總意林載僅六節復採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得數節合錄一卷御覽所引詳言兵體蓋目觀三國

杜氏體論

序

一 如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五

之戰爭感慨為言與如云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

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為

暴也語意多本孟子及左氏傳洵有體之名論也傳

又云著典性論一篇隋志已不及載末由攷微之矣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杜氏體論

魏 杜恕 撰

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  
行安土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

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

故謂之體論裴松之魏志杜恕傳注引杜氏新書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

無警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類馬總意林卷五

夫人臣猶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汚焉而

不辭其下草木殞焉而不有其功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六

夫行者榮辱之皁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

德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

開法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

恕性疎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

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

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議論或黨甲苦乙所親  
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並同上

束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不知也故諺曰

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七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引脫其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

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疆暴而除殘

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

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杜氏體論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七

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

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強矜

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

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

也將以禁暴非以為暴也

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投德克其國不傷其民廢其

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

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箠食壺漿以迎其君奚之遲也

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治國家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及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

杜氏體論

三 婦孺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八

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並同

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附錄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接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網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云云見篤論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云云見篤論

杜氏體論

四 婦孺館補校  
六十七卷十九

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云云見篤論恕在朝八年其論議尤直皆此類也出爲宏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



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於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側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遷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

杜氏體論

五 鄭娘節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一

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恕奏議論跋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魏志本傳

王氏新書一卷魏王基撰基有毛詩駁已著錄經編隋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下注云梁有王氏新書五卷王基撰又云亡唐書藝文志不著錄散佚已久考魏志基本傳載其諫明帝答司馬景王以及料敵策戰之言凡七節又裴松之注引司馬彪戰略載有論胡烈表降一節雖多談兵事而具有儒術知皆從本書採取也並據補錄篇序體格無由盡循其舊而史稱學行堅白可於此想見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氏新書

序

一 鄭娘節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一



王氏新書

魏 王基 撰

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不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

王氏新書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一

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將切於曩時矣

魏志 本傳

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人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豫卒

起難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上

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

王氏新書

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三

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以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上

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殷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



事者也上

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壽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者也儉等誑脅迫懼畏日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車高壘有似長

王氏新書

三 御製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四

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馬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視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強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

足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

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資資虜縣運軍糧甚非

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

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利是謂爭城南頓是

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

基先到復遣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

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上

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

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

王氏新書

四 御製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五

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

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

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

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

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

也書奏報聽上

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

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



不得有所遺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執拒擊破之壽  
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  
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  
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費有  
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  
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大半姜維因洮上  
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

王氏新書

五 郝媛傳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六

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  
俘敵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  
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  
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上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及城鄧由李  
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  
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  
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  
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使

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驟止  
王說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  
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  
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  
要害弩馬不敵今者用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  
務徵難必之利此事之危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  
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懸乏姜維深  
入不待輜重士眾飢餓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  
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

王氏新書

六 郝媛傳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七

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  
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  
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救諸軍已  
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竊張良之謀而趣銷  
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魏志本傳裴松之注引司馬彪



周子一卷吳周昭撰昭字恭遠潁川人與章曜薛崇華跋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附見吳志步騰傳七條儒家有周子九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太平御覽引論交一節稱周昭新撰白六帖引二語而已攷吳志步騰傳載其論步騰跋等猶為完篇茲據合輯其論平情準理不為低昂則在當時臧否人物當具有特識遇暴主不以善終惜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子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八

周子

吳周昭撰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

周子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九

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武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誥出於孤家吾祭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事務出處之才有不



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  
 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林  
 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  
 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  
 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耀祿不  
 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  
 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名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  
 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  
 周子  
 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  
 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  
 無充謂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審察罔不惟  
 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  
 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論成敗得失  
 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  
 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  
 至其純粹履道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  
 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吳志步  
陸傳云

周子

二 婦孺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一

類川周昭著書釋  
 步騰及嚴峻等

交之為道起自發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  
 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  
 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  
 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高作司徒疎  
 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  
 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  
 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  
 大義也太平御覽卷四百  
六引周昭新撰  
 周子  
 猶捧漏甕沃焦釜白居易  
六帖  
 三 婦孺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一

周子

三 婦孺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一



附攷

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吳志步騭傳

周子

四庫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二

顧子新言一卷吳顧譚撰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丞相肅侯雍之孫官至太常平尚書事事蹟具吳志本傳其書本名新言本傳云著新言十二篇隋志作新詔唐志作新論皆非原目隋志十二卷以本傳參之蓋篇為一卷也唐志四卷已亡其八今佚唯太平御覽引數節又本傳載疏一篇隋志無譚集疏當在新言中如賈誼治安疏在新書董仲舒天人策在春秋繁露之類陳壽作譚傳即從譚書採之末故詳言著書篇目其曰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則此疏又為知難

顧子新言

序

四庫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三

篇之佚文可知據補合訂一卷改題新言從其朔也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顧子新言

吳 顧譚 撰

知難篇 案顧子新言凡二十篇篇目可攷者唯此故題以冠首

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詐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

顧子新言

鄭姬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四

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 吳志本傳載此疏云是霸與譚有隙傳又言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白悼傷也隋志無譚集則此疏取白新言傳特舉知難篇知此疏為篇中佚文也據補雜篇

蓬蒿生於太山之上豫章長於窮數之中良匠造舟興工建廟必不取太山之陋質而棄窮數之美材明矣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引顧譚新言

奔車失轄泛舟無楫欲以不覆未之有也 同上  
設置於淵施網於崗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無魚兔矣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吳之翫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二

漢祖駢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傑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引新言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引新言

龍潛之水乘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奮烈達則振綱朝堂窮則身親南畝 同上

譬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騁驎登木不如猿猴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引新言

顧子新言

鄭姬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五

十九引新言



附錄本傳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為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因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云云見本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增衛將軍全綜子寄為霸賓客

顧子新言

三 加履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六

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並恨共搆會譚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三 因 吳志

典語一卷吳陸景撰景字士仁吳郡吳人大司馬荊州牧陸抗之子晉平原相陸機之兄也官至偏將軍中夏督見吳志陸抗傳隋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并吳中夏督陸景撰亡唐志尚有典語十卷今佚僅從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為一卷其論文云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語能見大史稱景深身讀書機雲噪名典午當必有師資鶴原者惜其全書不得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典語

序

一 加履館補校 六十七卷二十七



典語

吳 陸景 撰

神農嘗百草嘗五穀蒸民乃粒食徐堅初學記卷九引陸景典語太平

御覽卷七十八作陸景典略

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據筆於翰墨之采

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五

孤將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

典語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八

吳朝貢或犯道背理彫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侈

人不為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二

顯臣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同上

飛車策馬橫騰超邁一作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

則進失意則退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文選類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李善注引

首二句作趙進

里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長六尺法六律六陰數也

今車上作簞文所以缺後者月滿則虧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七

十三里語說為異語今訂正

衡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太平御覽

御覽卷八 百六十九

狡獪之狗吠於廟門社稷之鼠嚙於堂側太平御覽卷九百十

誠盈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

典語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三十九

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

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

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

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

保貴持寵祚鍾昆嗣吳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引吳陸景誠盈案此疑是典語

中之一篇然引者不明言典語故錄于後



附考

晏及弟景元棧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  
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  
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  
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深身好學著書數十  
篇也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  
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陸抗傳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生見點景少

典語

三如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一

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

張隱文士傳裴松之吳志注

通語一卷吳殷基撰案三國吳志顧邵傳烏程吳繁

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裴松

之注云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云云又引文士

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文

士傳晉張隱所作松之宋人二家所言當得其實隋

志儒家有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亡唐志云

文禮通語十卷殷興續興或基字之訛吳亡入晉官

至左丞抑或晉代別有一殷興就基書修而續之故

唐志云殷興續也但題文禮通語則其誤顯然殷基

通語

序

一如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一

父各禮基不得以父各為字謂文禮即殷禮而通語

實非禮作蓋以基書載父禮行事遂訛父為文耳馬

總意林載有通語八卷視隋唐志已少二卷今佚輯

諸書所引並附文士傳為卷據裴注改題吳殷基撰

或引作殷興者亦注其下以備參攷書中叙載三國

時事可資史攷第稱孫權稱殷禮君父之名不宜指

斥意傳注引者節刪其文增入名氏非原書語也歷



通語

吳 殷基 撰

司馬懿誅曹爽禱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譏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

通語

一 鄭媛傳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二

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劉志與禕傳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語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儒家類

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續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綜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宏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分權忠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吳主五子傳 裴松之注

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通語

二 鄭媛傳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三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志朱據傳注殷禮字德嗣殷字據御覽補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吳志注引云諷誦恒不為聲潛識而已 吳志注引云 師殺雞詣禮父穎曰賀此子能與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遂不知隄濱廣狹及行旅喧闐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強記殷德嗣此上並 御覽引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名除郎中御覽無此五句 吳志注引之後與張溫俱使蜀至



荆州虎牙遭水眾人失色德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兄瑾書云  
 殷德嗣秀才今之僑盼者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引殷興通語自殷禮至  
 乃有此奇偉又卷一千引云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下有與兄瑾以下十  
 六字茲據前補吳志顧邵傳法云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  
 吳孫孫權為王名除郎中後與張溫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吳志顧邵傳注

官 輪者車之跡機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馬總意林

四卷

通語 三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四

毀彼者雷同而鴉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單車作討賊之斧直階非亂世

之資知其忠不知其智也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

徐幹庶幾也並同上

附考

禮子基無雜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  
 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  
 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張陸女士傳

通語 四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五



譙子法訓一卷晉譙周撰 有五經然否論論語注  
各著錄經編此書稱法訓擬於古之格言亦如揚子  
雲書稱法言之類隋唐志儒家並八卷原書散佚陶  
宗儀說郭輯錄十節其輓歌一則文句不全又雜入  
譙周喪服圖一條頗為疏略茲更蒐採得十三節合  
訂一卷史稱周誦讀典墳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則當  
日心得之蘊於此聊存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譙子法訓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七

譙子法訓

晉 譙周 撰

齊交

夫交之道

四字據藝文類聚補

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

朱則赤

此句據藝文類聚補

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

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

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

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

譙子法訓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四十七

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遠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有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未二句據藝文類聚補 太平御覽卷四

百六引譙子齊交篇題可見者僅此故錄之於前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譙子曰夫交之道

猶素之白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引交

得其人四句下有貢公之於王吉二句並據參考

正補

佚文無篇目可考者錄後

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  
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日今喪有挽歌者何  
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名齊田橫至千戶鄉亭



自刎奉首從者挽至客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歌

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

衍悲執樂喪耶劉孝標世說新語注 徐堅初學記

卷十四昭明文選卷二十八繆熙伯

後歌李善注並引云挽歌者高帝名田橫至尸鄉

自奠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

音焉陶宗儀說郛採入誰周

法訓第六節較世說注為略

誰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

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

哉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好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

誰子法訓

君子居謙而法道然後德能象天地初學記 卷十七

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

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初學記卷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說

郭採為第一節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信雁有庠序之儀人取

法焉初學記卷二十九 說郭採為第二節

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其獼猴乎唯

人象而盡質也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

夫孝行之本皆本而求末者末見得之者也如或得

之君子不貴矣烏也而御覽有反哺御覽下有況

人而無孝心者乎初學記卷三十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

石門於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為

觀乎非古也封演封氏聞見錄卷六

利物誘人猶飄風之加庶草也唯有直慎者然後不

同太平御覽卷九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太平御覽

築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也猶朽木枯樹

誰子法訓

逢風則仆也太平御覽卷八十二 說郭採為第四節

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太平御覽卷八十七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六 說郭採為第五節

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

野人之盤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說郭採為第八節

或曰母有疾使其妻為粥者妻不可以刀擊之夷其

面可以為孝乎曰以刃妻其親必駭而有憂及之何



有於孝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引至為孝

貪忍者難為惠苛煩者難為恭君子一於禮而已矣

何專之難為說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君子處陋巷之中矣樂也日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

聖人之道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為

為國者不患學人之害農患治民者之不學

七百太平御覽卷六

謹子法訓

四德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一

以道為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

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太平御覽卷

鸞船曲折不失其瀆是善乘舟者同上

乘車項佩求中道心太平御覽卷

七百七十三

袁子正論二卷晉袁準撰準有喪服經傳注已著錄

經部情志儒家袁子正論十九卷唐志二十卷或併

百數之數今佚杜佑通典引十餘節多詳禮服詩禮

正義三國志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

覽亦引稱之或言袁准或言袁子以文辭義例推循

知為正論語並據輯錄分為二卷其說五行宜祀井

明堂非宗廟均有確據至論才性有善有惡則世碩

揚雄之緒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袁子正論

序

四德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一



袁子正論卷上

晉 袁準 撰

先儒或為同或為異然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杜佑通典卷四十九

論者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奚為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其

袁子正論

卷上

一 婦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二

祀行是記之誤也并不輕於竈行不唯於冬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是也通典卷五十

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按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

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于經傳學者疑焉通典卷五十四

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通典卷五十五

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

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

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為而言也

文公將求秦於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

罔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况妻乎趙衰曰

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通典卷六十 又卷九十五引中外

之親四句 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引至不敢逆秦故也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再娶

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時人以為依典禮不宜有

二嫡袁準曰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為情愛所偏

袁子正論

卷上

二 婦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三

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

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絕可以娶妻後

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

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

通典卷六十八

時俗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夫人春秋之

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

之宮上稱夫人下應復言仲子明其與妾與妻也秦

人來歸成風之穉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逼於鄰國



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準謂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仲子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於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通典卷七十二

袁子正論

卷上

三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四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通典卷八

九十

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通典卷八

繼父制服四字據通典補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

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覲顏繼以佗人哉通典卷九十

按禮喪服云爲曾祖父母齋綬三月自天子至于士

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

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

來孫雲孫仍孫昆孫有相及者故也十世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儒家類

五代之祖也崩贈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故三月以著遠祖之服故齋綬以見高祖以上之服遠祖尊故以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族父總麻而曾祖三月乎通典卷九十

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始秦燔詩書之所失也通典卷九十二

袁子正論

卷上

四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五

從母小功五月舅總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總時俗所謂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

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

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

母爲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者之所由誤也春秋傳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

吾媯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本

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卒繼室以

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卒繼室以

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卒繼室以



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  
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姨也姊妹相謂為姨故  
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  
從母從母姨為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  
而遂為名者也左傳又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  
且會葬日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  
孫為彌甥此臨事說事而遂可為名乎亦猶從母辭  
相假也通典卷九十二

袁子正論

卷上

五 婦孺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六

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  
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總大功

以上可也

通典卷一百二

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  
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中不在早  
晚故宜禫不宜祥通典卷一百三

周禮大祝耐練祥掌國事若無練服焉得祥孔子曰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又曰公之喪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練  
麻之言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雖資遂服禮也言雖

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練麻可知也  
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然何以知  
是心喪通典卷八十一引袁准以前  
保母者當為保姆春秋宋伯姬待姆是也非母之名  
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  
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無服而  
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之制  
通典卷九十二引袁准

袁子正論

卷上

六 婦孺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七



袁子正論卷下

晉 袁準 撰

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禮記明堂位正義引脫此四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禮記明堂位正義矣作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王也無且夫二字

袁子正論 卷下

二都壇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八

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禮正義無非其象箸九字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禮正義無如禮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記至此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非其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

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

暨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宮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棫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暨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

袁子正論 卷下

二都壇館補校 六十七卷五十九

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



眾始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正義非其處也下云王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廡在內禮天子立五門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摠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詵誠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

袁子正論

卷下

三 鄭煇館補校 六十七卷六十一

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顧氏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毀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詩大雅靈臺孔穎達正義禮記明堂位正義引至所能容也文多脫遺

袁子正論

卷下

四 鄭煇館補校 六十七卷六十一

禋者煙氣煙焜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出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焜之禮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詩大雅生民正義引袁準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



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袁子又按裴注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知此及下所引皆袁子正論文

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瓜牙心腹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

袁子正論

卷下

五 婦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六十三

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日何以知其疑也袁子

日初出遲重也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日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日亮

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澗藩籬障塞皆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

袁子正論

卷下

六 婦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六十三

故堅用之日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日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日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日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



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奇也

蜀志諸葛亮傳評注引袁子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

袁子正論

卷下

七 鄧艾傳補校六十七卷六十四

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魏志鄧艾傳注引袁子

才性論

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元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方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為師不肖者為資師資之材也然

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晉袁准才性論

天地者帝王所受設祀而敬之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

公羊高道聽途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

非其任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五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

徐堅初學記卷十三

良醫療病攻於湊理

初學記卷二十

堯舜之人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也桀紂之人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在壑之水非不

袁子正論

卷下

八 鄧艾傳補校六十七卷六十五

停也

太平御覽卷七十七

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信賞於民者

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七

封禪之言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

管仲言而止焚燎而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

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

其制為封上方丈餘崇於太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

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

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嶽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



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

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路史前紀卷九羅華注

引禹碑以下末句作不必泰山

蒸豚包饗烹鵝炙鴈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二

遼東細粒寒鴿螭鷹

河內青稻新城芳稅彫胡細弱游梁精美並同上

長安九釀中山清醕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六

袁氏世紀

呂布之破也細覽引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

袁子正論卷下

九編館補校六十七卷六十六

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剛又

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

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

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為行糧而已不以

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蜀志袁漢傳注引袁氏世紀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一

三引袁漢傳注引袁氏世紀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一

父子見上引唯袁渙獨高揖不為禮上嚴敬之又

二百七十六引袁渙獨高揖不為禮上嚴敬之又

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

志注引此節云袁氏世紀御覽作袁漢正論又作

袁子世說觀下節袁氏世紀御覽作袁漢正論又作

之自序則此二節皆正論之文題袁氏世紀者蓋

如太史公之自序漢書叙傳之類叙述先世及已

行事並作書之本旨繫之篇末然則稱正論者舉

其書稱世紀者舉其篇而世說則世紀之傳說耳

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

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

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稱選

至尚書早卒寓字宜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

破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

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

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

袁子正論卷下

九編館補校六十七卷六十七

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

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蜀志袁漢傳注引袁氏

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曲直曲者為輪直者為輿檀

宜作輻榆宜作轂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引正論

五十二引正論

太平御覽卷九百

五十二引正論

五十二引正論

五十二引正論



袁子正書一卷晉袁準撰準著正論之外又有正書  
隋志云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亡唐志  
與正論同著錄今併佚既輯正論因取諸書引正書  
者別錄一卷以復舊目準之學尙攷據漢人遺法猶  
存以視空設清談者爲有間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袁子正書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六十八

袁子正書

晉 袁準 撰

禮者兼仁義也

虞世南此堂書鈔卷八十一引袁子書

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

也尊君敬長之義也

徐堅初學記卷十三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三引作節度義

也作義耳

立德蹈禮謂之英才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文選任彥昇出稱傳

舍哭范僕射詩李善注

歲比不登唯得賣棗栗瓜梨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凡不給

袁子正書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六十八

之物若干蔗之屬皆可權禁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四引凡不上有歲比不

登四字案此通上爲一節文

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

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太平御覽卷十七又卷三十五引首二

可作辛酉又卷八百六十一引歲在四句

滑釐曰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有欲與

子一鍾之粟者子將何擇釐曰吾取粟可以救窮

御覽卷三十五

堯避舜於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桀紂有民左億右億之眾四岳三塗之險京山終南

之固及在鳴條牧野一朝而失天下太平御覽卷八十二

百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聳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邱

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同上

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大而不檢重而威禍智

人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二

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

袁子正書婦媛館補校六十七卷七十一

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二

非所事而強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何濟之有其中

用舟楫固不如江漢之良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軻輪馬不得前子云光武近出

未有得失而頭軻輪此之謂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輪車即輦魏晉公卿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漢諸

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犢

車也江左御出則載儲供之物漢世賤輅車而貴輜

輶魏晉賤輅車而貴輜車又有追鋒如輜車而駕馬

又以雲母飾犢牛謂之雲母車臣不得乘時以賜王

公貴臣晉氏之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

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更亦杜余則青蓋杜

云其車法駕則紫闥輅車安宇林輅車有衣蔽無後

輅其後有輅者謂之輅同上

牛馬之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輅

策痛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袁子曰吾嘗與陳子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

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

袁子正書婦媛館補校六十七卷七十一

皆遂盡食於是火辛罄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

吾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暍死

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七

山梁氏泥於西屠而染其齒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

之中儼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

罪惡得為雅人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

黨非之李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同上



或云少府揚卓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

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

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

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

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北堂書

百四十七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緇袍之繡不過一煖太平御覽

九十

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子所

袁子正書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七十三

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

重而人才難得居此北堂書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北堂書鈔卷六十六太平御覽卷

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文選任彥

后令李

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循藝文類聚其治政以

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封侯

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安寧天下者不

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太平御覽卷

藝文類聚卷五十引脫

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

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制則有強臣之禍

鄙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

由諸侯而起之也於且去五等之爵而致郡縣雖有

親子母弟皆為匹夫及其衰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

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

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為王國力多而權重故

亦有七國之難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北堂書

袁子正書

鄭媛館補校 六十七卷七十三

封子弟或連城

附錄

袁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

子冲字景元光祿勳冲子耽晉書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晉書袁瓌傳從

父準傳附後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八

子編儒家類

孫氏成敗志一卷 晉孫毓

古今通論一卷 晉王嬰

蔡氏化清經一卷 晉蔡洪

夏侯子新論一卷 晉夏侯湛

太元經一卷 晉楊泉

華氏新論一卷 晉華譚

梅氏新論一卷 晉梅氏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一 如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一

志林新書一卷 晉虞喜

廣林一卷 晉虞喜

釋滯一卷 晉虞喜

通疑一卷 晉虞喜

干子一卷 晉干寶

閔論一卷 晉蔡詒

顧子一卷 晉顧夷

要覽一卷 晉呂竦

正覽一卷 梁周捨

讀書記一卷 隋王劭

續說苑一卷 唐劉昫

賈子一卷 缺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二 如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又一



孫氏成敗志一卷晉孫毓撰毓有毛詩異同評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畧均著錄經部此書以成敗立名蓋欲昭法戒以訓世也隋志注云梁有三卷亡志復以三卷著目馬總意林於成敗志三卷注云孫毓字仲攷陸德明經典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志題晉長沙太守或題汝南太守稱爵不同要是休朗原書就所遷之官題稱故釋文隋志承之至言字仲文義不具必屬脫誤耳書已佚意林僅載二節又杜佑通典引孫毓奏議十餘條茲取其論

孫氏成敗志

序

一 如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二

竹吾甫

冠服二條附錄以與成人之義有關也歷城馬國翰

孫氏成敗志

晉 孫毓 撰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馬總意本卷五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同上

附錄五禮駁二則

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按玉藻記曰元冠朱組綏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

孫氏成敗志

序

一 如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三

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今始成卜擇今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記者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卽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以爲彌尊於意又疑



通典卷五十六  
引孫毓五禮駁

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毓以為一  
加再加皆非禮也同上

孫氏成敗志

二 加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

古今通論一卷晉王嬰撰嬰字里未詳隋志儒家似  
次其書於孫毓成敗志後題松滋令知為晉人嘗令  
松滋其它不可攷矣隋志云梁有三卷亡唐志藉錄  
三卷前亡後存卷數增多意唐人得其遺篇而分之  
否則有所附益也今佚唯馬總意林載二節採他  
書並輯為卷書主考核而時涉緯識如說地里數用  
河圖之類後漢諸儒風尚如此然則嬰蓋晉初人也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古今通論

一 加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五



古今通論

晉 王嬰 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鄉御覽引

方三千里五嶽御覽之城御覽帝王之宅聖人所

生也馬總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六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

相生於竹帛謂之書意林卷五

夫地者厚三萬里凡八極之廣東西二十三萬二千

里南北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里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四

古今通論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

案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此云二十三萬三千里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里二十即二億蓋用河圖說也

異官同爵共位別職與仁隆化幽贊神明奉度守道

使災不生御覽引脫奉度以下謂之太尉訓五品三

據北堂書鈔補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

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

空若仁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

熙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引古今通語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五十大尉引古今通典與仁隆化幽贊

明奉度順道使災不生御覽無奉度二句又卷五十二司徒引古今通語訓五品理人倫御覽作

五教理人倫訓五品句當在和五教上茲併據補又司空引通語云司空使法錯刑清事均民聚案

二書或作通語或作古今通典皆通論之傳謬也

夏日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為屋四雷

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更太平

御覽卷五百三十一 北堂書鈔卷八十七引世世祭之句

太山上為天門值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之宮也王

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

古今通論 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八卷七

石紀號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



化清經一卷晉蔡洪撰洪於晉書無傳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洪集錄云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辨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云洪仕至松滋令其書稱經蓋擬易而作曰化清亦楊泉太元類也隋志注云梁有十卷亡唐志復著錄十卷今佚唯馬總意林載其三節初學記廣韻太平御覽等書亦間引之或稱化清論或稱清論意者經後立論如易之有傳其實一書也茲并輯錄附攷事蹟合爲一卷簪列其書於儒家而細玩遺文頗涉元旨蓋自輔化清經



序

一 如姬館補校 六十八卷八

嗣易與野文祖尙習俗使然於叔開何異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化清經

晉 蔡洪 撰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

馬總意林卷五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

將文者且朴

同上

負者化也變化反易之物故字有化也

陳彭年廣韻去聲三十九

過貨字注引蔡氏化清經 羅泌路史前紀卷七

羅華注引云貨者化也變化友易之物是也反作孰是

化清經



一 如姬館補校 六十八卷九

水戰之鳴何必白纓盈俎之雞何必長鳴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

九

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獸也

猶形乎勢觀况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

九引作蔡氏清論

經云寶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焉

太平御覽卷八

百二引蔡氏化清論

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默默保此小朴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引 蔡氏化清論



鏡能明人好醜而不能好醜乎人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蔡氏清化論按清化二字誤到

化清經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一

附考

蔡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

洪集錄

洪仕至松滋令

王隱晉書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

化清經

一 鍾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一

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劉義慶世說新語



夏侯子新論一卷晉夏侯湛撰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官至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隋唐志並載新論十卷今佚惟見太平御覽引六節而已攷本傳載有抵疑一篇與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賓戲龍例不殊當是原書佚篇之一茲並輯錄按御覽引稱夏侯子亦稱夏侯子新論書題據加姓氏以別乎華譚新論梅子新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夏侯子新論

序

一 椰娘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二

夏侯子新論

抵疑

晉 夏侯湛 撰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闕闕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

夏侯子新論

序

一 椰娘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三

棲五其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駟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禁其飛騰之勢掛其羽翼之木酒



奮進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迴金口玉音  
 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  
 有饑色者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  
 不以富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  
 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  
 所以袞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  
 乎古人之誨抑因于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  
 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  
 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  
 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  
 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  
 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  
 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  
 志則乍慙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道  
 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違違以求達此皆未  
 是僕之所匿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  
 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

夏侯子新論



二 如環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四

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  
 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  
 喙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  
 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于當世之  
 賢人主之威適是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  
 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  
 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  
 立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  
 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輒急就  
 夏侯子新論

夏侯子新論



三 如環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五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  
 青鎖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  
 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  
 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  
 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  
 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  
 充衛士之驟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  
 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  
 滔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滅其氣今子見僕



入朝覽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嶠一世何  
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  
於枳落歸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  
者天子盡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  
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顧故  
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  
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  
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  
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宏風長壑推成而進悠  
悠者皆天下之珍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立虛  
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  
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  
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  
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  
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  
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  
吾之功唯桓文之勳抵泌管仲蹉窳晏嬰其遠則欲

夏侯子新論

四如履補校  
六十八卷十六

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不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  
虛乞爾養真雖力狹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  
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鄙事  
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  
翕風飲露不食玉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  
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  
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  
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擯袂奮氣發謀出  
夏侯子新論  
五如履補校  
六十八卷十七

夏侯子新論

五如履補校  
六十八卷十七

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耶署約志勤卑  
不亦廉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逐桓公或投已  
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  
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  
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  
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  
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  
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鈇刀不能入泥  
駢騁驥駟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過數百



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鈞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尙隱遊以微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

夏侯子新論

六

六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八

此非僕所能也莊周臨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與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土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晉書本傳

雜篇佚文

紂亂太熟爛矣武王乃往伐之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

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引夏侯子

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五引新論

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溼一馬之走無一毛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同上

一蠅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

夏侯子新論

七

七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八卷十九



太元經一卷晉楊泉撰泉有物理論已著錄此書似  
 揚子雲太元爲之亦擬易之類也梁元帝金樓子云  
 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  
 有太元經或曰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但  
 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也此皆不學之過矣梁  
 代聚書極多故七錄有此書十四卷隋志但云梁有  
 書已與物理論並亡至唐復出唐志題十四卷仍七  
 錄之舊也今佚馬總意林載止六節攷太平御覽亦  
 有引太元經而不見子雲書中者皆此書之佚文也

太元經

序

一 鄭振館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一

併輯爲卷其占法卦名均不可見文辭清麗亦可讀

玩鄭樵通志藝文畧但作太元無經字以意刪去茲

仍梁隋之舊題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太元經

晉 楊泉 撰

怒如烈風喜如溫春

馬總意林卷五

鷲鷲鳳子養姓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內清外濁弊衣裘玉

同上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同上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

同上

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同上

太元經

序

一 鄭振館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一

合上通爲一節而辭  
意兩不相屬今分之

紫霓圍日其疾不割

太平御覽卷十四

明珠彈於飛寅甘不棲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太  
元經案揚子雲太元經唐上

九明珠彈於飛內其得不復肉與復叶韻此則飛  
與棲叶韻蓋泉襲雄語而微變其文也寅甘二字

義不可解案寅甘當作黃其詩韻說文韻字引易  
夕揚作夕黃黃與揚義相近冰懼不安之意甘則  
其字之  
訛也

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

太平御覽卷  
三百八十八

鷲鳳不遷甘於竹實騶虞不移於生物

魄婦以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

並太平御覽卷九百  
十五原作一辭文義



不屬今分  
為二節

雞鳴晨雄雌宛頭隨後墮井河伯徐州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八

素纓之鳴翰音之雞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狗  
修頸之馬君子之貌何獨異耶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太元經

二 鄭玄補校  
六十八卷下二

華氏新論一卷晉華譚撰譚字令思廣陵人官至散騎常侍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事蹟見晉書本傳此書建興中為鎮東軍諮祭酒時所作本傳云三十卷名曰辨道隋志注新論十卷晉金紫光祿大夫華譚撰云梁有又云亡唐志復以十卷著目今佚惟初學記太平御覽各引一節北堂書鈔通典並引華譚集耳又本傳載其答陳總王濟及或問三篇文詞清雋辨論明晰應皆採從本書並據補錄依隋唐志題華氏新論

序

一 鄭玄補校  
六十八卷下三

新論篇首標辨道存其初名餘皆依所引題之金樓子云祖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案此特指書同而姓名易涉於誤者言也夏侯湛梅子劉晝所著書並稱新論顧子新語顧譚撰唐志亦作新論加華氏者所以別於諸新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華氏新論

晉 華譚撰

辨道 晉書本傳云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

夫體道者聖遊神者哲體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理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萬物為我用塊然元默而象機為我運 徐堅初學記卷十七

夫無聲者五音之祖無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然後精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妍朴之容推精朴以檢得失稽清濁以接存亡夫宿瘤嫫母經目而人不視

華氏新論

一 嫫嫫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四

者何一尺之面醜也西施毛嫫靡服而人左顧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貌而陳亡濮水以聲好而國滅夫何姪哇之有乎是以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無窮則人不能防其行無節則中才不能制其欲是以為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不及好以為政也 太平御覽卷五

百六十五

尚書二曹論

劉道真才識高妙一代名俊昔與梁相薛令長往見

之問曰薛君王吳何官 通典引作劉道真問薛令長

答曰為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

道高選吏部特取 通典無 一時之俊劉曰魏晉以來

俱爾獨謂漢氏重賊曹為是吳晉重吏部為非 北堂書鈔

引至俱爾別又引劉道真問薛令長曰漢 薛令長通

氏至為非無獨謂二字並據通典訂正 薛令長通

君 薛 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並清宜同一揆以先廊

廟不足偏有所重 通典無 若人才或多或少或選例

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難明為差重焉 北堂書鈔無人物難明謂吳晉為得而君何是古而

華氏新論

二 嫫嫫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四

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能刊虛名舉沈朴者 北堂書鈔別引

無劉難曰 部盤石而名未齒也 通典無 故錄已成之

人位處三曹署 通典已作以無 聽曹採公卿譽而用

之者矣 通典有曹字下作無煩乎聰明賊曹職典刑

獄難精是以欲重之 北堂書鈔 答曰今之賊曹不能

聽聲觀色以別真偽縣不能斷識之尚書也夫在獄

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

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 北堂書鈔無答曰已下

卷六十杜佑通典 卷二十三並引



人有精粗事有難易在於朝野者率難精擇此吏部宜重者也

北堂書鈔 卷六十

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候

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

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

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

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接之王或是中才或

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

華氏新論

三編續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六

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

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

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

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

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

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

才不親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

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詬龍而伍

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

復是其輕者耳故自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

晉書本傳

答王濟

博士王濟於眾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

奇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

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

中域也是以明珠文目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

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

華氏新論

四編續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七

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

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

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

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偃仁

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

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

同上

答或問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

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



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同上

華氏新論

五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八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儒家類

梅子新論一卷晉梅氏撰名字里爵皆無攷據其書盛稱阮籍知為晉人而已隋志注云梁有梅子新論一卷亡唐志不著錄馬總意林云梅子一卷今佚意林僅引一節又從太平御覽得二節附考合錄以復一卷之舊考御覽引有梅陶書又引梅陶自叙似梅子即梅陶然隋志不標名未敢懸定別採入梅陶集中茲止題晉梅氏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梅子新論

序

一 鄭煥館補校  
六十八卷二十九



梅子新論

晉 梅氏 撰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唯阮先生乎 馬總意 林卷五

梅子曰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律管河內葭葦以為灰可以候氣取灰實管端置之深宮覆以緹幕勿令見風日節至則灰飛管通矣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

梅子新論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一

按晉書律歷志引楊泉記曰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葦為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葦灰實律中以羅澆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太平御覽卷四十二引楊泉物理志曰宜陽金門山竹為律管河內葭葦為灰可以調律又卷八百七十一引作可以候氣焉又卷九百六十二引作可以同氣蓋一節文引之互異耳又按御覽卷四十二引阮籍宜陽記曰金門之

竹堪為笙管然則楊泉及梅子所稱皆述阮籍語也

梅子曰王莽畏漢高神靈乃令虎賁拔劍四面斫高廟以桃湯赤鞭灑屋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七

梅子新論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一

此處為多個空欄，可能為原書中的其他條目或留白。

一書... 丹... 4 反... 寸



志林新書一卷晉虞喜撰喜有論語讚注已著錄經  
編此書隋志載三十卷唐志二十卷今佚明陶宗儀  
輯十三節入說郛茲據校訂更採三國志注文選注  
史記索隱正義太平御覽等書補錄三十七節合為  
一卷書多雜論故事長於考據如齊斧之齊當為齋  
謂師出齋戒入廟受斧犧樽作犧牛形之類可訂經  
注諸書引並作志林加題新書依隋唐志目也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志林新書

序

一 如原館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二

志林新書

晉 虞喜 撰

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背有銘及吳時於

江水中得鐘上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曉徐堅

記卷十六先引吳時至人曉後引建武至有銘說

郭因之案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作「節據訂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五

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

志林新書

序

一 如原館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三

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

人長撿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跪對乞請筆益兩

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干櫓戈

矛鈹爪叉棍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

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遂歸鄉里已非矣

案此條與任昉  
述異記所載同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  
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王琰自言我嗜酒肉好書善畫人有美酒珍食精紙  
何所不可

王琰遇鬼物言我見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  
也

李子長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蘆葦爲牢當罪木囚  
不動或寃木囚乃奮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  
志林新書 二 每類館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四

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  
其法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 已上就陶宗儀 說郛本校錄

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  
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  
字不同 三 國吳志孫破虜 討逆傳裴松之注

堅有五子策權胡匡吳氏所生也子朗庶生也一名  
仁 上同

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

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履道凡百餘卷順帝  
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已百年年在耄悼禮  
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  
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  
誅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  
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  
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投孫貴以長沙業張津以零  
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以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  
之死意矣 上同

志林新書 三 每類館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五

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  
也土生於未故未爲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

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吳志吳 主傳注

吳之創基邵爲首相 按孫 邵也 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倚

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各位自應立傳項  
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韋氏作史  
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上同

吳主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  
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



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部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鄩有明文匡衡豈俗儒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黜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

志林新書

四 鄩 鄩 鄩 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六

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隹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

吳志吳主傳注  
太平御覽卷五  
百二十七引略

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吳志如  
續傳注

初權病篤名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

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

志林新書

五 鄩 鄩 鄩 補校  
六十八卷三十七

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葭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戒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



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胡元遜之逆呂侯  
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以鏡譏于後永為世鑒  
吳志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揚其數也  
初學記卷

二十二漢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  
三十二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

彥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奏  
鈞天樂已有此彥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

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  
文選曹子建洛神賦注

齊斧之齊當為齋側皆切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  
志林新書

故云齋也  
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注引齊側皆切無當作齋三字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  
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虞喜

古者主天官者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  
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而稱之也  
史記

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臣受紀  
太史公自敘張正義

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

同  
上

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  
也齊得十二亦如之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  
侯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  
史記高祖本紀

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  
史記夏本紀索隱

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  
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  
史記荆燕世家

志林新書

史記淮南衡山王傳左吳等案輿地圖輿地圖漢家  
所畫非出遠也  
史記淮南衡山王傳索隱

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  
史記齊敬仲世家

史記南越尉佗傳乃置酒介漢使者權介者因也欲  
因漢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特介者間也以  
言間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特為介則非也  
史記南越尉佗傳索隱

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  
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  
史記項

同  
上



正義

馬服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史記趙世家正義

義又范雅蔡澤傳索隱

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

以置伏按龐涓敗卽此也史記魏世家正義

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授羣形者也史記賈誼傳索隱

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盈漢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

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爲咸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

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

志林新書

八 加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一

事索隱以之明顯也同上

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

又魏武謂陳琳曰卿爲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曰

生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史記馮唐傳索隱

傾蓋者道行相遇駟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歛之義文選

長安有狹斜行注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

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

遂擒蚩尤太平御覽卷十五

今錢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

云江有反濤水勢所歸故云浙江史記云江水至會

稽山陰爲浙江是也太平御覽卷六十五

江於彭蠡分爲三是卽韋說爲謬按江自太湖出于

海屈曲七百里出鱸卽吳左慈爲王釣者同上

嶺榆縣有始皇碑潮水至則加其上三丈去則見三

尺行有十二字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

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

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

志林新書

九 加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一

自爾乃知其形矣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

景公爲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分不

得穫秋風至今盡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四引虞喜志

南方有鱷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人在舟邊者魚或

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禦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八

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爲械謂鎧甲兜鍪也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

百五十六



廣林一卷晉虞喜撰隋志志林新書三十卷下云梁有廣林二十四卷又後林十卷虞喜撰亡唐書藝文志有虞喜志林新書二十卷又後林新書十卷不載廣林佚已久矣攷杜佑通典引虞喜說凡二十節除標題釋滯通疑八節明標廣林者一節他皆稱虞喜曰循其文義皆雜論禮服知為一書語引者舉一例餘不標廣林者省文也茲據輯錄釋滯通疑二書別為編次附著廣林後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廣林

序

一 鄭燧館補校  
六十六卷四十二

廣林

晉 虞喜 撰

譙周五經然否曰小記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難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禰而失要台子於父舍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

廣林

一 鄭燧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三

高曾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杜佑通典卷八十八引虞喜廣林

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成王六年制

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禰祖非遠廟也周官宗廟而職曰宗禰周公不稱祖禰為遠禰也

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

武逆云為遷主所藏矣通典卷四十一引虞喜

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毀主

藏處虞喜曰漢代章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

者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



則不如永蕪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

卷四請座於廟兩階之間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

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

郊宗石室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喜請以夾

室中通典卷五十唐司勳員外郎

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稱廟下太常議虞喜

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

為厭並立稱廟恩情兩伸苟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

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

廣林

二 嬀嬀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四

代不論毀且不毀為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稱

廟亦應在毀之例不應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為始

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為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

此則公子為諸侯不得立禘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

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禘明

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

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為士禘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

子為諸侯不立禘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

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

夫之後有庶統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

得復祭若當尊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

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

不替也徐禘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

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禮有兼享所

以致孝也今譙王為長既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

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

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暢之義矣然虞

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

廣林

三 嬀嬀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五

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禮重應各立廟

禘謂為克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申兄弟俱始為

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

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

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此蓋先王以孝

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意也昔周公王功魯立文

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廟是為榮之非

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通典卷五十

孔瑀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



爲身爲宗主奉脩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爲例蓋答曰謂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私情故爲所生服止總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禮服重不繫於夫通典卷五十 九引虞喜

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亂法度殘缺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投尉董鈞駁曰所以養三老以教事父母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

廣林

四 鄭經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六

子拜也虞喜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拜矣中

典謬從鈞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通典卷六十 七引虞喜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再娶

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並存虞喜議曰法有大妨

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此

吳氏後妻所宜軌制通典卷六十 八引虞喜

虞喜答魏顛云斬絞因喪之稱非爲終三年也按禮

爲母喪絰四升而父喪既虞絰六升此爲齋制不復

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

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絞母緝絰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女子出待既虞受以斬絰之受非更斬也通典卷八十 七引虞喜

又答曰父爲長子斬絞母爲齋絰若不言其不恐母與父俱當斬絞所以別耳非謂明終斬之議耶同上

或問曰喪服經傳爲舊君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而廢疾理得同不喜正之曰廢疾沉淪罔同人伍不論臣道齋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

廣林

五 鄭經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七

不得三月傳言仕焉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

耳通典卷八十 九引虞喜

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周曾孫

之婦尚存總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

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

此推之元孫爲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服猶爲庶不

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通典卷九十 六引虞喜

按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

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爲父後者也父未殯服

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爲父後者也父未殯服



祖以周者父屍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喜以爲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爲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爲國君已爲嫡孫祖沒已嗣此受封於祖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爲嫡孫則服一周齋綴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如大父何通典卷九十

廣林

六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八

釋滯一卷晉虞喜撰隋唐志載喜所著書無此書之目杜佑通典引三節題曰虞喜釋滯喜別撰此而史志佚之耶抑其爲志林廣林後林篇日之一耶疑不能明仍依通典原題錄存一種其說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云爲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以滕伯文周代諸侯而從殷禮議明通唯駁鄭氏禮注再祭練祥其間之祭不同時而除喪以時爲日庚蔚之譏其不近人情分別觀之可已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釋滯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四十九



釋滯

晉 虞喜 撰

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  
旁親為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駁行之自謂合禮按喪  
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  
而始為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  
顛倒豈禮意哉然皆有意此為據諸侯成例包于大  
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為大夫不降諸父二代

釋滯

二 鄭玄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一

為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為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  
有菜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  
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為大夫者  
名例相准不當隨古乎答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  
吾處之志不存降杜佑通典 卷九十三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殷以前也降殺之禮始  
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為之服也此當  
出逸禮採之以為義滕伯文為叔父齊衰既周代諸  
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通爾非獨一人指論滕

三十

何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遠追於殷引古證今耳通典 卷九  
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元曰再祭練  
祥也其間之祭不同時而除喪虞喜曰若如鄭意既  
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為三月適  
足為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  
祭為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按袁准云有練無祥失  
之矣鄭元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猶  
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

釋滯

二 鄭玄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一

日也非三月之時亦一日再祭檀弓曰是日也以吉  
祭喪祭通典卷一百三引虞喜 釋疑案疑為帶字之誤



通疑一卷晉虞喜撰隋唐志並不載杜佑通典與虞喜釋滯並引皆論禮服而此則論劉智喪服釋疑以通疑名意其因劉書而作如王基毛詩駁章昭辯釋名之類與從通典輯錄五節仍其原題與釋滯比次附廣林之後即以補後林之缺焉可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通疑

序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二

通疑

晉 虞喜 撰

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杜佑通典卷九十五

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為妾子為徒從妾身為屬從於理通不虞喜通疑曰凡稱妾者皆大夫之禮非天子諸侯文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

通疑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三

黨服明屬從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攝當為相代攝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

同上

劉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予則不智以為生不相及二文相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連之語易用為衍至親並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



孫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據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疎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已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文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通典卷九十八

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通疑

二 鄭經館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四

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為親母黨服為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為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賤雖服之如母而明矣若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同上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口便制喪服或以為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答曰父母生死

未定則因服不宜在身繼祀為重然則言不宜制原必繼代祀者吾以為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不孝議之處厥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虞喜通疑曰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閱所能僅行非凡人之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同上

通疑

三 鄭經館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五



千子一卷晉干寶撰實有易注周禮注司徒儀已各  
皆錄隋志儒家注載梁有千子十八卷亡唐志有千  
寶正言十卷又立言十卷今佚洪邁容齋隨筆載馬  
總意林引用子書之目有千子今意林中亦缺攷杜  
佑通典載寶駁招魂議一篇又荆楚歲時記太平御  
覽並引干寶變化論佚說之存僅此茲據輯錄題依  
隋志改千爲干者于本千字之訛也說具於易注錄  
中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千子



一 歸藏館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六

千子

晉 干寶 撰

駁招魂議

時有招魂葬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  
亂屍柩不反時亦大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今魯國  
周生以爲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証實以爲人死神  
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爲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  
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形失於彼穿塚於此知亡  
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之遭禍

千子



一 歸藏館補校  
六十八卷五十七

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  
云魂堂几筵設于寤寢豈唯斂屍亦以迎神也答者  
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  
君子重於義禮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  
故其爲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  
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有爲魂神也若乃釘  
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匿遊氣於壘  
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  
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共臣扶



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杜佑通典卷一百三

陰陽自然變化論

稻成蒸麥成蚊蝶宗懔荆楚歲時記太平御覽卷二十三並引干寶變化論陸佃埤

雅釋蟲引干寶

龍之眸見百里織芥埤雅釋魚引陰陽自然變化論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

干子

二 鄭媛館補校六十八卷五十八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上並同上

蟾蜍擲糞自其口出同上引自然論

雌鳩不再匹埤雅釋鳥

鷩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交枝同上

上

蜂無王而盡死埤雅釋蟲

螻蛄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胎

蝙蝠夜值庚申乃伏並同上

鵲之為猿蛇之為鼈同上引變化序

顧子義訓一卷晉顧夷撰晉書無夷傳字里未詳唐志儒家題晉揚州主簿此官爵之可攷者書稱顧子十卷唐志作顧子義訓十卷今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之刪除重複得十二節或有一書兩引而文句異者由非出一人之手或於門類中截取要略也茲並訂正為卷書多規擬論孟與門人語直書子謂子華假遇紫陽定議以荆楚之偕然趨步之殷懷亦正可於此見之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顧子義訓

序

一 鄭媛館補校六十八卷五十九



顧子義訓

晉 顧夷 撰

或人有玉杯以示顧子顧子曰子之玉杯恐不但以

繫醉漿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

或曰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聖人之陳迹耳子

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繁繁如

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

其樂矣予可得無好乎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五

案如列宿落落如連珠文多脫略義作儀亦誤太

平御覽卷六百九引同又卷四百六十八引此節

顧子義訓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十一

或問人之寺門有鼓何為顧子曰夏禹縣鼓於門以

納諫者此遺風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

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以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

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徐堅初學記卷十八

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文選張景陽雜詩第九首李善注

顧夷子與子華遊於東池一無顧夷二字子華曰水有四德

池為一焉一作此句沐浴羣生流澤一作深流萬世是仁也一無

是字下同揚清澗濁蕩滌塵穢一作去滓穢是義也柔而難犯

一脫此句弱而難勝是勇也一脫導江疏河變一作盈流

謙是智也顧子曰我得汝於池上矣太平御覽卷五十八又卷六十一

七兩引假天下之日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引顧子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

然晏嬰之忠著於竹帛梁邱之佞于今不絕亦惟公

平正直者聖之所先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七

夫哀樂喜怒愛憎懼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哭

泣拊踊過其喜也則欲荒淫流湏過其樂也則欲歡

笑鼓舞荒淫則傷義鼓舞則虧風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八兩引互

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

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

妻柔是爾三樂披褐懷玉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

五遇千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顧子顧子曰子之射雖百中猶



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爲然顧子曰子之所射老

狸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五

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

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食釣不知膝

之自進有頃墮而死利能誘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

顧子義訓

三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十二

讀書記一卷隋王劭撰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爲

太子舍人入隋官至秘書少監北史本傳於所撰隋

書八十卷譏其詞義繁雜於所撰齊志二十卷齊書

紀傳一百卷譏其文詞鄙野而獨稱此書云指摘經

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唐志儒家

有王劭讀書記三十二卷今佚從禮記正義春秋正

義史記索隱輯錄一帙其書尚考據與顏氏家訓相

似史稱在齊待詔文林館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

論古事有所遺忘訪閱不能得問劭具論所出淹

讀書記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十三

博擅長於此見一斑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讀書記

隋 王劭 撰

曲禮釋曰明粢劬勸晉朱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

立入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禮記曲禮下孔穎達正義

左傳昭七年今夢黃熊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

張叔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鮪化為

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

而弗占兮晝言語而暮終羸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

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鼃今鮪極變而成熊二者所

讀書記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十四

韻不同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秦秋

正義 七年

史記秦始皇本紀嫪毐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予嫪毐

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貞素隱

丞相隗林頗之雅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

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縮二人列名共作

狀貌之狀時令按寫親所按驗

會稽立石刻文云德惠脩長按張叔所錄會稽南山

詔始皇碑文脩作攸

秦始皇本紀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穆公西生

惠公其七年百姓始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

劬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

公辭即難憑時參異說並同

項羽本紀卒食芋菽漢書作半菽言半量器名容半

升也史記項羽本紀索隱

田齊世家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按紀年云齊桓

公十一年弒其君毋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大夫

之字或紀年之說史記田齊世家索隱

讀書記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十五

宣王名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賜子曰不如

勿救此時鄒忌死已四十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

戰國策謂之田侯今以此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

者蓋此說皆誤也同上

孫子吳起列傳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

曰起貪而好色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

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

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

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



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憤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异乎陳平之為人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

仲尼弟子列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

家傲於數戰士卒非忍百姓怨大臣內變子胥以諫

死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蘇秦列傳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揣摩意是鬼谷子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史記蘇秦列傳索隱

讀書記 三 姊妹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十六

張儀列傳為文檄按春秋後語丈二尺檄許慎云檄

二尺書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

穰侯列傳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按定陶見有魏

冉冢作陰誤也史記穰侯列傳索隱

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鄉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人為

衍字軻親業孔伋之門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

孟嘗君列傳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

靖郭若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

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齊王弟明也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

平原君列傳公等錄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

從之貌也史記平原君列傳索隱

魯連鄒陽列傳富比于陶魏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

比陶魏謂此云耳史記魯連鄒陽列傳索隱

呂不韋列傳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曰帝太后秦不

川謚法此蓋號耳史記呂不韋列傳索隱

刺客列傳左右乃曰王負劍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

讀書記 四 姊妹館補校 六十八卷六十七

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史記刺客列傳索隱

列傳

索隱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九

子編農家類

神農書一卷

野老一卷

范子計然三卷

周范蠡

養魚經一卷

周陶朱公

尹都尉書一卷

汜勝之書二卷

漢汜勝之

蔡癸書一卷

漢蔡癸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一

養羊法一卷

漢卜式

家政法一卷

玉燭寶典一卷

隋杜臺卿

園庭草木疏

唐王方慶

千金月令一卷

唐孫思邈

齊人月令一卷

唐李淳風

保生月錄一卷

唐韋氏

四時纂要一卷

唐韓鄂

種樹書一卷

唐郭橐駝

神農書一卷相傳炎帝神農氏撰案漢書藝文志農

家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神

農大幽五行二十六卷雜占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

十四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神仙家神農雜

子技道二十三卷其農家二十篇注六國時諸子疾

時忘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

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田此類推凡志所載篇目大

抵皆依附為之今其書並佚考唐開元占經載有八

穀生長一篇差為完具又亟引神農古數節管子准

神農書

序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二

南子漢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數或引神農之法

或引神農之教又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書得有篇

目可稱者凡六其他佚文散句時見傳注所引併據

輯錄不可區分統入農家至他書所引食禁別採集

與本草相次不錄於茲云歷城馬國朝竹吾甫



神農書

八穀生長篇

禾生於棗出於上黨羊頭之山右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寅卯元占經卷一

黍生於榆出於大梁之山左谷中生六十日秀四十日熟凡一百日成忌於丑上同

大豆生於槐出於沮石之山谷中九十日華六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於卯上同

神農書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

小豆生於李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六十日華五十日熟凡一百一十日成忌於卯上同

秫生於楊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午上同

蕎麥生於杏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二十五日秀五十日熟凡七十五日成忌於子上同

麻生於荆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未午辰亥日上同

小麥生於桃出須石之山谷中生二百日秀六十日

熟凡二百六十日成忌於子上同

稻生於柳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八十日秀七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於亥上同

五穀生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日種者無實又難生以忌日種之一人不實上同

禾生於巳疾於酉長於子老於戌惡於丙丁忌於寅卯上同

黍生於寅疾於午長於丙丁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忌於丑上同

神農書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四

豆生於申疾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惡於甲乙忌於丙丁上同

麥生於酉疾於卯長於辰老於午死於巳惡於戌忌於子上同

太歲在四孟葶藶子熟時可種禾豆夏至時百五十日地氣上時可種麥丑未辰戌是也上同

太歲在四仲樵熟時可種禾豆夏至可種黍麻夏至後九十日地氣上可種麥子午卯酉是也上同

太歲在四季以蠶臥起時可種禾豆夏至前五十日



可種稻黍糜夏至後八十日地氣上可種麥寅申巳亥是也同上

占篇

正月上朔有風雨三月穀貴石五百錢同上

八月有三卯麥大善無三卯麥不善同上

凡蟲食李則黍貴食棗粟貴食杏麥貴食荆麻貴食桑絲貴

正月上朔日風從東來植禾善風從南來植黍善風從北來種禾善四月四日風從東來植豆善西來四

神農書

如婦館補校 六十九卷五

日至七日中善七日至十日種善十四日無風不可

種豆從冬至日到來年滿六十日有大風雨折樹麥

天善從平朔至食時植麥善至日中中麥善至日入

種麥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可種四月朔日風從東

來從平明至辰時植麥善至日中中黍善至日入種

黍善正朔日入清明登善同上

正月上辛溫者善風寒者不好同上

數篇

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管子輕重十一揆度第七十八引神農之

法篇

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呂氏春秋作土有當年而不耕

年而不織者則天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爲天下下或受其寒矣

先春秋作故夫親耕妻親績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

神農書

如婦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

用之物淮南子有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

不力者無以揜形劉子新論作是以其耕不強無以

漢書注故上無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淮南子有衣食

饒溢劉子新論作足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劉子

無而和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

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劉子新論有此四句

論貴農篇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文子並作神農之法文何互有詳略異同呂氏春秋愛類篇引首六

教篇



肖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

也漢書食貨志引神農之教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五昭明文選卷三十六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

才李文善注引范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後漢書光武紀贊章懷太子注引無

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農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

羅泌路史後紀卷三炎帝神農氏紀引又設教曰云云宋此見三墳書神農政典偽編本不足取錄

或別據神農佚篇故僅取錄此節餘皆不錄

求雨篇

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

神農書 五 婦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七

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

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

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

之如此不雨潛處閭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

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路史引不雨神

山路史訛積薪擊鼓而焚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

雨書 神農求

雜篇

夏日成養 虞世南北堂書鈔 卷一百五十四

湛濁為地 藝文類聚卷六

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為尸涇地為不凍君為

不朝百官為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悔 太平御覽

羅莘野 史注

承為民賦二十而一 路史

神農書 六 婦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八



野老書一卷撰人名氏闕案漢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攷呂氏春秋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家苑斯先生釋史云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茲據補錄書中稱后稷語古奧精微其論得時失時形色情狀洵非老農不能道以此勞民勸相洵堪矜式宜呂氏賓客取載多篇與周公月令相輔而行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野老書

序

麗巖館補校  
六十九卷九

野老書

上農篇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次易用呂氏春秋舊本脫用字據太平御覽卷七十七補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御覽復作厚亢倉子農道篇作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徵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

野老書

序

麗巖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

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棗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眾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蕪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圍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侈緩網置罟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澤

野老書



鄭環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一

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徭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鉦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未或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未莫知其本真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呶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藜藿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糠薄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呶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野老書



鄭環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二

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呶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開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耨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菑始生菑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作孟夏之

山百穀三葉

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

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



獲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矢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湯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鄰之民既鄰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同上

辯土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鞠為野老書

四 鄭經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三

其唯厚而及餒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鞠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苗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傾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眾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李善注引此深作清亢倉子作明欲深以端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虛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稷也必務其培其稷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遊長弱

野老書

五 鄭經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四

不相害故遊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夾心中央帥為洽風文選注引作夫必中央帥為洽然肅洽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帥帥以搖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賈思勰齊民要術引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亢倉子作稼乃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燒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燒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



通薄土則蕃穡而不發墟埴其色剛土柔種兌耕殺  
匿使農事得上

審時篇

凡農之道厚之為實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  
稜必遇天苗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  
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元倉子  
作折之  
之容容下此之謂耕道是故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  
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  
之強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  
野老書



六 極經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五

芳奪稻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元倉子  
未作小  
莖穗圓而青零元倉子  
闕作銳多批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  
而傲下穗芒以長元倉子  
下有字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  
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飽御覽卷八百四  
十二作不飽先時者  
大本而莖莖殺而不遂葉葉短穗御覽作  
葉高後時者小  
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御覽作水令  
注云令新也  
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  
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御覽  
卷八  
百三十九 先時者木大而莖葉格對短利短穗多批  
益作蘇

厚穰薄米多芒後時者穢莖而不滋厚糠多批虛穰  
米不得時御覽無  
虛字定熟叩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  
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榮日  
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  
莢此作黃藤初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  
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  
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  
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  
為行而服薄穢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

野老書

七 極經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六

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耐動  
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  
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  
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  
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  
香其味甘其氣章百口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厭智四  
衛變強和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  
正五穀而已矣同上



范子計然三卷周范蠡撰蠡為越大夫事蹟詳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及貨殖列傳裴駰集解引太史公素  
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曰蠡徐人張守節正義  
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又引越絕  
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曰朱公又曰  
居楚為范伯書名計然者據本書計然葵邱濮上人  
姓辛氏字文子徐廣史記音義云范蠡之師也名研  
司馬貞史記索隱計然吳越春秋謂之計偁又謂偁  
與研是一人漢隋志皆不著錄唐書藝文志有范子  
范子計然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七

計然十五卷注范蠡問計然答馬總意林云范子  
二卷案鄭樵通志氏族略云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  
又宰氏注引范蠡傳范蠡師事計然姓辛氏字文子  
意者辛為宰字之誤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或即計  
然歟賈思勰齊民要術嘗引之是北魏時其書尚行  
隋志偶未及載耳今久散佚越絕書載計碗內經是  
本書之一篇吳越春秋史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  
御覽等書亦多引之輯為三卷書於物之出皆用郡  
縣後人屏入者有之至其熟悉物情而善觀時變其

真自不可掩也庶城馬國翰竹吾甫

范子計然

序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八



范子計然卷上

內經

周 范蠡 撰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滄流沉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

范子計然

卷上

一 柳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十九

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饉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頭而皇皇彌不穀

發不能當勞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于時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冰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

范子計然

卷上

二 柳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二十

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知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立冥治北方白辨任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



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三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雜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積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

范子計然

卷上

三 鄒 媛 館 補 校  
六十九卷二十二

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

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徽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至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

范子計然

卷上

四 鄒 媛 館 補 校  
六十九卷二十二

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



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  
舉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  
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恩  
夫眾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  
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  
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  
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  
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糶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  
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

范子計然

卷上

五 婦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二十三

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  
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  
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假下作  
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  
大夫侏同苦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  
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糶石二十  
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  
出故糶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

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  
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  
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  
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漆為上  
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  
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為上種  
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  
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穉比蔬食故無買  
辛貨之戶曰菜比蔬食無買壬癸無貨

范子計然

卷上

六 婦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二十四

陰謀

越王句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  
祉福得返越國羣臣教誨各盡一策辭合意同句踐  
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士或謂請大  
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  
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慮  
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檄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  
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  
得返國脩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



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于是計視年少官卑列坐于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視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于是越王默然不悅而有愧色卽辭

范子計然

卷上

七

嫺媛節補校  
六十九卷二十五

羣臣進計視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視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回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于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感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視曰選賢實

士各有一等遣使以難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能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其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視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仇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

范子計然

卷上

八

嫺媛節補校  
六十九卷二十六

聞高飛之鳥死于美食深泉之魚死于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仇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日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糶粟藥以虛



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士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于吳乎越王曰善

吳越春秋

富國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與師惟問于子計硯對曰夫

范子計然

卷上

九嬖嬖補校 六十九卷二十七

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屬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于陰陽明于孤虛審于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

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遺稅民無失稔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于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歷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食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富富句踐歎曰吾之霸矣

范子計然

卷上

十嬖嬖補校 六十九卷二十八

善計硯之謀也

同上



范子計然卷中

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

子也意林引脫亡字據史記集解博學無所不通引無

御覽補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

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洪邁容齋續不

肯自顯諸侯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

遊遊海澤號曰漁父嘗南遊越意林引無此句范蠡

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與字據容

同利也馬總意林卷一裴駟史記集解引至公子

范子計然也下接嘗南遊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

而盟焉御覽卷九百二十四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刑則萬貨之

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王充論

木饑火旱與史記引小異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

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一二歲大饑夫糶二十病農

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

求通親親表李善注引略同史記集解無姓辛氏各

文意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四引作計然者蔡邕下

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鵝

八十下不滅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

治國之道也藉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

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

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

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史記貨殖列傳

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

吾以丹書帛致之枕中以爲國寶賈思總齊民要術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

范子計然卷中

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齊

要術卷三歐陽向藝文類聚卷八十五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不引並同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引

東方多麥南方多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

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

穀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引東方多麥上有五穀者

入上文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引作南方多穀

又作五土之所宜也又卷三十六作夫地有五土

天之陽也規也地者陰也矩也文選東



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文選張氏先志詩注引

范子

日行天日一度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太平御覽卷三吳叔事類賦注

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為明處照而有

光初學記卷一太平御覽卷三

月水精內景太平御覽卷四

日者一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也寸者制萬

物陰陽之短長也太平御覽卷三廣韻入聲十月注引月者尺也二句

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

范子計然 **卷中**

三郝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十一

為月節太平御覽卷四

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

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太平御覽卷十

德取象于春夏刑取象于秋冬太平御覽卷二十二

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太平御覽卷二十三

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也論陰陽有

時誤中耳意林卷一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引上三句作時中道下有也字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于一物也

意林卷一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意林卷一太平御覽

卷四 百一

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

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縹冰錦也初學記卷二十七

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

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鰕蟬胎也

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為肉肉為脂肪為骨

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李石續博物志

卷九

范子計然 **卷中**

四郝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十二

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旨計然曰

諸田各有名其自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

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值錢百金一值錢九百此

略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大貴之極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

十

千里馬必有距虛文選卷三十四叔七發注引范子

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後漢書隗囂傳注引計然

天者變化行精氣也令者謂暴風雨霹靂也翟雲悉達開元

占經卷一 百十二



爭者事之末 白居易六帖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九

范子計然

卷中

五 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十三

范子計然卷下

玉英出藍田 文選班孟堅西都賦又張平子西京賦注又揚子雲甘泉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李蕭遠運命論注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後漢書班固傳章懷太子注引云玉出藍田

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 太平御覽卷七百九

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同上

白菜出三輔上價百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四

錦大丈出陳留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五

能繡細文出齊上價疋二萬中萬下五千 初學記卷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五引有能字

范子計然 卷下

一 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十四

縹出河東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六

白紵素出齊魯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九 文選謝惠連雪賦注班婕妤怨歌行注並引作

紵素出齊又古詩十九首注引作白紵素出齊

白蜜出隴西天水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七

餅出三輔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

黑鉛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二

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

兔毫出元菟樂浪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

狐皮出天外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



虎魚出東海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八

螺蛸出三輔上價三百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六

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善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柏枝脂出三輔上價七十中三十以下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四

桑出三輔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五

蕪莢在地赤心者善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

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隴西天水細者善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齊民要術卷四引作蜀椒出武都秦椒出隴西天水

卑莢出三輔上價一枚一錢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范子計然

卷下

二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十五

栗出三輔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四

榧棗出漢中郡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三

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善本草經曰杜若一名杜蘅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三

白芷出齊郡以春取黃澤者善也同

石流黃出漢中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七

石膽出隴西羌道同

赤石脂出河東色赤者善同

煖水石出河東色澤者善同

石鍾乳出武都黃白者善同

禹餘糧出河東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八

消石出隴道同

滑石白滑者善同

礬石出武都同

空青曾青出巴郡同上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引脫曾青

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藝文類聚卷八十一白青又出巴郡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八引此

虛青出宏農豫章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八藝文類聚引作白青

范子計然

卷下

三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十六

石楮出齊郡赤色者善蜀楮出蜀郡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八

青堊出三輔同

龍骨出河東同

茯苓出嵩高三輔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九

卷柏出三輔同

厚朴出宏農同

當歸出隴西無者者善同

細辛出華陰色白者善同

續斷出三輔同



諸蕪本出三輔白色者善上同

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一

烏頭出三輔中白者善上同

提母出三輔黃白者善上同

雷丸出漢中色者善上同

黎蘆出河東黃者善上同

芍藥生治無枯者善上同

芍藥出三輔上同

野丈人出洛陽上同

范子計然

人參出上黨狀類人者善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一

元參出三輔青色者善上同

白沙參出洛陽白者善上同

紫參出三輔赤青色者善上同

茱萸出三輔上同

山茶莢出三輔上同

黃連出蜀都黃肥堅者善上同

防己出漢中洵陽上同

圓茄出武都黃色者善上同

莞華出三輔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二

黃芩出三輔色黃者善上同

蜀漆出蜀郡上同

防風出三輔白者善上同

石斛出陸安上同

半夏出三輔色白者善上同

射干根如安足上同

遺草出三輔上同

牡丹出漢中河內赤色者亦善上同

范子計然

紫威出三輔上同

敗醬出三輔上同

石龍芮出三輔上同

雲實生三輔上同

款冬花出三輔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朮出三輔黃白色者善上同

桔梗出河東洛陽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三

巴豆出巴郡上同

莽草出三輔青白者善上同



狼牙出三輔色白者善同上

麻黃出漢中三輔同上

龍芮出三輔色黃者善同上

黃環出魏郡黃色者善同上

石芸出三輔同上

甘遂出三輔同上

馬刀出三輔同上

芻蕘出霸陵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楚薰出洛陽也同上

范子計然 卷下

楚蘅出楚國也同上

奏蘅出於隴西天水文選朱玉風賦注

舊根出北地赤色者善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六

水萍出三輔色青者善初學記卷二十七太平御覽卷一千

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太平御覽卷六百五

六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三十九

養魚經一卷周陶朱公撰案陶朱公即范蠡史記貨殖列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書作於居陶之時故題陶朱公括地志言陶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界陶與齊近故齊君聘而問之書言威王者齊威王也梁七錄作陶朱公養魚法唐書藝文志作范蠡養魚經今佚唯齊民要術及引之陶宗儀說郛弓第一百七有此書蓋亦從要術錄

養魚經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

出經首增多朱公居陶句威王上有齊字當是以意加之而要術所引又作魚池法失載於經茲據訂正思魏謂如朱公收利未可頓求然依法為池養魚必大豐足終天靡窮斯以無費之利也余甚趨乎其言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養魚經

周 陶朱公 撰

成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鳴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池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之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

養魚經

一 婦孺館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一

守神守者鼈也所以內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錢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地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

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

也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六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引多脫略陶宗儀說郛寫第一百七首有朱公居陶齊五字

又作魚池法三尺大鯉非近江湖倉卒難求若養小魚積年不大欲令生大魚法要須截取數澤陂湖饒大魚之處近水際土二十數載以布池底二年之內即生大魚蓋由土中先有大魚子得水即生也齊民要術

養魚經

二 婦孺館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二



尹都尉書一卷漢尹氏撰名字里居俱無攷都尉其官號也漢志農家有尹都尉十四篇注不知何世考汜勝之書曰隄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法神農復加之尹澤疑都尉之名意其為漢成帝以前人也其書隋志不著錄唐志三卷今佚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瓜篇種芥葵麥蓬蔥諸篇今所傳齊民要術備載其法據補得六篇學圃雖細人之事而勸課農夫亦君子所不廢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尹都尉書

序

如短節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三

尹都尉書

漢 尹氏 撰

種瓜篇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八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瓜篇

收瓜子法常歲歲先取本母子瓜裁去兩頭止取中央子又收瓜子法食瓜時美者收即以細糠拌之日曝向燥收而鐵之淨而且速也良田小豆底佳黍底次之刈訖即耕頗頻轉之二月上旬種者為上時三月上旬為中時四月上旬為下時五月六月上旬可種藏瓜凡種法先以水淨淘瓜子以鹽和之先卧鋤

尹都尉書

如短節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四

糶卻燥土然後培坑大如斗口納瓜子四枚大豆三箇於堆旁向陽中瓜生數葉指去豆多鋤則饒子不鋤則無實五六月種晚瓜治瓜籠法且起露未解以杖舉瓜蔓散灰於根下後一兩日後以土培其根則迴無蟲矣又種瓜法於良美地中先種晚禾熟則刈取穗令莢長秋耕之耕法弭縛犁耳起規逆耕耳弭則禾拔頭出而不沒矣至春復順耕亦弭縛犁耳翻之還令草頭出耕訖勞之令甚平種植穀時種之種法使行陣直兩行微相近兩行外相遠中間通步道



道外還兩行相近如是作次第經四小道通一車道  
凡一頃地中須開十字大巷道兩乘車取去運糞其  
瓜都聚在十字巷中瓜生比至初花必須三四遍熟  
鋤勿令有草生草生留瓜無子鋤法皆起禾莠令直  
豎其瓜蔓本底皆令上下四廂高微雨時得停水瓜  
引蔓皆沿莠上莠多則瓜多莠少則瓜小莠多則蔓  
廣蔓廣則岐多岐多則饒子其瓜曾是岐頭而生無  
岐而花者皆是浪花終無瓜矣故令蔓生在莠上瓜  
懸在下摘瓜法在步道上引手而取勿聽浪人踏瓜

尹都尉書

二 攝錄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五

蔓及翻覆之若無莠而種瓜者地雖美好正得長苗  
直引無多繁岐故瓜少子若無莠處豎乾柴亦得凡  
瓜所以早爛者皆由脚躡及摘時不慎翻動其蔓故  
也若以理慎護及至霜下葉乾子乃盡矣 賈思勰齊民要術卷

種芥篇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劉向別錄云  
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蘿蔔諸篇

蜀芥莖莖取葉者皆七月半種地欲糞熟蜀芥一畝  
用子一升莖莖一畝用子四升種法與燕青同既生  
亦不鋤子十月收蕪善訖時收蜀芥莖莖足霜乃收

種芥子及蜀芥莖莖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澤時種  
早則畦種水澆五月熟而收子 齊民要術卷三

種葵篇

臨種時必燥曝葵子地不厭良故墟彌善薄則糞之  
不宜妄種春必畦種水澆畦長兩步廣一步深掘以  
熟糞對半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鐵齒耙耨之令熟  
足踏使堅平下水令微澤水盡下葵子又以熟糞和  
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餘葵生三葉然後澆之每一指  
輒耙耨地令起下水加糞三指更種一歲之中凡得

尹都尉書

三 攝錄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六

三輩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人足  
踐踏之乃佳地釋即生鋤不厭數五月初更種之六  
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  
於此時附地剪卻春葵冷根生芥生者柔輒至好仍  
供常食美於秋菜指秋菜必留五六葉凡指必待露  
解八月半剪去芥生肥嫩比至收時高與人膝等莖  
葉皆美利雖不高葉實倍多收待霜降榜蕪皆須陰  
中其碎者割訖即地中尋手糶之又種冬葵近州郡  
都邑有市之處負郭良田三十畝九月收菜後即耕



至十月牛令得三遍每耕即勞以錢齒杷耨去陳根使地極熟令如麻地於中逐長穿井十口井別作桔槔轆轤柳鏟令受一石十月末地將凍漫散子唯糞為佳散訖即勞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若令冬無雪臘月中設井水普勞澆悉令徹澤正月地澤驅踏破地皮春暖草生葵亦俱生三月初葉大如錢逐糞處拔大者賣生一升葵還得一升米日日常投看稀稠得所乃止有草拔卻不得用鋤一畝得葵三載合收米九十車車准二十斛為米一千八百

尹都尉書

四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七

石自四月八日以後日日剪賣其剪處尋以手拌斫斫地令其起水澆糞復之比及剪徧初者還復周而復始日日無窮至八月社日止留作秋菜九月指地賣兩畝得絹一疋收訖即急耕依去年法勝作十頃穀田止須一乘車牛專供此園若糞不可得者五六月中穉種菘豆至七月八月犁掩殺之如以糞糞田則良美與糞不殊又省功力上 同

種蓼篇

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三月可種荏蓼荏性甚易生蓼尤宜水畦種也蓼作

莖者長二寸則剪之袋盛洗於醬甕中又長更剪得嫩者取子者候實成速收之五月六月中蓼可為齏以食菹上 同

種薤篇

薤宜白曠良地三轉乃佳二月三月種率七八支為一本薤子三月葉青便出之燥曝投去荂餘切卻薑根先重耨耨地壟燥培而種之率一尺一本葉生即鋤鋤不厭數五月鋒八月初耨葉不用剪九月十月出賣揆種子至春地釋即曝之上 同

尹都尉書

五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八

種蔥篇

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劉向別錄云都尉有種蔥書

曹公既與先生言細人規之見其拔蔥藝文類聚引劉向別錄都尉有種蔥書  
下接此條

收蔥子必薄布陰乾勿令沍鬱其擬種之地必須春種菘豆五月穉殺之比至七月耕數徧一畝用子四五升炒殺伴和之兩耨重耨竅瓠下之以批契纏腰曳之七月納種至四月始鋤徧乃剪剪與地平剪欲旦起避熱時良地三剪薄地再剪八月止十二月盡掃去枯葉枯地二月三月出之收子者別留之蔥



中亦種胡荽尋手供食乃至孟冬爲菹亦不妨齊民要術

尹都尉書

六部類補校  
六十九卷四十九

汜勝之書二卷漢汜勝之撰漢書注成帝時爲議郎劉向別錄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晉書食貨志昔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獲文選注引王隱晉書云汜勝之敦睦九族廣韻二十九凡汜字注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漢有汜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燉煌太守子孫因家焉鄭樵通志氏族略漢有汜勝之爲黃門侍郎此其事蹟可攷者其書舊列農家漢志十八篇隋唐志並二卷今無汜勝之書片  
一 鄭樵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一

翰竹吾甫



汜勝之書卷上

漢 汜勝之 撰

耕田篇

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

汜勝之書

卷上

一 婦娘館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二

候地氣始通椽椽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椽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禮月令孟春之月草木萌動鄭元注農書曰土長冒候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穎達正義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為汜勝之書也按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作土塊散上沒椽陳根可拔而無耕者急發句應為此節脫文附著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復耕耕於此輒蘭之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李善注引杏始至蘭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八引作杏始華越耕輕土杏華落越耕蘭文句與此小異又引云杏花如何可耕白沙也當屬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土甚輕者以牛此處脫文

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早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即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為敗田秋無雨而耕絕上氣土堅培各曰脂田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

汜勝之書

卷上

二 婦娘館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二

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蘭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蘭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

收種篇

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好妨等也種傷溼鬱熱則生蟲也取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疆者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治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大者斬



一節下把懸高燥處苗則不敗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百  
草雜藏之類作秆艾作草下接欲知 歲所宜以下埋陰地作埋陰地之下

種穀篇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稗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燒黍稷則

害瓠齊民要術卷一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引  
作稻忌辰別有麻忌辰句在黍忌丑之下大豆

汜勝之書

卷上

三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三

忌申卯作大豆忌甲凡九穀忌日無有字下作不種之避其忌不可收傷諸事忌禁日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黍稷則害瓠也又卷八百三十七引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丑稗忌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種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膏地強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澆種如麥飯狀常天旱燥時澆之立乾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復澆天陰

雨則勿澆六七澆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溼至可種時以餘汁澆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齊民要術卷一 太平御覽卷一

區種法篇

八百三十二引多脫異又卷八百三十七引雪者五穀之精句又卷八百三十九引云種禾無期至禾不蟲又卷九百五十六引云種禾無期因地無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又卷十二引作取雪汁以漬原蠶矢漬之五六日待釋手接之和穀種之能御旱故謂雪爲五穀精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引又作五六日  
釋因摩之雜穀種使稼能旱

植禾夏至後八十九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

汜勝之書

卷上

四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四

霜下一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穀不傷矣齊民要術

區種法篇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



間分爲十四道以通行人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當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麥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

汜勝之書 卷上 五 鄭玄補校

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一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斗有五萬一千餘粒黍亦少此少計大豆一萬五千餘粒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澆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口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七寸齊民要術引作九寸據後漢書注正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

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麥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例鎌比地刈其草矣

齊民要術卷一 後漢書劉殷傳章懷太子注引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文選稿叔夜養生論注引上農區田至得百斛區方深上有夫字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

汜勝之書 卷上 六 鄭玄補校

減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種種劉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搗麋鹿羊矢等分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又洩曝狀如后稷法皆洩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綠蚰汁和洩如此則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十倍於后稷此言馬蠶皆蟲之先也及附子合稼耐旱終歲不失於穫穫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爲務世張葉黃捷穫之無疑穫禾之法熟過半斷之齊民要術卷一 周禮地官草人鄭元注土化之法化之



使美若記勝之  
術也當指此節

黍稷篇

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強土  
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主雨灌其心心傷無實黍心  
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築一作去其露日出

乃止凡種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疏一作於禾齊

要術卷二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又八百四  
十二引與要術互有詳略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  
引首三句作黍者暑也種  
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

大豆篇

汜勝之書 卷上

七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七

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  
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  
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種大  
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戴甲而生不用深耕大豆  
須均而稀豆花憎見日見日則黃爛而根焦也種豆  
之法莢黑而莖蒼輒收無疑其莢將落反失之故日  
豆熟於場於場穰豆即青莢在上黑莢在下齊民要  
術卷二  
區種大豆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得千六  
百八十株其坎成取美糞一升合坎中土攪和以內

坎中臨種沃之坎三升水坎內豆三粒覆上土勿厚  
以掌抑之令種與土相親一畝用種一升用糞十六  
石八斗豆生五六葉鋤之旱者澆之坎三升水丁夫  
一人可治五畝至秋一畝中十六石種之上土纔令  
蔽豆耳同上

小豆篇

小豆不保歲難得堪黑時注雨種畝一升豆生布葉  
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古所  
以不盡治者豆生布葉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

汜勝之書 卷上

八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八

不成而民盡治故其收耗折也故曰豆不可盡治養  
美田畝可十石以薄田尚可畝取五石同上

麻子篇

種麻預調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之麻生  
布葉鋤之率九尺一樹樹高一尺以蠶矢糞之樹三  
升無益矢以溷中熟糞糞之亦善樹一升天旱以流  
水澆之樹五升無流水曝井水殺其寒氣以澆之雨  
澤適時勿澆澆不欲數發麻如此美田則畝五十石  
及百石薄田尚三十石種麻之法霜下實成速斫之



其樹大者以鋸鋸之齊民要術卷二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引首四句文小異

種麻篇

種泉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二

種泉太旱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不堅寧失於早不

失於晚獲麻之法穗勃勃如灰拔之夏至後二十日

漚泉泉和如絲齊民要術卷二

大小麥篇

凡田有六道麥為首種種麥得時無不善夏至後七

汜勝之書

卷上

九 鄭玄補校 六十九卷五十九

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小

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漿并蠶

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耐

旱蠶矢令麥忍寒麥生黃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

之秋鋤以棘柴糞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

覆黃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

柴曳之突絕其乾葉須麥生復鋤之到榆莢時注雨

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冬雨雪止以物輒

藺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則麥耐

旱多實春凍解耕如土種旋麥麥生根茂盛莽鋤如

宿麥齊民要術卷二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三引首略

區麥種區大小如中農夫區禾收區種凡種一畝用

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

成鋤區間秋草綠以棘柴律土壅麥根秋旱則以桑

落曉澆之秋雨澤適勿澆之麥凍解棘柴律之突絕

其枯葉區間草生鋤之十男大女治十畝至五月收

區一畝得百石以上十畝得千石以上小麥忌戍大

麥忌子除日不中種齊民要術卷二

汜勝之書

卷上

十 鄭玄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

種稻篇

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

不適冬至後一百一十日可種稻稻地美用種畝四

升始種稻欲溼溼者缺其脰令水道相直夏至後大

熱令水道錯齊民要術卷二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九引無始種以下不適作不適四升

作四

種稗篇

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

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備凶年稗中有米熟搗



取米炊食之不減粟米又可釀作酒

齊民要術卷一  
太平御覽卷一

八百二十三引易生作易得粟米作黍米作酒下  
有武帝時令典農種之一頃收二千斛得米三斗  
大儉可磨食之按此乃賈思勰引氾勝之書下  
為注語以證備凶年之意原文作魏武御覽誤作  
武帝又訛為氾勝正文元農系輯要卷二引氾勝  
之書此節下全載思勰注文亦作魏武甚分明

氾勝之書

卷上

土部類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一

氾勝之書卷下

種瓜篇

區種瓜一畝為二十四科區方圓三尺深五寸一科  
用一石糞糞與土合和令相半以三斗瓦甕埋著科  
中央令甕口上與地平盛水甕中令滿種瓜甕四面  
各一子以瓦蓋甕口水或減增常令水滿種常以冬  
至後九十日百日得戊辰日種之又種薤十根令週  
迴甕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賣之與瓜相避  
又可種小豆於瓜中畝四五升其甕可賣此法宜平

氾勝之書 卷下

一 娜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二

地瓜收畝萬錢

齊民要術卷三

種瓠篇

種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畝作區方深一尺以杵築  
之令可居澤相去一步區種四實蠶矢一斗與土糞  
合澆之水二升所乾處復澆之著三實以馬蹄散其  
心勿令蔓延多實實細以藜薦其下無令親土多瘡  
搬度可作瓢以手摩其實從蒂至底去其毛不復長  
且厚八月微霜下收取掘地深一丈薦以藜四邊各  
厚一尺以實置孔中令底下句每一行覆上土厚二



尺二十日出黃色好破以為瓢 其中白膚以養豬致肥其瓣以作燭致明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並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萬六千文餘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上

區種瓠法收種子須大者若先受一斗者得收一石受一石者得收十石先掘地作坑方圓深各三尺用糞沙與土相和令中半若無糞沙生牛糞亦得若坑中足踏令

記勝之書

卷下

二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三

堅以水沃之候水盡即下瓠子十顆復以前糞覆之既生長二尺餘便總聚十莖一處以布纏之五寸許復用泥泥之不過數日便合為一莖留強者餘悉拍去引蔓結子子外之條亦拍去之勿令蔓延留子法初生二三子不佳去之取第四五六區留三子即足旱時須澆之坑畔周匝小渠子深四五寸以水停之令其透潤不得坑中下水同上

種芋篇

種芋區方深皆三尺取豆其內區中足踐之厚尺五

寸取區上澆土與糞和之內區中其上合厚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令保澤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足踐之早數澆之其爛芋生子皆長三尺一區收三石齊民要術卷三 太平御覽卷九百 七十五引云區種芋法區收三石又種芋法宜擇肥緩土近水處和糞糞之二月注雨可種芋率二尺下一本芋生根欲深斲其旁以緩其土旱則澆之有草鋤之不厭數冬治芋如此其收常倍齊民要術卷三

種桑篇

記勝之書

卷下

三 鄭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四

種桑法五月取椹著水中即以手漬之以水濯洗取子陰乾治肥田四十畝荒田久不耕者尤善好耕治之每畝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種之黍桑當俱生鋤之桑令稀疏調適黍熟穫之桑生正與黍高平因以利鎌摩地刈之曝令燥後有風調放火燒之常逆風起火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齊民要術卷五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五

吳淑事類賦注

雜篇上

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



守也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又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注引無帶甲句脫有字而字  
夫穀命實天下之命衛尉前上懸法今上農事人所  
忽略故對勤之可謂忠國憂民之至藝文類聚卷八  
者不能守也 太平御覽卷  
八百二十二引衛尉已下

雜篇下

吳王渙開茱萸溝通運至海陵倉北有茱萸村以村  
立名故史記云邗溝即吳王夫差所開漕運以通上

國太平御覽  
卷七十五

農事情與其力相十倍太平御覽卷  
八百二十二

汜勝之書

卷下

四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五

蔡癸書一卷漢蔡癸撰漢志農家有蔡癸一篇注宣

帝時以言便宜至宏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

鄲人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考賈思勰齊民

要術引崔實政論有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

牛云云而太平御覽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

正同蓋癸書述趙過法而崔氏引之也又漢書食貨

志詳言趙過代田之法後次以蔡癸以好農使勸郡

國至大官知當日校民耕植不外代田也茲據採補

附錄漢志俾有徵攷農圃小道亦具見師承如此歷

蔡癸書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六

城馬國翰竹吾甫



蔡癸書

漢 蔡癸 撰

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御覽引其法三

犁共一牛一人將之御覽引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

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

三引至一人將之又入百二十二引崔元始正論

日宣帝使蔡癸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

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種一頃也蓋要術撮

用崔實引蔡癸語御覽說癸為登今改正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

蔡癸書

一 鄒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七

日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尉過

能為代田一晦三剛歲代處故日代田古法也后

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耨廣尺深尺田剛長終晦一

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苗生葉以上

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日或芸或

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科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

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

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

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耨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

常過緹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

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

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

以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

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

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

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

是後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

蔡癸書

二 鄒煥館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八

少而得穀多漢書食貨志



養羊法一卷漢卜式撰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武帝時輸家財助邊召拜中郎官至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事蹟具漢書本傳其人蓋心計之士殊無足取獨其論牧羊如治民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羣頗得持要之旨史稱式不習文章未必能著書傳世而梁七錄有卜式養羊法一卷疑出依託爲之隋書經籍志注云亡考賈思勰齊民要術載養羊篇中引卜式蓋遺法也茲據補錄畜牧而求肥息者或有取於斯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養羊法



序

一 鄭煥補校  
六十九卷六十九

養羊法

漢 卜式 撰

常留臘月正月生羔爲種者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大率十口一羝無角者更佳供厨者宜刺之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牧民何異於是唯遠水爲良二日一飲緩驅行勿停息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圈不厭近必須與人居相連開窗向圈架北牆爲厩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使糞穢圈內須並牆豎柴棚令周匝羊一千口

養羊法



一 鄭煥補校  
六十九卷七十

者三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非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終刈作青芟若不種豆穀者初草實成時收刈雜草薄鋪使乾勿令鬱池以至冬寒多饒風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時則須飼不宜出放積芟之法於高燥之處豎桑棘木作兩圓棚各五六步許積芟著棚中高一丈亦無嫌任羊透棚指食竟日通夜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肥充若不作棚假有干車芟擲與十口羊亦不得飽羣羊踐躡而已不得一莖入口不收芟者初冬乘秋似如有膚羊羔乳食其母比



至正月母皆瘦死羔小未能獨食水草尋亦俱死非  
直不滋息或滅羣斷種矣寒月生者須然火於其邊  
凡初產者宜煮穀豆飼之白羊留母二三日即母子  
俱放殺羊但留母一日寒月者內羔子坑中日父母  
還乃出之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白羊三月得草  
力毛牀動則鉸之五月毛牀將落鉸取之八月初胡  
菜子未成時又鉸之

賈思勰齊民  
要術卷六

養羊法

二編續館補校  
六十九卷七十一

家政法一卷撰人名氏闕隋唐志無此書之日唯賈  
思勰齊民要術引之輯得十一節言種麥芋蔗之  
候與夫養羊雞之法案隋志醫方類聚有家政方十  
二卷亡又農家類有月政畜牧栽種法一卷亡此書  
名家政似與家政方同而初不及醫療書之所言頗  
與月政畜牧栽種法合而書題實作家政疑不能定  
姑依賈氏題錄列於農家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家政法

十編續館補校  
六十九卷七十一



家政法

正月且取楊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買思總齊民要術卷五

種箕柳法山澗河旁及下田不得五穀之處水盡乾

時熟耕數遍至春凍釋於山陂河坎之旁刈取箕柳

三寸絕之漫散即勞勞訖引水停之至秋任為箕箕

五條一錢一畝歲收萬錢同上

正月種葵齊民要術卷三

二月可種瓜瓠齊民要術卷二

二月可種芋也同上

家政法

一 婦孺傳補校 六十九卷七十三

三月可種蓼同上

三月可種甘蔗齊民要術卷十

四月伐牛骨菱

四月毒草與菱豆不殊齊俗不收所失大也齊民要術

卷六

養羊法當以瓦器盛一升鹽懸羊欄中羊喜鹽自敗

過啖之不勞人收同上

羊有病輒相汚欲令別病法當欄前作瀆深二尺廣

四尺往還皆跳過者無病不能過者入瀆中行過便

別上

養雞法二月先耕一畝作田穠粥麩之刈生茅覆上

自生白蟲便買黃雌雞十隻雄一隻於地上作屋方

廣丈五於屋下懸糞令雞宿上并作雞籠懸中夏月

盛糞雞當還屋下息并於園中築作小屋覆雞雞得

養子鳥不得就同上

家政法

二 婦孺傳補校 六十九卷七十四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

子編道家類

伊尹書一卷

商伊尹

辛甲書一卷

周辛甲

公子牟子一卷

田子一卷

周田駢

老萊子一卷

黔婁子一卷

鄭長者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魏目

任子道論一卷

魏任叔

洞極真經一卷

魏關朗

唐子一卷

吳唐滂

蘇子一卷

晉蘇彥

陸子一卷

晉陸雲

鄭氏館補校  
七十卷一

伊尹書一卷商伊尹撰撰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于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是伊尹名摯也詩商頌長發鄭康成箋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是阿衡乃伊尹官號非名也孟子辨伊尹割烹要湯之事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湯使人以幣聘之云湯三使往聘之出處詳明如此何史遷誤信戰國游士之談而以爲媵臣負鼎

伊尹書 序

俎重誣之也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茲從逸周書呂氏春秋齊民要術劉向七畧別錄說苑尸子等書輯得十一篇其有篇目可攷者五篇餘俱收入雜篇錄爲一帙四方令區田法及論公卿大夫列士體國經野與周公規模不異本味一篇要即鹽梅和羹之旨而以奇偉之筆出之不知者遂以割烹備會而有庖人酒保之枝辭也至於九主之名及阻職貢之策與戰國術

鄭氏館補校  
七十卷二



士語近殆所謂依託者乎今亦不能區分統哀二編  
依班志入道家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伊尹書

序

二 鄭經館補校  
七十卷三

伊尹書

商 伊摯 撰

四方令

逸周書曰伊尹朝獻商書  
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  
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  
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  
令曰臣請正東符斐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  
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 鯢之醬鮫肢利劍為獻  
正南甌鄒桂國損于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璵

伊尹書

一 鄭經館補校  
七十卷四

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南崑崙狗國鬼  
親枳已鬪耳貫胸雕題離上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  
紕劉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  
且畧貌胡戎翟旬奴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請令  
以素驪白玉野馬駒駘駿良弓為獻湯曰善

逸周書  
書王

會

本味

湯得伊尹戒之於廟燔以燼火費以犧豕明日設朝  
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平對曰君之國



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穢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濟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噉集韻入聲十九鍾饋噉注引酸而不酷頤野王玉字注引伊尹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日酸而不噉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

伊尹書



婦媛館補校 七十卷五

者猩猩之唇獲獲之炙倚鱸之翠迷蕩之學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沅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蘆水之魚名曰鱸其狀若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餘瞽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非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茵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許慎說文解字禾部秬字山之禾南海之秬集韻去聲三十七号秬字注同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上名曰搖水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楹焉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伊尹書



婦媛館補校 七十卷六

不可強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亡亡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亡所以成人也聖王之要矣豈越越多業哉呂氏春秋本味篇

先亡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畜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廢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



不於莖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呂氏春秋先己篇

九主

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記殷本紀九主者有法

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

九品圖畫其形劉向七略則錄

區田

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

伊尹書

鄭媛館補校七十卷七

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行人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直橫鑿町為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為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

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

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

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一寸一溝容九株一畝

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

一尺區種天旱常澆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

深各六寸間相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

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

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

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七寸

伊尹書

鄭媛館補校七十卷八

齊民要術引作九寸據後漢書注改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莠之區間草以刻刻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劓鎌比地刈其草矣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池勝之撰太子注引上農區田以下後漢書劉般傳章叔夜養生論李善注引上農區田至得百斛文句皆小

雜籍凡佚文無篇目可考者統錄於後



湯問伊尹曰詩可為邪伊尹曰五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

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

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

尹曰臣問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則

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

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

國家昌詩外傳卷三

伊尹書

六經館補校

七十卷九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

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

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思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

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

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劉向說苑君道篇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

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

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

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

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伊尹書

七經館補校

七十卷十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眾取去

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閭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

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

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

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

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

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說苑臣術篇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

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

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

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同上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後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伊尹書

八 柳媛館補校 七十卷十一

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說苑臣術篇

辛甲書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傳以為周太史

劉向別錄以為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

之周文王以為公卿封長子漢藝文志道家有辛甲

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左氏春秋襄四

年傳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韓非子說林引其與周公

議伐商蓋之語是佚說之僅存者據輯並附考為卷

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諸銘其言兵亦略

似班志以此書與太公書同入道家知非取謀虛而

叩寂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辛甲書

序

一 柳媛館補校 七十卷十二



辛甲書

周 辛甲 撰

虞人之箴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盲于原獸忘其國恤  
而思其應牲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政  
告僕夫春秋左傳 虞四年

散篇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 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

辛甲書

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 攻九夷而商蓋服韓非子 說林

一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十三

附考

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  
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  
為公卿封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史記周本紀 裴駭集解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  
杜預注辛甲周太史孔穎達正義晉語文王訪于辛  
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

漢書藝文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  
而去周封之

辛甲書

附考

二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十四



公子牟子一卷周魏公子牟撰漢志道家公子牟四  
篇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其書隨唐志皆  
不著目佚已久茲從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所  
引摭摭彙可補曰篇之缺理見其大清辯滔滔宜乎  
折堅白異同之論使公孫龍口舌而舌舉也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公子牟子

序

鄭經補校  
七十卷十五

公子牟子

周 魏公子牟 撰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  
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訕焉異  
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  
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榦之上入休乎缺瓮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

公子牟子

鄭經補校  
七十卷十六

沒足滅跗還軒解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乎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  
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  
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  
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  
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童負山而鉅馳



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招井之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焉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秋水篇

公子牟子



二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十七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願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庚先王

不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釐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戰國策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引桓子新論曰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尺從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從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慮又虞世南北堂書錄卷一百二十七引魏牟見趙王至敗縱而冠不成與縱作縱約用此篇之義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公子牟子



三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十八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莊子作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莊子無猶字不作未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呂氏春秋作從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莊子讓王篇 呂氏春秋 審為篇 淮南子 道應訓引作瞻子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之言牟幾忘語吾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而  
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劉向說苑  
敬慎篇

公子牟子

四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十九

田十一卷周田駢撰駢齊人與慎到接子環淵皆學  
黃老之術皆有所論附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漢志  
道家田子二十五篇注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  
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呂氏春秋輯得佚說  
三篇其一篇與淮南子所引互有詳畧異同參訂校  
補並附考為卷其說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  
而莫不宜當始尸子所謂田駢貴均者和歷城馬國  
翰竹吾甫

田子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



田子

周 田駢 撰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淮南子無者字

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呂氏春秋引無此句據淮南子補願聞齊淮南

子無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淮南子作

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淮南子作材願王察

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呂氏春秋作願王之駢

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

皆有意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

田子

五帝以昭神明以鴻呂氏春秋引至此已雖無除其患害天

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

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淮南子引

連自取齊國之政焉下呂氏春秋執一篇淮南子道應訓並引此節詳畧不同互參訂補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

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

眾也呂氏春秋用衆篇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

遜敏田子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

謂田駢曰客士與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弁

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弁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

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與歷身

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

能立功好得惡于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至故君子

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如陵上之木淳淳

平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

素樸呂氏春秋士容篇

田子

一 姑蘇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二



附錄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漢書藝文志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此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莊子雜篇天下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田子附錄 一 加煩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三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同上

田子貴均子

陳駢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呂氏春秋不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

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

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

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貨養千

鍾徒百人不官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戰國策齊策

老萊子一卷周楚老萊子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萊

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脩道而養壽

也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注楚人與孔子同時隋

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茲從莊子孔叢子尸子皇

甫謚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為卷家苑斯先生釋史

云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淵之說也國策

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

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

子列傳之內將疑為二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

老萊子片 一 加煩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四

同也翰案史記云老萊子亦楚人明與老子同國孫

綽遊天台山賦躡二老之元蹤注二老老子老萊子

也二老道同故以之合傳矜知規仲尼以莊子引之

自是老萊語後人誤為老聃國策或謂齊黃引老萊

子教孔子事君但言孔子亦即指子思非仲尼也穆

公時老萊猶存此所以稱壽者與鹿城馬國翰竹吾



老萊子

周 楚老萊子 撰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俯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邱也名而來仲尼至曰邱去汝躬矜與汝容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而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

老萊子

一 湖媛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五

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外物篇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問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事君道行言聽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蔽舌

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子抗

國策或謂齊黃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為歸

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尸子引老萊子

老萊子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皇甫謐高士傳

老萊子

二 湖媛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六



附錄

孔子曰德蒸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  
國無道處賤不問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大戴禮記  
隱引有國無道二句

老萊子者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脩道

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

老萊子古之壽者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嫺

爛衣裳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為小兒啼或弄鸚烏

老萊子

於親側

老萊子者楚公室亂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蓬蒿為室

杖杖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

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

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

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極

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銖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

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為

老萊子人莫知其所終也

皇甫謐高士傳

黔婁子一卷周黔婁先生撰皇甫謐高士傳云黔婁

先生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諸侯又言著書四篇言

道家之用號黔婁子漢藝文志道家黔婁子四篇注

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廣韻去聲十九候婁字

注引漢藝文志有黔婁子著書黔作贛與今漢志文

異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諸家亦無引述之

者惟曹氏庭棟搜採孔子及羣弟子言行仿薛據孔

子集語作逸語中引黔婁子述聖言一節記原憲事

一節所據之書當為不傳秘本既不可攷姑依錄之

黔婁子

並附考為卷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序

一 如媛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八



黔婁子

周 黔婁先生 撰

子曰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曹氏

語引黔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攝

微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

無財謂之貧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

憲同上引黔婁子 案此節韓詩外傳卷一劉向新

序卷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无能子皇甫益高士

傳皆引之文句小異茲引作黔婁

子在五家書前當是原出處也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九

附考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諸侯魯恭公

聞其賢使政禮賜粟三十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

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以為卿又不受著書四篇號

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皇甫益高士傳

黔婁子

附考

二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九



鄭長者書一卷周鄭撰人姓名缺漢志道家鄭長者  
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  
人不知姓名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韓非子外  
儲說引一則是佚篇中語據錄以存一家說主虛無  
無見深探道旨不且隱合禪宗乎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鄭長者書

序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三十一

鄭長者書

周 鄭長者 撰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烏以數百目視  
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虞田子方曰善子加之  
弋我加之國鄭長者問之曰田子方欲知廩而未得  
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韓非子  
外儲說

鄭長者書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三十一



任子道論一卷魏任昉撰昉字紹先一作照先樂安博昌人官至河東太守附見魏志王昶傳裴松之注引昉別傳敘述甚詳別傳謂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隋家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昉撰唐志同又別有任昉顧道士論三卷馬總意林亦載任子十卷於人物志三卷後注云名奕考諸史志無任奕著書之目奕蓋昉之訛也今其書佚意林載十

七節又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九節參互考訂並附別傳為卷初學記引作任昉道德論他

任子道論

序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三十三

皆引作任子茲依隋唐志題任子道論既訂名奕之訛因改題魏任昉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任子道論

魏任昉撰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為智不勤教則無以為仁馬總意林卷五引上二句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三引有下四句喜能歌舞怒能戰鬪意林卷五一人之智不如眾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眾目之明

同上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

任子道論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三十四

者凡民也同上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也御覽有也字履深冰而不

寒結木條而不折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意林卷五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

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



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温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

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唯聖

人能節之並同上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

水氣人急而賊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

神龍不虞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賢人不入

危國智者不輔亂君意林卷五

在子道論

二 鄒煥館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五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官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

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霸者難佐並同上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虞世南北堂書 鈔卷三十七

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

也為戎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同上

有黃金則鑄石字一有明珠則魚目湖故一真起而

萬偽動一利立而萬詐生北堂書鈔 卷九十九

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

是陣之體也北堂書鈔卷 一百一十七

夫賢人者至德以為己心行道以為己任處則不求

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為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

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

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徐堅初學記卷十七引任昉

於朝播仁風於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文句 脫略不全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引任子此節差

具完

鳳為羽族之美麟為毛類初學記作義 據御覽訂之俊龜龍為

在子道論

三 鄒煥館補校 七十卷三十六

介蟲之長榘楠為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初學記卷 三十

平御覽卷 九百十五

日月為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為天下衣食人不

能謝太平御覽卷三十三 文選陸士衡演 連珠李善注引上二句無為字

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家

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

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

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太平御覽卷 四百二十九

丹淵之珠沉於黃泥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



附錄

馮字紹先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并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馮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

任子道論

附錄

四鄭經補校

七十卷三十七

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馮取值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催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其買者欲隨時價取贖馮自取本價八匹其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馮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馮馮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馮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馮應其舉為臨前侯庶子相國東曹

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馮為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馮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任子道論

附錄

五鄭經補校

七十卷三十八

王親傳裴松之注引馮別傳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又卷四百二十六又卷四百三十並引任馮別傳較裴注為略裴注脫字紹先三字據御覽補一作照先



洞極真經序

魏 闕明 撰

朗業儒蓄書積數世矣自六代祖淵會鼎國之亂徙家於汾河所藏之書散逸幾盡其秘而存者唯洞極真經而已六世祖嘗謂家人曰洞極真經聖人之書也吾後數世當有賢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於稷契倘不時偶其顏淵之流乎是經之蘊當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聞遺言於祖父敢不勉勉以發揚先祖之意乎因伏讀累年思以傳次然而性蒙識泥不能洞

洞極真經序

一 婦孺館補校 七十卷三十九

遠聞崆峒山有杙先生者世之異人也故往師焉至之幾歲孜孜焉未嘗敢廢弟子之禮一日齋戒盥浴發卷以請其蘊先生乃掩卷而歎曰此天地之樞機聖人之靈奧也潛而不傳也久矣子孰從而得之則以指諸人事於是洞極之義煥然可詳朗既得而歸有頃聞先生已飛昇矣嗚呼聖人之言將假先生而視諸人耶將不可使下民知之耶何先生之傳而不留矣朗以為天以先生而啓之而不可以先生盡

之使書之者其非朗乎因以先生之翼則附於經又編其遺言為洞極論凡十一篇復作傳以釋其蘊為圖以序其為庶乎來者知洞極之道焉時太和末年正月上休日序

洞極真經

二 婦孺館補校 七十卷四十一



洞極真經

魏 關朗 撰

生傳第一

三式生式生洪明正一式冥虛傳曰冥物始生也一  
式形虛為傳曰形虛為質始成也一式罔不利傳曰  
罔不利濟於用也翼曰陽秉日生洪哉大也明哉正  
哉極也惟生故能大盛而極焉則曰聖人以化育天  
下胡一桂啓蒙  
翼傳外篇

次萌息華茂止安煇實通九傳佚

洞極真經

一 鄭煇館補校  
七十卷四十一

資傳第二

三式資式資資天生地育而人資翼曰取天地之道曰  
資觀其資三極之情可見矣則曰聖人以順天地而  
創法立制三式資其象以制器傳曰資其象制器  
器也三式資其器以闢田里以興地利傳曰資其器  
興地利也三式資其用以化育兆姓傳曰資其用化  
育兆姓其道大也

次用達與素悖靜平序通九傳佚

育傳第三

三式育式育洪明翼曰陰能成陽之生日育育則洪  
洪然後正則曰君子以承君嗣化以育兆姓二式女  
子育於家正臧傳曰女子育於家育在內也不正則  
否正乃臧也二式乃蟄乃萌育於田傳曰乃蟄乃萌  
育於田也二式利用獲傳曰利用獲育道成也

次和塞作煥幾抑冥通通九傳佚

敘本論並同

生三興三達三實三萌三通三茂三息三抑三

煥三華三幾三安三育三靜三序三止三冥三

洞極真經

二 鄭煇館補校  
七十卷四十二

煇三素三用三和三悖三塞三作三平三資三

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  
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為離奇以為巽全八之三以  
為震奇以為艮全六之三以為坎奇以為乾全九之  
三以為兌奇以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盡其畫易曰  
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謂乎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  
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以為  
三象是故一為生之式四為生之式七為生之式二  
為育之式五為育之式八為育之式三為資之式六







資三用三達三興三素三悖三靜三平三序三  
 育三和三塞三作三渙三幾三抑三冥三通三  
 天地闢萬物生生必萌萌而後息息而後華華則茂  
 物不終茂故所以止止然後安安則得其煥煥則實  
 實則可以資矣資必有所用用然然達達則能興物  
 不終興興久則素素則悖悖治悖莫若靜靜則平平則  
 有序序則可以興育矣育然後和物不終和和久則  
 塞決塞必有作作則渙渙則幾乎正矣至正必有抑  
 抑則冥物不終冥故以通而終焉施同上

洞極真經

五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四十五

唐子一卷吳唐滂撰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見馬  
 總意林注據本書言大晉應期一舉席捲云云則撰  
 述之成定在吳亡入晉之後也隋唐志道家並有唐  
 子十卷原書久佚意林載十九節又從北堂書鈔藝  
 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採輯除已見意林者  
 得佚說八節合訂一卷其書論政談兵不盡述道家  
 之言然如所謂夫土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  
 絕羣之節必嬰謗嗤之患其諸和光同塵而究意於  
 大患在有身者平宜其景慕韓終而抗喻元鶴也歷

唐子

序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卷四十六

城馬國翰竹吾甫

一第 1204 丹 黃參 日 庫 入 書 序 8 反 E 3



唐子

吳唐滂撰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馬總意林卷五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

累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

與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兄弟之

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唐子

一 鄭媛館補校七十卷四十七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

論德則文兄而桓弟

並同上

大晉應期一舉席捲猶震霆摧枯干鈞壓卵無餘類

意林卷五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七引猶震霆二句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

察百步也

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脫也字又三百六十七引上二句

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詬之謗

猶傷體毛耳

意林卷五

鷹隼羣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

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

一作寤

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

謗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遙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九耳其兆不可見

其端不可覺

並同上

唐子

二 鄭媛館補校七十卷四十八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歡

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引作良將

如泉如山不知其歡感也

將勿離旗鼓師之耳目

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八引作將勿離旗鼓

旗鼓將之耳目也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意林卷五

佐國者傷預事者亡

同上

聖人間諫若甘味愚者間諫若荼食

北堂書鈔卷九

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雷擊戰如風行

北堂書鈔

卷一百一十七



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歐陽詢詩

文類彙卷二十一

暴主闇君不可生殺文選陸士衡五等論李善注

君人者秉南面之尊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

養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君人者當以江海為腹

山林為面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則下

不知其量畏而懷之太平御覽卷七十六引至山林何有又卷三百七十一引云人

知其量畏而懷之末二句據補

猛將之發觀于虎而鑒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霧

唐子三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四十九

閉之如在餅開之如散星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八

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鶩成列飛

翔而過此偶爾何異元鶴二八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希見食筍歸煮竹根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 陳耀文天中記卷五十三

仙人韓終即韓馮之兄為宋王採藥王不肯服之終

因服之遂得仙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四

蘇子

晉 蘇彥 撰

微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原

注或作 尾生

車渠瑪瑙生於荒外今冀州之士曾未得其奇也文選

類聚卷八十四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徐堅初學記卷二 太平御覽卷十五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文選陸士衡長安有狹邪行李善注

夫人生一代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後漢書王

蘇子一 鄭媛館補校 七十卷五十一

符傳章懷太子注太平御覽卷十二

夫帶方寸之印丈八之組戴貂鶴之尾建千丈之城

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

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 里之衢四句 又卷六百八十 引夫走卒四句 作列貴作者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以抑馳 太平御覽 卷七十六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為文學何以知世之資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七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  
 舊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著  
 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  
 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度莫過乎  
 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洞洞其  
 同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  
 一法雅人君子投筆視而高視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麗告  
 之不悟復更告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惠加  
 蘇子二如類補補校七十卷五十一  
 於亡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燭翠以羽殃身蜂以珠破體  
 是以公孫賀得丞而啼泣知滿之有毀晨之有暮北齊書卷九十九引無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燭三句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上四句有之據補御覽作致敗破體作致敗  
 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蕪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三  
 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史記李斯傳司馬貞索隱引莊子及蘇子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道家類

陸子一卷晉陸雲撰雲字士龍吳人官至清河太守  
 事蹟具晉書本傳傳稱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  
 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隋唐志道家皆載陸子十卷  
 卽新書也今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二節又裴松之  
 魏志注引陸氏異林一節記鍾繇事云叔父清河太  
 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陸氏蓋雲之猶子考陸機傳  
 二子蔚夏或其所作稱清河說定爲新書中語又本  
 傳紀雲作新書下引路行遇王弼事云雲本無元學  
 自此談老殊進此作書之繇且文筆與異林所引同  
 陸子一據續補補校七十卷五十二  
 亦陸子佚文也並採錄之陸佃埤雅引陸子乾鵲噪  
 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則西京雜記所載陸賈  
 語不敢屏入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陸子

晉 陸雲 撰

三皇垂策而五帝擊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雖使周

公御衡仲尼促節固不已也徐堅初學記卷九 陸

但埤雅卷十 二引上四句

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太平御覽卷

鍾繇嘗數月不朝鍾繇字據 會意性異常 九引此句

或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美麗非凡九引此句

曰必是鬼物御覽八百八十七作故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

陸子

止戶外絲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御覽八百八十九無意恨二無此乃勤勤

呼之乃入御覽無然猶斫御覽八百八十九作斬之傷御覽八百八十九作斫婦

之心御覽無然猶斫御覽八百八十九作斬之傷御覽八百八十九作斫婦

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御覽無

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御

八百十九無衫字八百八十九丹繡補襠御覽八百十九

傷左臂御覽八百八十九作一以補襠御覽八百十九

中縣御覽八百八十九作一魏志魏志傳傳裴松之注裴松之注陸氏

如北清河陸雲也據補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九又卷八百八十七並引陸氏異林與裴注小異

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晚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家晉書陸雲傳

陸子

二婦娘館補校 七十卷五十四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一

子編道家類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 晉杜夷

孫子一卷 晉孫綽

符子一卷 晉符朗

少子一卷 南齊張融

夷夏論一卷 南齊顧歡

子編法家類

申子一卷 周申不害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編纂館補校  
七十一卷

晁氏新書一卷 漢晁錯

崔氏政論一卷 後漢崔實

劉氏政論一卷 魏劉廙

阮子政論一卷 魏阮武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晉杜夷撰夷室引齊盧江潯人

官至國子祭酒晉書有傳何法盛稱其秉操真素故

以幽求子自號其書隋志道家有杜氏幽求新書二

十卷唐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原書久佚北堂書

鈔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又三國魏志杜畿傳裴松

之注引杜氏新書七條皆紀議及子理與恕言行當

是夷和並其先德之美引者不稱幽求省文也又御

覽引杜子新語一則新語蓋新書之誤並據輯錄其

說道清淡以無爲爲家宗尙老氏書入道家以此又

杜氏幽求新書 序

謂齊宣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蓋用孟子齊

宣王以羊易牛事而誤究心道術故與儒書不能無

舛駁也歷城馬國翰竹吾

編纂館補校  
七十一卷二



杜氏幽求新書

晉 杜夷 撰

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東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  
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  
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又宜率焉以驥今  
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志杜畿傳裴松  
之注引杜氏新書  
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  
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飾直意與豐殊趣豐竟

杜氏幽求新書

鄭煥館補校  
七十一卷三

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  
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為豐所不善恕亦  
任其自然不力求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家居  
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政騎侍郎數月轉補黃  
門侍郎時李豐為常侍黃門良哀侃見轉為吏部郎  
荀俱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鴨因其壘壘之固小大家  
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

征北將軍程

五字據  
魏志補

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

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  
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  
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府  
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  
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  
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刻心著地正與數斤肉  
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  
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  
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

杜氏幽求新書

鄭煥館補校  
七十一卷四

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  
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  
怨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  
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  
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  
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  
謂之體論

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



年二十一而卒字寬字務叔清虛元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剛集禮記及左氏傳今存于世

阮補志 武字文業潤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

子坦字宏舒晉太子少傅于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並同上

杜氏園求新書

三 婦媛部補校 七十一卷五

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杜氏園求子

不仁之人心懷豺虎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杜氏園求子

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曠澤翹尾而馳陸

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多陸也二字

扇雲微動涼風夏生太平御覽卷二十二

秋風晨厲則慘然多悽太平御覽卷二十四

以舜禹之登庸視孔氏之窮屈不似跛鼈之與晨驥乎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弓折由射之數劍缺因用之者多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騶蚊絆蚤崇其非法劓蟻屠蝨求其肝膽非至精誰能知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

凋羈鏤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並同上

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太平御覽卷四百二

蓋道清淡以無為為家恬虛寂靜宏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有道之國其鬼不神並同上

杜氏園求新書

四 婦媛部補校 七十一卷六

衰衣博帶高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蕤太平御覽卷六百九

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齊宣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繼赴谿澗而有遺身之志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堯時獲獬豸緝其尾以為帝帳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引周求子

衆儒觀春秋之紀錄政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為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溫士若太史公亦以為然余謂



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為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為生熟而復俱美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杜子漸語蓋新書之誤傳寫者失之

杜氏附求新書

歸藏館補校  
七十一卷七

孫子三卷晉孫綽撰綽有論語集解已著錄經綽唐志道家並有孫子十二卷引或稱孫綽子今佚輯得二十餘節書詮元旨有飄飄欲仙之致而如許譙周勸主降魏及道德王霸之稱號則亦出入乎名法諸家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孫子

序

歸藏館補校  
七十一卷八



孫子

晉 孫綽 撰

譙周說後主御覽引無後降魏可乎曰自為御覽天

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子夫為社稷死則死之亡

則亡之御覽無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御覽無

推過於其父悅首而事儲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

御覽作大哉蜀志譙周傳裴松之注引孫綽計

君之正道哉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孫子

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璠雲之

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逮

孫子 二 嬖倖補校 七十二卷九

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太平

卷七十九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二十六引黃

帝極天衢句又引彭祖前驅二句彭誤作遠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北堂書鈔 卷一百八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北堂書鈔卷一百三

七百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文選謝靈暉出

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文選袁彥伯三

真人在冬則松竹也同上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回求珠旨哉言乎文選劉

交論注 及流休文宋 書謝靈傳注引無末句

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文選王仲寶 褚淵碑文注

藝妙者以入神造化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刻注

擊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太平御覽 卷十三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為而治者道

也為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責不人義也

太平御覽 卷七十六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

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孫子 二 嬖倖補校 七十二卷十

上千里傍蔭數國一作有人曰 一無有人曰 三字當衍東極有

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一作 支 釣魚為鮮不足充餽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又卷八百三十四又卷

九百五十二又卷七十二引海人曰橫海有魚一

吸萬頃 之波

銜轡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

治而所以為治太平御覽 卷六百八

典籍文章之言也理出於天辭宣於人同上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

阿衡之才樞柱楹榱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廈之器



具矣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四

動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柁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鏐金洪爐盜隸不貪鵝肉在俎餓徒不食太平御覽卷八百四

火光明于天者燈燭何施焉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

北阜有木焉名曰時好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一

高祖御龍尤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

是陸佃埤雅釋魚

孫子

鄭玄補注 七十一卷十一

符子一卷晉符朗撰朗字元達峒陽臨渭氏人符堅之從兄子也仕秦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降晉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晉書載記有朗傳稱其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隋志二十卷唐志三十卷並入道家今佚楊慎丹鉛總錄以符子與泰子並論以為不特世無其書並罕知其姓名王世貞跋之謂其書道藏有之今徧檢道藏全目實無符子并州大言欺人耳茲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四十餘節按錄為卷中多春秋遺事足資考證文筆頗似抱朴子據本書有郎乘千金之劍把符子而趨抱朴子趨謂曰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之語似抱朴朗之門人也諸書多引作符子符子形近而訛據晉書訂正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符子

序

鄭玄補注 七十一卷十二



符子

晉 符朗 撰

方外

太公涓釣於隱溪

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五十九有路史注涓作涓而於字五十九

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

御覽九百三十五無矣而曾二字路史注作不得一魚曾

速聞之往而觀其釣

御覽九百三十五作曾連聞而觀焉路史注作季連往見之

太公涓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

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路史注涓作涓

御覽九百三十五

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御覽九百三十五脫

石作於脫且字

仰作伸脫及字而字其膝所處之石皆若曰其跗觸

符子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三

崖若路

路史注作漆處路史注作季連曰釣所以在魚

無魚何釣太公曰

路史注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

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方吾猶一朝耳

路史注

念蓬萊四句末句作吾方之猶一日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又卷八百三十四引符子方外

至釋竿路史後紀卷四羅華注

案諸書引符子惟此節有篇目可考故置於前其無篇目者依錄後

志存四海之外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十二

朗家楚朗棄千金之劍把符子而趨抱朴子趨謂曰

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符郎不應

符郎何據夫千金

利劍剖割之所存焉符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引朗家楚至而趨下接曰夫千金以下

又卷一百二十二引符子云朗棄千金之劍下

接抱朴子至存小子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四引同下多符朗不應句互校補訂

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鹿之履莎裳褐衣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笠兼莎裳褐據御覽訂正緩步而去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而雙關之下君之榮願

亦已足矣夫

五句補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

松生於棟余立于樞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

符子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四

雙關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澗

之禁崑崙余安知其所以榮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

北堂書鈔卷十二引云坐華堂森如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之

一作佐舜勞矣繫山

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

逸不能為君之勞矣

藝文類聚卷十一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四百二十四

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舜之

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

國而賤乎萬代哉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太平御覽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

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攸矣君焉用揣揣焉以

所牧而與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率犢而去藝文類聚

卷九十四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

固不居非人便不珍藝文類聚無養奚若以下一十七字據御覽補於今年

苻子

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藝文類聚作於今百二十歲御覽無於字王

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

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

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藝文類聚

類聚無王乃命豕宰至養之有其王命宰夫膳之豕

既死夕乃見夢於燕相御覽無豕既死三字曰造化

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藝文類聚

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御覽無今字而始得

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欣君之

患將報子死焉御覽無而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

街夜光而獻之御覽無後字於作乎末句作奉璧而

卷九百三十一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六 太平御覽

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今仗君

之靈而化始得為魯津之伯也太平廣記卷四

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為龍又

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

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

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偽求乎藝文類聚

苻子

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浮藝文類聚無浮字據御覽補游於滄海

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類邁於羣岳藝文類聚無之

沈沒而下則隱天之邱潛嶠於重川藝文類聚則

相要乎海畔欲觀之行御覽作欲月餘日流潛未出

羣蟻中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

羣蟻曰此將鼈之作也藝文類聚晚日龍潛三字及

數日風止雷默藝文類聚無雷默海中隱淪如

其高築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

此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道遙壤封之巔歸服乎窟穴之

御覽引止此異下無平字粒下無也比乃物我之

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藝文類

卷十七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七 陸佃埤雅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御覽有晉

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御覽有執身以食之公子

重耳乃撫僕之手駢而觀之御覽無乃顧其臣咎

犯曰此蟲也智之德薄矣御覽作智而猶役其智布

御覽其網曳其繩御覽無執身而食之御覽作而執

苻子御覽無此句御覽作而執以食之御覽作而執

况乎人之智御覽之下而不能靡垂天之網布絡地

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

之人乎御覽無孰御覽無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

御覽無則有那有嗣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太平

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御覽有相與

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葦戶不扉御覽有

蓋茨不翳而高御覽歌不輟御覽卷四十八 太平

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初學記卷二

易六帖 卷十二

有噓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去大驛於

天下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

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太平御覽卷

水生於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於木未有抱樹而

焦者太平御覽卷五十一 又卷九百五

黃帝將適昆虞之邱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

日月之旌驂參此御雙鳥黃帝命方朔避路謂容成

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邱太平御覽卷七十九

引黃帝賦紫虬句又 北堂書鈔卷十六

苻子御覽無此句御覽作而執以食之御覽作而執

黃帝謂其友無為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

駕於玄圃子直代之無為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為

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太平御覽卷七十九 北

堂書鈔卷十一 引息駕元

舜禪禹於洞庭之野太平御覽

築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築日觀

刑日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樂臣

為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樂日聽子諫諫得

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



石也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  
 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予知我之亡而不知  
 亡予就炮烙之刑吾親子亡予知我不亡龍逢行歌  
 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故涉新我樂而人不  
 知有武而趨乃赴火而死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  
 卷四百五十七引龍逢進  
 諫桀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冠危石君之  
 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而不墮履春冰  
 而不陷者桀乃笑而應之曰予且就炮之刑龍逢  
 而武而趨赴火而死者字及布武四字據補又六  
 百四十七作息我炮烙下  
 有故涉新我八字據補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邱  
 待子鄭氏補校  
 七十二卷十九

明日寡人欲以孔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  
 欲詢諸三子左邱明日孔某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  
 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遂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  
 知之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  
 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茹言未  
 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  
 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  
 失之矣今君欲以孔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  
 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不以三桓謀而召孔

子為司徒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又卷六十九十四引  
 云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裘不可得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膠唯飲一鍾蹇叔曰一  
 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太  
 御覽卷二  
 百八十一

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

物為師矣太平御覽  
 卷四百四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太平御覽卷  
 四百十九

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勿勿然以天下

待子鄭氏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

為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太平御覽卷  
 四百二十四

惠子家窮俄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

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

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

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

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

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

矣太平御覽卷  
 四百八十六

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其僮自移而徙衽以從



陰及至暮反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在以從陰而忠露之濡於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溼是巧於用書而拙於用夕奚不處曜而辭陰反林自露此亦愚之至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九

陶之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

踞蹠掉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

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

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相

之曰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聞鳴

符子

蘇頌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一

者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為之災今太子

非子之不吉但其王為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淵蚌鏡以照明

故鑿人蚌以舍珠故內照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 藝文類聚卷七十一引作心

善知人者看如明鏡 鏡以照明故鑿人也

荆山不貴玉鯀人不貴珠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漢王聞宋滕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

者進謂宋滕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

先生而委國政焉宋滕子嬰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犂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滕不願為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御覽卷八百三十三

天羅廊矣野人猶有罕窮之勤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也食非丹不食茹

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以延生咀藥以養

齡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符子

蘇頌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一

下安其寐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聞赴燈而死者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九 卷九百五十一 陸佃雜錄卷十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甚年而

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

期百年不可得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藝文類聚卷九十三引多脫略

吾與元子觀東海釋駟而升平岷山未中路而忘馬

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

可忘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觀之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

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

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

成百則牧數足矣鄰書與之從此觀之富者非富貧

者非貧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

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耶奚若晏嬰曰臣聞坑王之

外有烏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烏也非龍脯不

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

苻子鄭環補注 七十二卷二十三

弗充生未幾何天其天年而死金玉之非珍乃為君

之患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七

務尤自投廬廬江之伯以赤鯉送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六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觀

曰臣嘗晝寢愀然聞羣發之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

肌珍臣項膺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

大半發父止之曰我與爾所慮不過容口奚用竊爭

交戰為哉羣發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為君之城亦以

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發之

知竊謂君羞之魯侯曰善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木生蠅蠅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

十二碑推卷十一引 云石生金木生蠅

苻子與元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木淵上蔭百丈之

松蕭蕭然神王乎一邱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

俗人其猶木大守脂瓦雞司晨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北堂書

鈔卷一百三十 五引其猶二句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

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人擇其果之

苻子鄭環補注 七十二卷二十四

煩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

以爾為累矣去之則免乃耨老持子逃趙相於白雲

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四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禽

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

吾不知其枯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少子一卷南齊張融撰融字思光吳郡吳人官至司

徒右長史事蹟具南齊書本傳孔稚士齊蕭司徒書

云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

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通道佛云云阮孝緒七錄

載少子五卷隋志云梁有又云亡唐志不著目佚已

久釋僧祐探入宏明集南齊顧歡傳一引其略稱門

律本傳載有問律自序問律疑即門律並據輯錄其

書究明二氏大旨謂百聖同投本末無異周刻山次

與往復論難倒兵乃已史稱融元義無師法而神解

少子

序

蘇煥館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五

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自序其文不阡不陌非途

非路亦可謂善自寫照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少子

南齊 張融 撰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

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籠下

且中代之文道體關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

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

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少子

蘇煥館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六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

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

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

利卑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

法辯此盡遊平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

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

爾曹當振綱也

南齊書  
張融傳

門論



吾門世世佛舅氏奉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沾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訶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於二何兩孔周荆山茨

少子

傳引張融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至鴻常一耳

南齊書顧歡 七十一卷二十七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况驚舟失枕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遠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去明集

周荆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頤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跟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網為宏過此而

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暇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其極言且略如左遲問深況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

少子

南齊書顧歡 七十一卷二十八

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資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



鴻常一鴻平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  
 吾已辨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過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  
 鴻耳唯馳佛道無免二乖南齊書引作末未知高鑿緣何識  
 本輕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  
 獄方與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  
 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日鑿儒  
 墨間固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  
 少子

用宜以夫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抱一無  
 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同上南齊書顧敬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還極  
無二者為還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  
宗之本至其有旨乎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  
 足下專遵佛跡而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  
 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  
 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  
 請女明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道家類

答周頌書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化  
 極魂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  
 平生所困橫施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  
 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中陰駭感十應通  
 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續起情妙見正  
 析既赴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  
 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  
 少子

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  
 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神精明驅動識用  
 沈瀟所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  
 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  
 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  
 得乎使靜而不相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  
 神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還極所以一為性遊  
 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救生  
 靈一疎志庶足下回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

二九五



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綱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贊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舊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

少子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一

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卻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畫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

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周之問曰未知高鑿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地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少子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二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與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亦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僑墨問問從來何評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山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一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於五逆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實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未殊為本未俱異邪答彼周曰

少子

鄭康成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三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園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者自縱橫淡出

周顒重答書

周顒頓首未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謂是則秋快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腔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願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著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

少子

鄭康成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四

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倘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坤宏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  
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道  
廢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  
又無悔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  
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  
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  
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少子

柳煥節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五

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白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間曰足下法性難以  
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  
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  
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  
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  
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  
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天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

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  
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間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  
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  
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  
問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  
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斯周之間曰盡  
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  
少子

柳煥節補校  
七十一卷三十六

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蓋倘瞻餘  
慮惟足下其時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  
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  
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又曰  
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  
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  
所以何至取教也日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鳧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目目擊高情無存老  
蹟自蹟爾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  
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  
真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為公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爾無所公而立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  
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虛芮二國之國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  
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証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

少子

三編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七

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  
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謂曰爾不同  
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  
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証於掌中以足下  
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虛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翻不  
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  
於曰果猶動集於佛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

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跡

通源曰嘗欲列儒圖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  
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  
義本縱言直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並同上

少子

三編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八



夷夏論一卷南齊顧歡撰歡有周易論語各注已著錄經編齊書本傳云歡以佛道二家立教之異學者非毀乃著夷夏論又謂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隋志道家著目一卷云梁二卷隋代已非完帙唐志不著錄今佚唯齊書及南史本傳載其畧茲據錄之夫釋老二教皆背中道而旁馳佞佛者固失談元者豈即為得存其說以著受蔽之故袁粲駁附見本書居拾芻夾亦未足鉞砭于勝理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夷夏論

序

嘉慶館補校

夷夏論

南齊 顧歡 撰

夫辨是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立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无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木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夷夏論

序

嘉慶館補校 七十一卷四十一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指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筆趾帶折候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



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此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青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自莫之賢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乘矣屢見刻船沙門

夷夏論

解經館補校  
七十一卷四十一

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蠢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蔽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效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階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燕喧鳥聒何足述効

道人通公駁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慈釋遺

夷夏論

解經館補校  
七十一卷四十二

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尙踞傲爲肅豈專戎土愛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異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



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山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

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溢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畧人賴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跋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冊

夷夏論

續修四庫全書

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跽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嚴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

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剪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在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那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南齊書即敬傳 南史 六百五十三引道經曰至 无量壽前後約本傳之文 顧歡傳 太平御覽卷

夷夏論

續修四庫全書



申子一卷周申不害撰不害京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史記與老莊韓非同傳傳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漢志法家申子六篇七錄云三卷隋志云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唐志復以三卷著目今佚馬總意林引六節首有劉向一節是七略別錄語他皆脫略不全茲更搜輯合二十四節劉向節與史記本傳並附錄篇後戰國策載申子三事一爲成子從趙謂之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一爲

申子

序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五

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言王大悅之一爲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有怨色皆策之最下者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申韓並稱遜吃公子遠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申子

周申不害撰

明君治國

意林引無此  
據御覽補

三寸之篋

御覽引  
作篋運而天下

定方寸之基

御覽  
作謀

正而天下治

馬總意林卷一  
平御覽卷三百九十

如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

一臣專君衆臣皆蔽

意林  
卷一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同上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十二

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意林  
卷一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申子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六

同上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引上二句踵下有而  
生二字卷四百二引下二句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二十亦引下二句肩下  
並有而立二字據補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貴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

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注矣

韓非  
子外

說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

備之其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

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



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並同上

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韓非子

治不踰官雖知不言同上又空法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

申子

韓昭釐侯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七

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其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聞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百耳不能聽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

頌西服壽靡北懷僮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服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呂氏春秋

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故一言正而天下治一言倚而天下靡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四又卷三百九十 歐陽詢藝文類聚

申子

韓昭釐侯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八

卷十九並至 言正二句 虞世

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

北堂書鈔卷四十五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慎之作慎令

天道無私是謂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北堂書鈔卷一百四

十八藝文類聚卷一 太平御覽卷二

地道不作是以常靜帝以是正方舉事為之乃有恒常之道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

君必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文選 顏延年應詔曲水詩 李善注又詔陽上書吳王注 太平御覽卷六百



八

堯之治也善御覽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

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

安樂其法也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 太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

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同上

豈不知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矣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五 白居易

易六帖卷十 三矣作也

疑言無成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貞索隱

申子齊懷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九

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筭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太平

御覽卷三十七

子曰丘少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薛據孔 子集語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托僕夫而去曰臣聞君

好日舍重趺來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

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

天龍聞而下之窺頸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

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去似龍而非

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

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

者也同上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 光引莊子同

申子齊懷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九



鼂氏新書一卷漢鼂錯撰錯穎川人學中商刑名於  
軹張恢生所與繼陽末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  
常掌故官至御史大夫事蹟具漢書本傳漢藝文志  
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隋志云梁有朝氏新書三卷漢  
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志復有晁氏新書十卷今佚  
馬總意林載三卷僅錄三節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四  
節或作朝子佚文可見者僅此攷錯本傳載其上言  
對策凡五篇又云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  
書凡三十篇則五篇皆新書中文可知並輯錄之班

鼂氏新書

鄭經補校  
七十一卷五十一

孟堅於錯傳贊曰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  
其父嗜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捨以全  
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  
于篇此編猶是志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鼂氏新書

漢 鼂錯 撰

上書言太子事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  
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  
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  
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鼂氏新書

鄭經補校  
七十一卷五十二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  
子材高智奇馭射技執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  
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  
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  
裁察 漢書晁錯傳

上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繫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快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鼂氏新書

如漢館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三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山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林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葦葦竹蕭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舉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強夷攻

鼂氏新書

如漢館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四

強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但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剛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天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謹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鼂氏新書

蘇頌補校 七十一卷五十五

裏各用其長技術加之以重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能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上月

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時急務二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吳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與者非以徯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冥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適發之名曰適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人閭取其左發

鼂氏新書

蘇頌補校 七十一卷五十六

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由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書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傲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若如飛鳥走獸於



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遣縣纜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晁氏新書

加禮館補校 七十一卷五十七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簡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其田器運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下以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于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蘇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法家類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民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同上 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此篇作晁錯守邊備塞議多

言募民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輪將

晁氏新書

加禮館補校 七十一卷五十八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當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坐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功則同遊長則其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鼂氏新書

如煥館補校 七十一卷五十九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旬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對策

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

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承惟朕之不

鼂氏新書

如煥館補校 七十一卷六十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治之不寧四者不關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與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竇汝陰侯臣寇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味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



堯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謙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  
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  
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  
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  
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迺以臣錯  
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  
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  
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  
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鼂氏新書

鄭燮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一

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徙亡不載也燭以光  
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  
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  
穀熟禾華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  
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  
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  
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

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

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

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

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

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

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

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鼂氏新書

鄭燮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二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  
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  
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之以典利除害  
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  
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  
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  
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  
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



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鴛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與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宗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效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

鼂氏新書

蘇軾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三

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諛益縱恣不顧患禍

妄賞以隨喜意忘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愒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未除苛

鼂氏新書

蘇軾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四

解媿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郵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檢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承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  
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問戰不勝  
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  
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  
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  
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  
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

晁氏新書

鄒叔雅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五

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  
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  
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  
唯陛下財擇並同

雜篇

高皇帝不用同姓為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  
不從兵之所誅草不服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  
云如帶公羊云如綫 馬德意林卷二  
漢書二句是小注舊作正文今改入注  
善為政者土實于朝野牛馬實于陸鳥獸實于林上

及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  
西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  
立刑不當命曰傷人並同

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文選潘安仁在懷縣  
詩李善注引郭子

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文選陸士衡  
齊謳行注

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文選班孟堅  
答賓戲注

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替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  
爭坻舜往替年而漁者讓氏吏吏之陶者苦甌舜往

晁氏新書

鄒叔雅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六

陶替年而器以率太平御覽卷八  
十一引郭子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積更賦租稅三  
亡也貪吏竝出受取不已三亡也太平御覽卷六百  
二十七引晁錯上  
書



崔氏政論

漢 崔實 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諫厥為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繼守祿或疎違之臣言以賤廢是

崔氏政論

師範館補校  
七十一卷六十七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白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穢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偽百姓昏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  
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  
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持奪何者其頑士闔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  
已其違者或矜名如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據其幽憤者也夫  
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

崔氏政論

師範館補校  
七十一卷六十八

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  
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  
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  
法破姦軌之騰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  
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  
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  
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胡聖人能  
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



亂秦之緒千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仲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做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馬臨其術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批勒繼轡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

崔氏政論

鄭煥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九

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罪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

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後漢書  
崔實傳

崔氏政論

鄭煥補校  
七十二卷七十



劉氏政論

魏 劉廙 撰

論治道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所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匪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

劉氏政論

鄭經館補校 七十一卷七十一

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昔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用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仕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

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人是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魏志傅裴松之注引廙別傳

劉氏政論

鄭經館補校 七十一卷七十一



阮子政論一卷魏阮武撰武字文業陳留人官至清  
河太守魏志無武傳附見於杜畿傳及裴松之注隋  
志法家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唐志  
著錄作政論五卷今佚馬總意林載阮子四卷於商  
君書後錄存五節而已復搜輯太平御覽文選注得  
數節合錄一卷其言曰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  
可干則百姓成害又曰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  
誅害在詞主循是說而嚴以持之將不免棄灰之刑  
挾書之禁程子謂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

阮子政論

如蒙館補校  
七十一卷七十三

周官之法度為作法於涼者杜其漸也歷城馬國

翰竹吾甫

阮子政論

魏 阮武 撰

漁人張網于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以  
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  
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  
姓成害馬總意林卷四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  
引至不能犯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四十三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緘意林  
卷四  
君子服豫則思義小人服豫則思邪意林  
卷四

阮子政論

如蒙館補校  
七十一卷七十四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同上 太平御覽卷  
九百一十四引作擇

主而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記害在詞主意林  
卷四

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文選卷五十五劉  
孝標廣絕交論注

裁國無利器猶鈇刀而望其巧北堂書鈔卷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三百

四十

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弩有法

準故易有善太平御覽卷  
三百四十八

夫交遊者儻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



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初無兩端之議  
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  
穆之道長爭訟之源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

雖金玉滿室明珠滿室不為寶非國之用

太平御覽  
卷八

二百

阮子政論

鄭氏館補校  
七卷七十五

附考

武字文業潯陽通淵雅之士位止漳河太守武弟

炳字叔交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心部炳子坦字

宏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

魏志杜  
畿傳其

松之注引  
杜氏新書

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

同上

阮子政論

鄭氏館補校  
七卷七十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二

子編法家類

世要論一卷 魏桓範

陳子要言一卷 吳陳融

子編名家類

惠子一卷 周惠施

士緯二卷 吳姚信

子編墨家類

史佚書一卷 周尹佚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三編法家類補校  
七十二卷一

田俵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胡非子二卷

繆子一卷

子編縱橫家類

蘇子一卷 周蘇秦

閔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法家類

三一九

世要論一卷魏桓範撰範字元則沛國人官至大司  
 農事蹟具魏志曹爽傳裴松之注魚豢魏畧云範嘗  
 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隋  
 志法家著錄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卷唐志亦十二  
 卷今佚北堂書鈔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  
 之或作新論或作要集或作世論皆此一書而引題  
 者異輯錄二十五節附考事蹟為一卷書中多論行  
 兵蓋三國割據日尋干戈故論世者詳究之雖列法  
 家而畧無殘苛之語昔範嘗以示蔣濟濟不肯視試  
 世要論 序

魏煥補校  
七十二卷二

取蔣氏萬機論衡之其識議亦止在伯仲同耳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世要論

魏 桓範 撰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眾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十九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北堂書鈔卷二十

梁棟大臣同上引桓範新論

學者人之脂粉也北堂書鈔卷八十三太平御覽卷六百七

責公者易蹀一賢少謬執難者眾雖九舜猶亂徐堅初學記卷九

記卷九

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

世要論

如煇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

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初學記卷二十太平御覽卷六百

三十 六

筋酌遲速使用失意文選陸士衡結客少年場行李善注

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文選

王僧達和琅琊王依古詩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羣羣則智者為之

君長君長立則與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

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

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

焉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

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

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

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

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

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

世要論

如煇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

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

在得眾得眾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

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並同上

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

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

反先索其勇不取之以威嚴而用之於軟緩此所謂

棄本而要之於末者也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三引桓範要集

昔霸王之戰策貴神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

起臨陣推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後貴兵畧此勇難獨



川況無勇乎

太公營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今之擇將宜參準往古之數詭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驎不勞而致于里者也

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則課以料敵言長於治軍則考以政事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並同上

世要論

三鄉類館補校 七十二卷五

善行奇者一作行兵因敵為資故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

形開其利路潛設神策使若響之應聲此為江中之

魚將御腐索必可禽也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三又卷一百十六引無下二句並作

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為下鷹擊

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桓範簡騎論當是論中之篇目

有君好臥讀書倦則刻其華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又卷六百十一引云

有諱書 卷三字

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

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

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

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寤石之訴然猶復三勅僉曰

可殺然後殺之非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

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六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

暨已彰形行而迹已著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鈞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同上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口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

世要論

四鄉類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

書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引桓範世論

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服一綵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同上

朝鮮之馬被鬣躡齧能使其成騏驎者習之故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

御覽卷八百九十 七引桓公世論



附考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大司農沛國相  
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畧將  
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  
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  
謂義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  
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  
不應者義猶不能納魏志曹爽傳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  
世要論

五 鄭 媛 傳 補 校 七 十二 卷 七

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  
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  
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至引帥欲勒  
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快快不得  
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  
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  
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作下  
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

以刀環掛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  
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  
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  
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將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  
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  
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  
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  
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  
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

世要論

六 鄭 媛 傳 補 校 七 十二 卷 八

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  
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  
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  
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  
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  
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  
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  
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大傳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  
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請許昌



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  
卿用諱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閩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  
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  
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  
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從駕羣臣曰我度  
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亡也我獨有以不合  
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  
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  
世要論

世要論

七 鄒叔館補校  
七十二卷九

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  
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  
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請闕  
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  
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  
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  
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魏志裴松之  
注引魏略

陳子要言一卷吳陳融撰融陳國人附見吳志陸瑁  
傳僅載里居隋書經籍志題吳豫章太守此官爵之  
可見者字則佚矣七錄法家載陳子要言十四卷隋  
志云亡唐志復著以十四卷著目今佚唯太平御覽  
引二節考為卷吳志融與陳留濮陽逸油郡蕭纂  
廣陵袁迪並稱今並無其人者則名流之湮沒夫  
豈少哉歷城馬國翰竹書甫

陳子要言

一 鄒叔館補校  
七十二卷上



陳子要言

吳 陳融 撰

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是惑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三十七

棄晨雞犬候鳳鶩亦猶棄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

政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 吳 淑中類賦雜賦注引無夫字

陳子要言

鄭煥館補校  
七十三卷十二

附攷

吳志陸瑁傳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  
陳國陳融陳留浹陽逸浦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  
貧有志就瑁遊處

七錄法家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

陳子要言

附攷

鄭煥館補校  
七十三卷十二



惠子一卷周惠施撰戰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紀其事言莊子至樂篇云惠子相梁則施魏人作相在惠襄之世至哀王時猶存也漢志名家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並時其書隋唐志皆不著日佚已久茲從羣書所引輯錄十四節篇中策議惟在勢位間度其得失而籌其利害辨言鑽鼓強口禦人呂覽淫辭篇記其為魏惠王為法翟翦以鄭衛之自譏之莊子亦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然以彈喻譬以尺榘辯用殊令人解頤也歷城馬國翰

惠子

竹吾甫

序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三

惠子

周惠施撰

歷物莊子引惠施歷物之意歷物是其篇名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曉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

惠子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四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躐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繩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槿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莊子雜篇天下

雜篇

惠子曰天地其壯乎同上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  
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  
必則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  
說林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欺其一日奚如君曰我必  
殺之惠子曰警兩目睽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睽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  
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

惠子

一 鄒原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五

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之可不審察也

同上引惠子  
案慧與惠同

置獲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子說  
林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  
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  
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  
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  
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  
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

也 呂氏春秋  
不屈篇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  
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  
矣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  
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槌乎城上或負畚而  
赴乎城下或操表撮以善瞻望若施者其操表撮者  
也使工文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  
能治不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

惠子

三 鄒原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六

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騰頓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強白圭無以應  
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燈  
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  
門中有斂昭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  
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過我尚新其說我  
有大甚者惠子聞之口不然詩曰愷愷君子民之父  
母愷者大也愷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  
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詩豈曰愷悌新婦哉並同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  
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蠅焉美無所可  
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  
而居鼎旁適爲之饑則莫宜之此鼎矣呂氏春秋  
應言篇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  
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  
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  
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

惠子

四鄰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七

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  
唯惠公乎諸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  
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濁水之尾樂  
水謫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謫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  
姓皆見之三日而後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  
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  
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  
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

若此而不爲意者蓋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更  
擇葬日呂氏春秋開春論  
戰國策魏策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  
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  
也石所輕也擊其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  
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  
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  
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

惠子

五鄰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八

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  
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  
時而已矣呂氏春秋  
愛類篇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秦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  
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君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  
可也如是其明即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  
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戰國策魏策

田需賈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

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

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並同上

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快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快也莊子則陽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惠子六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九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

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劉向說苑善說篇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

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

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

乎惠子曰子居船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

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說苑雜言篇

惠子七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



士緯一卷吳姚信撰信有周易注已著錄經部隋志  
名家人物志三卷下注云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  
撰又有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並以爲亡唐志  
復著錄十卷今佚從意林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  
覽諸書輯錄如以吳季札讓國爲開纂殺之路非所  
謂從忠教也謂揚雄智似蘧瑗而高不及謂周勃之  
勳不如霍光說皆覈確書中推尊孟子亦識仁義爲  
中正之途而其論清高之士則以老莊爲上君平子  
貢爲下儼非其倫此所以不能醉乎儒術也歷城馬

士緯

國翰竹吾甫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一

士緯

吳姚信撰

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  
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所稟於四時也所稟  
於元氣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  
四百一 並引至天也 徐堅初學記卷十  
七引作聖人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又引  
云聖人所稟於四時也所稟於元氣也循其文義  
當接此所稟於天也句下 虞  
世南北堂書鈔卷一引獨見句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馬  
意林  
卷四

士緯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一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繪則賤作錦則貴鑄鉛  
則小鑄鐘則大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三引云  
八百十四引云絲俱生於  
蠶爲繪則賤爲錦則貴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跣跡高下不可論意林  
卷四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  
能投練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並同  
上  
孟軻驅世事御覽引  
作七于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意林卷四 太平  
御覽卷四百十五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于椒室美玉不佩于桂宮意林卷四

神州何以獨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

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

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

理調良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

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為師矣平

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于林宗皆可盡為則也其洩

士緯二 鄭玄館補校七十二卷二十三

治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

考功黜防猶以三載而子將月且之處史雲唯賦廢

人其觀進者或飾虛其怠沮者皆離叛識誠可謂妙

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子之宏化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不以爲

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光恐增禍亂受光之

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爲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

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

疆也國人疾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領恐

光憂迷內灼而異圖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高人是

以季子相時慮事順以安民而謂其弱未聞厥旨蔡

子答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莫能揚文武之遺教崇

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爭乎而苟

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

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

教也

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汎浮從容元默近于柳下

惠朝隱之風智似遠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

士緯三 鄭玄館補校七十二卷二十四

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

矣然揚子之書清貞甚遠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

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

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唯教辭而已

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禮殊二子

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

卒有投閣之異孟軻昂昂其首然子雲保家養智之

士孟軻鳳時高世之英也

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



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據鄴寄遊說以誦諸呂因眾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迺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足爲賢相推驗事情優劣明矣

汝南陳仲舉體氣高列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

士緯

四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五

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臯陶戒舜犯上之微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殊乎吳鄒矣陸恭仲答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或其先後同蓋藏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

人耕稼及之厚櫛大棺人所爲用不一寡材木入率多發掘以繕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瓦棺薄葬斂以時服依于高立徹于深奔庶乎可以不辱耳

太平御覽卷  
五百五十六

馬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

太平

御覽卷  
七百十

士緯

五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六



史佚書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書洛誥逸祝冊孔安國蔡沈傳並云逸史佚也陳師凱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傳僖十五年杜預注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名佚襄十四年正義晉語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漢書藝文志墨六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時也其書隋唐皆不著錄散亡已久惟左傳國語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問政一節說苑亦引之又逸周書史記載佚策祝皆其佚文並據輯錄大戴禮記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

史佚書

序

鄭玄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七

是史佚也與周公為道大公為充名公為弼同列而總謂之四聖則史佚固聖人之流亞也其對成王問政云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又云善之則商也不善則讎也與論語道千乘之國章孟子君之視臣章意旨復合而春秋內外傳所引諸語亦皆格言大訓不知班志何以入其書於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佚為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與今仍依班志觀者勿以墨翟兼愛之流獎並疑此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史佚書

周尹佚撰

武王降白車乃俾史佚錄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子小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師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太師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滅入燎于周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子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

史佚書

鄭玄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七

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子櫻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子櫻五百有四川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逸周書世計使史佚用書重 應俘于天也 應補武王克商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旌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幣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闞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



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

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

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

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史記周本紀引史佚筮祝又

殷末孫受德述先成湯之明侮神祇不祀昏暴商

邑百姓彰顯聞于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

文句小異要疑

史佚之書據補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南

**史佚書**

子引無忠而以下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

十一字據說苑補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說苑無王對曰天地之間

四海之內善之則吾商也不善則吾讎也說苑無昔

昔字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

自攻其君說苑宿作夙君作而歸神農氏此世之所

明知說苑作君也淮南子道應訓

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怨春秋左氏傳十五年傳又

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

其愛親之道也春秋左氏文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春秋左氏

因重而撫之春秋左氏

非獨何忌春秋左氏

勳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谷國語周語

新書禮

容篇

**史佚書**

補遺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一



田侏子一卷周田侏撰漢志墨六家田侏子三篇注  
先韓子案韓非子引田鳩說二節家宛斯先生釋史  
云田鳩即田侏子班氏亦以鳩侏為一人故言先韓  
子也呂氏春秋亦引墨者田鳩事高誘注田鳩齊人  
學墨子術此又一確證矣隋志云梁有田侏子一卷  
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從藝文類聚曰六帖文選注  
太平御覽所引輯得八節合韓非子所引田鳩說並  
附呂覽所載事蹟為卷述古代祥瑞與隋渠同旨而  
以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喻墨氏言之不辯則辯之甚

田侏子

序

蘇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一

次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田侏子

周田侏撰

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有佞人入朝則草指之名  
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  
日曲水詩序李善注

少皞生於雅華之涖涖一日化為山澤鬱鬱思慮焉

太平御覽卷  
八百七十三

少昊氏都于曲阜鸛鷩毛人獻其羽裘太平御覽卷  
六百九十四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二

田侏子

序

蘇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二

堯為天子冀茨生于庖為帝成歷文選張平子東京  
賦注又張景陽

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  
詩序注又陸倕公新刻補銘注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為帝帳白居易六帖  
卷九十八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太平御覽卷  
六百九十四

商湯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

湯庭藝文類聚  
卷九十九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可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

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



飾裝從衣文之勝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  
 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  
 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  
 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  
 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  
 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  
 其道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  
 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口口篇引田鳩釋史卷一百  
 三亦載入田侏子云田鳩蓋即田侏

田侏子

補 子據

韓非子  
 口口篇

附錄

墨者有田鳩淮南子鳩下有者字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  
 得見淮南子約車申轅留各有言之楚王者淮南子  
 往見楚王楚王悅之淮南子悅上有甚字與將軍之節以如  
 秦至因見惠王淮南子將軍之節使於秦至因見告人  
 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淮南子節出舍明然而說之告人  
 識道之可固淮南子物字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呂  
 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引小異附注於下田鳩齊人學墨子術呂氏春  
 注

田侏子

附錄

甄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四



隋巢子一卷周隨巢子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墨者張守節正義引韋昭云墨翟之術也尙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徐隨音近而訛漢志墨六家有隨巢子六篇注墨翟弟子隋唐志皆以一卷著錄今佚馬總意林載其二節又從諸書所引輯十三節以類編次多言災祥禍福其論鬼神之能亦卽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而謂鬼神賢於聖人過爲奇語辭駁分焉已陸城馬國翰竹吾甫

隋巢子

一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五

隋巢子

周 隋巢子 撰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查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馬總意 林卷一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則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

隋巢子

一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六

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同上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引大聖之行五句作賢則欣

之不肖則矜之 上則字據補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

晉書石崇傳

史皇產而能書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七 羅泌路史前紀卷六羅萃注

禹產於崑石娶塗山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

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于石

破北方而生啓

釋史卷十二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 太平御覽卷五十一 並引云禹

產於崑石啓生於石御覽下有注王韶之云啓生而母化爲石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大哭于市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







胡非子

周 胡非子 撰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闔帶劍

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闔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

屈將子悅服下約文言之而此段意林引無之御覽

卷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子

而問曰問先生非闔士而好勇下二句同不及此引

之詳此引非闔下無士字據彼引補而下無將字依

釋史所 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 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劍

引補 赴榛薄折 御覽 兕豹搏熊 此 御覽無此 字下並同 獵徒之勇

也負長劍赴深泉斬御覽蛟龍搏鼉隨此漁人之勇

也登高陟危御覽之士御覽立四望顏色不變此

聞御覽之勇也則必刺視必殺御覽若此五刑

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

御覽作昔齊桓公御覽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

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

矣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聞之二十桓

意林無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管仲乃勸御覽與

之盟而退意林無而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

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帥存千乘之國

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另節引此段

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

沐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帥千乘

子之勇也 晏嬰正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

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

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七

下 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善注引

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斃蛟龍五句

善為吏者樹德虞世南北堂書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歐陽詢藝文

胡非子類聚卷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

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

而教之射太平御覽卷

三百四十七



繆子一卷周繆子撰繆子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繆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繆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繆子天賜秦穆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繆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墨家取為繆子如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故搜探佚說既據漢志訂繆子復據意林訂繆子其董語不見引為繆子者均錄于後不入正篇云歷城馬國翰竹吾

繆子 序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一

甫

繆子

周 繆子 撰

繆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脩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繆子繆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綴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脩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馬總意林卷一繆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王充論衡福虛篇 案意林引繆子下節董子曰子信鬼神云則此節確為繆子佚文董難別輯入董子書內此書明其事之本末故附錄篇後

繆子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一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繆子不能應意林卷一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向淵

明雜詩李善注 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董無心無心鄙人也句

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卷九百八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固答賓戲



附錄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纒子相見講道纒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為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論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諡穆者設亂之行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平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諡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亂誤與穆公同也

王充論衡 卷之十三

纒子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三

附錄

篇

蘇子

周 蘇秦 撰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數教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蘇子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四

蘇子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出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利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臣



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  
文辭天下不治舌傲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  
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  
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  
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  
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  
共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  
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借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

蘇子



柳塘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五

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  
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傲黃金百斤盡費用乏  
絕去奈而歸羸膝履躄負書攜囊形容枯槁面目黧  
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帷媵不為炊父母不與  
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夫媵不以我為叔父母  
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賺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縱橫家類

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  
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  
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  
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常此之  
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  
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  
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  
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

蘇子



柳塘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六

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太室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倦樞之士耳伏軾擗銜  
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柱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  
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媵蛇行匍伏因  
拜目跪而謝蘇秦曰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以季  
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  
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戰  
策秦策 史記蘇秦列傳云出游散大因而歸  
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云於是得周書陰符



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未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云云與策所片前後不同說惠王語句亦小異無再說秦王及書十上等約以方誅商鞅疾排土弗用二語行過雒陽一段在報趙後文亦略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

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

有餘字 史記千下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作六 百乘騎六千匹

粟支二作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

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 史記作民雖不

矣此所謂天府 史記府下 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

蘇子 四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七

殺將之憂無過燕矣 史記無之憂 大王知其所以然

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 史記被下 兵者以趙之為

蔽於 史記無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

趙相傲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 史記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史記

踵道 史記無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

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

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 史記 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

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

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 史記則下 國必無患矣燕王

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濟趙強國今主君

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困從 史記作文侯曰子

西迫強趙南近齊濟趙強國也子 史記則可然吾國小

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於是齊作負蘇秦

車馬金帛以至趙 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 史記無蘇秦至台

曰 天下之 史記無 卿相人臣乃至 史記無乃布衣

之士莫不高賢大王 史記莫不作 之行義皆願奉教

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大王不得任事

而不任事 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 史記無外字無

敢盡忠 史記作莫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 史記

作君下大 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 史記作乃今復

王並同 臣故敢進其愚忠 史記為大王計 史記作案 莫若安

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 史記作且無庸 安民之本在

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史記交下 不得則民

終身不得 史記無 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

五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二卷四十八



得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

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當苦出辭斷絕人之交史記

有也史記願大王慎勿出於口也史記請屏左右曰言

別史記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

致損史記作旂史記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史記

必致魚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史記致橘柚之園史記韓魏皆

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史記可使致湯沐之奉史記貴戚父

兄皆可以受封侯史記夫割地效實史記包利史記五

霸史記伯史記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之封侯貴戚湯武之

蘇子史記六史記加史記補史記校史記七十二卷四十九

所以放殺史記而爭也今大王垂拱史記而兩史記

有之是史記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今大王史記上無今

字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劫宜陽宜陽劫則上郡絕河外割則

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

下軹道則南陽動史記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錄史記作操

兵據衛取淇史記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行

於山東則必舉甲史記而向史記趙秦甲涉史記作渡河

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

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史記

趙史記於趙地方三史記二千百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十史記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

者史記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史記無

字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史記無有名山大

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史記傳下無之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史記作

蘇子史記七史記加史記補史記校史記七十二卷五十一

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史記卒作士

不過三百乘而史記為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史記之強弱內度其士

卒之眾寡賢與不肖史記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節史記固已見史記於胸中矣豈

掩史記於眾人之言而以真真決事哉臣竊以天下

之字史記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史記下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史記作爲并力西

鄉而攻秦秦破必史記作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

秦夫破人之與破史記破上有見字於人也臣人之與臣史記

見史記作論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史記作論哉夫橫

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史記橫作衡與作

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官室聽竽笙史記無笙之

音察五味之和史記無前有軒轅史記軒上有後有

長庭美人巧笑史記庭作妓卒有國史記作秦患而不

與其憂是故橫史記橫作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

蘇子八 蘇子館補校

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史記願上有故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

王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

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傾畔秦史記作

以史記作令天下之將相相與史記無相會於洹水之上

通質刑白馬以盟之史記作有要字約曰秦攻楚齊

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史記作趙涉河漳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史記

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

守成阜魏塞午史記作其道趙涉河漳史記無傳史記無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

海韓魏出史記出上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史記作燕出銳師

以佐之諸侯有先背史記作約者五國史記作以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傾秦秦史記作必不敢出兵於函

谷關史記出下無兵以害山東矣如是史記則霸業

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史記

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史記有今上客有意存

蘇子八 蘇子館補校

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飭

封蘇秦七史記作車百乘黃金千鎰白壁百雙錦繡千純

以約諸侯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阜之固西

有宜陽帶史記作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

方千里史記作九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

自史記作韓出史記作少府時力距來史記作來皆射六

百步之外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

者掩心史記作遠者指蔽史記作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其山



棠谿墨陽合伯史記鄧師宛馮龍淵大河皆陸斷焉

牛水擊鵠鳩當敵即斬堅甲楯鞬整史記無楯鞬鞬整三字鐵幕

革抉攻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

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

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官帶祠春秋史記無稱

東以下史記無焉交臂而服焉夫及夫字蓋社稷而為天下

笑無過史記作大下有於字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及也史記無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

年又益史記作復求割地與之即史記無之無地以給之

蘇子十篇補校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史記作而且夫大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史記無以有盡之地而

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史記無禍者也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史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

後史記可馬貞素隱引戰國策云寧為雞口不為今

大王史記無大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史記無異

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

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史記韓王上有於然作

色攘臂史記臂下有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史記

史記

肖作不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史記作

王之敬奉社稷以從史記蘇秦列傳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史記有鴻溝

陳汝南有史記無許鄆昆陽郟陵舞陽新郟史記郟

有新郟二字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史記無沂黃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

有地名上史記名上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史記作田曾無所芻

牧牛馬之地史記無牛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休已無以異於史記已作絕下有輜輶三軍

蘇子十篇補校之衆臣竊料之史記料作大王之國不下於史記無

楚然橫人誅史記王外史記無交強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國史記患不被史記其禍夫挾強秦之勢

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史記無魏天下之強國

也大史記無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而而事

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史記

恥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史記作散卒禽夫

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

野史記紂於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史記其威也今

史記



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史記無蒼頭二十萬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

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史記於羣臣之說而欲

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史記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史記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史記以下外交偷取一旦

史記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

之勢以內却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史記

作願大王 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史記不

孰察之

蘇子 三婦嬖節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五

救史記將成史記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史記力下有

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史記

使字獻 奉明約在大王史記王下有 詔之魏王曰寡

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

以國從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東有瑯邪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史記作同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史記作三軍之

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史記作進 戰如雷電解如風

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史記下上 戶三男子三七二

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史記

擊筑 鬪雞走犬史記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較

擊人肩摩連袂成幃揮汗成雨家數而富

史記作家 志高而史記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

天下不史記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史記

蘇子 三婦嬖節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六

事上有而字 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史記所上有之

竊上有臣字 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史記所上有之

以與秦接界也史記作與秦 兵出而相當不至史記

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

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史記已危亡 隨其後是

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史記

有之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史記衛陽晉之道

經史記行百下 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史記不得並

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伺疑虛喝高羅史記



作驃 而不敵進則秦史記秦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

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史記料上有深而欲西面事

秦史記作是羣臣之計過史記過下今臣無事秦之

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史記作臣

王少留史記齊王曰寡人不敏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未嘗得聞餘教史記與史記同唯遠上無僻字 今主君

足下史記作以趙王之詔告史記作趙之敬奉社稷以史

以國從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史記

蘇子十四 姬娘信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七

無大 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史記無楚西有黔中巫

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史

作北有 郁陽地方五千史記千下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

作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

下史記無於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史

作秦強則楚 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

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黔中若此史記無若則鄢郢動矣臣聞之史記無治

之其未亂史記亂下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

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史記作願大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制史記委社稷宗廟史記宗上練士厲兵在大王

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

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史記作橐必

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

業而有事人之名竊史記竊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

蘇子十五 姬娘信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八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

夫為人臣而史記無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

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

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史記無兩者大王何居焉

故徹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史記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



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

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史記作不見勝也內與

舉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

史記攝下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史記君上欲一

天下安史記作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戰國策楚

策蘇秦列傳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蘇子十六 鄭玄節補校 七十二卷五十九

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

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

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

而天下不聽王因勿利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戰國策齊

策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

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

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

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

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

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債秦勿使爭

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

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

梁門不啓故釋帝而戡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

尊燕楚以荆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奉

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

王之熟慮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蘇子十七 鄭玄節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一

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

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堅簡利金不得必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

土而二門墜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

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閒



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卒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卒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蘇子

六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一

此六者而求霸則違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未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

歿常以謀人爲和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苦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竊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

蘇子

五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二

天下先楚郢而樓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來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驥驥之衰也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驥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



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藜藿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一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軛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寤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醜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脯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終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

蘇子



洋 如 媛 館 補 校 七十一卷六十三

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楛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曰

蘇子



洋 如 媛 館 補 校 七十一卷六十四



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蹙北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蘇子

三五 鄒察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五

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雜席之上故鐘鼓等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忠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

蘇子

三五 鄒察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六

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主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



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於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並同上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戰國策楚策

蘇子

西漢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七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如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今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

於無如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如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如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女阿謂蘇子曰秦柄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

蘇子

五 西漢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八

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間之懼令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



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前同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錐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錐者乎戰國策趙策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為馬桑輪蓬篋贏膝負背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

蘇子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縱橫家類 七十二卷六十九

漳足重齒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上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泥濘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王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

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

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

蘇子

玉函山房輯佚書 七十二卷七十

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並同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奈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做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亡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史記蘇秦列傳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黜臣于廷

蘇子

天 蘇子 蘇子 蘇子

七十二卷七十一

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雒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

蘇子

天 蘇子 蘇子 蘇子

七十二卷七十二

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僮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會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戰國策



闕子一卷撰人名字里爵皆無攷後漢書孝獻帝紀章懷太子注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或引作闕子誤也漢志從橫十二家有闕子一篇在龐煖之後國筮子秦零陵令信之前當為六國時人隋志云梁有補闕子十卷湘東鸚鵡烈十卷並元帝漢亡唐志載梁元帝補闕子十卷蓋梁時闕子書已不傳故元帝補之隋時未見其書至唐初蒐得而著於目今併佚矣茲從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輯錄六節其末景公使弓

闕子



一 嘉慶館補校 七十二卷七十三

工為弓及宋之愚人得燕石二事鄭道元水經注引之似是原書而諸所引徵率多缺畧茲並互校訂正使首尾完具此外四節未知出於原書抑為梁帝所補然詞義頗古決非唐以後人所能擬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闕子

周 闕氏 撰

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乃成來見公曰為之亦遲矣文選注引作工人對曰臣不得復見君矣公曰何也曰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文選注引作勁猶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為天死況治天下奈何其獨也鄭道元水經注又鮑明遠擬古詩注又枚叔七發注太平御覽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之十 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又鮑明遠擬古詩注又枚叔七發注太平御覽

闕子



卷三百四十七並引此節 文有詳畧茲合取訂正 一 嘉慶館補校 七十二卷七十四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則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置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藝文類聚卷六文選應休五十一並引從文多者補正御覽注太平御覽卷經注卷二十六補來云東西百餘步南北各減即古樞宮臺臺即闕子所謂朱愚人得燕石處

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 甯舜自窺於世



不持其美猶須才德況中庸而拒諫媼母自窺於井  
以為媚於西施策紂自窺於世以為賢於堯舜太平御覽

卷三百八十  
一誤題闕子

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眾人皆以為惑既而鵝鵝擊

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

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

之務不在芳餌事之急不在辨言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闕子徐

堅初學記引或有以桂為餌至翡翠之綸如作闕子後漢書班彪傳章懷太子注引首四句御覽卷

闕子

九百五十七引首  
三句並作闕子誤

義渠之人烹竈隘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飢餓

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告受而和之病人

食之為之輕體萬乘飲之為之解怒故竈至腥臊不

可加然而病者為之輕體萬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

莊告之詞存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三

子編縱橫家類

蒯子一卷漢蒯通

鄒陽書一卷

主父偃書一卷

徐樂書一卷

嚴安書一卷

子編雜家類

由余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目

三協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一

博物記一卷漢唐蒙

伏侯古今注一卷後漢伏無忌

蔣子萬機論一卷魏蔣濟

篤論一卷魏杜恕



蒯子一卷漢蒯通撰漢書本傳云蒯通范陽人也本

與武帝同諱顏師古注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

云齊辯士蒯通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傳又

云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

曰雋永師古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

義深長也藝文志縱橫家有蒯子五篇注名通隋唐

志不著錄其書久佚所謂論戰國說士之文不可復

見本傳所載說徐公及說韓信曹相國當是自序本

文茲據輯錄夫利口覆邦聖人所惡班氏贊謂蒯通

蒯子 一 婦嬖館補校 七十三卷二

一說而喪三傳其得不亨者幸也黃東發謂通口辨

不在儀秦下會兵主出故無所售其奸爾茅鹿門胡

通忌鄭生以口舌成名遂欲破之以爲功也皆發伏

誅心之論然其奇謀雄辯亦足與國策同傳雋永之

號豈虛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蒯子

漢蒯通撰

說徐公

蒯子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蒯子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

蒯子 一 婦嬖館補校 七十三卷三

成其功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

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

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而後

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

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曰

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

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

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

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爲君計者莫若以



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漢書制通傳

說韓信

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蒯子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問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願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蒯子

二 鄒環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

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又

蒯子說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維岨山河一日數戰

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

蒯子

三 鄒環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讓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上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執圖之信曰漢遇我厚我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手張懸陳釋之事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



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彈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

刺子

四如銀信補校  
七十三卷六

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鼓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又  
數口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厥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

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盡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詔齊召蒯通蒯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彘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何爭欲

刺子

如銀信補校  
七十三卷七

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可殫誅邪上迺赦之

說曹相國

客謂蒯子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蒯子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緇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



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並同上

刺子

如類館補校  
七十三卷八

鄒陽書一卷漢鄒陽撰陽齊人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濞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去之梁事孝王以羊勝公孫詭之讒下吏陽自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以為上客具詳漢書本傳陽生漢文景之世六國餘習未能盡除故其言論雖正而時與戰國策文字相近漢書藝文志列之從橫家以此故也書本七篇史記僅載獄中一書漢書並載諫吳王及說王長君二篇據錄次蒯子之後一從班志之舊目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鄒陽書

序

如類館補校  
七十三卷九



鄒陽書

漢 鄒陽 撰

諫吳王書

臣聞泰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  
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  
咸陽送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闔城不休救兵  
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  
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

鄒陽書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十一

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過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為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

鷲鳥衆百不如一鴉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祗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鄒陽書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十一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繁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執察

之陽傳

從獄中上梁孝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  
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  
不明卒從吏詆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  
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鄒陽書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十一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  
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驥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卒

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  
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  
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  
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

鄒陽書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十三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  
臧而驅威宜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  
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  
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  
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  
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  
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亡厥也夫晉文親其讐疆伯諸侯齊桓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  
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信中國遂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拔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軒湛七族要離燔妻子  
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鄒陽書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十四

人於道衆莫不接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  
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不見德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  
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  
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接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  
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七  
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  
牽帷腐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  
位執之貴因而汚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鄒陽書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十五

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

爲梁說王長君

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於王長君曰臣非爲長君無使  
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  
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  
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卽窮竟梁王恐誅  
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  
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



將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  
事長君必自固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  
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  
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  
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夫  
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  
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  
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友綏追免賊春  
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齊孔子曰齊桓公  
鄒陽書  
法而不誦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  
君日諾並同上

鄒陽館補校  
七十三卷十六

主父偃書一卷漢主父偃撰偃齊國臨菑人學長短  
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元年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入見拜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大夫後為  
齊相坐罪族誅事蹟詳漢書本傳其人蓋反覆傾危  
之士出處大畧與蘇秦相埒嘗自言丈夫生不五鼎  
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負才任氣  
卒不得其死然則禍由自取也漢書藝文志從橫家  
有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存本傳者四篇上書所言九  
事八事為律令不傳諫伐匈奴一節可謂盡言其說  
主父偃書  
上使諸侯分封子弟以弱其勢亦賈誼之議然誼不  
見用偃竊之而得行焉則乘乎時勢之既驗也至其  
議徙豪民置朔方皆與時政有裨茲據錄之毋以人  
廢言其可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鄒陽館補校  
七十三卷十七



主父偃書

漢 主父偃 撰

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

主父偃書

鄒瑛館補校  
七十三卷十八

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雁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

主父偃書

鄒瑛館補校  
七十三卷十九

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陵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



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漢書主父偃傳

置朔方議

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戊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

說上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則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罷

主父偃書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一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又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並同上

徐樂書一卷漢徐樂撰樂燕郡無終人武帝時與嚴安俱上書言事務皆為郎中見漢書本傳及主父偃傳藝文志從橫家有徐樂一篇今其傳中不敘他事

僅載上書一篇志所稱者即此也黃東發曰士崩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真西山亦曰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願乃以瓦解之勢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于遊散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大抵縱橫之士逞其高談雄辯執於理者絕少二公之論切中其病

徐樂書

序

鄒陽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一

然其言隱而危其詞微而婉亦足自成一家之說故據本傳錄之以合漢志之家數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徐樂書

漢 徐樂 撰

上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干乘之尊尺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  
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

徐樂書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二

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  
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  
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  
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縱橫家類

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暹踵而身為禽豈  
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  
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閉者關東五穀數不登  
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  
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上  
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  
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

徐樂書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三

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  
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  
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  
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  
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擁袂而  
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  
哉

漢書徐  
樂傳

三六七



嚴安書一卷漢嚴安撰安臨苗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為郎中後為騎馬令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莊安一篇莊安即嚴安漢避明帝諱故易莊為嚴如莊遵莊助並改嚴氏是也本傳亦僅標其里爵以所上書備載之與徐樂傳同上書之文即縱橫家莊安一篇也安與主父偃雖同時以上書拜郎中而安過偃遠甚偃救其末安正其本其言薄賦斂箴帝之利心也綏刑罰藥帝之慘心也省徭役約帝之侈心也至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尤足闡要功生事

嚴安書

序

如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四

者之口更為切要之論惟以秦人銷兵為逢明天子人人白以為更生其言太過則終近摶闔氣息故漢志與主父偃徐樂並列縱橫家茲亦編次二家之後從其類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嚴安書

上書

漢 嚴安 撰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

嚴安書

如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五

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



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務守合從連衡馳車駸擊介冑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虛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

嚴安書

二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六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攻疆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

丁女轉鞠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鄧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卽降羌熒略葦川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

嚴安書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七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徵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德擊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綴中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



今郡守之權非持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漢書嚴安傳

嚴安書

漢書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八

由余書一卷周由余撰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觀秦秦繆公與內史廖謀間要降以客禮禮之事具史記秦本紀漢志雜家由余三篇注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攷史記載其對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及戎無詩書禮樂法度之問韓非子說苑並引以儉說道賈誼新書引其待下有禮之說佚篇略存並據輯錄白居易六帖引有楚王使由余城磨復命子西問高厚大小云云由余與子西不同時為楚臣亦無所見當別是一人否

由余書

序

一 漢書補校 七十三卷二十九

則傳聞誤也故編中不取此節其說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而謂後世之亂皆以此類與老子禮為忠信之薄同意論儉獨推帝堯而以舜禹制食器祭器為侈復似墨氏之教宜班志人其書於雜家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由余書

周 由余 撰

戎王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  
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  
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  
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  
也夫自土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  
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  
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  
由余書 一 鄭煥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

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  
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  
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問由余曰 韓非子作戎王使由余聘於秦  
寡人嘗聞道而未得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 說苑引  
至願聞十三字古之 得國失國何以說苑作當  
明主作古者明王 得國失國何以說苑作當  
對 說苑無對 曰臣嘗得聞之矣 說苑作嘗 以儉  
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  
儉對何也 說苑作穆公曰 由余對曰臣聞昔者 說苑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雜家類

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劔 說苑作噉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者 說苑無首字

不賓服堯禪 說苑天下虛 舜受之作爲食器

斬山木而財之 說苑無山 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

輸之於宮以爲食器 說苑作鈞 諸侯以爲

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說苑作 舜禪天不而傳之於

禹 說苑作舜禪天 禹作祭器 說苑作 墨案其外而

朱畫其裏 說苑作漆其外 纒帛爲茵蔣爲席額緣觴

前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 說苑作 爲其

由余書 二 鄭煥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一

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說苑作 夏后氏沒殷人受

之 說苑沒上有 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

作 說苑 刻鏤四壁堊墀 說苑作 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說苑作 君子皆知文章矣而

欲服者彌少 說苑作 君好文臣 說苑無 故曰儉其道

也 說苑非子十過篇 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

羣臣附官無蔚藏臝陳時發則戴其上 賈誼新



博物記一卷漢唐蒙撰漢書無蒙傳西南夷傳載建  
 子之等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  
 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云云又謂蒙上書說上  
 通夜郎拜蒙以中郎將又司馬相如傳云相如為郎  
 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民  
 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巴蜀民以  
 非上意然則蒙在孝武之世勸主開邊數與戎馬其  
 人蓋武師之流也所著博物記隋唐志皆不著錄佚  
 博物記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二

已久惟後漢書補志劉昭注引凡五十餘節劉生梁  
 代其時蒙記尚在故及引之書主考據於地理加詳  
 如謂淇奧為二水即防為二地可補毛詩注疏之缺  
 張茂先著博物志以地志為首其取瀝於斯乎歷城  
 馮國翰竹吾甫

博物記

漢 唐蒙 撰

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

隸首黃帝之臣

劉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為天文敘術探

隴索隱鉤深致遠專心銳想為曲城侯相政教清

平夷民畏而愛之為州郡之所禮異肅司上

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後漢書五行志注

王城方百里七十二丈郡方一十里南望維城北至

博物記

一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二

陝山後漢書郡國志注

梁伯好土功今梁多城

灑水出潛序山

大輿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

河東郡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漢興少有名人

大衣冠三世皆衰絕也

臨汾有賈鄉賈伯邑

汾陰古之綸少康邑

虞城傅巖在縣北



顛幹在縣鹽池東吳城之北今之吳坂

解有智邑

白城曰季邑縣西北阜耳山縣西南齊桓公西伐所

登

耿鄉有耿城

聞喜縣涑之川

永安故城有呂鄉呂甥邑也

王垣縣王屋在東狀如垣

郃亭縣東九十里有郃郃之阨賈季迎公子樂于陳

博物記

趙孟殺諸郃郃

桃林在湖縣休與之山

陝陌二伯所分

西漢水出新安入雒

龍門山有韓原韓武子采邑

安陵亭故安陵君也

鄭諸侯會于鄭亭

邛池在縣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茗防有鵲巢

唐關在中人城西北百中人縣在縣西四十里

左人唐西北四十里

封邱有狄溝即敗狄于長邱是也

平陸有關亭左傳桓十一年會于關即此亭也

湖陸荷水出

乘氏古乘邱

劉有勇王亭即勇士萬邱欣

廟縣東北海邊植石秦所立之東門

祝其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

謂懲父山

博物記

西海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

尚存

臨沂縣東界次雖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雖

之社

姑幕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

廣陵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桎梏卒變

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號東陵聖母

太倉縣多麩十千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糜

峻民人隨此峻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又扶海洲



上有草名藟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臨菑縣西有袁婁

宛有申亭

淮渚水平氏有陽山出紫草

安衆有土魯山出紫石英

筑陽今穀亭

沔陽縣北有丙穴

臨邛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

博物記

四庫全書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一

後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絕不復然

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並同上

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南培擊貴戚後漢書百官志

注

交州南有蟲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

色在陰地多細色則赤黃之色也後漢書與服志注

南安縣西百里有牙門山後漢書郡國志注

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管簾注池為溝其水

有肥如煮肉泊漾漾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同上

博物記

五庫全書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七



伏侯古今注一卷後漢伏無忌撰無忌琅琊東武人

湛五世孫傳其家學官至侍中屯騎校尉後漢書本

傳云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

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詔無忌黃景崔寔等共

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刷著事要號曰伏侯古今注

章懷太子注云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

隋志八卷著錄雜史類唐志入雜家與崔豹古今注

相次云三卷今佚從後漢書注及北堂書鈔藝文類

聚初學記開元占經白孔六帖太平御覽等書採輯

伏侯古今注 一 如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八

成卷多言符瑞災異而於漢諸帝名諱山陵為詳崔

氏古今注蓋仿於此隋志崔書入雜家此書入雜史

不若唐志之允蒐補殘缺可與崔書競美云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伏侯古今注

後漢 伏無忌 撰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 八字據本紀 補後並同 秀之字曰茂伯仲

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叔故字文叔焉 後漢書光

武帝紀章 懷太子注

顯宗孝明帝諱莊莊之字曰嚴 後漢書明 帝紀注

肅宗孝章帝諱炆炆之字曰著 後漢書章 帝紀注

孝和皇帝諱肇肇之字曰始肇 後漢書和 帝紀注

孝殤皇帝諱隆隆之字曰盛 後漢書殤 帝紀注

伏侯古今注 一 如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三十九

恭宗孝安皇帝諱祐祐之字曰福 後漢書安 帝紀注

孝順皇帝諱保保之字曰守 後漢書順 帝紀注

孝沖皇帝諱炳炳之字曰明 後漢書沖 帝紀注

孝質皇帝諱續續之字曰繼 後漢書質 帝紀注

孝桓皇帝諱志志之字曰意 後漢書桓 帝紀注

孝靈皇帝諱宏宏之字曰人 後漢書靈 帝紀注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

七畝八十五步 後漢書禮儀 志下劉昭注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三尺無周垣為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

伏侯古今注 二 鄭煥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一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鍾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 並同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貍腹白幕皆霜 後漢書祭

昭注 禮志劉

故孝武廟於雒陽校官立之

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舊廬稻田

伏侯古今注 三 鄭煥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一

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

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 並同上

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

犯軒轅七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

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

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

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

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

失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

星



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十年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亦如丹十二年正月丁丑月乘軒轅大星二月辛亥月入氏暈珥圍角亢房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昂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爲旱

伏候古今注

四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二

郝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郝萌曰熒惑逆行氏爲失火三十一年七月戊申月犯心後星

後漢書天文志上注

中元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同上

孝明永平元年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

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曰陽爵祿事七年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八年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芒東指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十三年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本星

後漢書天文志中注

伏候古今注

五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三

孝章建初元年二月甲申金入斗魁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水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郝萌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同上

後漢書天文志上注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大如拳起參東南

癸卯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戊子土在參丙辰星如桃



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類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  
 東北行色黃無光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  
 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二年正月丙寅水在奎土在  
 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門第  
 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丁丑火在氏東南星東  
 南五年正月甲戌月乘歲星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  
 井閏月己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有  
 光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十一年六  
 月庚辰月入畢中十三年正月辛未水乘與鬼十二  
 伏侯古今注

六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四

延光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四年四月甲辰太白  
 入與鬼中  
 孝順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  
 入斗二年二月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其年九  
 月戊寅有白氣廣二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  
 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  
 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  
 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為齊牽牛  
 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年夏熒惑  
 伏侯古今注

七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五

守氏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陽嘉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  
 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  
 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與鬼  
 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犯牽牛大星二年九月壬午  
 月入畢口中三年六月己酉熒惑入太微十二月丁  
 卯月犯軒轅大星六年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  
 甲午太白晝見  
 漢安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



南斗火魁中二年五月丙辰月入斗中

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  
一曰有白衣之會

孝質本初元年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並同上

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

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後漢書五

行志一注 白孔六帖 卷六引光武至樹上

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訛  
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後漢書五 行志一注

伏侯古今注

八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六

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建

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

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

十八年三月並旱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

元年春並旱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

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

遣議郎請雨永初三年郡國八旱四年五年夏並旱

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本

初元年二月京師旱同上

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

雨霹靂火燒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

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

燒壽安宮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

火燒北宮朱爵西闕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

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順帝永建三年河南郡國守宮失火燒宮藏所物盡

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陽嘉元年十二月河

南郡國火燒廬舍殺人也永和六年十二月雒陽酒

市失火燒肆殺人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火或從

室屋間物中不知所起數日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後漢書五 行志二注

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

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

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並同上

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

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宏農都尉治折爲水所漂

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



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橋城  
下池水變赤如血後漢書五安帝延平六年河東水  
化爲血元初元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爲血不流同上

平御覽卷五十九引多安帝二  
句流水化爲血下多不流二字

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  
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

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  
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雹蝗安帝元初四年

樂安雹如杆殺人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傷

伏侯古今注

十 婦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九

秋稼後漢書五  
行志三注

光武建武十年遼東冬雷草木實章帝建初四年五

月戊寅潁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鑽色黑始下時聲如

雷明帝七年十月丙子越嶲雷順帝永和四年四月

戊午雷震擊高祖世祖廟外槐樹

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

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

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宏農

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

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  
泉大蝗從塞外入永初六年三月郡國四十八蝗並  
上

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二十  
六年郡國七大疫後漢書五  
行志五注

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四年  
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

癸丑十二月辛亥並日有蝕之二十六年二月戊子  
日有蝕之盡中元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

伏侯古今注

十 婦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四十九

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侯者不覺河南尹

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時雒陽

侯者不見十三年閏八月甲辰晦日有蝕之案後漢  
書作十

三年十月注引古  
今注日閏八月元和元年九月己未日有蝕之永

初三年三月日有蝕之元初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

有蝕之星盡見後漢書五  
行志六注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

須臾成暈中有黑鉤在南北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

面有背在景加已背解也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



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  
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與成暈有白  
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  
中外有備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在重中有背備  
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一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  
日有白虹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  
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背白虹貫  
暈中

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入紫微青黃似虹

伏侯古今注

十三娘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一

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

甲辰日中星齒往往入並同上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黃白氣長十餘丈明照地

或曰天裂或曰天劍太平御覽卷二

成帝建始四年無雲而風天雷如擊鼓音可四五刻

隆隆如車聲太平御覽卷十三

元帝竟寧元年大霧樹皆白太平御覽卷十五

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後漢書班固傳章懷太子注

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日南朱梧積四十五日

藝文類聚卷九十八

武帝征和四年大雪松柏皆折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二

永平十年作常山呼陀河蒲吾渠通漕船也後漢書郡國志

法

春陵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將耿弇築城

枯樅山赤眉立盆子於鄭北在此山下

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備唐鎮尉哀牢人樸

榆蠻夷

代郡建武二十七年七月屬幽州並同上

伏侯古今注

十三娘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一

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風有火如粟太平御覽卷七十四

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後漢書注有建初

五年芝生潁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葉五歲五重春夏

紫秋白冬黑十月後黃氣出土五寸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班固傳注引上四句

孝哀帝元嘉元年芝生後庭木蘭樹上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

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味苦大者如小豆

小者如蠟子藝文類聚卷八十五



宣帝元康四年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

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斗八升以薦宗廟

同上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引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米二實生任城餘司

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二

年嘉禾生九真一百五六十本七百六十八穗藝文類聚

卷八十五

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同上

孝平帝元年武陵縣生瓜花如蔥花紫色實如小麥

墮地復生初學記卷二十八

伏侯古今注

十四如蝦蛄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二

昭帝丹鳳三年馮翊人獻桐枝長六尺九枝枝一葉

也 同上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作馮翊獻桐長六尺九枝三葉也

秦二世時丞相趙高用事乃先獻蒲脯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

元帝永平四年東萊郡東半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

蟻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為蠶藝文類聚卷六十五

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鶴集蕭池藝文類聚卷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九百

十六 白孔六 帖卷九十五

所謂赤烏者朱鳥也御覽無所 謂二字其所居高遠日中三

足鳥之精降而生三足鳥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集其冠藝文類聚

卷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一 葛洪抱朴子引赤烏者三句 初學記卷二十六引曾參二句

成帝河平四年白鳥集孝文廟殿下黑鳥從之日中

無光者日中鳥也日中鳥若去即天下鳥去也白孔

卷九 章帝元和二年三足鳥集沛國代郡高柳烏子

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和帝元興元

年白鳥一見廬江足皆赤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一引無

章帝至長寸餘

伏侯古今注

十五如蝦蛄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三

孝哀帝初元三年泰畤殿中有雀五色頭有冠長寸

餘大似雀始到時鳥環其旁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平帝元始三年濟南鳩生白子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引古今注 太平御

覽卷九百二十作雀約 古今注今雀書無此節

元和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

肉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蔥葉色赤黃後漢 晉班

固傳 注

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同上

明帝永平九年藝文類聚 作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兩角間有



道家七星符其相名字鄉里年月在焉遂斷射獵

六帖卷九十七 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初學記卷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六並引上二句

孝和帝永元十二年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初學記卷九十五豫章餘子得白鹿高

丈六寸太平御覽卷九百六

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哀帝白孔六帖有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其目赤如

朱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初學記卷二十九

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眾明日皆懸

樹枝而死乃大蟻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七

伏侯古今注七 娜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四

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五

鳳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

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丞相以下上壽章帝建初三

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餘高二丈光耀

廬舍及樹皆黃藝文類聚卷九十八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

零陵後漢書班固傳注哀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

家井中色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岩渠草木色皆黃藝文類聚卷九十八

章章建初七年玉珪出宏農華陰藝文類聚卷八十三

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明

珠出豫章海底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初學記卷二十七和帝永元五

年鬱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初學記卷二十七

章帝章和中銅酒爵出河內泌水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

伏侯古今注七 娜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五



蔣子萬機論一卷魏蔣濟撰濟有郊止議已著錄此書作於文帝踐祚之初取向書一日二日萬機之義也魏志本傳云濟上萬機論帝善之隋志八卷唐志十卷並列雜家今佚輯錄得一十六節書中講肄禮服評騭人物兼言兵陣之事魏畧載桓範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世要論以示濟濟不肯視今觀遺篇其亦世要之儔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蔣子萬機論

序

一 知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六

蔣子萬機論

魏 蔣濟 撰

許子將衰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雷齒牙樹頰朕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蜀志歷統傳裴松之注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引脫齒朕吐唇

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蜀志許糜孫簡伊秦傳評注

蔣子萬機論

序

一 知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七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無兩形之政矣而談者強謂之異體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

魚麗鵠鶴之陣進退有節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左傳右方先備後發魚麗鵠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通順以象戰陣之形

莊周婦死而歌曰御覽曰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

不掉周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

哉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

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婦嫂此三字嫂服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並婦矣婦嫂者兄



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  
功者尚書何晏太常夏侯泰初難曰夫嫂叔宜服誠  
自有形然小功章婦姒婦為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  
之正名母婦異義今取弟於姒婦之句以為夫之昆  
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  
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受重之報今嫂叔同  
班並列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  
非所謂骨肉也是以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  
叔之字或無所與為體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尊為  
蔣子萬機論

蔣子萬機論

二 婦姒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八

體而交與正名同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以其名名  
之故服之可也苟無斯義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  
男女之別故絕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宜  
別未有若嫂叔之主者也彼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  
不可不疎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疎而無服情亦微  
矣答日記云小功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  
位蓋謂知禮制禮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  
統見於經而明之可謂微而著婉而成章也杜作通  
典卷九

二十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文選劉孝標廣  
絕交論李善注  
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  
號交其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夫君危  
于上民不不字據  
路史補安于下主失于國其臣再嫁厥疴  
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士而四盜亢衡運震於  
師於是遂創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  
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太平御覽  
七十九  
北堂書鈔卷十三引黃帝感四盜一詞。冠涉路  
史後紀卷五引作帝焦然歎曰賊之過江矣君危  
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遂震  
于師下有何以哉乃正四軍七字滅四帝下有而  
蔣子萬機論

蔣子萬機論

三 婦姒館補校  
七十三卷五十九

有天下一  
字餘同

項羽若聽范增之策則平步取天下也太平御覽  
九十七

知兵之將國之衡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

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曰起雖武夫齊之

朽骨吳之糜骸燕之消幣秦之腐肉豈可備其糟粕

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知勇之長

者用其術略也太平御覽二  
百七十三

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同

王有一敵而倒載義所驅也太平御覽三  
百五十三



語曰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其評王者一人曰  
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來入吾目中  
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  
眼睛異耳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六引蔣子

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主亦須佐輔太平御覽四百一

太史遷曰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

五尺之童德擬大舜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

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萬乘郊迎而佩印雖所宏非

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變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某

蔣子萬機論

四鄰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一

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

說陳幣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

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於八

至於此事而某不使也太平御覽四百十七

猛虎不處卑勢鷲鳥不立垂枝也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一○又四百九

十引末句作勁 鷲不立垂枝

夫虎之為獸水牛之為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

膽力無伍至於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

夫水牛不便速角又喬竦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

除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兕虎抵角牛希兕  
害矣若用兵恃強必墜於虎居弱必誠水牛可謂攻  
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

蔣子萬機論

四鄰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一



篤論一卷魏杜恕撰恕有體論已著錄是編隋唐志並列雜家云四卷今佚馬總意林引凡五節其第三節見魏志本傳諫用廉昭疏其第二節言考課亦與本傳論考課一疏似為同時語因者傳稱恕奏議論駁皆可觀隋志無恕集知所為奏議論駁統在篤論傳又稱其議論亢直此篤論之所錄名也茲據補錄並以他疏附著俾全篇可讀至意林末載二節乃後人敘述之詞別為附錄不使與正文相混又採得御覽數節其與宋璉書詳具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杜篤論

篤論

片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二

氏新書並據校定合錄一卷夫當時慷慨激言盡情無隱卒以口舌招禍幾於不免亢而有悔似未合危行言孫之義然而凜凜生氣鬱勃千秋讀其文雖選悞者亦思自立則其學從可識矣舊以著論非一列雜家類今取次體論之後改入儒家從其大段以要之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篤論

魏 杜恕 撰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馬總意林卷五

攻實性行莫過于鄉閭校才選能莫善于對策上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

篤論

片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三

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功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



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又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  
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  
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  
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  
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  
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  
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  
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  
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

篤論

二如嫺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四

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  
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與稷契之  
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  
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  
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囚囚今大臣親奉明  
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  
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  
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  
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

察也誠使容身係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  
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  
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  
法術競以儒家爲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  
創業者之所致慎也魏志杜恕傳云時又大議考課  
其制以考內外恕以爲用不盡  
其人上疏云云案此與意林所載攷實四語  
以下節例之是一篇中語取以類次補錄  
又上疏曰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  
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尙書令陳矯自  
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恐

篤論

三如嫺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五

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與不易民而治然  
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師之以禮故也  
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  
惟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  
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  
亦不可謂能官入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  
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  
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  
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



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皆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儒父乎

意林載此為五句云陛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坐待後來之俊又可能治乎

**篤論** 四、鄭、魏、補、校、七、三、卷、六、六、

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又可能治乎 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麻昭者擾亂其間臣懼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雜家類

大臣遂將容身係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不言聲恩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蓋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關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

**篤論** 五、鄭、魏、補、校、七、三、卷、六、七、

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其憂其



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  
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  
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  
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  
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賈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  
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  
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  
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  
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

篤論

六 鄭燾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八

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  
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  
乎夫糾擿姦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  
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  
以違眾近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飾焉有通人大  
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願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  
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  
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  
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  
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  
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  
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  
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  
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  
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本傳載全疏意林於篤論  
載五句即疏中語也據補

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

篤論

七 鄭燾館補校  
七十三卷六十九

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  
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搯  
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  
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務藏  
尊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  
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  
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  
道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  
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



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  
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  
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推充豫司冀而已  
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  
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  
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  
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  
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  
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  
篤論

八如奴館補校  
七十三卷七十一

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  
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  
踐昨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  
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  
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  
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挽粟千里不  
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主勁卒愈多愈多愈病  
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  
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樓樓實願

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  
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  
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  
之所常患也

魏志本傳 案本傳又云忽奏議論發  
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于篇以意林  
載篤論語出前疏中則此疏  
及考議疏皆取篤論據補

與宋瑾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  
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  
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  
篤論

九如奴館補校  
七十三卷七十一

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  
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御覽引作吾年五  
十不見廢棄者頗亦遭明  
達君子亮其本心御覽脫原  
亦二字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  
地御覽引作便  
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御覽  
引作  
正數片肉耳何御覽引作何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  
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  
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則又非上下  
相順之宜故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  
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



谷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其為其  
心耳不在僕言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六引論  
杜恕與宋璉書曰吾年五十至何  
足有所明也全節文見魏志本  
傳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據補

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從而

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

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

服之是化之也當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

行於身公之也

太平御覽卷  
六百三十六

日給之華與榛相似也榛結實而日給零落虛偽之

言論

吉與真實相似也虛偽敗而真實成

太平御覽卷九  
百七十 陸佃

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

舜歎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歐陽詢藝文類  
聚卷八十二

太平御覽  
卷一千

附錄

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為唐杜氏漢有杜周杜欽杜篤

畿字伯侯魏書有傳畿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故

名曰理少子恕字務伯

林意

恕在河東坐卧恒避父住處恕子預字元凱晉書有

傳

案此二節意林載入篤論與正文相次觀其敘恕

世系及其子預明為後人所附益至言魏書有傳

晉書有傳則又為晉以後人疑七志七錄敘述作

篤論

附錄

書者之事蹟附在書後故馬氏載入本書也今仍

輯取改為附錄庶不消焉

十一 鄭媛館補校  
七十三卷七十三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四

子編雜家類

鄒子一卷 晉鄒氏

諸葛子一卷 吳諸葛恪

默記一卷 吳張儼

裴氏新言一卷 吳裴元

新義一卷 吳劉焯

秦子一卷 吳秦菁

析言論一卷 晉張顯 古今訓附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三編館補校  
七十四卷一

時務論一卷 晉楊偉

廣志二卷 晉郭義恭

鄒子一卷撰人缺隋唐志皆不著目馬總意林有鄒

子一卷在化清經十卷成敗志三卷之間化清經蔡

洪撰成敗志孫毓撰皆晉人鄒子當亦晉人所撰攷

晉書文苑傳鄒湛字淵甫南陽新野人太康中為散

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

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此湛有著作之證以時考之

又與蔡洪孫毓皆在西晉之初故書中叙邢高呂安

飲市仰天泣目視其事而論之也其書佚意林引二

節御覽引四節合錄為帙引者不著其名故止題晉

鄒子

序

一編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

鄒氏而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鄒子

晉 鄒氏 撰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 葵藜在田 良苗無所措其根 佞

邪在朝 忠直無所容其身 馬總意 林卷五

寡門不入 宿臨 甌不取 塵避嫌也 同上

昔邢高 呂安 飲於市 仰天泣 二子非有喪之哀 傷知

己之晚耳 君子所以勤於接賢 汲汲於結善 欲以立

名者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

博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 求而不得 鮮矣 未有不求

鄒子

一 鄒原館補校 七十四卷三

而得之者也 夫觀書者 譬猶登東岳而知荆陵之巽

扁也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 見日月而知眾星

之照微也 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少 觀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十三

珠生於南海 玉出於須彌 無足而至者 人好之也 士

有足而不至者 以人不歸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又 卷八百三 引上三句而

至下無 者字

董仲舒三年不闕園 園嘗乘馬不覺牝牡 朱買臣貧

賤之時 孳孳修藝 不知雨之流 粟志在經傳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又卷八百九十一 引董仲舒三句 引朱買臣 故取自

學不知雨 之流粟

鄒子

何長館補校 七十四卷四



諸葛子一卷吳諸葛恪撰恪字元遜琅邪陽都人瑾  
長子官至太子太傅吳志有傳隋書經籍志雜家蔣  
子萬機論下云梁有諸葛子五卷諸葛恪撰亡唐志  
不著錄佚已久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三節攷恪傳  
載其與陸遜及弟公安督融三書又諸大臣諫伐魏  
著論論衆意一篇恪無文集當皆採自本書申夫恪  
抱才氣而以驕矜致敗陳壽評云若躬行所與陸遜  
及亮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蓋惜其人  
未嘗不取其言也論旨以及時為主語意多從叔父

諸葛子

序

一 如奴館補校

七十四卷五

亮出師表化出雖欲必爲之辭而持議近正衆人莫  
敢復難也宜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諸葛子

吳丞相陸遜書

吳 諸葛恪 撰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相勸車上熙國事不相珍惜又  
疾世俗好相誇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  
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  
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  
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  
諸葛子

諸葛子

序

一 如奴館補校

七十四卷六

有所短師僻由踴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  
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  
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  
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  
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購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  
不足皆宜潤器不足繼讀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  
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日以道望  
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  
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誇訕或至於禍及其



本起非為大驚忙坐克己不能盡如禮則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吳志恪本傳

與弟公安督融書

諸葛子



二 婦孺館補校 七十四卷七

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安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地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痛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輔之位猥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辱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遊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大

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但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

論眾意論

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天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

諸葛子



三 婦孺館補校 七十四卷八

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眾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眾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大差自恃疆大闢此遂



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疆太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賦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

諸葛子

四嬌娘館補校 七十四卷九

順眾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博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日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向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眾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者已空盡唯有此見眾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累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眾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眾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

後顧類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韞之任智與眾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警敵更疆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眾入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閉息此不知

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日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剝殘介冒生蟻蠱將士厭困苦豈甘鉅刃而志安寧哉慮於

諸葛子

五嬌娘館補校 七十四卷十

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盡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

雜篇佚句

魏基五篇世南北堂

鼓洪洪以燎毛髮傾五岳以壓枯朽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  
若能方兼三大身與馬如膠漆子與箭如飛車誠宜



絕異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  
吳淑事類賦箭賦注

諸葛子

六經館補校  
七十四卷十一

默記一卷吳張儼撰儼字子節吳人官大鴻臚吳志無傳附見三國生孫皓傳裴松之注引張勃吳錄隋志雜家傳子百二十卷下注有默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與裴氏新言等並以爲亡唐志復著默記三卷又嘗論三十卷今佚唯蜀志諸葛亮傳注載其述佐篇及武侯後出師表一篇初學記亦引一節哀錄爲帖夫儼以吳人能備悉蜀之文獻皓謂儼有出境之才儼自以皇華不辱命爲言允無愧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默記

序

一經館補校  
七十四卷十一



默記

吳 張儼 撰

述佐篇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  
士劉氏據益州竝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  
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  
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  
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  
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

默記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四卷十三

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  
也而以貢督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  
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  
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井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  
擒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  
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  
甲中國不釋鞶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  
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  
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殺

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

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  
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  
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眾未易可輕量敵而進  
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烈若  
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  
疑焉請聞其說荅曰蓋問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

默記

二 鄭煥館補校  
七十四卷十四

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  
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  
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  
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  
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元德  
與操智力多少士眾眾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  
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  
仲達之才滅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元德尙與  
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



之眾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宴何以加之乎蜀志亮傳裴松之注引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位

默記

三卿擬補校 七十四卷十五

亮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教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

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廟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途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

默記

四卿擬補校 七十四卷十六

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莽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

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夢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

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賊種歸蹉跌曹丕

稱帝凡事如見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劉志諸葛亮傳

晉春秋載之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佚句

漢光武體亞聖之才執文武之略聰明仁德膺時而

出徐堅初學記卷九

默記

五柳館補校七十四卷十七

附錄

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驛騎將軍朱據

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

驟馬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

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成出則有獲韓盧

宋鵲名書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

而生君子攸宜異賦答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

命中獲隼高贖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

後坐據大歡悅張儼文士傳文選江文通別武李善注引張儼席賦席為冬設簟為夏

默記施與此頁

附錄

六柳館補校七十四卷十八

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

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

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口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

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

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

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綰帶之好張勃吳錄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

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卒吳志三嗣主孫皓傳



裴氏新言一卷吳裴元撰元字彥黃下邳人官至太中大夫附見吳志殿峻傳隋志雜家傳子下有裴氏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與張儼默記劉歆新義張顯析言楊偉桑邱先生書並以爲梁有又云亡唐志復有裴元新言五卷今佚輯錄八節或稱裴氏新語或稱裴氏新書皆新言之訛也書記雜事中有一條論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吳志殿峻傳謂又與裴元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者佚說駢存至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元和反覆裴氏新言

一 鄭經補校 七十四卷十九

各存文理則泯絕不可見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一

裴氏新言

吳裴元撰

正旦藝文類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太平御覽作復之俗說以厭疢氣元以問河南伏君藝文類聚作君君御覽引伏君曰是月也御覽引有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鬪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廣世南北堂書錄卷一百五十五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太平御覽卷二十九二物助陽氣今人殺羊雞自作不祥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引去初年縣羊御覽引是月草木萌羊能嚼草雞啄五穀二物助陽氣今人殺羊雞自作不祥案御覽後所引與前

裴氏新言

不同是所見本異後二句各自爲義據補

一 鄭經補校 七十四卷十九

俗固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元有五歲女孫卒得病市卜云犯土元即依方治之病即愈後然知天下有土神矣太平御覽卷三十七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夷石而水仙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新語謂爲馮夷下引淮南云云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文選羊叔子



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謂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綈方綴之於複以示婦人養蠶之功也傳聲者誤以辟兵太平御覽卷八

一百一十四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使之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若

管氏取以管私則一邑不可奪也太平御覽卷八

孝子欲親之食云我不食欲親之衣曰我不寒此沒

孝也同上

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

裴氏新言

二 娜媛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十一

睡寐然故積怒而後金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

用此道也陸佃埤雅卷六 引裴氏新言

新義一卷吳劉廙撰吳志無廙傳字里皆無考據隋書經籍志知爲吳太子中庶子而已七錄雜家載新義十八卷隋志云梁有又云亡唐志復以十八卷著錄題作劉欣新義今其書佚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得四節或作劉欽或作劉欽或同唐志作劉欣皆誤當依隋志作劉廙也歷城馬國翰竹

吾甫

新義

序

一 娜媛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十一



新義

吳 劉厥 撰

聲音節譜故爲之樂所以上舞飛雲之鳥下躍沈淵

之魚康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七引劉欽新義

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

之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劉欽新義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引劉欽新義

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

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並同上

新義

鄭煥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十三

秦子一卷吳秦菁撰請於史傳無攷隋志雜家類載

秦子三卷云梁有又云亡唐志復以三卷著錄馬總

意林云二卷是唐時其書尙存也今佚楊慎丹鉛總

錄引二條與苻子同列云二子之姓名人罕知况見

莫書于馬總意林亦不載云云按意林五卷載有其

書凡五節升菴言不載者疎也茲卽據意林爲本復

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餘篇

佚說略備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秦子

序

鄭煥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十四

1-2, 1, 2, 0, 4, 十,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子, 部, 雜, 家, 類, 四, 〇, 四



秦子

吳泰青撰

欲顯白于雪中馳光于日下不可得也

馬德意林卷五 歐陽詢

藝文類聚卷二 太平御覽卷十二 並引作今欲馳光日下顯白雪中

顧彥先難云有味如醪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

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紵

表不欲繡外而麻裏猶論者寧置于辭不置于理

卷五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引云顧彥先曰有味如醪飲而不醉無味如茶飲而醒焉

醉人何用也

秦子

娜媛館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五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意林卷五

因斧以得刺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

一仁則衆行之美備矣

鐵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秦子

今人知涉川必溺而忘酒醴之荒性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

秦子曰常問作人當如圓圓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

則然不如唐棣之華灼灼自顯

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

十六引上四句作嘗聞仁人朗作彰 陸佃埤雅釋木引秦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灼然光發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

舉殺之又有母病瘵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

進之文舉問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蓋而不

罪者以爲勤於母飢哭而見殺者以爲形慈而心否

藝文類聚卷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二 引云文舉問特賞之資而不罪者以爲勤養於母

也哭而見殺者以爲哀而不實也餘並同又御覽卷八百三十八引云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

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而進之文舉問特賞之

一人執規十手自負一人吹簫長短皆應

秦子

太平御覽卷五百八 娜媛館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六

十一

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名名曰羹猶咸重廉

平恩合而爲信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消暗膏炷大而則則則膏

消炷小而則則則息膏則久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

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鹿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六

踰枳棘之籬則有絳柱之患登椒樹之圃則有榮華

之芳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九



食瓜者雖去蒂何以連其根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八

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

文選鮑明遠白頭吟

李善注

無盛之厄雖赤瓊碧璫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

光無取也

楊慎丹鉛總錄

秦子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十七

古今訓

士乙力爲地

陸德明爾雅釋文

晉 張顯 撰

古今訓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十八



析言論一卷古今訓附晉張顯撰顯字里皆無考據  
隋書經籍志知爲晉議郎所著析言古今訓二書隋  
志併入雜家析言論二十卷云梁有又云亡古今訓  
十一卷著於目唐志均不載佚已久矣茲從北堂書  
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輯得析言論四節爲卷又從  
陸德明釋文得古今訓一條不能成卷附錄于後以  
存一家之學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析言論

加報館補校  
七十四卷二十九

析言論

晉張顯撰

尚書僕射季明清達有高才多識前代格言

虞世南北堂書

鈔卷六十  
二引張顯

高幸氏自言其名其君民終無迷謬

太平御覽卷八十

路史後紀卷  
九羅莘注

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如一月明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  
九百二十二

古諺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析言論

加報館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一

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引張顯析言又卷  
八十引作鄧析言諺作詩三作二並誤



時務論一卷晉楊偉撰偉於晉書無傳惟律歷志載其所造景初歷稱魏尚書郎楊偉三國魏志曹爽傳有偉語裴松之注引郭頌魏晉世語云偉字世英馮翊人隋志雜家有時務論十二卷僅云楊偉撰此上注梁有亡籍於桑邱先生書二卷題晉征南軍副楊偉蓋本魏臣後仕於晉故隋志題晉官號也唐志亦載時務論十二卷今佚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有三節並取史志注所載偉言附之其景初歷別錄入歷譜家桑邱遺書泯絕不可復覩矣歷城馬國翰竹

時務論

序

一 鄭燦節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一

吾甫

時務論

晉 楊偉 撰

使鸞鳳振羽厲翼邈而高與氣沖天而翔且發丹穴則幽都之木可少而棲也

虛世南北堂書鈔穴部引想復時務論傳當作偉刊

本誤

管策鞞紮之具設雖剛怒忿戾蹄齧之馬若是拘絆

繫口銜轡策策必至則躡躡循軌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

天吞八荒者不咀蟻蝨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時務論

一 鄭燦節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一



附考

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略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與與偉爭與爽前偉曰虜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魏志曹爽傳

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

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臺及亡人傷孝子

時務論

附考

二 魏續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三

心不可爲後世法則

郭頌魏晉世語裴松之三國志注

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

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術課長短廢尺寸論是

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厯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

爭則流軻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

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

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

知而違之於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

知而罔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繼至明帝景初元

年尙書郎楊偉造景初歷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

歷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孟仲季

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

寅爲正

晉書律歷志中

時務論

附考

三 魏續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四



廣志卷上

晉 郭義恭 撰

新頭河三字疎水 經注補 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

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晶大

段則破而用之經注卷一 鄴道元水

烏耗之西有懸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

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

飲所謂後飲也有白早小步馬有驢無牛同

懸渡地穴在居巢人數十里道險懸渡及過既入得

廣志 卷上

一 婢媼傳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五

平地數百里其中人民無異白居易六 陸六部

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水經注卷二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七

蔥嶺其山嶺生蔥茂於常蔥太平御覽卷五十一

龜茲能鑄冶水經注卷二

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水經注卷三

北方地厚寒冰厚三尺地凍一丈氣出口為凌馬首

常劍徐登初學記卷三 太平御覽卷三十四引多下二句

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其水淳冬夏不減皆

以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初學記卷之

蒲類海在西域東北實固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同

羌中之西有潭淵海陽池海同

匈奴中北有伊連海後漢梁詡說北單于單于喜郎

將人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同

臨印有粉并得水汰粉則益光初學記卷七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九

獨木之橋曰權亦曰杓初學記卷七

南方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

種冬熟初學記卷八

珠崖人皆巢居同

廣志 卷上

二 婢媼傳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六

溫泉西者在新豐北者在廣平有美泉出激種出穀

香美在汲郡歐陽詢藝文

新成縣有冷泉水冷如冰在湖縣有鹽泉煮則為鹽

有醴泉用之愈疾同

火洲在南海中火洲其木不死更鮮藝文類聚卷八十

雲南郡四五五月猶積雪皓然代郡以五月山陰猶積

雪北齊書卷九 太平御覽卷十二

大戎指以朱漆皮為兜鍪北齊書卷二十二



西域有白山通域有雪亦名雪山後漢書班超傳章懷太子注

流沙在玉門關外南北二千里東西數百里有三斷

名曰三隴也太平御覽卷五十六又卷七十四北堂書鈔後漢書李恂傳注並無南北句

有居延澤居延城史記夏本紀司馬貞索隱引流沙在玉門關外下接此句是一節文

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太平御覽卷十七

南方炎洲炎氣薰數萬里為寒瘴太平御覽卷三十一

南方地暑熱交趾麥不成秀蒜不生蕪菁無根同上

挹樓國地寒人多穴居也同上

都梁山崖生蘭草一名梁香草故以為名在楚州西

廣志 卷上 三 娵娘館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七

南二百九十里太平御覽卷四十三 三 肝胎圖經引

大頭痛山小頭痛山皆在蜀賓東太平御覽卷五十一

臨川郡有粉得其水汰粉益潔太平御覽卷五十九

弱水夫餘北其水不勝毛羽世無見者同上

闕缺也門兩邊中間缺然為道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九

大秦國以青水精為屋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一

斯調國出金銀白珠流離水精器五色珠馬珂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

剽刃國出桐華布珂珠貝艾香雞舌香同上

獠民皆七月產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

獠在特何與古鬱林交趾蒼梧皆以朱漆皮為兜鍪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

黃頭夷髮黃如荅箭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三

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人

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

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藝文類聚卷五

廣志 卷上 四 娵娘館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八

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

餘瑜玉元玉水蒼玉皆佩用藝文類聚卷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引

無瑜玉已下

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

寸御覽引作大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有至圓珠置平

地終日不得停今上方名以甲乙為次第石珠鑄石

為珠一名朝珠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又卷八百九引首句作木難 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引無今上方已下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云有珠稱夜光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為

之一名朝珠未句據補



夫餘地美球如酸棗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

珊瑚其長者為御車柱出西海底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

瑪瑙出西南諸國 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同上

瑪瑙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川 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 後漢書杜篤傳 章懷太子注引上二句

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

八百

水晶出大秦黃支國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

廣志 **卷上**

五 如蝦蛄補校 七十四卷三十九

武夫有白黑以為枋基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

鎬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海之則分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三

烏石有五色者光澤以為柱礎出苑蓬山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

八十

礪石出首陽山有紫白彩色出南昌者最善今武庫

有數枚治御刀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七

碧有縹碧有綠碧 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

羌女人披大華璽以為盛服 太平御覽卷七百八

氍毹白 御覽作細氍毹毛織也近出南海古文稱北漢之氍毹

氍毹非其所生 同上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四

白疊布毛織出諸簿洲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

綠沉古弓名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交趾蒼梧俗以翡翠為幘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

九真出靈壽杖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

炎洲以火浣布為手巾 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十六

面脂魏興已來始有之 同上

烏九與匈奴同俗丈夫婦人為木漬朱染之如杵盆

以杵頭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四

廣志 **卷上**

六 如蝦蛄補校 七十四卷四十一

赤口濮漸其唇以丹飾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

粟有赤粟白粟粟有黑格雀粟 初學記引有張公斑粟有倉黃有蒼背稷有雪白粟亦名白粟又有白藍

下竹頭青白透麥濯石精狗躡之名種云 初學記卷二十七引

至張公斑粟孫氏齊民要術注引較完全據補

虜小麥其實大麥似大麥形有二縫穉麥似大麥出

涼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小麥 御覽引示

而肥 初學記作赤小麥出鄭縣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

黑曠麥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 初學記卷二十七引無首二句

初學記



渠禾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麩可為餽粥牛食之

則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疏生實似大麥楊禾實似

養粒細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國已禾木稷也火

禾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九

稻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穰稻白米稻御覽脫白南方

有蠅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訖其

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

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御覽

字益州稻之長米長半寸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九

廣志 卷上 御覽補校

五引至蠅鳴稻初學 記卷二十七引無末句

杭御覽有烏杭黑橫有青兩白夏之名初學記卷二十七

文類聚卷八十五引首句一 穠有赤者有白者初學記引 胡穠早熟及麥初學記

七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破藏御覽 穠逼麥穠此二者以四月熟初學記卷二十七

御覽卷八 百四十

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盛大可食刺豆亦可食

種御覽 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為甦生朱提建寧胡豆

有青有黃者初學記卷二十七 太

黍有燕領黍又有鴨皮黍牛黍南御覽 作稻尾秀成赤黍

馬草大黑黍或云秬黍初學記無 有温毛御覽 黃黍

白黍初學記卷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二

徐有赤徐有白黑青黃鶩鴿凡五種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二

梁有具梁解梁遂東進初學記御覽 赤梁魏武帝以

為御粥鹽鐵梁粒如蟻子文帝以為粥初學記卷二十七

書鈔卷一百四十四引遂東進赤梁二句太平

廣志 卷上 御覽補校

東蓍子御覽 色青黑粒如葵子園涼并皆有之西

河語史記索隱 曰貸我東蓍償我白梁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二

藜謂之揭口膳切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四

苦秦豉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五

醃醃漿也醃初檻切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

北方有牧草便於畜故北方出美肉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三

鹽醃因於水故或水且于水故或與土雜產于地多



側于海濱但未必千里相比耳煮鹽與海同河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于水北湖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細石子太平御覽卷八

堂書鈔卷九十引云鹽多產於海濱海東有印成鹽湖作胡餘同

茶叢生真煮飲為茗茶菜萸嫩子之屬膏煎之或以

菜萸煮脯胃汁謂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

無酒茶太平御覽卷八

豹有赤豹南山有元豹南多赤豹狐死首即豹死首

山是性之異也太平御覽卷八陸佃埤雅釋獸引狐死首即豹死首山言不

廣志 卷上 九 補遺館補校

忘本也 廣韻去聲三十六 效豹字注亦引狐死二句

犀馬家牛出巴中千斤犛角牛一曰羣牛有赤豹

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豬有牧牛項上堆肉

大如斗似駝馳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此句有犛音

牛猶庖小今謂之稷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

犛五反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夔牛重千斤

晉時此牛出上庸郡犛力反牛旄牛也犛尾閉皆

有長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

蹄如蓮華堂牛色黑或黃目南有之潛牛形似水牛

一名犛音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麒牛似鹿又似

牛肉美皮温常處滇濱也麒牛十六字據犛方牛如

既馳能行又有犛牛莊子曰其大若天之雲初學記

九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八引多犛

犀角斑似瑇瑁足有十爪也釋元應佛本行集

騾北方或曰罔太平御覽

駝馳出天竺國初學記卷二十九兩引一又作天竺

同引

駃騠決蹄也史記匈奴列傳

廣志 卷上 十 補遺館補校

驢羊似驢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

康居初學記卷二十九

源羊角重於肉陸佃埤雅釋獸

犛語圓五桓二反釋元應大方廣三戒經上卷

狗有懸蹄短尾之號太平御覽

兔大者曰鏡音鏡卷九百七

獾大如曠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温煖太平御覽

狃三蒼曰其皮温煖後漢書西

猩猩似狃音九聲如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溪縣藝文



類聚卷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

白腹鼠長尾御覽脫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

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大鼠以皮

為裘今當名其裘為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為羣害

穀麥凡狗不得惟鼠狼能得之藝文類聚卷九十五

十一 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上三句云白腹鼠

長尾白腹善登緣與小異者也太平御覽卷九十五

貂出夫餘挹婁藝文類聚卷九十五無挹婁二字

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

東齊多鳥爵千百為羣小戶種菜咸以爵為患太平御覽

廣志 卷九百 十四 卷上 十一 太平御覽卷九十五

鵠形似鶴色蒼黃釋元應大般澄漿經音義

黃鵠出東海漢以其來集為祥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六

雞有胡髯五指金骸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藝文類聚

脫反翅 白雞金骸者善奮初學記善作美無并州所

獻初學記無此句 長尾雞細而長長五尺餘出東夷韓國九

真郡出長鳴雞藝文類聚御覽吳中送長鳴雞長倍

於雞永昌郡無雞藝文類聚初學記并無長倍已下

類聚卷九十 初學記卷三十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雜家類

鷓鴣野鷓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野鷓雄者赤頭有距藝文類聚卷九十一

鷓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鷓以秋冬生卵並出蜀

晨苑肥而耐寒宜為腫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北堂

百六十一引晨苑二句書鈔卷一百四十五太平

烏有白頸烏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鷓常晨鳴如雞道路賈車以為行節出西方太平御覽

百二 十一 侃旦冬毛希夏毛盛同

廣志 卷上 十三 太平御覽卷九十五

鷓有三種乳于巖崖者為土鷓同上引廣州志州字誤衍

黃雀體絕肥江夏竟陵常獻給大官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二

安息大爵頭及身膺蹄似橐駝色蒼後漢書注脫此二字舉頭

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寶即今之馳鳥也

後漢書和帝紀注藝文類聚卷九十二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二

御覽卷九百二十二並引作安息大爵雁身蹄似

雲鳥鷓鴣身時駝色蒼餘同並無相句

扶南東漲海中有洲出五色鷓鴣曾見其白者如母

雞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引吳時外國傳注廣志同

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趾與古縣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太平御覽卷九十五



九百二

宛鷄大於北鷄以供御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四

馬鳥鷄鷄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五

鷹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為黃鷹二歲為撫鷹三歲為

青鷹胡鷹鸞鷹山鷹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六

慮江句 初學記卷三十引鷹 一歲為黃三句下並無鷹字

鷓子大如胡鷓色似鷓食雀籠脫擊鳩鷓太平御覽卷九百二

六

楚鳩一名嗶嗶通元水經注卷七

廣志 **卷上**

鴉楚鳩所生如鴉巨虛種類不滋乳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七

卑雅釋鳥 引滋作孽

蚊母吐蚊大如鳩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八

鳩鳥形似鷹大如鷄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

蛇及椽竇常居高山巔春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孔

作其鳥大如鷄紫綠色有 雄名運目雌名陰諧以其

毒頸長七八才食蛇 毛歷飲食則殺人 廣韻去聲五十

鷓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為船頭莊子曰鷓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正義

黃離留釋元應大菩薩藏經音義黃離 引廣志作黃離留廣異名也

尺餘初學記卷三十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一形如龜出交州山龜在山上食草長

海龜大一畝重千鈞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二

龜長三尺有四足高尺餘尾如蠅蛭而大南方嫁娶

必得食之魏武赤壁還所掘得之是也同上

永昌郡有歧尾蛇同上

蛟地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裁斷

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同上

廣志 **卷上**

武陽小魚大如針號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初學記卷三十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後漢書馬融傳注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七

鱧音魚似鮎大口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七

鯢魚聲似小兒啼喻字據史 記正義補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

牛御覽無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

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之膏爲其燭也徐廣曰人

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水經注卷十五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八

秦始皇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鯢魚至如鱧下 作鯢始皇帝中以人魚膏爲燭即此魚也



鮫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後漢書

注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八

鮠魚一名河豚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九

蚤魚一名鮓直雙切 同上

斑文魚出東夷濊獻其皮同上

健為郡棧道縣出膈骨黃魚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四

斑魚頭中有玉石如珠璣出北海同上 又卷八百三十一

海文蠶數種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為酒杯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一

廣志

卷上

十五 城娘館補校 七十四卷四十九

巨延州以甘與行估貨易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二

擁劍似蟹色黃方二寸其一螯偏長如足大指長三寸餘有光其短細者如簪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三

鰲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

陞南海中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三

水母如羊朋在海中常浮聞人聲沉水底可坐切食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三

蟪小蟹太如貨錢段公路北戶錄

蜻蜒首青庭釋元應俱舍論卷六音義

蜉蝣可燒啖美於蠓御覽卷九百四十七

上尋死隨流而去藝文類聚卷九百四十五

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犂雞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六

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似蠹蟻有尺餘同上

蠹蟻有屋壁間者有草野者有石上者同上

交州無蜚蠊同上

閩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為羞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七

有飛蟻有木蟻古曰元駒是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之蟻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七

廣志

卷上

五 城娘館補校 七十四卷五十一

草蠶在草上色青土蠶在土上春行草間索索

覆地此句據 御覽補秋系在草有在器下有以絲於籬壁間

緣壁捕蠅者長腳在壁屋為絡者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八

引至覆地

蠶蠅有五色者槐香蠅五采有角甚臭白澤曰蠅有角五采長尾者龍也殺之立死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沙蠶色赤大不過蠶在水中八人皮中殺人同上

有蠶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眾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蠅姑會稽謂之蠅姑埤雅釋蠅引 廣志小學篇



廣志卷下

孔子冢上特多楷樹 廣韻上平聲十 四皆楷字注

千歲老松子色黃白味似栗可食 初學記卷二十八

柏有續柏計柏 同上

槐材有青黃白黑四種 同上

有姑榆有耶榆耶榆無茨材又 藝文類聚 任重用至 太平御覽卷九十八

善青蠶者出渤海東光以供官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九百

六

梧桐有白者剝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

廣志

卷下

漬緝織以為布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 藝文類 後漢書 西商夷傳注 說為尉國

曰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 初學記卷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七

桂出合浦而生必於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

林間無雜樹交趾置桂園 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七

豫章生七年外始辨凡木似豫章故待七年當分別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

曰及木權也 藝文類聚 卷八十九

荆楚荆也牡荆蔓荆也赤莖大實者名曰牡荆又有

山荆 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 引赤莖已下

君子樹似桤松曹爽樹之於庭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九

櫻一名并閭 御覽作 葉似車輪乃在樹下下有皮纏

之附地起二句一採轉復上生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九百

九

雞樓子皂莢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桃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

葉不過數十似櫻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麩

赤黃密緻可食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引無不過數十句及末句

廣志

卷下

莎樹多枝葉兩邊行列若飛鳥翼其麩色白樹收

麩不過一斛擣篩乃如麩不則如磨屑為飯滑軟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木絲樹赤華為房甚繁偪則相比為絲甚軟出交州

永昌 同上

原木漬其汁消殺眾毒生南方 同上

檀樹葉似蘇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一

槩彌樹子赤如糯米可食 同上

柵木生廣南山野其樹如桑 李時珍本草 李時珍本單綱目



雲母竹大竹也初學記卷二十八太

攤竹細而多刺也上同

筵竹堪竹上同

筍竹宜為屋椽初學記卷二十八

筍竹皮青肉白如雪軟韌可為索上同

永昌有漢竹圍三尺餘初學記止引大者一節受一

斛小者數升為椹初學記卷二十八太平御覽

西南出利竹西南出三字蔓生實中堅韌初學記卷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三引首句

廣志

卷下

三 娜媛館補校 七十四卷五十三

種龍竹任作筍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三廣韻上

為筍

栗有侯栗關中大栗大如雞子太平御覽卷九百六

八十七引作栗有關 中侯栗大如雞子

東郡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棗大如李核三月熟

眾果之先熟者也種洛陽宮後園河內汲郡棗一名

墟棗一名安益棗東海蒸棗洛陽夏后棗安平信都

大棗單父棗梁國夫人棗大白棗一名曰盛咨小核

多肌三星初學記棗駢白棗瀝棗獲此四者官園所

種棗石狗牙雞心牛頭羊矢初學記獼猴細腰之名

又有元初學記棗大棗崎廉棗桂棗夕棗之名太平

卷九百六十五初學記卷二十八引無東 周文王

郡二字又無熟者也至單父棗四十一字 文選

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

仁開苦 賦注

甘有二十一核有成都平帶甘大如升色蒼黃健為

南安縣出黃甘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八藝文類

廿一核初學記卷二十八引作有黃柑一核

桃有冬桃夏桃秋桃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七

廣志

卷下

四 娜媛館補校 七十四卷五十四

棠陽有白杏鄴中有赤杏有榛杏太平御覽卷九百

聲三十八梗杏字 注引作赤杏黃杏

鼠李朱李可以染車下李車上李亦春熟可染也麥

李細小有溝道李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赤李房

陵御覽李有饌余石李肌黏茹似饌有榛李離核李

李似榛有劈李熟必先劈裂有經李一名老李其樹

經年則枯有杏李味小酢似杏有黃扁李有夏李有

冬李十一月熟此三李種鄴園有春李冬華春熟太



句作有青李 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有黃建李三句

洛陽北部有張公夏梨甚甘 二字據文選注補 海內唯有一

樹常山真定梨山陽鉅野梨梁國睢陽梨齊郡臨淄

梨鉅鹿蒙梨 御覽作鉅野奇梨 上黨棗梨小而甘新豐箭谷

梨關以西宏農京兆右扶風界谷中梨多供御廣都

梨重六斤可數人分食之又有御梨大若拳甘若蜜

脆若凌可以解煩釋餅燉煌太守獻同心梨 初學記卷二十八

入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九引無又有御梨已下藝文類聚卷八十六引云廣都梨重六斤常山真定山陽鉅野新豐箭谷皆多梨也有未句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注引首三句

廣志

卷下

五 婦孺館補校 七十四卷五十五

櫻桃大者如彈丸有長八分者白色多肌者凡二種

初學記卷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九 藝文類聚卷八十六引云櫻桃有大入分者白色多肥者凡三種有白色者

蜀名梅為藤大如鴈子梅藤皆可以為油脯黃梅以

熟藤作之 初學記卷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

安石榴有甜酸二種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

榛有白青赤三種張掖有白榛酒泉有赤榛西方例

多榛家以為脯數十百斛以為蓄積如收藏棗栗若

榛汁黑其方作羹以為政用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 藝文類聚卷八

十六引首三句 廣韻去聲十四奈字注引首句作奈有青赤白三種 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注引張掖二句亦作奈

沙棠如棠味如李無核 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梁國侯家有棗木甚美世罕得之 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注

柿有小者如杏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一

有給客橙自夏至冬且花且實 同上

林檎似赤棗子亦名黑檎一名來禽言味甘熟則來

禽也 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一引首句作黑檎似赤棗

枇杷冬華實大如雞子小者如杏味甜酢四月熟出

廣志

卷下

六 婦孺館補校 七十四卷五十六

健為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一

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桂 御覽卷九百七十一引作柱 其顛五六尺間穉

如黍秀實大如桃李生棘針重疊其下剝其皮煮其肉實而貫之堅如乾棗食後啖之滑美消穀下氣彼

方珍之以為口實亦出交趾 同上 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引作其顛生穉而

秀生棘針無剝其至下氣

陳倉胡桃皮薄多肌陰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則碎

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一碎作破

荔枝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蓬蓬然冬夏榮 御覽卷九百七十一



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

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將中時御覽

甜味至御覽日將已時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萬斛獮為樊

道南荔枝熟百鳥肥其名之曰蕉核小次曰春花次

曰朝渴此三種為美次髓卵大而酸以為醢率生稻

田間荔枝壺橘南珍之上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一

至萬斛廣韻去聲五實荔枝字注引云荔枝樹名

相如傳索隱引樹高五六丈如史記司馬

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

蒲萄有黃白黑三種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太

廣志七 婦媛傳補校

椒欖大如雞子交州以飲酒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二

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有葉如束蒲乃在樹末實如

大瓠瓜懸在樹頭實外有皮中有核皮裏有汁升餘

清如水美如蜜可飲核中膚白如雪厚半寸味如胡

桃而美可食出交阯家種之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

七引云高六七丈無枝條葉其美如蜜

核中有白膚半寸味似胡桃出交阯

益智葉似蕤藝文類聚卷八十七荷長丈餘其根土有小枝高者

入九寸無葉萼其子莖生著之大如棗瓣黑皮白核

小者曰益智舍之攝御覽延穢出萬壽御覽亦生

交阯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太

桐子似木瓜樹木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二

陽槎子似梨大如杏可食同上

龍眼樹葉似荔枝蔓延綠木生子大如酸棗色異絕

甘無酸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三

檳榔其子甚酢出西方同上

蒟子蔓生依樹子似桑椹長數寸色黑辛如薑以鹽

淹之下氣消食出南安同上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南夷列傳索隱引云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史記西

廣志八 婦媛傳補校

木瓜子可藏枝為杖長一尺百二十節藝文類聚卷九百七十二太

檳棗味如柿晉陽楷輓肌細而厚以供御太平御覽卷九百七

成都同上廣韻去聲四十

枳椇葉似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一月熟樹乾者

益美山南方大如指頭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四

誤子似珊瑚乾者益美

元日似梅南人以之飲酒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四



燕奠似梨早熟上

枸櫞似橘大如飯箸可以洗濯瀝葛粉也今出番陽

以南縷切蜜漬為糝食之甚佳釋元應大乘成業論音義又阿毗達摩俱

舍論音義引多下句

干蔗其錫為石蜜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四引作甘蔗今

蜀人謂之竿蔗釋元應四分律音義

芭蕉一日芭直御覽無此句或曰甘蔗莖如荷芋重皮相

裏大如盂斗御覽無此句葉廣二尺長一丈子有

角子長六七寸四五寸二三寸御覽作六七寸或二三寸生為行

廣志 卷下 九 婦孺補校 七十四卷五十九

列藝文類聚無此句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刺其上皮色黃白

味似蒲萄甜而脆亦御覽脫脆亦二字飽人其根大如芋魁

大一石青色藝文類聚無其根十一字其莖解散如絲緝御覽以

為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黃白不如赤色也御覽脫赤

及也 出交趾建安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五

扶留藤緣樹生其華實即蒟也可為醬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五

几十四芋有君芋大如魁有車鼓芋有旁巨芋有青

邊芋此四芋魁大如瓶小子葉如織蓋細色紫莖長

丈餘易熟長味芋之最善者也莖可作羹雖有蔓芋

緣支生大者二三升有雞子芋色黃有百果芋畝收

百斛有卑芋七月熟有九面芋大小美有蒙控芋有

青芋有曹芋子皆不可食莖可為茹又有百子芋出

葉榆縣有魁芋無旁子生永昌太平御覽卷九百七

八十七引云有君子芋大如斗魁青邊芋

鍾野大菱大於常菱淮漢以南凶年以艾為蔬太平御覽

卷九百 七十五 蔥有胡蔥木蔥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七

甘藷似芋剝去皮肉白南方以當米穀賓客亦設之

廣志 卷下 十 婦孺補校 七十四卷六十

出交趾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凡瓜之所出以遠東廬江嫩煌之種為美有烏瓜

類聚初學魚瓜練瓜御覽脫練瓜鯉頭瓜蜜筍瓜女背瓜

龍蹄瓜藝文類聚龍蹄瓜羊骸御覽作蹄大瓜如斛出涼

州舊陽城初學記無此二句藝文類聚無舊字瓜州大瓜如斛

御瓜也御覽無此二句有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有拄杖初學

挂枝瓜長二尺餘割地温食初學記瓜至冬熟有

春日瓜細小小瓣宜藏正月種三月成藝文類聚初

春日瓜有秋泉瓜秋種冬御覽無此二句燕形如羊角色蒼

四句

一第... 丹... 8... 反...



黑 初學記卷二十八 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引多末句 瓜龍蹄

獸掌等也 瓜部第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

蘆葦別名覆葵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

雞舌香出南海中及剽國蔓生實熟貫之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

蘇合出大秦或云蘇合國人採之釜其汁以為香膏

賣澤與買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為蘇合非自然一種

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

薰六出交州又大秦海邊人採與買人易穀若無買

廣志 補校 七十四卷六十一

人取食之上 同

流黃香出南海邊國 同上

青木出交州天竺 同上

甘松出姑臧涼州諸山細葉引蔓叢生可合諸香及

衰衣 馬志開濟本草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首句無姑臧二字

艾蒹香出西國似細艾又有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

蒹可以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煙青白不散與此不

同 開寶本草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云艾出剽國

藿香出海邊日南諸國 日南諸三字 據御覽補 藿如部梁葉似

水蘇可著衣服中 掌禹錫嘉祐本草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云藿香出口南諸

棧香出口南諸國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

木蜜樹號千歲樹根甚大伐之四五歲乃取木腐者

為香其根可食 魏王花木志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

都梁出淮南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 都梁山生淮蘭草一名都

梁香草故以為名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

甲香出南方 同上

迷迭香出西海中 陳藏器本草拾遺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

廣志 補校 七十四卷六十二

芸香膠有安息膠有黑膠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

蘼蕪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作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三香字上衍微之二字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四引云蘼蕪香草可藏衣中

蕙蘭 御覽 綠葉紫華魏武帝以為香燒之今東下田

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三

引作以此燒香多下三句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

揭車香生徐州高數尺黃葉白花 陳藏器本草拾遺 太平御覽引作

華出徐州

白茅香生廣南山谷合諸名香甚奇妙尤勝舶上來



者李珣海藥本草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四

兜納香出西海剽國諸山上同

江蘿赤葉紅華史記司馬相如傳注無下二字

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木深者八九尺大如

斛削去上皮中成虎魄有汁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其

方人用以爲蜜也釋元慮妙法蓮華經卷二音義

茯神松汁所作勝茯苓或曰松根茯苓貫著之生朱

提濮陽縣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九

胡麻一名方莖服之不老耐風溼其葉名青蘘也同

廣志

卷下

姚姬館補校 七十四卷六十三

健爲契道縣出巴豆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三

龍鬚一名西王母簪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狼尾子可作黍同

菟葵煇之可食同

鼠耳葉如耳縹色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五

菊有白菊同

莢蒿廩蒿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七

薇葉似萍可蒸食同

莎可爲雨衣同

扶老華黃如金名金草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八

菘可食以爲席溫於菘生南方藝文類聚卷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九

九十

室無人行生鮮太平御覽卷一千

苕草色青黃紫華十一月稻下種之蔓延盛茂可以

美田葉可食同

地榆可生食同

蒿子生可食一曰馬芹丁度集韻入聲六衛蒿子注

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

廣志

卷下

姚姬館補校 七十四卷六十四



子編雜家類

陸氏要覽一卷 晉陸機

古今善言一卷 宋范泰

文釋一卷 宋江憲

要雅一卷 梁劉杳

俗說一卷 梁沈約

子編小說家類

青史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宋子一卷 周末鉞

裴子語林二卷 晉裴啟

三

七十五卷一

陸氏要覽一卷晉陸機撰機字士衡吳郡人父抗為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吳亡入晉官至平原內史晉書有傳隋志無陸氏要覽之目唐志雜家有陸士衡要覽三卷董斯張廣博物志引書曰云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析名案李淑有邯鄲書目淑宋人及見陸書是宋代猶有傳本今佚陶宗儀說郛輯錄一卷尚有遺漏茲更蒐補合刊至其書之篇目則不能區分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陸氏要覽

序

一知不足齋補校

辛丑卷一



陸氏要覽

晉 陸機 撰

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

至則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太平御覽卷九又卷二十一

五 陶宗儀說 郭採為第一耶

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遙于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荀子

訓所坐欲起子訓應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

月三雨亦為留客雨 太平御覽卷二十一 說郭第二節

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人謂之

陸氏要覽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三

應春花 太平御覽卷二十一 說郭第三節

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重八字名曰肉芝

以五月五日取陰乾以其足畫地即流水帶之於身

能辟兵 說郭第四節 案與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九引抱朴子略同

東弓南矛西劍北戟中鼓亦曰四兵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九 說郭第五節

郭第五節

酉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水中居人飲之多壽

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者 說郭第六節 案與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六引風

俗通 略同

千歲龜五色額上背起如角巢於蓮葉之上或在叢

著之下 說郭第七節 案與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一引抱朴子略同

立夏日服六壬癸符或服玄水丸飛霜散暑不能侵

也 說郭第八節

陳思有鵲尾杓植而長置之酒樽凡玉欲勸者呼之

尾則指其人 說郭第九節

夏樹名連陰夏雨名絲雨 太平御覽卷二十一 陸機纂要

秋樹名成秋雨名愁 太平御覽卷二十五

陸氏要覽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四



古今善言

宋 范泰 撰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  
視日邪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日  
亦俱出于東耳至于風氣膾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  
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于戰鬪  
便山習水不剛平地古人云五嶺天地以隔內外况  
綿途于海表嶺九嶺而彌遠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  
荒之冥域者矣 鄧道元水經注卷三十六

古今善言

一 嘉慶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

靈帝時欲用羊續為三司而中官求其賂續出黃紙  
補袍以示儉者時人語曰天下清苦羊續祖 太平御覽卷四  
百三十一字至以示使者又卷六百九十三引續  
出黃袍以示使人服紙補二字下有時人語二句  
桓鸞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緹袍糟食不求盈餘  
以濁世耻不肯仕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

文釋

宋 江選 撰

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 陸德明爾雅釋文

揣摩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也 史記蘇秦列傳司馬貞索隱

瓠巴齊人也 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李善注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

恥之况與惡人同處 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引李善曰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

篇之內而遂見之

文釋

一 嘉慶館補校  
七十五卷六



附考

宋書沈演之傳演之昔與同使江遠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

文釋

附考

二 蘇轍補校  
七十五卷七

要雅一卷梁劉杳撰杳字士深平原人官至尚書左丞梁書南史皆有傳傳稱杳博綜羣書撰要雅五卷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唯周禮疏引宜成酒名一事攷史記索隱引其說世譜即本傳答王僧孺語而引述較詳知皆採自要雅中由此推之凡本傳所載答沈約任昉周捨諸問皆考據古義與周禮疏史記索隱所引體例悉同知皆要雅佚文也茲據合錄為卷隋志載杳撰壽光書苑二百卷惜諸書無引之者聊輯此編以慰遐想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要雅

附考

一 蘇轍補校  
七十五卷八



要雅

梁 劉杳 撰

嘗于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元答張逸謂爲  
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

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頃梁書有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

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

景公冢又得此梁書有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

之遺器知不梁書虛也梁書劉杳傳

要雅

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

事此何所南史有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

長頸是毗騫王朱建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

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有人餽任昉楮酒而作振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

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

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

梁書有明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曰此出

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

三重五品商溪探里時南史卽檢楊記言梁書有皆

不差同上宜城酒名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鄭

亦以宜成爲酒名

王僧孺被救南史作使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

論大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竝効周譜以此而推當

起周代南史劉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爲春秋

學者有年歷譜牒之說故杜元凱作春秋歷及公子

譜蓋因於舊說梁書南史劉杳傳引至周代史記十

要雅

三代系表至末蓋皆引

周捨問杳尙書官著梁書有官紫荷囊相傳云擊囊

竟何所出杳答梁書有曰張安世傳曰南史持囊簪

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囊囊也近

臣梁書有近簪筆以待顧問南史劉

臣梁書二字



俗說一卷梁沈約撰約字休文吳興人官至特進謚隱侯隋志雜家有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小說家世說十卷劉孝標注下云梁有俗說一卷亡似劉孝標所著書名與沈同在隋已亡矣今沈書亦佚輯採一卷書記瑣雜無甚高論六朝散事借考見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俗說

序

嘉慶館補校  
七十五卷上

俗說

梁 沈約 撰

謝景仁為豫章主簿在桓元門下元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北堂書鈔一作令其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

遠元以此知北堂書鈔一引作甚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十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

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鄴令喬有精神每

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

史候望之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

俗說

嘉慶館補校  
七十五卷十二

見鳧舉網但得一雙鳧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

尚書郎屬股也北堂書鈔卷七十八

桓靈寶在南州時自講莊子七篇一日更說北堂書鈔卷九

八十

司馬郎君時貴好作妓堂然香煙薰之屋為之黑北堂書鈔卷一

百十一

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譽流聞遠國慕容廆備謝白狼

毘一變謝時年十三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

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北堂書鈔卷三百四十一袴出郊郭外其叔



父請責之仁祖於是自改遂為名流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至

郊郭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引有外字及下三句

桓元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九

皇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一藝文類聚卷六十八

徐干木年少時嘗夜夢見鳥從天上飛銜織樹其庭

中如此凡三過御覽有又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織

以御覽有果惡終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卷七百二

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梳自作聲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

桓豹奴病勞冷無羶可以桓車騎自撤已眠璽與之

俗說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卷七百八

晉哀帝王皇后有一紫磨金指銀至小可第五指帶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

桓大司馬弟斌性能噉食兼數人桓每惡之設必倍

豐城食竟復就兄索食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引

云桓斌性嗜噉大大司馬每噉斌時從兄索食

晉簡文集諸談士夜坐每自設粥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四

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

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傍眺嵩

邱嵩邱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邱山

去太室七十里此是書寫誤耳藝文類聚卷七

郗僧遊青溪中汎到一曲之處御覽到作輒作詩一

篇謝益壽見詩笑御覽曰青谿之御覽作中曲復何窮御覽

可盡藝文類聚卷九太

桓元龍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

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元臨死之

日期乃以身捍刃藝文類聚卷三十三太平御覽

期食畢便迴盤與之

俗說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卷七百八

張敷御覽從彭城還請假當歸東傅亮時為宋臺

侍中下舫中與張別藝文類聚作傅亮下張不起投

兩御覽有手著舫戶外傅遂下執其御覽有手熟視

張面御覽有曰楯故御覽無是梨中御覽不臧者便

去藝文類聚卷二十九太

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服除後經年病瘳

藝文類聚卷三十四引至心病太平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

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



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

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又

入脫晉字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引至帝宮在作

宋禕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對琅琊郡門袁山松為琅

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朱禕冢行路難歌太平御覽卷五

百九十七

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

郝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終身

不與曇言藝文類聚卷四十四

俗說

婦嬖館補校 七十五卷十五

江夷為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覓

比例准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後見主上問近所道

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

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藝文類聚卷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五

五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基諸從瓦官寺前宅上于是袁

羌與人共往窗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答

如流圍碁不輟袁多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攻難每

有往復藝文類聚卷七十四

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

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塔令豹奴乘馬諸葛競

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塔頭去

布三尺許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藝文類聚卷八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 又卷八百二十一

陶夔為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

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

督護隨寫取詩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

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

俗說

婦嬖館補校 七十五卷十六

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九

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劍將可

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九

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曰此洪洞容卿等

數百人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

有人請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

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耳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四

王僧敬神明俊微為一時之標桓元時集聚賓客莫

不敬



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復覺有餘人坐無王便覺  
殷仲文謝益壽為佳王僧敬兄弟列坐齋中見之若

神小人從戶前過皆肅然毛豎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三

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申

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力可語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又卷四百八十五

桓宣城喪後家至貧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

桓溫以弟買得質羊羊主家富謂桓言僕乃不須買

得耶為質但耶家貧幸可為耶養買得耶耳車騎沖

俗說婦孺補校七十五卷十七

也後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車騎猶識之呼來

問公識我否答云不識桓公曰我是昔日買得耶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二

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持藥

酒置左側諸其所念小人命翼令在門前若見人騎

偵從東汝可取酒藥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便進

酒王語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殺我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九

謝萬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

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既見其

語移口大器之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五

劉柳為僕射傅迪為左丞傅大讀書而不解其義劉

唯讀老莊而已傅道劉云止讀十二卷何足本人劉

道傅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鹿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六

北堂書鈔卷九十

殷伯仁一作弟引為何無忌參軍在潯陽與何其携蒲何

得百萬便住一作得何何守語求贖決不聽何大怒

罵殷曰鯨子敢爾取節來殷猶傲然謂何曰朝廷投

俗說婦孺補校七十五卷十八

將軍三千羸兵狗頭飾北堂書鈔作杖疏節以威蠻獠寧令妄

自尊大耶北堂書鈔有寧令句乃復擬議國士異事何便令百

人收殷付獄中殷歌嘯自若經一日遂恚死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一又卷七百五十四引至罵殷無何守入

字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一引云殷伯弟為何無

思參軍下接何罵殷

曰至妄自尊大耶

車武子婦大妬夜恒出掩襲車車後呼其婦兄顏熙

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著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還

上牀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劉真長小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履以養母御覽補

劇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往市賣履路經射堂邊過

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造問信答云

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履不得展詣後過劇呼之

使來與共語覺其佳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八又卷

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履以養母

桓元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

以夫人故帳與之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九

荀介子為荊州刺史荀婦大如恒在介子齋中客來

俗說婦奴補校七十五卷十九

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在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

事已訖為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

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

不去桓狼狽便走太平御覽卷七百一

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安

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萬起同上

顧虎頭為人畫扇作稽阮而都不點眼睛送還一引

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又卷

七百五十一引無可二字作點眼睛便欲能語

何承天顏延年俱為郎何問顏曰霍襄是何物顏答

曰此當復何解耶霍襄將是卿言腹中無所有純是

霍此是世俗相調之辭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四

桓元取羊欣為征西行參軍元愛書呼欣就坐乃遣

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七

毛泰買一玉筵八十八分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九

王慶孫為襄陽都督後之鎮爾時沔中蠻盛斷道縛

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者驅

逼不得已王便行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與婦女

俗說婦奴補校七十五卷二十

共碓下春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

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為阿堵後既詔出赴謝公主

簿過會下與擲散當其父手自抱錢錢竟明日已後

云何至須阿堵物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王東亭嘗之吳郡就汰公宿別汰公設豆藿糜自噉

一大甌東亭有難色汰公強進半甌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九

桓石虎是桓征西兒未被舉時西出獵石虎亦從獵

圍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謂石虎曰惡耶能拔

虎箭不石虎小名惡子答曰可拔耳惡子於是運至



虎還復拔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還伏惡

子持箭便還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二

齊沈僧照別名法朗攸之之孫也記人吉凶頗有應

驗嘗殺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家有邊事

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

使至 同上

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後軍從京還鎮尋陽以一隻鵝

為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隻鵝可

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俗說

加環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一

青史子一卷青史氏撰不詳何人賈執姓氏英賢錄

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藝文

志青史子著書按漢志小說十五家青史子五十七

篇注古史官記事也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考大戴

禮記賈誼新書並引青史氏之記此佚說之僅存者

據輯按錄書中言胎教之法懸弧之禮巾車之道具

有典則班固列入小說家必有所見然不可考仍依

編次云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青史子

序

加環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二



青史子

青史氏 撰

古者胎教之道大戴禮記無 王后腹新書作 之七月

而就大戴禮記作 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大戴禮記

禮記作 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

職御於門內大戴禮記無 比及新書作此 三月者王

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緇瑟新書作 而稱不習

所求滋味者新書無 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故煎

調大戴禮記作 而言曰新書無 不敢以待新書 王

青史子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三

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

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

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

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

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

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

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

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

以菘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

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

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

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大戴禮

下日以 然後下王太子名大戴禮記作 上無新書作

取於天下無取於壁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

俗新書作 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

恩之道也新書思作息大戴禮記無也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

領臣之子也故謂之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

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大戴禮記無正

青史子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四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

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

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新書作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履小節焉業小道焉

東髮戴大學履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

因入 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

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銜牙珮珠以納其

問珮璜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見折還

中知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璽鳴也 新書作古

一第 1200 丹 黃卷 四庫全書 第 8 卷 二句



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或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  
憲斯下有雙璜銜牙瑱珠以約其間瑤瑀以雜之行  
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古之爲路  
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而敬古之爲路  
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  
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  
瞻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  
大戴禮記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教雜事並引青史  
氏之記互有不同古者年八歲已下新書容經約  
舉大誼非原  
文並據參訂

青史子

三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五

宋子一卷周宋鈞撰鈞宋人莊子荀子並言其人孟  
子作宋輕韓非子作宋梁子要是一人也漢志小說  
家宋子十八篇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隋唐志  
不著目佚已久莊子天下篇載其禁攻寢兵之事並  
述其言案莊子雖與尹文並稱今尹文子書尙存無  
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鈞語據補佚  
篇附考爲帙夫輕以利爲言孟子以爲不可異懸君  
臣荀子以爲非然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亦自  
以其術鳴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宋子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六



宋子

周 宋鉞 撰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莊子雜篇

天下引此下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問其風而說之案莊子以此稱宋鉞蓋述其書之語也

據韓

宋釗二字據作爲華山之冠以表接萬物以別宥爲

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晒合驪以朝海內請

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

宋子

楊煥館補校七十五卷二十七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同上云引命之曰云云亦莊子述宋鉞書

語

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同上云雖天下不取強而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倣乎救世之

士哉同上云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云云

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

之不如已也同上君子上有曰字亦莊子述宋鉞語

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內同上云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

內其小大精微其行適至是而止禁攻二句用兩以字亦述其書之大旨下二句莊子約言其書而斷之也

宋子

楊煥館補校七十五卷二十八



附錄

孟子告子篇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趙岐注宋經宋人名經孫奭正義經與鉞同口莖反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鉞也楊倞注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經

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設不爭鬪取不隨仇不羞困圍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

宋子

附錄

博學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九

裴子語林二卷晉裴啓撰按劉峻世說新語注引裴

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

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

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隋

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下注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

啓撰云榮有又云亡茲從諸書所引輯錄其有數引

不同並據別補釐為二卷續晉陽秋謂其載謝太傅

事不實似未必盡能傳信然文筆清雋劉義慶作世

說新語取之甚多則亦小說之佳品也歷城馬國翰

裴子語林

序

博學館補校  
七十五卷三十一

竹吾甫



裴子語林卷上

晉 裴啓 撰

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水

泝漑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劉義慶世說新語言

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孫云劉峻注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據補

初溫嶠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

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

王君臣莫不欽歎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

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使

裴子語林 卷上

游樂不往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劉峻世說新

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

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同上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

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

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

同笑四坐並權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篇姓任下劉峻注引語林曰任名顯至公坐是上

下並同也據補

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樹不與賓

客共也世說新語方正篇注

夏侯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

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視之皆伏太初顏色

不改世說新語雅量篇注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

和先在車中四字據御覽補竟益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

行數步覆又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益如

裴子語林 卷上

故御覽作擇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劉義慶世說新語作

丞相劉峻注引語林周侯飲酒至來詣丞相前後

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

此世說新語識鑿篇注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

有人目杜宏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

之風可樂詠也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

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



以車也

羊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

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並同上

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世說新語

品藻篇注

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同上

李陽性遊俠上庶無不傾心為幽州刺史當之職三

補盛著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客填門遂死

裴子語林

卷上

三如婦館補校七十五卷三十三

于几下世說新語歲時篇注太平御覽卷四百七

署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填門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

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世說新語容止篇注

三又卷七百十七引云張載字孟陽甚醜每出

為小兒擲瓦盈車初學記卷十九引云潘安仁

謝公之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說世

新語容止篇注

吾仲祖有好儀形御覽作少有三達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

那生如馨兒御覽作王開時人謂之達也又酷貪

敗自以形美乃入婦肆就帽嫗戲乃得新帽世說新語容止

篇注引至達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此兒下接又酷貪云云據補

諸人嘗邀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

面世說新語容止篇注

丞相嘗曰堅石擊麻枕琵琶有天際想同上

王武子葬夕御覽有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為

驢鳴既作聲似真哭畢已下二十賓客皆笑孫曰詣

裴子語林

卷上

四如婦館補校七十五卷三十四

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

哭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至皆怒無哭畢至似真二

百八十七卷五百五十六引並無末二句又卷三百八

又卷三百九十一引云弔王武子容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笑

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樂其母太平御

十九引連上節

王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

和長與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傳癖世說新語術解篇注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引杜預道二句



王中郎以園基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祚後客來方

幅會戲世說新語巧藝篇云王中郎以園基為坐

基為手談云云引語林以證世說別白言之願道

元水經注卷二十二引云王中郎以園基為坐

或以謂之手談又謂之基聖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七十四引云王中郎以園基為坐隱支公以基為

手談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引云王中郎

以園基為坐隱亦以為手談皆與世說相混

許元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而留連

標列貴略無造滿遂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

我成薄德二千石世說新語龍德篇云許元度停都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注引語林曰元度出都

真長九日十一詣之云云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引許

裴子語林 卷上

元度至無造滿下有遂字較劉注為詳據補唯下

引作許語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又卷五

十五引劉真長謂許元度曰卿為不去我將

成輕薄京尹與世說語混茲依世說注訂

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始喪三日醒也

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世說新語任誕篇注

三日醉姊喪三日醉大損資望云云太平御覽

卷四百九十七引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姊喪三

日醒始喪三日醒也案劉引當與御覽同後人以

世說有三日不醒語遂改兩醒字為兩醉字止訛

為正三訛為二耳據御覽訂

周伯仁在中朝能飲過江日醉然未嘗飲一斛以無

其對也後有舊對忽從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

共飲之既醉伯仁得眠眠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

問得轉不答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為腐而死

太平御覽卷

四百九十七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鶴鶴衰山松出游好令左右

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世說新語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引作令左右行好

作挽歌時人謂張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又卷

五百五十二並引作種松柏

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

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世說

裴子語林 卷上

排調 篇注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盛夏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

曰何乃淘吳人以淘為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真長云

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世說新語排調篇

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注引語林真長云丞

相何奇云云太平御覽卷三十四引字句小異

下二句與世說同但無開字茲依世說及注訂正

藝文類聚卷五引云劉真長見王公王公不與語

時大熱以

腹熨石局

林公云文度著威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

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世說新語

輕紙篇注



韓康伯似肉鴨同上引語  
林裴啓云

庾公乘馬有的盧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

者即復善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敖

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世

新語德行篇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

殷浩于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

往王右軍駐之曰深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

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各不益高若佛

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

裴子語林 卷上

七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五卷二十七

止世說新語 文學篇注

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

曰王茂宏為卿耳若卜望之之嚴嚴刁元亮之察察

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世說新語 賞譽篇注

和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賣錢故嶠婦弟王

濟伐之也世說新語 儉嗇篇注

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

侍飾香囊遠反走即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廁耳實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實等良久不得

便行出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世說新語 汰侈篇注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引有實往已下據補

又卷七百四引云石崇廁內兩婢持飾囊是時也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甲麗藻飾置甲煎沉香

無不畢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為將年少往

脫故衣著新衣氣色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又卷五百引無皆甲麗

至沉香十字無作莫為將年作大將年又卷七百

十九引石崇廁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

裴子語林 卷上

入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五卷三十八

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

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世說新語 仇隙篇注

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

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酈道元 水經注

卷十六 太平御覽卷七十三引云陳協

數日載進阮步兵酒一壺修上無欲字

明帝數歲坐元帝鄣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

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臣具以東渡意告之

因向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



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  
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世說新語  
風慧篇

北堂書鈔卷七引語休  
云答長安近日句據補

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生座不命左右拂御覽引作  
牀上仄座

不命左右掃去一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  
以手板格煞之撫軍謂曰無乃不可乎太平御覽卷  
七百六又卷九百十一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  
十二並引至為佳又卷十二引坐牀生座句

庾公欲伐王公先昔與郗公曰老賤賊欲動張殿中  
將軍舊用才學之士以開視聽而頃悉用面牆之人

裴子語林

卷上

九 婦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三十九

也御覽無兩之字  
別作廣無也字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數州之眾

以除君側之惡今年之舉茂不濟矣北堂書鈔卷六  
十四引庾公與

郗公為殿中將軍至而牆之人也 太  
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九引此簡完具

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堂一兒欲留葬御覽  
引有

葬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

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北堂書鈔卷九十二  
太平御  
覽卷三百八十七又卷五百五

六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疎質山松好之  
乃友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

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  
謂之三絕北堂書鈔  
卷九十二

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

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義與

太守褚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以時議

其可否禮官議疑無適準正聊奉所見以論之曰禮

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

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

乎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各可無

裴子語林

卷上

十 婦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四十一

諱也北堂書鈔卷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  
二引云王藍田作會稽外請諱答曰惟祖惟考

四海所知過無復諱下  
接徐邈表云云據補

桓元不立忌日政有忌時每至日政有七字  
據御覽補絃觴無

廢北堂書鈔卷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二

劉道長與真長言一時有名譽者皆宗真長北堂書  
鈔卷九

諸葛武侯與宣皇北堂書鈔作晉宣帝  
一作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

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觀御覽武侯  
宣皇至使人觀九

字乘素與著葛山捉一作白羽扇  
素與葛山捉

持一作白羽扇  
素與葛山捉



虜三軍眾軍北堂書鈔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觀曰  
可謂名士矣北堂書鈔卷一百十八又卷一百四十三

三百七又卷七百七十四又卷七百二引至進止  
初學記卷二十五引去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

陸士衡為河北督兵已被間構內懷憂恐聞眾軍警

角鼓吹御覽有鼓謂其司馬孫極御覽脫孫曰我聞

此不如華亭鶴唳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藝文

百三十八又卷四百六十九世說新語尤梅篇  
注引作陸士衡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  
日聞此不加華亭鶴唳

裴子語林 卷上 二 鄉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四十一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意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持稍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太平御覽

十四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四補部引持數  
迴句陳禹謨補注引此節末句作以示武勇

周伯仁被收路逕太廟大呼宗廟之靈以稍刺地大

罵王敦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四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

勿使治城公知道王公乃進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

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日不出見王

公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太平御覽  
卷四百九十一又卷五百九十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

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

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

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茂寒之茂松迷夜之

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

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言默為稼穡以禮義為

豐年北堂書鈔卷一百

謝與在中朝恒遊宴還北堂書鈔甚少偶與阮千里總章中

聽一典六日忘歸北堂書鈔

裴子語林 卷上 三 鄉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四十二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

丈餘黑單衣葦帶御覽無補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

吾耻與鬼魅爭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太平御覽

堂書鈔卷一百九引至丈餘

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駙馬都尉御覽卷一百五十

及以主已美姿儀而絕白北堂書鈔儀魏文帝疑其

著粉北堂書鈔後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北堂書鈔

御覽作賜大汗出隨以朱衣白拭面初學記御覽

字色御覽一引拭轉皎然北堂書鈔卷一百又卷一



九又卷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一十  
一又卷一百五十四又卷八百六十

謝鎮西著紫羅襦乃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

琵琶作大道曲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又卷七 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三又卷六百九十五引

並有在大市佛圖門樓上七字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

此四字入洛從之未至家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

將獵少明從問曰裴御覽有裴字逸民家何在御覽作答

曰君何以問夏御覽有夏字曰聞其明而知人從會稽來

我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

裴子語林 卷上

十三如蟻館補校 七十五卷四十三

又嘉其志局御覽一引用為西門侯於此遂知名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至投之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又卷六百九十五又卷八百三十二並引全

滿奮字武秋體羸北堂書鈔作滿奮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

看雲母幌或云北堂書鈔無或云有武帝北窗琉璃

屏風似密實疎有難色武帝笑之答曰臣為吳牛見

月而喘或曰是胡質侍魏明帝坐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至有難色又以武帝笑之句在上

卷六十九並引至有難色又以武帝笑之句在上

雲母幌下 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引答曰已下據

補

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藝文類聚無

欽遲之既見乃其癡便欲嘲弄元度為之解紛諸人

遂不敢犯藝文類聚為下有一字賓主相對真長歎

曰許元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至多脫略 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引全節又卷八百三十三引云許元度出都為弟

婚弟少惡恐人嘲弄元度為解而復免

真長笑曰許元度為弟張十重鐵步障

傳信貧母羸病相驚悸信乃取雞鳴去御覽卷九百五引作轉

毛放承塵上落地母輒御覽九百五引作轉恐怖北堂書鈔卷

又卷九百五十一

裴子語林 卷上

十四如蟻館補校 七十五卷四十四

任元褒為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孫入

語任曰吏儿對客為不禮任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

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儿任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

為憑儿何必孤鶴蟬膝曲木抱腰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引全節陳禹謨補注

王平子從荊州來王敦欲殺之平子手恒持玉枕以

此未得發敦後矯平子左右而缺一持下牀去遂殺

平子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有敦後矯左右已下據補

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爲節壺盡缺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五

范信能噉梅人常致一斛奮留信食之須臾而盡類聚卷八十六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引范

注能噉梅至一斛須臾噉盡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又卷九百七十並引作范注至能噉

梅無惜信句而作噉一作噉須臾盡也

劉道真遭亂藝文類聚無于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

採桑逆旅逆二字下同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

刺藝文類聚利杼而採桑逆旅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

揮鞭而牽船乎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七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六

裴子語林卷上十五婦媛補校七十五卷四十五

十大引作見一老嫗揮鞭下掉槽同又卷七百六十九

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曰吾鄉曲之

思轉深今欲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生三歎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四引竹篠飲陳兩謨補注引至相見理大半御覽卷八百六十一引全節

又卷二十一引云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實曰吾思鄉轉深矣

右軍年十一周顛異之時絕重牛心炙座客來未噉

先割啖右軍乃知名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瓮爲煖須臾復易人速成

而味好太平御覽卷二十七又卷七百五十八引至抱瓮下有爲煖二字又有注云羊琇字稚舒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引云羊琇冬月令人抱瓮釀酒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

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御覽

造門或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御覽作人問之對

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藝文類聚卷二十二無眠覺二字酌酒作命酌

無起徬徨三字及左思二字忽憶安戴下作時在

故曰作人問之對曰無吾本二

字何必見戴下有安道二字

褚公與孫綽遊曲阿後湖狂風忽起筋欲傾褚公已

裴子語林卷上十六婦媛補校七十五卷四十六

醉乃曰此妨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興公多塵滓

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遠無計唯大啼

曰季野卿念我藝文類聚卷九太平御覽卷六十

六引有注云褚公褚彥回季野彥回

道真嘗與一人共索稗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前

青衣謂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藝文類聚

卷二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劉燕代之士鈍

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



得打相曰既有神雖必有神槌鍾遂屈藝文類聚卷二十五

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六引作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鍾語祖曰下同未有鍾遂屈二字據補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

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乃不

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同上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虞出拜殆不

復起一引無不醉不出後虞出七帝呼人扶虞嘯父

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

之勅左右疏取其語一作勅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

裴子語林

卷上

七五卷四十七

轍云好語疏取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又卷四十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婦度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

下地叩頭婢懼始從之明日語人曰子推故是神物

一下而婢服淫藝文類聚卷三十五

裴秀母是婢御覽母是婢三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

母如猶令秀母親役後大集客秀母下食案藝文類聚引作

猶令秀母親下食與寶見並起拜之答曰微賤豈宜

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御覽母乃不敢復役之

同上 太平御覽卷五百

桓野王善解音音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闋將歸桓

野王等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吹笛奴碩賜姓

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

笛末取豬鬃笛然後乃理調成曲藝文類聚卷四十四

袁真為監軍范元平作吏部尚書一坐語袁卿此選

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藝文類聚卷

平御覽卷二百十四

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曰時有入心處

便咫尺元門藝文類聚卷五十

裴子語林

卷上

六五卷四十六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

擲水中因呪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達書郵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太平御覽卷五百

擲於水 補注同

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其佳諸

人莫有言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庭階也

藝文類聚卷六十一

庾翼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

劉劭曰相梁燕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變牙先



聆其音虞之此扇以好不以新季恭聞之曰此人宜

在帝左右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引有季恭二句

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武帝愷錫也

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

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

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

十七枚愷張然自失藝文類聚卷七十 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引脫窮極二句有愷聲色以下據補

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

裴子語林卷上九 姑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四十九

為尊公為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藝文類聚卷七十二

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

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靈呪曰天生

劉靈以酒為名一石亦醉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

可聽同上

裴子語林卷下

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

惟后非賢不久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

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

而且吝士亦當翔遠去所至寡矣初學記卷十七 太平御覽卷四百

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

揮鋤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提而擲去初學記卷十七

王右軍目御覽杜宏治歎御覽有曰面如凝脂眼如

裴子語林卷下一 姑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九

點漆此神仙中人初學記卷十九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又卷三百六十六又卷三百六十七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初學記無庫

中有九萬枚悉以付之藝文類聚卷九 相宜武

曰逸少不節初學記卷二十一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卷一百四 股紙補注 引並無桓宣武以下

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推玉折不作蒲芬艾

榮文選顏延年祭 屈原文李善注

大夫向閣而立廣韻平聲下二 十四鹽關字注



太傅府有三才裴逸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

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

世宏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

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遠而內之遂建江

左之策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四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門第辟之既見無所他

問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

王掾不癡何以云癡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九又卷四百九十

裴子語林 卷下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二

蘇峻新平温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兆宜得望實唯

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論甚苦孔敖然曰

先帝大漸卿輩身侍御牀口行詔令孔坦爾時正璫

臣耳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祖

豆上腐肉任人截割耶庾愧不能答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二

堂書鈔卷七十六 引至可以處之

何公為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

常有鳩胡恩制一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為

沿中面見道帳下空素求一作此米何公曰何次

道義不與孤寡爭粒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八又卷四百二十六 北堂書鈔卷三

十八引何宏云不與孤寡爭粒

張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

邕是衡之後身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又卷三百九十六 白孔六帖卷二十一

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

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

盤者欲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吾愛民如赤子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四

御覽卷三百六十四

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

裴子語林 卷下

鄭煥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四 四又卷三百七十五

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

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一作則乃剝之

舉碁局武子伸腳在局下故譏之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又卷四百一十三引有下句

九十又卷七百五

劉真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既見如此乃

舉手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便牽被覆面背

之不忍視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

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髮眉亦勝人



我輩皆出其轍下同上又卷三

孟業為幽州人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欲稱之

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自稱

有幾斤業答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

稱業果得千斤太平御覽卷三百七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御覽無請衰術始至御覽無

而外通劉豫州備來太平廣記無外通二字作孫使

求去廣記無表曰劉豫州何關君御覽作答曰不爾

御覽無此二字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廣記無劉備從西

裴子語林 卷下

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行廣記無得字殆不復前矣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

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曾洛下年少乘

車從門過曰年少甚堪地垆劉便隨車問為惡為善爾

劉曰令君翁亦堪地垆母亦堪垆太平御覽卷三百八

至曾

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諸甕中投之于江胡翁

見甕流下一無胡翁聞有小兒啼聲一引問上往取

因以為子遂登三司廣後不治本親服世以為識

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又卷

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隔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

必亂後果為亂階太平御覽卷

祖約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併當不盡餘

兩小簋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

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甚閉暢

於是勝負始分也太平御覽卷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裴子語林 卷下

兩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同上

董昭為魏武帝重臣後失勢一作董文明世人為衛

尉尉啼而敘一作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愾然不

怡月中以為司徒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一

王子敬在齋中臥偷入齋取物幞裝一室之內略無

不盡子敬臥而動偷遂復登厨欲有所覓子敬因

呼曰偷兒青瑣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

知其不眠悉置物驚先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又卷七百八



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  
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符健還於北方得一  
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温入潜然而泣温  
問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即出外整衣  
冠又入呼問我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而甚  
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  
於是弛冠解帶不覺愔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太平御覽卷三

百九十六

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唱兵亂

裴子語林

卷下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五

自古所難諫諍甚苦處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  
南夏卿自同姦邪阻邊議舉主法焉得相私因曰左  
右令進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名  
士豈有如此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八  
王經少處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云汝本寒家兒  
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止後為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勅以致今日母無  
戚容謂曰汝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何負哉太平御覽卷四

百四十一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  
代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使僕問曰魏王何如使  
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  
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四  
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仲  
思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  
而已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  
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為之艾艾終是幾艾答  
曰譬如鳳兮鳳兮故作一鳳耳同上

裴子語林

卷下

婦孺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六

大將軍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王信諸  
主主既亡人就乞始猶分與之後乞者多遂指庫屋  
數間以施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七  
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經  
略攻取之宜眾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馳逞才自  
槃馬遂墮地士以是知其必敗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其人不悲既去左右曰向  
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同上  
羅含在桓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所識已



多不煩復爾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八

宗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

一引有此六字有一書生葛巾修刺一引有此四字詣岱與談論及

無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一引有與字一引曰君絕

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

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

死太平御覽卷五百又卷五百九十五  
又卷八百八十四又卷八百九十九

桓宣武外甥桓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各

士固宜操斯器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三

裴子語林 卷下

風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七

孫興公作永嘉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遺傳教令作

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

於此重之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

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答曰無所應首唯遺都

家女以為恨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一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

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

蔡邕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四

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徵行詔喚人以衣覆之涉水

過衣幘悉溼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為無不

廢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為正之明帝大喜太平御覽卷六百

謝萬就安乞裴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

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千斤綿與謝太平御覽卷六百九

十四又卷八百十九

桓宣武性儉著故禪上馬不調視敗五形遂露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六

大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繞之經口已具王曰周伯

裴子語林 卷下

風媛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六

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屍周家然後收之太平御覽

卷七百

胡母彥國至相州坐廳事斷官事爾時三秋中傍搖

扇視事其兒子先從容顧謂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

戚太平御覽卷七百二

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至彼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

答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太平御覽卷七百三

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其

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



爾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允好明  
新下必有珍寶常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

珍玩正與胡父諧賈原注諧賈寶鬻 太平御覽卷七百四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斬斫人不覺左右宜慎

之後乃陽凍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

莫敢近之太平御覽卷七百七

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

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方是

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

裴子語林 卷下西漢館補校 七十五卷五十九

許曰太平御覽卷七百七一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一無形體 二無骨

立母哀一作之以錦被一無被字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

錦被一無錦被二字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曰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又卷

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已

禱與周太平御覽卷七百八

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

已融嘗筆渾天不合名鄭元令一竿便決衆咸駭服

及元業成辭歸心息焉一作元亦疑有追者乃坐

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戒欲勅追之告左右曰元  
在上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竟以免太平御覽卷七百

十五引至駭服又卷三百九十三引馬融筆渾天

至能追脫衆咸駭服句又卷六百九十八引鄭元

在馬融門下授業成辭歸未竟竟以免句互校訂補

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

僚屬圍墓外信至而無兒誓意不變而心了有故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遺累寧有喪明之責耶

于是節情散哀顏色自若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

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投于地

裴子語林 卷下西漢館補校 七十五卷六十

諸阮以大盆盛酒木勺數枚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二

陶太尉既作廣州優游無事常朝自運甓原注甓也於齋

外幕於齋內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為爾優

游不復堪事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七

王長史語林道人曰真長可謂金石滿堂林以語孫

興公興公曰語不得爾選擇正可得少碎珠耳太平御覽

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適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



往別國見李寅平子還謂人曰今之行舉目皆琳瑯珠玉

王夷甫處眾中如珠玉之在五石上並同

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應練王公謂諸公曰

國家凋弊貢御不致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

製練服之日月開賣大售端至一金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石崇恒冬月得韭薤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

密貨帳下都督云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豆難煮豫

作熟豆以白粥投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五引云石崇恒冬月得韭薤王愷貨崇

裴子語林 卷下補校 七十五卷六十一

帳下督云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又卷八百五十九引云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密貨帳下都督云豆難煮云云此是一節文引者略取今願文刪併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為屑

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呂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蒸

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効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

裴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且五侯家各遺餽之

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餽之鯖而食甚美世

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九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云喜不語康至云鳳凡鳥也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五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還羣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耽答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

裴子語林 卷下

補校 七十五卷六十二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六

子編小說家類

笑林一卷 魏邯鄲淳

郭子一卷 晉郭澄之

元中記一卷 郭氏

齊諧記一卷 宋東陽無疑

水飾一卷 隋杜真

子編天文類

秦階六符經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鄭玄館補校  
七十六卷

五殘雜變星書一卷

靈憲一卷 後漢張衡下同

渾儀一卷

昕天論一卷 吳兢信

笑林一卷魏邯鄲淳撰淳一名三子叔穎川人官  
李博士給事中魏志附見王粲傳此書皆記古今可  
笑事隋唐志並三卷均題邯鄲淳宋僧贊寧荀譜引  
吳人煮簣一條笑林上云陸雲字士龍為性喜笑似  
以笑林出土龍所著蓋因笑事而誤當以史志為據  
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笑林

序

七十六卷



笑林

魏 邯鄲淳撰

吳人至京師御覽引為設食有酪蘇御覽未知是何

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御覽謂其子曰與鎗

人同死亦無所恨然御覽無故宜慎之歐陽詢藝文

二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八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御覽無出欲出銅鎗誤出熨斗

斗設誤字之訛便大驚惋御覽謂其兒曰御覽無謂

異事火水至鎗御覽無已被燒失腳藝文類聚卷七

笑林太平御覽

廣卷七百五十七

某甲太平廣記夜暴疾命御覽無門人鑽火其夜廣

作是陰暝御覽不得火催之急御覽不作未廣記無

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藝文類亦大無道理今問如

漆何以不把火照我御覽廣記並當得覓鑽火具

然後易得耳孔文舉問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藝文

卷八十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九並引至鑽

火具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八引有下二句

有人弔喪并欲資廣記作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

人廣記無人錢布教帛任卿所有爾廣記無因資

一斛豆遺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藝

類聚作相與無 孝子哭喚奈何已以為問豆答曰可

作飯廣記作孝子哭孤 孝子復哭窮已曰廣記作孝

窮無 適得便窮自當更送一斛廣記無自當二字斛

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

吳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廣記引作吳

補 張温使蜀與峻別藝文類聚無峻入內良久出語

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靡者温嘉其能顯

非廣記作無隱 藝文類聚卷八十五 太平御覽又

笑林太平御覽

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救令還滅

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太平廣記卷

趙伯公肥大夏日醉臥一無肥大四 孫兒緣其肚一

腹上戲因以李子一無內其臍中一無其字累七八

枚一引八九枚既醉了不覺數日後乃知痛一無此

至日 李大爛汁出以為臍穴懼死乃命妻子處分家

事一無以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一無乃

泣下十 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內李子也一作兒子所

三字 廣卷三百七十又卷八百六十

八兩引互有詳略今參合訂補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十六後漢書葛龔傳。龔字懷。太子注引云。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龔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以進之。故時人語下同。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問

先到者儀。適有答曰。隨典儀。口倡既訥。讚曰。可拜。堅

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座。

笑林

三 婦孺館補校 七十六卷五

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脚。堅亦曰。履著脚

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九

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古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

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女聳耳。既

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

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同上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

已。輒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曲。讚之。已亦學人仰讚。

和同時人士。令已作主人。并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名

妓具問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

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

子三分。當歸四分。已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台坐

絕倒。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八

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

名也。後詣主人。各一引無其入門內。內一無見馬屎。便食

之。覺疑。一作便乃步上。一作進見敗腐。弃於路。因復嚼

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一引無進後

笑林

四 婦孺館補校 七十六卷六

詣貴官爲設饌。一作因見視曰。汝是首物。一無戒故

昔一無且當勿食。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人有斫藥者。以杓嘗之。小鹽便益。之後復嘗之。向杓

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爲

怪。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

甲賣肉。過入都廁。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覓

肉。因詐便口銜肉。云挂著外。門何得不失。若我銜

肉。著口豈有失理。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二北堂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于江渚。守風



引作屍彪至武昌遇風與沈淅于江渚守風粒用盡

與張溫三字據廣記補風與二字據廣記刪粒用盡

廣記無 遣人從彪貸鹽一御覽無百斛彪性峻直御

無作峻 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御覽無方勅左

三字 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廣記勅作謂溫御覽無曰明

吾不惜惜所與耳太平御覽卷入百六十五

楚人貧居讀淮南方得螻蛄何蟬自鄣葉可以隱形

遂於樹下仰取葉螻蛄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

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

自鄣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答言見經日乃

笑林 五 鄭娘館補校 七十六卷七

厭倦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賣葉入市對面取人

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

治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六

漢世有老人無子家富性儉齋惡衣蔬食侵晨而起

侵夜而息管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

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白堂而出隨步嘔

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嘔云我

傾家曠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

官貨財充于內帑矣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五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

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

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

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

跌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

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

甲與乙鬪爭甲嚙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嚙

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他踏

床子就嚙之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

笑林 六 鄭娘館補校 七十六卷八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

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

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

僮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

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

一相髡於背而為首者以足觸晉曰癡物諸人亦為

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以者近孝子亦踏孝

子而曰癡物

有癡婿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



渡惟遺一襪又觀林中鳩鳴云鳴鳩鳴鳩而私誦之  
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趾者但出  
鳴鳩鳴鳩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  
我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  
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  
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  
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

笑林

七 婦婦節補校  
七十六卷九

吳國胡邕爲人好色娶妻張氏憐之不捨後卒邕亦

亡家人便殯於後園中三年取葬見冢上化作二人

常見抱如臥時人競笑之

太平御覽卷  
三百八十九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

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

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

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

傳之咸以爲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于楚王王感

其欲獻已也名而厚賜之過買鳳之直十倍矣

太平  
廣記  
卷四百  
六十一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  
淋簣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驪驪欺我如此

釋贊  
筍筍  
下

笑林

八 婦婦節補校  
七十六卷十



郭子一卷晉郭澄之撰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官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晉書文苑有傳隋唐志小說家並載郭子三卷今佚茲從諸書所引採輯成帙本傳稱少有才思機敏兼人又載其從劉裕北代既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意便定史臣贊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旨書中吐屬清雋多此類其注唐志題賈泉未知何人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郭子

序

一 郝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十一

郭子

晉 郭澄之 撰

桓公宣武年少至貧嘗擄蒲失數百斛米齒既惡意亦不自審不復振乃請救於袁彥道桓以情告世說

注引作桓公擄蒲失數百斛米袁在艱中欣然無忤

便云大快世說注作袁欣然無忤今合訂我不但拔

卿要為卿破之我必作快齒卿但快喚世說注無我

必作采卿但大喚世說注無我四句在出門下今合訂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

有巾帽擲去著小帽世說注無我既

郭子

一 郝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十二

戲袁形勢呼咀音恒咀相呼世說注無擲必盧

雉二人齊叫敵家震懼喪氣世說注無頃刻失數百

萬也御覽作俄頃獲數百萬劉峻世說新語

賈公問女悅韓壽問婢識不一婢云是其故主女內

懷存想婢後往壽家說如此壽乃令婢通已意女大

喜遂與通太平御覽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

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充女世說

陳騫以韓壽為掾每合聞壽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

感淵篇注按此二條皆引郭子上



一著衣歷日不歇驚計武帝唯賜已及賈充他家無

此香嫌壽與已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壽以女

壽壽時未婚原注晉書賈充女竊香與韓壽

丞相未令不看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三十一

時有王遵主簿枝檢帳下遵說語主簿欲與周旋無

為知人機案間事北堂書鈔卷六十九

博學之士所求而不得者鮮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七

鄒太尉晚節絕好談論既非所經而甚矜之北堂書鈔卷九

郭子二 鄒太尉補校 七十六卷十三

王仲祖謝仁祖同為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掾北堂書鈔

作謝仁祖能作異舞御覽王公命為之御覽命上謝便起

舞神意甚服王公熟視謂諸客曰令人思王安豐安豐

土戎封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七引至王

公命為之據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九補

王仲祖酒酣起舞劉眞長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

期北堂書鈔卷一百七

謝公在東山初學記有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

同樂亦何初學記得不與人同憂北堂書鈔卷一百

記卷十五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八

孫興公道曹輔佐云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

非無文綵然酷無裁製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引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客皆在御覽有客

而坐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復以連榻坐客不坐便

去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三

王長史病已御覽一引篤王付寢臥御覽一引燈下

轉塵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滿四十及亡劉

郭子三 鄒太尉補校 七十六卷十四

尹臨殯以犀柄塵尾置柩御覽一中因慟絕北堂書鈔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

四彼我奮擲塵尾悉墮落滿飢中賓主遂至暮忘食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太

何次道次道往王丞相許丞相北堂書鈔作嘗詣王

以塵尾確牀呼何共坐云來來御覽有來此是君坐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太平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



謂必厚供行夏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踞坐  
藝文類聚作胡牀在中庭曬髮藝文類聚神氣傲然  
森無坐字了無酬對意謝乃還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  
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引無末

衛展為桓公長史桓公甚厚之每宴公輒提酒脯以

就衛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習

中壘塊故須澆之言同相如惟有大阮小字王大歎曰三日不

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以上據酒自引人入勝地耳

郭子四如娘館補校

北堂書鈔引三日王孝伯云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

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北堂書鈔卷

引三日不飲三句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五引

連上典論作又曰以北堂書鈔引郭子知御覽脫

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時庾亮在石頭王公在城

忽風起揚塵王公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汗人元規庾

公正導也藝文類聚卷六白孔六帖卷三

般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御覽有覺舌本間強

一藝文類聚卷十七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二

劉道真劉道真字道真高少時漁釣而備於草野藝文類聚  
卷十九無而德於三字卷九十四作少善歌嘯乃殺  
時當漁釣草澤據御覽三百九十二補進之道真食狍盡了不謝姬見其不飽又進

一狍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姬兒為小

令史道真乃起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

是齋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可復相報者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又卷十九引至不謝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二引同唯多注十二字又卷二

引較完

庾季道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凜凜恒如有生氣曹

郭子五如娘館補校

嵇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四百四十七王東海初過江王丞字安期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

不愁今日直欲愁太傅云當爾時形神俱往藝文類

十五山下有太傅云句法多東海內史四字

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

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官察之許便入

見婦即出提裙裾待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

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其有幾許曰皆備



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敬

重相敬重敬字據補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

虎賁收允婦出閤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清求

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

也願陛下檢校為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

既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乃賜新衣初

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

須臾允至藝文類聚卷四十八引許允妻阮德如妹

白孔六帖卷二十一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並

引至遂雅相重據補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四

郭子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九並引云許允為吏郎多

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之婦云無憂尋還作粟粥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

蒯嘗妬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

自悔責請救於武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

秀從容言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

冠謝為夫婦如初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又卷三十五

字格下無子字平下無之字蒯氏下無自悔責三

字大赦下無羣臣日下十三字太平御覽卷六

范汪字玄乎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王仲祖也曰卿助

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不能助藝文類聚卷五十五

王夷甫推尚元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鈔婦欲試

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聞之命

婢舉阿堵物婦郭太寧女才拙性剛聚斂無厭夷甫

患之藝文類聚卷六十六引至阿堵物太

殷浩作揚州尹行御覽作殷浩好日小作將暮更命

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藝文

卷七十太平御覽卷七百七

郭子七婦嬖館補校

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

乃呼兒出設菓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貴君家栗

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藝文類聚卷九

七首無梁國二字九歲下無甚聰慧三字其父下

無父不在乃呼兒出七字指下無以字太平御

覽卷三百八十五又卷四百六十七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嘗同行入謂之連璧初

記卷十九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

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炯然若

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之看殺初學



九十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丈樓上擔梯將去

初學記卷二十四

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時為大中正謂訪聞此人非

卿能拔自為之目十八字據曰天下英博亮拔不羣

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又卷二百六十五引多時為大中正至為之目十八字

王丞相治揚州解舍案行而言我正為次道理此耳

何次道為王公所知聖故有此歎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五

郭子八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十九

琅邪諸葛忘名面病鼠瘻劉真長見歎曰鼠乃復窟

穴人面乎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

劉尹道桓温鬚如反蝟眼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一

流人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謝哲字顯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

然為士君子所重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

盧志於眾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答曰如卿於

盧毓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

知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識者疑

兩陸優劣簡安以此定之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

陸士衡初入洛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

劉尚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

柄壺盧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

九十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前過渾謂婦曰生

兒如是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

固可不翅如此參軍是渾中第名字太冲為晉文王

大將軍從征壽春遇疾亡時人惜焉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一

郭子九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二十

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兩角髻葛裙拄杖臨路邊窺

之歎曰人言阿龍超導小名赤龍阿龍故自超不覺步至

臺門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四

桓大司馬病篤桓温字元子也謝公省病謝安字安石也從東門入

桓遙矚而歎曰吾門中久不復見如此客太平御覽卷四百五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為索一柱吏桓後遇見徐寧

而知寧字安期東海人致與庾而稱云是海內清士太平御覽卷四

百二

王含為廬江含字處宏汝兒也貪強狼籍王敦欲護其兄故



於眾坐中稱家兄在郡為政善定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為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是

敦默然傍人為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八

又卷四百九十二引有敦默然已下

王丞相性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

白之公令檢夫勅云慎不可使大郎知大郎名悅字

長豫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一又卷九百六十四引上三句

冀州刺史楊准字彥清二子喬髦有識俱總角為成

器准與裴顧樂廣友善遣見之顧謂准曰喬當及卿

郭子十鄰媛館補校七十六卷二十一

髦小滅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

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識者皆許之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四

王仲祖曰真長知我勝我自知

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為姊擇嘉婿而未有

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定

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

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微察之母曰刑衣者汝

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長

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

並同上

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羊穀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兼

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人有問王長史王仲祖也江霰羣從兄弟者王答曰詣江

皆能自生活

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答曰阿敬近

郭子十鄰媛館補校七十六卷二十一

王劉之間王倫劉真長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嘉賓蘇超小名答云

道季誠抄撮清悟嘉賓故自勝桓公稱云桓溫也銅錯

有文武

王右軍道劉真長樹雪柯而不扶疎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答反問公謂

如何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陸踐

簡文云謝安南名奉安清洽如其弟弟名躬學義不

如孔嚴嚴字彭祖

四六六



王丞相云雖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王承字安期我亦不推此二人唯共推王太尉夷甫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公崎歷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

幼與言

王丞相言刁元亮之察察刁協字元亮戴若思之巖巖戴

字若卞望之烽炬並一見我而服也

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菟義之小名吾菟何緣復滅處仲

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王

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邁我家亦以為徹朗並同上

郭子

三好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二十三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既登祚復入太微帝

惡之時都超為中書郎在直引起入曰天命修短故

非所計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

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斯之慮臣為陛下保之簡文因

誦席仲初詩曰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其聲悽愴都受

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超父情字方回家國之事遂至於此

由身不能道臣衡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譬因

泣下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

周叔治為晉陵誤字叔治光祿大夫平西侯領弟周侯仲智送之周

郭字伯仁仲智叔治將別泣涕不止仲智謂曰困人

及婦人別惟知陪便捨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

別流涕撫其背曰阿羣自愛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

王長史求東陽王濛字仲祖撫軍不肯用晉太宗簡文帝先為撫軍大將軍

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

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也會稽王簡文先封也

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又卷七百三十九引有未句

王汝南少無婚之自求郝普女郝氏襄城父名匡字仲時一名普洛陽太守

司空以為癡司空昶也令無往婚對其旨樂便許之太平

郭子

三好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二十四

御覽卷四百九十

王安期為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曰

與眾共之魚何足怪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九

陶公自土流來陶侃字士行也赴蘇峻之亂含怒於庾公庾

公謂必戮進退無計温公乃勸詣陶公卿但徑拜必

無他我為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從温言

詣陶至便拜庾風姿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曰

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行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二北堂書鈔卷八十五引自起

引元規拜陳兩誤補注

引作自流水上餘並同



劉王共在解南酣宴謝鎮西往尚書墓還是葬後三日諸人欲要之真長云仁祖應來便道要之果即廻駕諸人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頓酣宴半坐乃覺未得脫衰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張憑娘孝廉出京負其才氣必謂參時政欲詣劉真長鄉里及同舉者咸共哂之張遂徑往詣劉既前處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真長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張欲自發而未有其請頃之王長史諸賢來詣言各有隔而不通處張忽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便

郭子

十四如娘館補校七十六卷二十五

足以暢彼我之懷舉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遂清言彌日因留宿遂復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前去我王爾往取卿共詣撫軍撫軍簡文張既還船同侶笑之曰卿何許宿還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至遣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恹恹既同載俱詣撫軍至門劉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好選既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數日乃止曰張憑勁梓為理之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七王夷甫婦郭太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

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景都大俠猶漢之棲護護字君卿郭氏甚憚之夷甫驟諫之乃云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景亦謂不可郭氏乃為少損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

卷六百二十七

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司馬駿此三字無以五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二

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

郭子

十五如娘館補校七十六卷二十六

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難眠處耳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九又卷三百九十三引至帳中眠多脫字王光祿曰正得殘檠冷炙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八陸士衡詣王武子引無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機曰卿東吳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又卷八百六十一滿奮字武秋高平人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有琉璃扇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乃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九

一... 丹... 黃... 日... 三... 書... 0... 反... 巳... 句...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盃拍浮酒池中可了  
一生哉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二

元中記

十六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二十一

元中記

郭氏撰

伏羲龍身女媧蛇軀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李善注路史後紀卷二羅莘注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

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荆楚歲時記杜公瞻注

句始作冠杜佑通典卷五十七

尹壽作鏡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

封狗氏者御覽無昔高辛氏有美女未嫁御覽無有犬戎為亂帝常言口御覽無常言二字有

元中記類聚無常言二字有

計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護御覽無

無亡字藝文類聚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藝文類聚作帝

以為不可訓民乃妻以女御覽無以為句流之會稽

東南二萬一千里御覽作於會稽得海中土方三十

里而封之御覽無方字生男為狗生女為美人封

為狗民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丈夫民殷帝大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遂糧

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

脇間出其父則死是為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太平御覽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小說家類



卷三百六十一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正資魚以為生氣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者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

水灌之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

元中記 在東海方三萬里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

東南之大者巨鼈者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巨鼈

東方有柴都焉

水無狀深不測至春夏時晝從井出

御覽七十常敗五穀人常以林木柴塞之則不出

無林木及則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為柴都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為日右目

為月開左目為盞開右目為夜開口為春夏閉口為

秋冬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

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

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

元中記 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

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為薪燃之

無盡時取其皮積之以為火浣布

崑崙西北有山

繞之得三周地為長九萬里地居比山飲食滄海

玉門之西南

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



廟國人歲歲出石礮數千枚名為霹靂礮給霹靂應用

從春雷出礮日減至秋而盡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二

又卷五十二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

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鳴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太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

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也太平御覽卷二十九

大月氏及西胡藝文類聚無有牛名爲日反北堂書

支牛御覽卷九百今日無此二字割取其肉三四斤北堂書鈔

元中記四如娘館補校

無下三字藝文類聚卷六十五太平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

愈北堂書鈔作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爲珍異漢

人曰吾國有蟲大小如指名爲蠶食桑葉爲人吐絲

外國人不復信有蠶也藝文類聚卷八十五又卷九

六引至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又卷一百六十一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太平御覽卷

化民食葉二七年化能以自製如蠶績九年生翼十

年而死去琅琊四萬里太平御覽卷

八百二十五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檀之華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東海蛇邱地險多漸沕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

而蛇身藝文類聚卷九十六太而蛇身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寶室入地下潛行

通琅琊東武太平御覽卷四十六初學記卷八

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孔各通一處西北通崑

崙太平御覽卷五十四無各通句御覽卷一百六十

伊族與唐吾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北堂書鈔

允中記五如娘館補校

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白六

東海有樹名爲白蒙其汁可爲肌色白味甘北堂書鈔

荆州有樹名烏臼其實如胡麻子擣其汁可爲脂其

味亦如猪脂上同

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

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上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



三泉賈思憲齊民要術卷十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太如十斛龍齊民要術

卷十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 初學記卷八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七

千歲樹精為青羊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又卷九百二 引首句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引上二句 初學記卷二十九 白六帖卷九十 六並引萬歲句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見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潁桓帝邊人皆驚走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一作中尉將軍有勇力輒走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

元中記六姬媛補校 七十六卷三十三

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是萬年木精也北堂書鈔卷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九 又

卷九百並引文字 亦異互按訂正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尅輒大風雨

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

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澧水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 初學記卷二十八 廣韻

松脂淪入地于歲為茯苓上平声三鍾松字注 廣韻

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楓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虎珀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珊瑚出大秦國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盡食敗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馬腦出月氏同上

車渠出天竺國

大秦國有五色頗豸紅色最貴並同上

木難出大秦太平御覽卷八十九

玉精為白虎金精為車馬銅之精為僮奴鉛錫之精

元中記七姬媛補校 七十六卷三十四

為老婢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引此四句下二句 作銅精為僮奴鉛錫為老婦又卷八百十三 引作銅之精為童奴卷八百十三 引云鉛錫之精 為老婢 廣韻入声二十三 錫注亦引云鉛錫之精 據補正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

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依大金鑽若

手指開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鏤中以刻玉太平御覽卷八十三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 十六引云天竺大秦國出金指鑽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

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太平御覽卷八十六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

人名曰帝少女一名夜遊一名鈞一作鈞星一名隱飛

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

衣此鳥度即取兒也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

為誌故世人名為鬼鳥行小兒以下二十一荆州

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備

旬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鳥名走就毛

衣衣之一作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

三女其母後令一作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

元中記八 鄭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三十五

之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亦飛去今謂

之鬼車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三又卷九百二十七

有末句 荆楚歲時記注御覽卷十一並引

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

行遊女好取人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

其衣以為誌故世人名為鬼鳥荆州補多有小兒

二十一 字補人節內 鄭道元水經注卷三十五

引云陽新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

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路其衣言是鳥落塵于

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遊

女矣與御覽引小異當是約意言之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

中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二

百歲伏翼其色赤止則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千

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藝文類聚卷九十七太

並引倒懸下接千歲 水經注卷二十七引云蝠

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下二句據補

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太平御

覽卷九

百四十九 廣韻下平声二十四

千歲之龍能與人語春秋左傳文四年孔穎達正義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

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

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

九引云五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

巫神 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作千歲之狐為淫婦

元中記九 鄭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三十六

百歲之鼠化為神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一

百歲之鼠化為蝙蝠同上 初學記卷二十

千歲之燕戶向北 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員邱之山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 太平御覽卷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遇

尾其產則三百里為血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六

東方之太者 東海魚焉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



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  
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二  
感應經引云蟻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  
中人死 蟻長三四寸蟻蜂鸞鸞鴛鴦悉食之 廣韻入  
十六七 五德蟻 字注

五肉七菜勝脆腥膠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

元中記

十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三十七

齊諧記一卷宋東陽無疑撰無疑不詳何人據隋志  
知為宋散騎侍郎何氏姓苑云東陽氏出於東陽郡  
可考者僅此書名取莊子齊諧志怪之語所記皆神  
異事隋志入雜傳記唐志入小說並七卷今佚採輯  
成帙考梁吳均有續齊諧記一卷以東陽先有此書  
故吳記言續吳記世論傳之探源火敦亦覽古者之  
快事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齊諧記

序

一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三十八



齊諧記

宋 東陽無疑 撰

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藝文類聚

之當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一頭

迴復向一頭甚遑速太平廣記引江中下無央字見

作懼從覽作者昭之曰此畏死也廣記畏死屬遑懼

一短蘆甚迫遑無昭之曰及此也

字便以繩繫此蘆藝文類聚無此句廣

船中人罵此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謝殺之昭甚憐此

蟻欲取及船中人罵以下二十一字船至岸蟻緣繩

齊諧記齊諧記

得出藝文類聚無此二句御覽作蟻緣繩

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藝文類聚御覽並無其字廣

曰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廣記作曰僕是

君見濟君後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

君若急難之日當見告廣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

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

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

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

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救令不及也既悟蟻滿襟已

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救遂得無他藝文

御覽並無歷十餘年以下藝文類聚作後昭之遇

獄蟻穴獄遂得脫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七十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九太平廣記卷六百

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若能見祭當台

蠶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門備之七洞今州里風俗望

日祠門其法先以楊枝插門而祭之其夕則迎紫姑

以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

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云子婿不

齊諧記齊諧記

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紫可出異苑又

云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昌

孟氏書以此日迎之遂穿室而去自爾正著以取衣

蓋為此也洞覽云帝嘗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

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廁之間必須淨然後能

致紫姑太平御覽卷三十一又卷八百二十五引云正

當令蠶百倍今人正月未作倍庶為此也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

語之我為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



我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持戟去須臾還放  
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煖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  
太平廣記卷三百

八十

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佚其名路入山得一玉肺從

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縱與父同入山至夜三更忽

見一人著紗帽披絳綾袍云是圖山王圖山在餘杭

縣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六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  
百二十九引齊地記云餘杭縣有民家近山嘗一  
夕其民與父同入山至更餘忽見一人著  
絳綾袍云是圖山王按齊地乃齊諧之訛

齊諧記

齊諧記

三娘娘館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一

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兄弟三人

其大兒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

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語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

家門前已得筮飯又從後門乞其人答實不知君有

兩門腹大饑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噉

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

漸漸大須臾主人持飯出腹不能食遂撮飯內著向

所出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十九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食解餘米家  
至罄貧二句陳禹諛補注同唯後門乞上有又從

一字 據補

周子有女噉膾不知足家為之貧至長橋南見鼠者

控魚之無以錢一干來一飽食五斛便大吐有蟾蜍

其吐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即成水女遂不復噉膾太平  
御覽卷八  
百六十二

御覽卷八  
百六十二

廣陵廣漢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

姓蔡名伯階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

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階今何

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廣記作在天上作  
仙人無飛來去三  
四娘娘館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三

齊諧記

四娘娘館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三

字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

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御覽此  
作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

與母居廣記無  
單字未娶婦御覽無  
此句會道宗收債不在家

廣記作會廣記無  
其字鄰人聞其屋中碎磴廣記作  
窄磴之聲

闕不見其母但有烏班虎在其室中廣記作  
在屋中鄉曲驚

怕恐虎入食其母廣記作  
虎食道宗母便鳴鼓會里

御覽無廣記無  
往字人共往廣記無  
往字救之闔宅突進不見有御覽  
作其

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御覽無  
平字不解此廣記  
作其意兒還

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御覽無  
平字不解此廣記  
作其意兒還



母語之日宿罪見諸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

母廣記作後一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班虎百姓

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廣記作宋共後人射虎箭

帶膺御覽作射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廣記經

數日後虎還其家臥牀上廣記無不能復人形伏牀

上而死其子號泣而葬其母廣記引至此如法朝暝

哭臨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八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廣記作

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治救

齊諧記 五郊類補校

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失跡遂變作虎廣記了

忽發狂食人不可復數廣記作後御覽無有一女子

樹上採桑虎往廣記無取食之食廣記無竟乃藏其

釵釧於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廣記作後復人

經一廣記無年還家復御覽無為人遂出都廣記無

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

詢廣記自云吾昔廣記無曾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噉

作廣記人一年中兼道其處所噉人姓名廣記無一年

其姓廣記無同坐人或食父兄子弟者於是號

哭擬以付官廣記作遂餓死建康獄中太平御覽卷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

晉孝武大元八年富陽民麻姑御覽作者好噉膾江

北御覽有江華本者好噉髓雁二人相善麻姑見一

髓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繫之經一月盡變髓便

取作脯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姑不肯食華本強令

食之麻姑遂噉一嚙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噉

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

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于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

齊諧記 六郊類補校

六尺打殺作膾噉麻姑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魚本因

噉家人捧蛇皮來麻姑見之嘔血而死太平廣記卷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二引云江南有麻姑者為

人好噉膾江北華本者得一大蛇噉麻姑為膾得

食甚美苦索魚名華本因醉噉取蛇皮食肉出麻

治見之大吐髓血死又卷八百六十一引云江

北華本者為人

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脚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

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

君那得見詣答曰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廢衣

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



謂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

漸愈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八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

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此雞每至天欲

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柩中鳴一月日後

不復聞聲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

張然滯役多年婦遂與奴私通後歸奴與婦謀然狗

注精砥屑視奴然曰烏龍與手應聲盪奴奴失刀朴

然取刀殺奴也 白孔六帖卷九十八

齊諧記

鄭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五

國步山有廟有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食逐

覓見大城有廳事一人紗帽馮几左右競來擊之思

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

狸看向廳事乃是古時大豕豕上穿下甚明見一羣

女子在家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豕口又入抱

取在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

面成怪者須臾天曉將婦遠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

前後有兒子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豕

口迎此羣女隨豕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

年廟無復靈 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八

齊諧記

八 鄭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六



水飾一卷隋杜寶撰隋志地理類有水飾圖二十卷  
又小說家有水飾一卷並不著撰人姓名考太平廣  
記引大業拾遺水飾圖經條載煬帝別敕學士杜寶  
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令羣臣於  
曲水以觀水飾因並記水飾七十二勢之目及放航  
酒船水中安機等事云皆出自黃衷之思然則水飾  
創自黃衷圖經修於杜寶彰彰可據今二書並佚即  
就採摭以存一家說並補題隋杜寶撰夫黃衷媚悅  
取容作此奇技淫巧寶奉敕成書劇奏美新之儔乎  
水飾

鄭瑄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七

抑開河迷樓之類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水飾

隋杜寶撰

神龜負八卦出河授伏羲

黃龍負圖出河

元龜銜符出洛水

鯀魚銜籙圖出翠嬀之水並授黃帝

黃帝齋於元扈鳳鳥降於洛上

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

堯與舜坐舟於河鳳皇負圖赤龍載圖出河並授堯

水飾

鄭瑄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八

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

堯與舜遊河值五老人

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

舜漁於雷澤

陶於河濱

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舜

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

白面長人而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

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



鑿龍門疏河

禹過江黃龍負舟

元夷蒼水使者投禹山海經

遇兩神女於泉上

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為黑玉赤文

姜嫄於河濱履巨人之跡

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薦而覆之

王坐靈沼於初魚躍

太子發度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

水飾

二 婦嬖節補校  
七十六卷四十九

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

成王舉舜禮樂榮光幕河

穆天子奏鈞天樂於元池

獵於操津獲元貉白狐

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過九江鸛龜為梁

塗脩國獻昭王丹鳳飲於浴溪

王子晉吹笙于伊水鳳皇降

秦始皇入海見海神

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

武帝泛樓船於汾河

遊昆明池去大魚之鈎

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

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

曹瞞浴譙水擊水蛟

魏文帝與師臨河不濟

杜預造河橋成

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

水飾

三 婦嬖節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一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

仙人酌醴泉之水

金人乘金船

蒼文元龜銜書出洛

青龍負書出河並進於周公

呂望釣磻溪得玉璜文

釣下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鈐

齊桓公問愚公名

楚王渡江得萍實



秦昭王寔於河曲金人捧水心劍造之

吳大帝臨釣臺望葛元

劉備乘馬渡檀溪

潘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

蒲邱訢與水神戰

周處斬蛟

屈原遇漁父

下隨投穎水

許由洗耳

水飾

趙簡子值津吏女

孔子值河浴女子

秋胡妻赴水

孔愉放龜

莊惠觀魚

鄭左樵徑還風

趙炳張蓋過江

陽谷女子浴日

風原沉汨羅水

四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一

巨靈開山

長鯨吞舟

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

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

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

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

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

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

無異其效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

水飾

五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二

機使之又作小棚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

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

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

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賓客其行酒每隨

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

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

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

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列坐

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於岸水中安棧如斯之妙



皆出自黃衷之思實時奉敕撰水飾圖經及檢校  
夏工圖畫既成奏進敕遣共黃衷相知於苑內造  
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衷之巧性今古罕儔

並大平廣  
記卷二百二十  
六引大衆拾遺

水飾

六如類修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三

泰階六符經一卷黃帝撰漢東方朔傳案漢志天文  
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  
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志不題經字亦  
不著何人作應劭注漢書東方朔傳始云黃帝泰階  
六符經而並引其文故據補題焉書首言三階之所  
主次言三階平則吉否則凶末言天子政失則上階  
爲之奄奄疏闊此下當備論諸侯公卿夫士庶人與  
前文相應而劭以朔陳此經專爲孝武有與甲兵脩  
宮榭廣苑囿之事而發故略其他此經久佚別不見  
泰階六符經

序

一如類修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四

徵述惟就應氏注錄之而大指猶可推識云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泰階六符經

黃帝 撰

太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為天子

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

下階為士庶人

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

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

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

泰階六符經

一 鄭玄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五

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

大安是謂太平

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涸不浸稼穡不

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

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

上階為之奄奄疏闕也

漢書東方朔傳庶飭注

附考

漢書東方朔傳朔曰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  
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  
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孟康曰泰階三台  
也每台二星凡六星之驗也

泰階六符經

附考

一 鄭玄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六



五殘雜變星書一卷撰人缺案漢書藝文志天文家有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考志載國皇昭明五殘六賊司詭咸漢四填地維滅光燭星歸邪天鼓天狗格澤蚩尤之旗旬始枉矢長庚景星凡十有八星蓋五星之精散為妖祥下應入事此其變占也冠以五殘者或以填星之精屬上統攝諸方與其書隋唐志不載亡佚已久猶賴漢志存其略茲據補焉孟康注說諸星色狀極詳當是依原書釋之並取附各條之下訂為一卷晉書天文

五殘雜變星書

序

補綴館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七

志亦載諸妖星名視漢志為多乃引述劉表荊州星占乃京房風角集星章別為輯錄於此可以互攷云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五殘雜變星書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漢書天文志

歲星之精散所為也漢書天文志孟康注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形如三足几几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

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

五殘雜變星書

一 補綴館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八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形如彗芒九角太白之精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

一名獄漢星青中赤表下有二彗從橫亦填星之



精也

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城光亦出四隅去

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

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也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氣下運星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日人星象國吉少則凶

五彗雜變星書

二 彗類補校 七十六卷五十九

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

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日水星多水少則旱其大經

也

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任者兵

發其下

天狗狀類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

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不圍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黃

色千里破軍殺將

星有星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具

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變惑之精也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犧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祿至地則石也

天隱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

五彗雜變星書

三 彗類補校 七十六卷六十

道之國

聖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

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也

並同



靈憲

後漢 張衡 撰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  
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德  
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  
憲作與曰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  
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御覽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  
泮御覽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御覽無道根也  
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御覽作  
靈憲御覽一始始能補校

渾不分御覽卷一引太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  
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  
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判判剛柔始分清濁異  
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固以動地體於  
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理構構精時育庶  
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  
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  
形可度性情萬殊旁通咸溥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

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  
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  
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  
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渾地  
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太平御覽卷二引云大有  
千二百五十里懸天之景薄九位自地至天一億萬六  
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  
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  
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儔道中其可觀樞星是也謂之  
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

靈憲

二始始能補校

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  
贏形左竅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  
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  
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  
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  
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日地而已至多  
莫若水水精為漢御覽卷八引云水漢用于天而無  
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  
者御覽無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適屬



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  
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  
奮翼於前靈龜圖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音  
而狼虬魚鼈固有不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  
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  
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  
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  
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  
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  
靈憲

三 鄭 媛 館 補 校  
七十六卷六十三

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日吉翩翩歸妹獨將  
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  
月是為蟾蜍御覽卷四引云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  
羿妻如蟾蜍以奔月託身於月是如蟾  
蜍又引云月者陰精積而成蟾象兔為其數偶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  
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  
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  
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在  
星星微月過則食春秋桓三年正義引云當日之衝  
光常不合是謂闕虛在星則星微  
過月則日之薄地其明也絲開視明明無所屈是以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天文類

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緣明瞻闇闇還自奪  
故望之若水火常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  
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  
其以神者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  
北斗動變挺占實司主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  
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  
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御覽無  
四字可名者  
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御覽  
此  
句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靈憲

四 鄭 媛 館 補 校  
七十六卷六十四

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御覽卷七引星者總生於地  
四句下接中外之官至理諸  
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曆其職而宣其明  
乃其衰神歇精斂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  
至則石文雁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  
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  
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遠於天也行遲者觀于東  
觀于東屬陽行速者觀于西觀于西屬陰日與月此  
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  
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

四八七



巡鏡必因常度荷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  
日老子四星周伯士逢芮名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  
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宜周其祥  
可盡後漢天文志  
章懷太子注

盛憲

五緯經傳釋文  
七十六卷六十五

渾儀

後漢 張衡 撰

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九分之五有九  
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  
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  
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御覽脫春 秋分之  
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一御覽作九 秋分去極  
九十一御覽少 者就夏歷御覽作 景去極之法以  
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

渾儀

一編經傳釋文  
七十六卷六十六

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  
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器赤道黃道乃各  
謂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  
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採之為軸取薄竹篾  
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  
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  
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均去其半令其半之際  
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  
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



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三千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度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

渾儀



二 鄭板節補校 七十六卷六十七

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少斜于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

數以赤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歷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歷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後漢書律歷志章懷太子注 太平御覽卷二引至率也

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王虬吐

漏水入兩壺左爲夜右爲晝

徐堅初學記 卷二十五

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以左

渾儀



三 鄭板節補校 七十六卷六十八

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文選陸倕公新刻漏銘李善注



昕天論一卷吳姚信撰姚有周易注已著錄經編所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也此論主蓋天為說隋志天文家渾天圖記一卷下云梁有昕天論一卷姚信撰亡唐志復以一卷著目今佚茲據晉書天文志及太平御覽所引輯錄自來言天者不出渾天蓋天宜夜三家姚與虞聳主蓋天虞喜不取其說而主於宜夜葛稚川又譏之則此失而彼亦未為得要

昕天論

序

一 鄒瑄館補校 七十六卷六十九

昕天論

吳姚信撰

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經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以兩地之說下地則土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今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人為靈蟲形最似天御覽無人為靈蟲二句作譬人頭移臨胸今人頭前多臨胸而項不能御覽無能字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

昕天論

序

一 鄒瑄館補校 七十六卷七十

無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御覽作北則高也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御覽無又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御覽無而字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而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御覽時日所晉志無所字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晉志無所字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御覽無淺字故晝短也御覽無也字然則天寒依於渾夏俯於蓋也太平御覽卷二首書天文志引人書鈔卷一百四十六引天行乎兩地之間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三句又引冬至極低至末



淑事類賦卷一注引首四句又引兩地之說三句又引北冬至極低至末

听天論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六卷七十一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七

子編天文類

安天論一卷

晉虞喜

穹天論一卷

晉虞喜

未央術一卷

子編陰陽類

宋司星子韋書一卷

鄒子一卷

月鄒衍

陰陽書一卷

唐呂才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一 鄭煥館補校  
卷七十七

子編五行類

太史公素王妙論一卷

瑞應圖一卷

孫柔之

白澤圖一卷



安天論一卷晉虞喜撰有志林廣林等已著錄備家隋志天文家云梁有六卷亡唐志復以一卷著目今佚輯錄為卷論主宣夜而以姚氏昕天論及其族祖聳穹天論為非是夫宣夜師承已絕喜以意揣測以立論葛洪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辨駁中理虞氏應不能置喙然其論可備宣夜一家故著之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安天論

序

一 婦孺補校 七十七卷二

安天論

晉 虞喜 撰

太史令陳季胃以先賢制木為儀名曰渾天太平御覽卷二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術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昕天論又觀族祖河間立穹天模鄙意多嫌喜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

安天論

一 婦孺補校 七十七卷三

萬品之有行藏也太平御覽引作天高無窮地深不測地居卑靜之體則天有常安之象形相覆冒無方圓之義晉書天文志引天高窮於無窮至行藏也茲據訂補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苞地或謂渾然而蓋愚謂若必天裹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為名而配乎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體日為火精冰炭不共器得無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為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答曰郊祭大報天而主



日配日月形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澤者別之於  
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  
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数今陳氏見髀上觀周因言周  
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  
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曰周髀宣明也夜幽  
也御覽無夜幽也句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  
太平御覽卷二又卷五十四引日月行於飛谷謂  
地中不聞列星復流於地谷有水體至明乎吳淑  
事類賦卷一注引古之遺語至明乎虞世南北  
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引天高二句無兩於字但  
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

安天論

一二鄭經補校  
七十七卷四

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  
而見為之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  
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  
上夜則日入地中尚書堯典孔穎達正義引虞喜  
云宣明也至宣夜接但絕以下  
落下闕為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  
歷隋書天文  
志引虞喜  
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觀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  
成形桂樹後生焉徐堅初學記卷一  
太平御覽卷四

穹天論一卷晉虞聿撰吳志虞翻傳聿越騎校尉累  
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裴松之注會稽典錄曰聿字  
世龍翻第六子也入晉除河間相其書隋唐志皆不  
著錄佚已久據晉書天文志御覽所引輯錄論謂天  
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  
上大指亦主蓋天為說與姚信昕天相出入云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穹天論

一二鄭經補校  
七十七卷五



穹天論

晉 虞聿 撰

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盂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遠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之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

穹天論

一 鄒瑩館補校 七十七卷六

以為長短也晉書天文志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 百四十八太平御覽卷二吳淑事類賦 卷一注並引云天形如穹窿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至不入地中 徐堅初學記卷一引同首句 無穹隆二字

附錄

天文錄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夜之說未嘗聞也後有虞昂作穹天論姚信作昕天論虞喜作安天論眾形殊象參差其間蓋天之說又有三體一云天如車蓋遊乎八極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邊下亦

云天如欹車蓋南高北下

晉書天文志虞喜族祖河間相聿又立穹天論云

云

穹天論

一 鄒瑩館補校 七十七卷七



未央術

未央分野

鄭星得角亢也鄭治潁川從滎陽南至梁山東至龍

山今為潁川星疊悉建開元占經卷六十四

宋星得房心今為梁也宋治下蔡淮陽從南恒至濟

漢水沛郡濟陽大行東海今為梁也

燕星得尾箕也幽州治薊南至積石東至恒山今為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涿郡也

吳越星得斗牛吳越北至大江南至山東至海西至

未央術一鄭康館補校七十七卷八

洞庭

齊星得虛危齊治營邱北至燕西至九河南至黃木

東至河

衛星得營室東壁也衛治濮陽其地從水王水以東

至沛今為東郡也

魯星得奎婁魯治東至泗水西至柴陽北至代南至

江

趙星得參伐趙治邯鄲北至常山代郡

魏星得胃昂畢也晉治大水從衛以西至襄治之今

為河東河內上黨雲中

秦星得東井輿鬼也秦治櫟陽又治咸陽今為長安

北地從華山西至隨流沙今為三輔也屬漢中隴西

北地上郡也

周星得注張周治洛陽西至華山東至崇澤少室北

至河南南至濮水今為河東陳留

楚星得翼軫也楚治南至九江北至淮水東至海西

至魚腹山今為淮陽汝陽廬江長沙南海故楚至南

鄧也並同上

未央術二鄭康館補校七十七卷九



宋司星子韋書一卷周宋史司星子韋撰案王嘉拾遺記載宋景公見子韋事以為賜姓日子氏名之曰韋蕭綺錄曰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若陰陽之書漢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注景公之史今其書亡惟呂氏春秋淮南子劉向新序雜事篇並引熒惑徙舍一節王充論衡變虛篇亦載之以為案子韋書錄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謂世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案向典

宋司星子韋書

序

一 海原館補校 七十七卷十一

校中祕書故有別錄之奏新序同出向手所述原文詳於錄奏考以目覽淮南當得其實未可執此而疑彼也史記宋微子世家約此節文卻亦無延壽二十一歲之說其序景公世云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下即連熒惑守心一節復云六十四年景公卒使事在三十七年距其卒為歲當二十有八而以春秋左傳衡之哀十七年楚滅陳二十六年景公卒於連中相去止十載數視史記為少又考左氏六年傳是歲也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事與宋景相似而此年至二十六年景公卒頗符二十一歲之數或者左氏為傳時子韋之書未出而傳聞異辭耶抑或陰陽者流傳會他國之災祥以自神耶書闕有間矣然處高聽卑之言足動人君畏天之心而作其善意非空言禍福也乃仲任必執以為虛誣何其謬哉攷據補三篇之缺並附拾遺記錄于後訂為一卷存星官

宋司星子韋書

序

二 海原館補校 七十七卷十一

一家說且欲觀者知所敬畏而不致有忽於且明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宋司星子章書

周 宋史司星子章 撰

宋景公之新序無之字時熒惑在心公新序無公字懼召子章

而問焉新序無焉字曰熒惑在心何也子章曰熒惑者天

罰也心者宋分野也淮南子新序並無二者禍當於

君淮南子作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

所與治國家淮南子與作使新也而移死焉不祥寡

人請自當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無此句子章曰可移於民公曰

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新序無寡字寧獨死耳呂氏春秋無耳

宋司星子章書

一 嫗媛館補校 七十七卷十二

字子章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淮南子有此句歲害則

民饑民饑必死淮南子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

無欲字呂氏春秋殺其民以自活也新序無也字其誰以我為君

者淮南子乎是寡人之命固已淮南子盡矣子章無

字淮南子有章復言矣子章還走北面再淮南子新拜

曰臣淮南子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淮南

子淮南子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淮南子新星

必徙三淮南子舍君延新序二十一歲公日子何

淮南子以知之對曰君無君字有三善淮南子君有君人

之言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星淮南子星當七年淮南子無此句三七二十一

臣故曰延年二十一歲矣新序無矣字淮南子作君移

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何候新序無之字熒惑淮南

不徙臣請死之呂氏春秋公曰可是夕也呂氏

熒惑果徙三舍淮南子作星果三徙舍新序作

淮南子道應諷劉向新序事呂氏春秋制樂篇

宋司星子章書

二 嫗媛館補校 七十七卷十三

Blank area for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e text.



附錄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鷄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秘燦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織縞垂清井之澄華也齊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

宋司星子章書

附錄

三城樓館補校

七十七卷十四

象緯之秘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畫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因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日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日子氏名之日章即子章也

蕭綺錄曰宋子章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慎神能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謂大禽之旨華鞋龍袞之服及斯固

陋矣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

宋司星子章書

三城樓館補校

七十七卷十五



鄒子一卷周鄒衍撰行齊人亦作鄒衍史記孟子荀  
卿列傳云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  
整之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  
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又云謂要  
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耳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注名衍齊人爲燕  
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  
古曰亦鄒衍所說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史  
記及諸書所引輯錄鄒子終始亦併入後附三代世  
鄒子



一 鄒子補校  
七十七卷十六

表所引黃帝終始傳合爲一帙案史記云騶夷者齊  
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漢志鄒夷子十二  
篇注齊人號曰雕龍夷又有公橋生終始十四篇注  
傳鄒夷始終書夷與衍爲一家學黃帝終始傳即漢  
志所列之終始也以類相從可資參攷史遷謂騶衍  
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吾亦云爾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鄒子

周 鄒衍 撰

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  
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  
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  
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

鄒子

一 鄒子補校  
七十七卷十七

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周禮夏官司燧鄭元注  
陽貨篇何晏集解馬融引周書同 賈公彥月禮  
疏云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  
政教文質者所目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  
則易也故守一不變者未暗治之至也漢書嚴安傳  
曰鄒衍  
之書也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  
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不可彼天下之  
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  
序異端使不相亂并意通拒明其所謂使人與知辭



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  
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史記平

傳裴駰集解  
引劉向別錄

余登緡城以望宋都鄒道元水經注

四隈不靜文選左太冲魏都賦

主運史記封禪書陽行以陰陽主運裴駰集解  
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云云司馬貞索隱  
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也案此篇當  
在鄒子終始漢志別為一書故增于後

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史記集解  
如淳引

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選沈休文齊  
故安陸昭王碑

鄒子二 鄒子補校  
七十七卷十八

文李善注  
引鄒子

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

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

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

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

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

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呂氏春秋應  
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七略曰鄒子終始五德  
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  
之土德也據補

黃帝終始傳增

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白燕之鄉持天

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史記三代世表引黃帝  
蓋謂五行讖緯之說案史記說騶衍者書先序令  
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此傳正合

鄒子三 鄒子補校  
七十七卷十九



陰陽書

唐 呂才 撰

卜宅篇

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誓云卜浴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旨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

陰陽書

一 鄭玄補注 七十七卷二十

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教姓耳後世賜族者寢多然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邨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臺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唐書呂才傳 白孔六帖卷十一引至洛食書

下有云字

祿命篇

漢末忠賈詡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祿命見祿命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尙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健祿而後吉乎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捷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剿絕宋景脩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健祿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

陰陽書

二 鄭玄補注 七十七卷二十一

厄世有同健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健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借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出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矮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同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正月壬寅命背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



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健命生法  
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  
月七日平且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  
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  
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  
是歲丁未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  
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  
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  
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

陰陽書

三極類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二

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  
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  
義隆享國又生祖祿於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濟  
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唐書曰  
才傳

葬篇

易稱占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  
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  
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  
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

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  
也後代葬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  
爲防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  
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  
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  
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  
之不懷也後期而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  
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  
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未而進避不懷

陰陽書

四極類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三

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  
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  
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  
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  
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日而  
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塋于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  
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  
然于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  
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



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  
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  
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孫蕃衍葬可招也夫日  
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厥孫有後  
於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  
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  
葬者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  
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六墓小墓爲哉然劉之于

陰陽書

五婦嫁館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四

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  
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于文爲  
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塚墓已定而不  
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  
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亡擗踊荼毒以期  
微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口時規財利謂辰日不  
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  
敬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歷法

歸息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遺  
行歸家及徙也後漢書郭宗傳章懷太子注引陰陽書歷法

大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木未歲刑亦  
在北宮後漢書朱穆傳注引歷法

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三十五刻太平御覽卷二十一引古今歷術

一時皆三月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又以一月爲  
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太平御覽卷三十一引陰陽五行歷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三  
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

陰陽書六婦嫁館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五

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後漢書王符傳注引陰陽書

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蠶白爲喪赤爲兵黑爲水  
黃爲豐周禮春官保章氏鄭元注引鄭司農說賈公彥疏蓋據陰陽書得知

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三秋後初  
庚爲後伏謂之三伏初學記卷四太平御覽卷三十一引孔六帖卷四引無候字及末句並引陰陽書

亥爲天倉耕之始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  
禾生於庚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  
壯於丁長於丙老於戌死於甲穞於壬癸忌於乙丑



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  
薄以忌日種者收傷又用收滿平定日者為佳同上  
陰陽書 索以上七節或止言陰陽書或言歷術  
或言五行歷並是陰陽書歷法篇文以類補輯

五行嫁娶之法

五行如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  
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  
木木畏金以乙為庚如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如也火  
畏水以丁為壬如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如也土畏木  
以己為甲如也春秋左傳昭九年孔穎達正義 又  
十七年正義引陰陽書五行嫁娶之

陰陽書

法火畏水故  
以丁為壬如

雜篇

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  
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尚書序  
正義

七 婦嬖節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六

太史公素王妙論一卷漢司馬遷撰遷字子長龍門  
人官至太史令事蹟詳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漢書本  
傳遷繼父為太史公故以自號隋志梁有太史公素  
王妙議二卷亡今從王充論衡採得太史公一節從  
太平御覽得素王妙論三節合錄為卷書題素王蓋  
以孔子為嚮往而推詳貧富有取於計然范蠡諸人  
則亦發憤著書與作史記貨殖列傳同一微意隋志  
入五行必有故惜不得全書以徵之也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素王妙論

序

一 婦嬖節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七



太史公素王妙論

漢 司馬遷 撰

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自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王充論衡命祿篇

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而澤及鄉里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

素王妙論

一 婦媛館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八

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子貢呂不韋之徒頗預焉自是以後無其人曠絕二百有餘年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范蠡為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卒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同上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引黃帝發五法二句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字文宣

南游越范蠡師事之太平御覽卷四十四

素王妙論

一 婦媛館補校 七十七卷二十九





瑞應圖一卷孫柔之撰按崔豹古今注孫亮作流離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此圖之緣起也柔之不詳何人或孫亮之族歟隋志五行家有瑞應圖三卷瑞圖贊二卷注云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唐志雜家復出孫柔之瑞應圖記三卷今佚從諸書所引輯錄凡一百二十一條較舊多其一種意神鼎寶鼎引者殊題當同一瑞器也諸引皆不言記故止題瑞應圖而圖實散亡不可見矣開元占經引有注語未知誰作觀其亟言宋事又

瑞應圖

序

一 蘇煇館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一

述及沈約宋書則知梁陳間備之所為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瑞應圖

孫柔之 撰

日月揚光

日月揚光者人君之象也君不假臣下以柄權類聚作之權無柄字則日月揚光禮記禮運開元占經卷五成平御覽卷四引下二句無日字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也八百七十二

日有黃抱

君賢得土地則日有黃抱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二

瑞應圖

一 蘇煇館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一

景星

景星者天曜星之精也藝文類聚天曜作大星御覽卷七作天曜開元占經景星者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無此二句光從月出出於西方占經引有無之二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則景星出見佐月為明請引並作助月為明王者八百七十二訂補藝文類聚卷一開元占經卷七十七太平御覽卷四又卷七又卷八百七十二吳淑事類一曰德及幽隱則出開元占經卷七十二及南徵則景星見

斗西精



王者孝行之溢則斗實精北斗七星光明若實也太平

御覽卷八  
百七十二

老人星

王者承天德理藝文類聚無  
德理二字則老人星臨其御覽無  
其字

國藝文類聚卷八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二

景雲

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日慶雲御覽無慶  
雲二字非氣非煙

五色粉組一作氣  
謂之慶雲藝文類聚卷一又卷九十  
八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

十二引  
首二句

瑞應圖

二 德媛館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三

霽雲

霽慶雲也其御覽  
狀外赤內黃白孔六帖卷二  
太平御覽卷八

梢雲

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文選郭  
景純江

賦李  
善注

甘露

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若脂其甘

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太平御覽  
卷十二露色濃甘者謂

之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徐堅初學記  
卷二 太平

御覽卷十二  
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二引露色濃

甘露藝文類聚卷九十八引云王者德施則甘  
露降藝文類聚卷九十八引云甘露者神靈  
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氣茂則甘露降其草木者老

得敬則松相受甘露尊賢養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

甘露藝文類聚卷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九十八甘露者味清而甘降則草

木得茂食之令人壽太平御覽卷九十八引食之句  
藝文類聚卷九十八引食之句一日

王者德至于天和氣感則甘露降于松柏太平御覽  
卷九十八

卷八  
七十二

靈雨

遇旱責躬引咎理察寬枉退去貪殘側修惠政則降

瑞應圖

三 德媛館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三

以靈雨如其有道術禱祝山川致龍轉石閉陽從陰

之類誠非瑞應是以齊侯有暴寇之誚齊景以祠山

見譏太平御覽  
卷三十五

大虹

大虹竟天握登見之意感生帝舜於姚墟太平御覽  
卷十四

真人

真人者黃帝時遊於池王者有茂德不貪貨利則金

人乘船遊王後池太平御覽卷八  
百七十二又卷七  
百七十一

並引云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船遊王後池白  
孔六帖卷十一引云王者德茂則金人云云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來白環之休符以有金

方也一云帝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杯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二

引全節脫之休符八字 初學記卷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六白鹿白環之休符以

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以有金力也無一云以下之符八字據補

二美母

二美母者蓋神女也周穆王時持酒來酌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二

百七十二

河圖

瑞應圖

四庫全書補校 卷七十七卷三十五

王者承天道四通而悉達無益之術蔽而世無浮言

言吉則河出龍圖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三引略

海不揚波

王者德及於水而王道通移則海不揚波同上

蒙水

共工氏受水瑞百官師長以水為號蒙水瑞水也君

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焉太平御覽卷五十九

醴泉

醴泉者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泉出流所及草木皆茂

飲之令人壽也理訟得所醴泉出於京師有仙人以

爵酌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三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孝經感應章 邢昺正義

白泉

泉色白白出山澤得禮制則澤谷之白泉出飲之使

人長壽白孔六帖卷七

浪井

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二

卷七十二 上二句

瑞應圖

五庫全書補校 卷七十七卷三十五

黃金

王者不藏金玉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白孔六帖卷八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引無乘金二句

碧石玉

碧石玉者玩弄之物不用自出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二

神鼎

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

不灼而沸不汲白盈中生五味昔黃帝作鼎象太一

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王者與則出



衰則去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墨戲悉達開元古  
經引作知吉知凶知存知亡餘亦小異

寶鼎

寶鼎金劍之精知吉凶存亡不覺自沸不炊自熟不

汲自滿不舉自藏不遷自行 白孔六帖 卷十三

銀甕

銀甕者不汲自隨不盛自盈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八 引孝經援神契云瑞

應圖 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 初學記卷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二

玉甕

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 初學記卷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玉龜者師曠時出河東之涯為聖圖出河負錄議書 初學記卷九 墨戲悉達開元古 經卷一百一十 引云玉龜者為聖圖出師曠時至以錄議書

玉馬

玉馬者瑞器也王者清明篤實則見 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

者清明尊賢則至 一曰玉澤馬者師曠時來又曰王 六引云玉馬者王

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治道則來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開元古 經卷

六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六

一百十八引云玉馬者 王者清明尊賢則至

玉羊

鐘律和 初學記 卷一百十九 師曠時三字 案北堂書鈔亦引玉羊一條與白

調五音當節則玉羊見師曠時 開元 卷一百十九 初學記卷二十九 引無五音句及

金牛

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初學記卷九 卷九十六 引云瑞器也王開闢則至也 白孔六帖 經卷一百十七 引無首句作王者開闢土地則金

見牛 開元古

瑞應圖 七 婦孺館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七

案交州記曰九真郡居風山有金牛時時見光照 七十七卷三十七

數十里又武昌郡有金牛岡岡邊石上有牛跡焉

又羅浮山記云增城縣有牛潭潭側有圓石金牛

時出盤比石上有周靈潛往掩擊得金鏤三尺許

出出水時有五色光又吳興巴及淮南並有金牛

皆帶金鏤也 開元古 經卷一 百十七 引注

玉雞

玉雞瑞氣也王者至孝合神明則至也 白孔六帖 卷九十九 開元古 經卷一 百十五 引作玉



玉英

王者五常並循則玉英見一云王者服飾不侈則出  
又自正飭服不踰祭服乃出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四

玉華

玉華者師曠時則來至雜紫殺

玉典

王者慈仁則玉典見

玉璜

王者循五常則出

瑞應圖

八攝類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八

白玉

王者賢良美德則白玉出並同上

元珪

王者勤苦以憂天下厚人薄己卑宮室而盡力平溝  
洫則元珪出禹時天以賜禹一日四海會同則元珪

出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十六引下二句

金車

王者至孝仁德廣施則金車出舜時見於帝庭開元占經

卷一百十四

金勝

世無盜賊凶人則金勝出一日浸潤過甚姦盜靜謐  
綿繡不用則見

明月珠

明月珠者介鱗之物魚鹽之稅通平什一則海出明  
珠以給王者

地球

王者以才為寶則地球出

大貝

瑞應圖

九攝類補校 七十七卷三十九

王者不貪財寶則海出大貝大可盈車一日王者不  
匱則出

碧琉璃

王者不多取妻妾則碧琉璃見

蘇胡鈎

王者棄玩好之物則蘇胡成其鈎而出並同上

珊瑚鈎

王者敬信則珊瑚鈎見同上 一云不珍玩弄則出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引作珊瑚鈎者王  
者恭信則見有一云以下

一第... 丹... 3... 2...



丹飯

王者棄淫汙之物則丹飯出一日化行年豐即出開

占經卷一百十四

瓶瓮

瓶瓮不汲自滿王者清廉則出一日接於末賤則出

同上

白裘

王者以身率先人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則獻白裘

禹時渠搜民乘白馬來獻王者政本五行教民種植

瑞應圖

十好類補校 七十七卷四十一

以事其先則獻白裘一曰王者德茂不恥惡衣則四

夷來獻白裘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白裘同上

紀卷七羅華注引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時渠搜來獻裘德茂盛不恥惡衣則四夷來獻其白裘

與此小異

柜稭

舜時后稷播植天降柜稭故詩曰天降嘉種維柜維

稭初學記卷一 太平御覽卷一 白孔六帖卷一 引首二句

朱草

朱草亦曰朱英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朱草者百草之

精也王者德無所名通四方有歌詠之聲一作聖人不至無四則生 太平御覽卷八 方以下 百七十三兩引

蕙蒲

蕙蒲王者不徵滋味庖厨不踰深盛則生於厨一名

倚扇一名實圓一名倚蕙生如蓮枝多葉少根如絲

轉而風生主於飲食清涼驅殺蟲蠅舜時生於厨又

堯時冬死夏生又舜時生於右階左太平御覽卷八 八日七十三

莫莢

莫莢者葉圓而五色一名歷莢十五葉日生一葉從

瑞應圖

十好類補校 七十七卷四十二

朔至望畢十六日毀一葉至晦而盡月小則一葉卷

而不落聖明之瑞也人君德合乾坤自生同上

嘉禾

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文者則一本而同秀實

者則異本而同秀此夏殷時嘉禾也周時嘉禾三本

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

曰此嘉禾也大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文

王之廟太平御覽卷八 百七十三 異畝同類謂之嘉禾 晉書五行志

柜鬯



秬鬯者三隅之黍一粃二米王者宗廟修則生昭穆  
序祭祠宰人咸有敬讓禮容之節威儀之美則秬鬯  
生王者節敬依禮度親疎有別則秬鬯生黃帝時南  
夷乘白鹿來獻秬鬯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三

福草

王者宗廟致敬則福草生於廟一云禮草

福并

福并瑞草王者有德則福并生並同上

威綬

瑞應圖

十三 鄭煥館補校 七十七卷四十二

王者禮備至則威綬生一日威綬王者愛人倫則威

蕤生於殿前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三一日王者愛人命則生一

名葳香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一引云葳蕤者禮備至則生下有一日云云

屈軼

屈軼者太平之代生於庭有佞人則草指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三

百七十三

延嘉

延嘉王者有德則見一日王孝道行則延嘉生

紫達

紫達者王者仁義則常見並同上

芝草

王者慈仁則芝草生食之令人延年同上一口王者敬

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漢書武帝本紀如淳注

解芝草常以六月生春青夏紫秋白冬黑太平御覽卷二百七

又卷九百八十六

芝莢御覽作莢

芝莢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藝文類聚卷九

覽卷八百七十三引王者龍近耆老養有道則芝莢生

瑞應圖

十三 鄭煥館補校 七十七卷四十三

木連理

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行志木連理者王者德化洽

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藝文類聚卷九十八太

王者不失民心則木連理御覽卷八百七十三帝琴堂前有

橘樹連理改琴堂為連理堂御覽卷一百七十六

賓連閱

王者嫡庶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閱生於房一名賓

連達一名賓連闕生於房室象御妃有節也太平御覽卷八

百七十三



平露

平露者如蓋生於庭似四方之政平王者不私八以  
官則四方之政平若東方政不平則西低北方政不  
平則南低西方政不平則東低南方政不平則北低  
四方政不平其根若絲一曰平兩平兩者如蓋以知  
四方王者政平則生上同

梧桐

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初學記卷二十八  
百五十六  
大平衛覽卷九

瑞應圖

鳥社

帝玉世紀禹葬會稽有羣鳥應民春耕則銜去草根  
啄其蕪穢故謂之鳥社白孔六帖  
卷九十四

鳳皇

鳳皇仁鳥也雄曰鳳雌曰皇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音書五鳳王者  
之嘉社負信戴仁挾義膺文苞智不啄生蟲不折生  
草不蠹居不侶行不經羅網上通天維下集河洛明  
治亂見存亡也白孔六帖  
卷九十四

古經類補校  
七十七卷四十四

鸞鳥

鸞鳥者亦神藝文類聚之精鳳皇之佐狀翟而五色  
五字據曰雞身赤毛色亦被五彩藝文類聚作赤色  
孔六帖補雞身赤毛色亦被五彩五采雞形御覽無  
此二句據後以天白孔六帖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  
漢書補注後漢書注無出女牀之山竊氏之國及軒轅  
則鳴舞肅肅二句之邱沃民之域標山之野自歌之鳥六句據  
帖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知敬讓禮  
節親疎有序則至後漢書注引作人君進一云心謙  
鐘律鐘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藝文類聚卷九  
十太下御覽

瑞應圖

卷九百十六白孔六帖卷九十四引首二句下接  
狀聲句喜則鳴舞下有出女牀六句引至自歌之鳥  
後漢書肅肅宗孝章皇帝紀章懷太子注引無一云  
以下廣韻于聲下二十六恒字注引鸞者赤神  
二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荒獻焉藝文類聚  
卷九十九

元鶴

元鶴者知樂之音節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六王者知樂之節則  
至藝文類聚卷九十一黃帝習樂鹿胎以儆眾神于鶴二入翔  
其右同上御覽晉平公鼓琴有元鶴二雙銜明珠  
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初學記  
卷三十一  
七

古經類補校  
七十七卷四十四



比翼鳥

比翼鳥者王者德及高遠則至一日王者有孝德則至一云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三足鳥

三足鳥王者慈著天地則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九引作王者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與下蒼鳥文同以相涉而誤茲依御覽烏太陽之精也亦至孝之應白孔六帖卷九十四

蒼鳥

文王時見蒼鳥王者孝悌則至一日賢君帝主修行

瑞應圖

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九

十二

赤鳥

赤鳥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一日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同

白鳥

白鳥者宗廟肅敬則至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白鳩

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

至一日成王時來至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一太

赤雀

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即銜書來一云孔子坐元廬洛水之上銜丹書隨至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一引

無一云已下

白鶴

師曠鼓琴通於神明玉羊白鶴翔墜投北堂書鈔卷一百九

野鴨

顏琦事吳母沒哀思有野鴨棲其側白孔六帖卷九十五

瑞應圖

麒麟者仁獸也壯曰麒牝曰麟羊頭鹿身牛尾馬蹄黃色圓頂頂有一角角端戴肉含仁戴義音中鍾呂鳴

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歸昌夏鳴曰扶幼秋鳴

曰養綏冬鳴曰即都五色主青五音主角食義禾之

實飲鬪珠之精步中規行中矩遊必擇上翔而後處

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食不義不飲

汙池不入陷穽不入羅網賦斌乎文章申申乎其樂

士者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王動則



有儀靜則有容則見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白澤

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遐則出同上

乘馬

王者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乘則地出乘黃同上

聚卷九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六並引云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

駒駘

駒駘者幽獸也明王在位則來為時除災害德盛則

瑞應圖

大如蟻節補校七十七卷四十八

至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跌踈

跌踈者后上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

禹治水有功而來同上聚卷九十九

周市

周市者神獸名也星宿之變而見德盛則至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角端

角端日行萬入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

位明達方外幽隱之事則角端奉書而來

獬豸

獬豸王者獄訟平則出

兕

兕知曲直王者獄訟無偏則出

白象

王者政教行於四方則白象至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負不死藥來

白麋

瑞應圖

九如蟻節補校七十七卷四十九

王者德茂則白麋見並同上

案宋文帝時華林園白麋生二子皆白又元帝

時白鹿再見宋文帝孝武帝並獲白鹿何法盛

皆以白鹿附白麋焉同上文帝又獲青麋太平

卷九百七引瑞應圖云宋文帝二十五年華林園養麋生二白子下有此句案皆是注文

白鹿

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初學記卷二十九太平

御覽卷九百五

晉中興書元帝時有二白鹿見於南昌郡太平御覽卷九



百六 案  
此是注文

天鹿

天鹿者純靈御覽作五色光輝王者孝道備則至元開

占經卷一百十六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 一曰天鹿者純善之獸也道術

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藝文類聚

赤熊

王者姦宄息則赤熊入國元占經卷

孝經援神契赤熊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赤熊見

也白孔六帖卷九十 案此是注文按宋文帝時白熊見沈約符

瑞應圖

瑞志附赤熊元占

赤熊

王者遠佞人除姦猾則赤熊見元占經卷

白狼

白狼金精也白孔六帖 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

銜鈎入湯庭太平御覽卷 王者仁德明哲則白狼見

一曰王者進退依法度則至周宣王得之而大戎服

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

未句作周宣王  
時狼見大戎滅

白狐

王者仁智則白狐出一曰王者仁智動准法度則見

開元占經卷

文狐

王者德及禽獸則南海輸文狐上同

九尾狐

九尾狐者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邱之國

音如嬰兒食者令不逢妖邪之氣及毒蠱之類太平

卷四百 四十七六合一統則九尾狐見一云王者不傾於色

瑞應圖

則至文王得之東夷服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藝

青狐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詣塗山得青狐以獻射兔西

伯之難太平廣記卷

赤兔

赤兔者瑞獸王者盛德則見初學記卷二十九 王

者德茂則見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王

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白兔



王者恩加開元占經 耆老則白兔見一云王者應事

應則見上

一角獸

天下太平則一角獸至一云六合同歸則一角獸至

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一云天下太平則至

三角獸

王者法度修明三統得所則三角獸至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比肩獸

王者德及幽隱餓寡得所則比肩獸至同上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瑞應圖

九引云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餓寡得所則至

六足獸

王者謀及眾庶則六足獸至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騶虞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得應之

一名騶虞白孔六帖卷九十八

白虎

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同上

志吳主孫權傳裴松之注引云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元豹

幽都郡谷山上多元豹白孔六帖卷九十七文王拘於羑里散

宜生於懷塗山行元豹以獻紂免西伯之難太平御覽卷八

百九十一

鷩犬

周成王時渠被國獻鷩犬能飛食虎白孔六帖卷九十八

豹犬

匈奴獻豹犬錐口赤身四尺同上

龍馬

瑞應圖

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藝文類聚有

長頸身有鱗甲鬐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九音蹈水

不沒有明王則見王者不儲秣馬則龍馬乘黃澤馬

白馬朱髦並集矣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無身有鱗甲及指

水不沒一旬無白馬二字 太平御覽卷八

騰黃

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被占經四方則至一

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開元占經卷一

類聚卷九百九十九



飛兔

飛兔者馬名也占經有馬名也三字日行三萬里禹治水止占經

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占經至同上

覽卷八百九十六

騶虞

騶虞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有德則至也藝文類聚卷九

十九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六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引無末句作與赤兔同應

駸馬

世治則西王母獻駸馬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

瑞應圖

曰馬朱鬣

明王在上則白馬朱鬣至一日王者乘服有度則白

馬朱鬣一日白馬朱鬣者任用賢良則出同上

黃龍

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

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瀦池而漁德達

深淵藝文類聚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藝文類聚卷初

學記卷三十大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並引云黃龍者

神靈之精四龍之長也王者不瀦池而漁德達深淵

則應氣而遊於池沼德達句據補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云黃龍者五龍之長也不瀦池魚德及淵

泉則黃龍應和氣而遊池沼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乎春

氣之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

見無聖則處藝文類聚卷九十八

舜東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同上

青龍

青龍水之精也乘龍而上下不處淵泉王者有仁則

出一曰君子在位不斥退則見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

靈龜

靈龜者神異之介蟲也古經無元文五色神靈之精

瑞應圖

也上隆法天下方象地能見存亡明在吉凶不偏不

黨唯義是從其唯龜乎尚書龜從此謂也靈者德之

精也龜者久也能明於久遠事王者不偏不黨尊事

耆老不失舊故則神龜出靈龜似鼈而長合五行之

精三百歲遊於蓊葉之上千歲遊於蒲上三千歲尚

在蓊叢之下古經無徑一尺二寸王者奉順后土承

天則見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藝文類聚卷九十

二句下接生三百歲至可着下下接明吉凶不偏不

黨唯義是從下接王者無偏無黨尊用耆老不失故

舊則出神異句一曰德澤湛漬漁獵從則出禹卑宮



室則出文王時亦出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比目魚

王者明照出遠則比目魚見開元古經卷一百二十九

引云比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爾雅曰狀如牛脾細鱗紫色兩片相合乃行開元古經

卷一百二十引注

大蚓

大蚓如虹白孔六帖卷二

瑞應圖

玉函館補校  
七十七卷五十六

白澤圖一卷案孫氏瑞應圖黃帝巡于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除災害抱朴子論黃帝云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蓋古有是說也南史梁簡文帝紀有新增白澤圖五卷隋唐志並有白澤圖一卷不著撰人姓名今佚從諸書所引輯得四十餘節合錄為帙圖則佚矣書於諸物之精能詳其名狀似涉元怪然夏禹鑄九鼎使民知神姦不逢不若如無所本豈能鑿空言之則聖人實能知鬼神之情狀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白澤圖

序

玉函館補校  
七十七卷五十七



知其名死則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

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禍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百八十六

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誦狀如豚食之如狗肉味

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必方狀如鳥

長尾此陰陽變化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生

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

之則可得烹之吉

白澤圖

故門之精名野狀如朱儒見人則拜以名呼之宜飲

食

故宅之精名揮文

山鏡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使

取金銀

故廢邱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好杵

舂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故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白澤圖

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後囊

常伸手引人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即死干寶搜神記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百八十六

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

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子戴燭行者潛從其

所亡則入石石中有玉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引多行者八字據補又卷八百八十六引云玉

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

火之精曰宋母忌蓋其人火仙也史記封禪書司馬貞索隱 藝文類聚

白澤圖

聚卷八十 引首句 火之精名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釋道世法苑珠林審察篇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黃金之精名石磻一作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

以其名呼之則去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引至不宜妻句 又卷八百八十六有下句

作金之精名倉

白鼠以昏時見於邱陵之頂視所出入有金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廁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

一十

廁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



故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則去之並同上

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同上又卷一百八十九引云井神曰吹簫女

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綵衣以其名呼之即去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故臺屋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

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飲食

白澤圖

三編續補校 七十七卷六十一

三軍所載精名曰賓滿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即去

故水之精名忌狀如人乘車乘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

邱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弓棘矢司以

鴉羽以射之狼鬼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故市之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困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即去

室之精名侯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

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即去

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

故牧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夜見堂上有小兒被髮走而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

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娶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

白澤圖

四編續補校 七十七卷六十一

名呼之則逃去

故涸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並同上

故車之精名寧野形如輶見之傷人呼其名則不害音

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 白孔六帖

卷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

黑狗白頭耳長卷尾者龍也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

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初學記卷二十九



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

赤蛾兩頭而白翼者龍也殺之兵死矣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蠋有角五采文長尾者龍也殺之立死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

廣志

蒼鷓有九首 陳藏器本草拾遺

物如小兒手無指名封食之多力 諸名

無首似孩子跳躍不見手其名曰常呼其名三則滅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紀聞引

白澤圖

五經館補校 七十七卷六十二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八

子編五行類

天鏡一卷

地鏡一卷

地鏡圖一卷

夢傳一卷 唐柳埭

雜五行書一卷

子編雜占類

請雨止雨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一經館補校 七十八卷一

易洞林二卷

晉郭璞

子編藝術類

藝經一卷 魏邯鄲淳

投壺變一卷 晉虞潭



天鏡一卷撰人缺隋志五行類天鏡二卷又云梁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各一卷亡據此則天鏡當有兩本也今佚開元占經引之輯錄尙可成卷書中專言災異取明照將來之應故以鏡名與妖古飛候頗相似意京房之徒所撰述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天鏡

序

一 攝煇館補校  
七十八卷二

天鏡

天裂見光流血汪汪天裂見人兵起國亡開元占經

卷三

天以冬裂天下大兵有陰謀主有喪春秋言君臣懷憂冬夏言有大兵

天裂而言如其言天裂見牛馬豕天下憂

天忽變色四夷來侵不出八年有戰

天鳴世主不出十日

天鳴主死百姓哭

天鏡

攝煇館補校  
七十八卷三

天雨鳥獸主兵喪萬民流亡

天雨魚鼈主兵喪萬民流亡

天雨如水銀是謂刑枉不出三年兵喪並起亡國失主

天雨血是謂天見其妖不正者不得久處其位不出

三年兵起

天雨羽毛是謂與人不常棄亡前後有喪不出九年

兵馬興

天雨金爲兵喪萬民流亡



天雨金鍊是謂刑餘人君殘酷好殺無違不出一年兵交於朝

天雨石為兵喪萬民流亡

天雨五穀是謂禾不熟人君賦斂數故示戒不出五年困乏軍糧

天雨草是謂增補不出三年外國輸穀

天雨草木為民兵喪萬民流亡

天雨木多風五穀傷

天雨絲帛天下有兵喪不出六年兵起且亂

天鏡

慈航集補校 七十八卷四

天雨布帛為兵喪萬民流亡

天雨墨是謂陰謀君臣無道讒人進用不出五年君出

天火燒國郭門其地有謀人欲發

天火焰宗廟人君不謹敬淫佚又數犯冬令也

天火焚朝廟社稷主有大殃國將亡

天火燒正殿此必人君不聽戮大臣佞人持政天火

燒街有大兵天火燒廢兵大起天火燒民舍兵方起

天火燒野五穀國將亡天火燒山阜百姓不安天火

燒萬物天下分裂天火燒牛馬兵屠裂天火燒木逆兵方起天火焰大木木鳴呼是謂姦起

六月霜降天雨火為兵喪萬民流亡天妄下火焚燒是謂大殃人民流亡

天雨雜物皆為兵喪萬民流亡天雨戰是謂不祥不出三年天下兵興

天雨人無名字妄語言是謂凶殃不出十二年必易王並同上

地動世主失不出千日開元占 經卷四

天鏡

三編續補校 七十八卷五

日蝕從右傍者淫女暴為主君當暴治即塚傷害人

民百姓怨開元占 經卷九

日蝕有鳥來之君當司謀防之急同上

歲星主春蒼帝之子為天布德開元占 經卷二十三

歲星逆行不軌為殃賊同上

國易主則星墜國有大凶其主亡則眾星墜開元占 經卷七

六十

星墜為石天下兵起流血萬里

國有兵凶則星墜為鳥獸



天下有水則星墜爲水

國有大饑有兵流血則星墜爲土

國主亡有兵則星墜爲草木

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爲沙並同

天雨三日以上不絕陰謀興開元占經卷九十二

凡雨作於四時旺相之日草木得之莫不受茂其死囚休廢之日雖有雨不能生物也

凡太和之世雷雨必作於巳午陰生之後至夜而止者吉祥若作於子丑寅卯至丙而晴者爲亂爲兵亡

天鏡

民失國

凡先風後雨爲順先雨後風爲逆雨止而風雷不止

雲霧不散者國亂人災

凡先雷後雨其雨必小先雨後雷其雨必大也並同

霜非時而殺草是時而下殺並爲蟲蝗是謂大饑開元

占經卷一百一

春噴霜殺草木是謂陰隆臣強君弱下不事上

夏雨雪必有大喪天下兵起

秋雪百姓多死草木零落天下大喪雪下厚三尺以

上大兵方起

夏雨雹民飢

天雨霧如黃土百姓勞苦并亡不安名曰黃霧並同上

無雲而雷是謂天狗所嘗之國必有甲兵王國偏虛

開元占經卷一百二

冬雷而星下胡蠻之王死中野不雷而星下其國兵起冬雷而星不下當日之國王死其所

冬雷屈拆不及三年有兵喪有更政

天無雲而雷此君無恩澤於百姓國將易君萬人不可

天鏡

靜小人失命

雷聲掩掩狀如欲息雨疎無風此人君深念憂百姓

雷或一聲而止此人君出令重也雷而不雨此人君

欲動其事無補於百姓有風令行無風令不行

雷風雨磳磳邱陵逆先人之令

雷或磳磳大風甚雨發屋折木此皆小人處位賢士

隱

雷雨大風磳磳此皆人君用讒言刑殺正人

上下不和歲少雷電不雨者有聲無實也土走磳磳



破害也賢人與道雷止其處不然夜半雷一聞其聲

若電無雷皆為人君絕令一名枉矢

雷或霆此人君動令下不蔽欺明君

雷蛟龍出國有賢士止言不訕者陰中陰也

雷起於離大旱於坤土功於兌兵起於乾天象

雷聲或格於下籍籍此人君施百姓侮之

雷聲深軫軫狀如欲伏雨疎無聲者此人君深憂念

百姓

八震卦雷聞一聲後不復聞若有雷無雷皆為人君

天鏡

絕令亦名枉矢

雷如聚火而徙此人君且絕之象雷電皆生火有所

擊極陰生陽也

雷或霹礪無風雨者此皆剛柔不均激氣並作此君

臣相忿爭惡令暴出

雷或霹礪甚風雨俱至者此皆亂令大作以動百姓

雷聲或在南或在北或在西或在東此人君為政不

知所去就也

先雷後雨不濕土先雨後雷屋舍崩墮

冬震兵饑並同

雷霆擊宮庭中大夫欲逆不出五年交兵流血

雷霆擊宗廟是謂天戒人君暴去不出八年削地奪

國

雷霆擊貴人從官車騎此乃人君惑於佞人尖眾和

雷霆擊貴人正殿此謂重陽之成此佞人持政不出

六年地削君亡並同

婦女一時生三男不出三年外國來生三女國有陰

私開元占經卷

天鏡

人生兩首不出三年上帝命王征四方宜令天下

人生四頭兩目世主大衰人生多頭君主有咎民饑

凶流亡

人生三日橫兵並起為害

人生兩口五穀不登百姓喪亡

人生多足是謂大殺其國東西移走

人生三足不出二年國有兵喪

人生兩身世主被殃民人散亡

人生兩腹不出三年歲大熟民食足

蘇頌補校 七十八卷九



人生目著腹五穀豐橫兵起

人生子兩口在背國無兵人民行五穀昌

人生子頭如囊者主有咎凶

人生頭大不出三年將有大師來伐其國

人生無頭世主方凶

人生而無口鼻世主凶其國年熟

人生子無鼻其國主疾病

人生子無足歲大饑

人生子無手主有客兵至

天鏡

婦嬭館補校  
七十八卷下

人生子無手掌世主大憂疾病

人生無足世有喪徵也不出三年其國空

人生子無頭不出三年有大師來伐其國

人生子無骨其國主昌

人生野獸國君兄弟分別不出一年夷狄內侵

人生飛鳥君憂小民散流

人死復生國有大病五穀死兵起

鬼見官府及私宅內失地之象

鬼擲人屋扣門尸如賊盜劫人不出一年民人疾病

鬼呼大人當之是謂喪亡不出一年天下爭地一日

哭祖民分散並同

鐘自鳴移處君不安不出年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四

鼓忽夜鳴有敵人來

國君角自鳴有伐者

角吹而不鳴不宜征伐

國君車奔不出三年有喪事

人君改小秤衡斗桶是謂裂德五穀不入倉民流亡

大饑

天鏡

婦嬭館補校  
七十八卷下

人君及民無故衣服建國服上右之服是為獲德君

臣有反政

奸作大衣下臣說

無故小其衣服不出三年邊有急兵若外國來降服

後大凶

好小衣臣自用

人君好為短小之衣兵革不出六年邊城有相次君

弱臣強

好著黃太平好著白兵好著青軍中熟



印綬有光者免官帶有光賀事

人君履無故夜亡其處近臣有踐

君門傾君不安土

晝夜門自開閉方有大兵至大憂

殿閣門夜自開其下方有大兵

城郭宮闕廷棟梁頭鳴不出二年二月國亡削地

宮殿廷門自鳴動搖有聲音不出三年有流血交兵

從近臣親戚起

君府門閣自鳴強兵方至

天鏡

鄭煥作補校  
七十八卷十二

民人市驚大兵至失政之象也

人君宮殿門墻潤溼不出一年獄失囚

宮殿及垣墻無故汁出如水濯之狀不出八十日亡

國

人君宮闕宮廷門戶無故自動不出一年民有流且

交兵

宮殿中及宮府間聞告自死不出一年有暴喪若婦

人暴死

宮殿聞血腥害是謂 不出一年有大水流血

宮殿中聞燹是謂移妖不出一年以水為災

宮殿中聞是謂陽動不出一年宗廟社稷移徙前

上

王者仁明則白鹿至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愛仁民白鹿至

王者武功邊亂則赤雉出

王者德和則白狐來

成王時太平則元狐見

人君好賞貧則白兔見

天鏡

鄭煥作補校  
七十八卷十二

王者承先法度無所造次則三角獸至並同上

牛如舞其國將亡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七

牛從土中出者不出千日有兵民流亡

牛從地中出二年有大殃

牛兩頭軍分為兩

牛生六畜兵且作其君不安並同上

王者不傷禽獸則駸馬見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

王者資服有制則青馬白鬣來

馬鳴踴地不食必遠行千里若國君所乘馬外伐他



國主乘馬夜悲鳴國有外賊並同上

羊一頭兩口其年不熟民饑亡開元占經卷百十九

羊無後足前吉後凶羊無前足先憂後悅

羊生犬國被外賊

羊生馬天下將兵起

犬羣嗥暮嗥室中男若女必喜朝嗥室中父死日中

嗥室中男得祿爵女得所欲夕嗥室中長女死

犬逆吠其主必遠行若國君遠征傷將亦傷兵

犬自食子國無盜賊

天鏡一

蘇頌補校  
七十八卷十四

犬子初生反哺其母國有逆

犬負其子來入城池中其國不征伐鄰國歸義

犬負其子入巷民去其國

犬生角世主增地

狗生豕吉不出三年國安樂

豕生狗不出三年國王走死中野並同上

凡龍春見無殃咎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

大兵將至大水為害則無雲龍出

龍見於社稷必有大戰流血

龍從宮中出讒入聚其國亡

蜂生國舍內空亡象並同上

天鏡

蘇頌補校  
七十八卷十五



地鏡一卷撰人缺隋志五行類乾坤鏡二卷下云梁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地鏡與地鏡圖各為書初學記太平御覽每引地鏡圖而不及地鏡今從開元占經輯錄尙能成卷其書言地石山水草木鳥獸之變異占其吉凶大指與天鏡同以類編次至日月鏡四規鏡經泯絕不可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地鏡

序

七十八卷十六

地鏡

地動三年其國民流東西動十日以上必有兵地動千里是謂陰盛陽衰人君犯四時與土功不出三年國有喪地動壞城郭宮室是謂陰道失四海有兵喪

魏魯悉達詞元占經卷四

地動而圻有急令近臣謀主兵革興

地裂劈臣下有分離若在城門鬻臣從中起邑有謀兵地裂朝廷分其鄉部地裂社稷天下有大兵地裂市里居家不出三年大兵起國有憂王道中忽圻四

地境

鄉疑館補校

七十八卷十七

年王道絕有分地居者地分裂一里以上或山阜破邱有水天下流亡地劈有音及見雜物形若於朝廷宗廟郊社道中成爲兵亂國亂地裂有聲天下不安國分急兵起地夏裂一丈以上殺五穀秋裂民流亡冬裂大凶兵起國主亡

地自陷天王亡地

地無故自下天下亂兵大起

地陷投入人君爲臣下所擒

春地陷有大水魚行人道夏陷兵起國分有非常水



秋陷有大兵冬陷有兵水

地中响响有聲人君好與兵相攻

地忽生毛天下亂兵走

地出血為兵亂國亡地忽生血國將虛

地忽光如火照憂國危亡

地無故自成泉天下亂兵起大水

湧泉忽出臣為禍害或以疾不過三年國憂有喪家中庭出泉者當富

地忽自長在道中天下不通地長邑下其治毀地長

地鏡

市中國利地長社稷王者增土地長洲嶼上亦增土

地無故自長如邱隴室屋其上或生草木皆失地亡

民春長者吉昌卒長有生樹天王安有死樹國王亡

地夏長年中熟秋長殺生易地冬長國不安地上卒

息者大人將起

大澤中地無故自營宮宮女患位卑者暴貴

地無故生雜物天下亂兵起大水

石生平野庶人逆謀與兵臣反不出三月齊兵起

上

虹從池井出若飲國空虛關元占經卷九十八

山崩人君位消政暴不出三年有兵奪之關元占經卷九十九

山春崩國有伐城夏崩天下有水國主亡秋崩有大

兵冬崩年中大饑

山徙是謂地重直臣去佞人用政在女主不出五年

有走王

山無故自徙天下兵社稷亡

山徙是謂非分不出三年四方兵起

山石忽自動及相拘累及大小移轉或溼或血為天

地鏡

兵亂

山無故亡人君失位

山無故晝夜有聲如哭天下兵喪

山有長光臣不祥

石忽生赤如血諸侯不助時父子絕

山中見異物類非人所常見者各有形名音聲皆為

其邑大水或兵革行邑亡

山忽化為人形及六畜飛鳥形皆天下虛

石化為人君絕嗣



石如人形庶雄持政如禽形諸侯興兵誅行形如飛鳥外戚女主近臣謀反

山忽生於石上邑出主石生正方三公外謀不出三年逆兵起生生重藥不出五年和謀逆且成

石生往往如聚不出五年兵謀行

石生水中上見者近相謀逆與女主連不出八年兵行

石生於都邑人君去故就新不出三年易政

石生於宗廟中人君不行先王法度不出三年易主

地鏡

如類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

石生而隕墜雄烈效

冢自音聲天下大兵起

冢自動天下分破

冢自陷天下移

冢樹自死天下易主

並同上

河徙是謂陰反不出五年有叛臣兵行流民亡河徙

一里至三里是謂

失政且有謀臣

開元占經 卷一百

河徙至五里十里女執政外戚有背叛

河徙十里已上人君失道政在下臣

流水忽易道君易賢

河盈溢不出三年國有憂

水忽自盈君凶丑大水

井水流出地若理絕者臣驕猾兵方起

河大壅大臣執政或主大水色變不出六年易王女

主亡

水逆流是謂道逆不出二年兵從女主起

流水停天下饑停水流天下兵

水赤如血邑有流血

地鏡

如類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一

井水赤邑虛相攻主亡

君井若黃濁政令不明

清水忽自濁天下將死

國及家井濁皆君主將亡覆之期三十日

澤泉水無魚天王無居

國及家井崑君將亡覆之期三十日

山石厓有水出主有謀不成水忽自出山上兵且作

水忽生於朝市兵且作

君井湧沸宗廟失墮



澤水忽自鳴百姓哀若作金滌土地裂國及家井有音聲皆主君主將亡覆之期三十日

凡水中忽見異物皆為天旱

井中氣直上叩天而王走民間大衰損兵起並同上

視屋上瓦獨無霜者其必有寶藏開元占經卷一百一

冰以春冰有兵其歲不成冰夏冰胡兵將起大王無

病而死大饑民流秋冰下臣憂大兵起

水三月至八月忽有冰者大兵喪

水冬不冰易王或饑兵

地鏡

圖視山川多露和之美其下有美玉並同上

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芸草生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二

不失民心則木連理

國治樹木卒長自大其君方有嘉

木卒生人屋室上其地生聖人

木生木國益主

木生枝盡向下者大吉

竹栢枝遍一百里是謂陰消國必亡

竹栢夏枯王侯失位

婦孺館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二

樹木非其時而枯是謂金剋伐不出一年暴兵自外國來

國來

凡樹忽生死主易兵將至

社樹自死世主國君亡

木葉落非時落去本七十步國有兵民棄故鄉

竹葦樹木枯死復生輔臣執政流其令

枯木冬生是謂陰易陽不出二年國有喪小人近君子亡

子亡

木實當死者反生世主凶

地鏡

木冬生有兵民流一日君失政

木冬華當生反死

木一歲再花實有兵民流

木再榮世主隨手姬女致兵之象

桃再花夏有霜杏再花夏有霜李再花春有霜榆再

莢有寬令當死反生

木春冬再作實世主凶秋夏再花實鄰國逼之

桑穀自生於朝廷世主廢賢用不肖

木生不入土而獨立天下危

七婦孺館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三



木卒生道中君失治九宮廢

木無故一夜十枝葉生邑將虛

木生一枝偏無葉歲惡民飢

木忽自鳴主死自鳴作金聲者主地方分裂

樹木泣天下有兵

木無故血出及汗流出地邑敗有兵

竹實衆鳥羣行不出二年大饑

竹忽實而枯主易民飢

國中竹皆盡枯地失並同上

地鏡

八鄰類補  
七十八卷二十五

多有譏敗人生而能言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三

王事急民欲流亡國有兵則人生而能行

天下憂主凶民流亡則人生有四目

兵起則人生牛馬

國君見伐則人生龍並同上

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者憂兵傷若有血汗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四

占經卷一百十四

宮中竈及釜甑鳴響者不出一年有大喪

水忽出白中臣爲咎且將大水

邑無故變成山是爲反陰爲君淫婦人所謀不出一年兵起

邑沒爲池是爲汁陽人主發徵無道不出一年兵馬與

城門關無故自折將有賊至爲人所開邑敗

人家門戶無故自開自閉有刀兵事

凡門無故不可開是謂戒過不出三年必有兵從近

城郭起

邑城門忽夜鳴者將有兵喪

地鏡

八鄰類補  
七十八卷二十五

宮室中壁無故生黠者白爲喪赤爲血及火青爲獄

元爲虛耗亡遺黃爲吉並同上

鳳皇赤精瑣專德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五

衆庶惑則白鳥來

朱雀銜王文王德

王者德業高遠則比翼鳥至

王者德至不任卜筮則三足鳥來

鸞三指其下不以德所下之國有易王

鸛巢門殿上賢據代之世主衰失之象



元鳥罕見大水與女主持政兵革且起不出四年王道絕

雀與燕共鬪內寇亂此國起兵

雞昏鳴者世主任女人為政方亂

雞夜鳴天子適有急令戎馬興

雞飛及走且鳴天子退聲

雞不肯上棲上樹者凶

雌雞作雄雞鳴雞日中不下棲雌雞搏腹生冠距並

女主亂政家則妻妾姦謀女人憂

地鏡

雞與野鳥鬪君殺國亂

雞竊井牢獄事

雞無故自飛翔去家有蠱

他雞無故飛來不去家者暴死

雞無故自死家虛耗

雞與烏鳥淫世主內亂外臣有謀橫兵乃起

雞生子雜形皆為兵水憂並同

雉入宮室其主去宮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雉無故相戲其主且去宮雉自死宮中其主去宮

婦孺館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六

雀皆巢木上大兵起

客雀從他所來歲中穀貴民移徙

陽雀大家多先入水旱冬有兵君無恩

水雀銜魚置宮寺室上不出三年水出壞邑

水雀下竹女主持政夏有水出

水雀下陽相君行陰道不出三年君行

鵲集城上及室上鳴而泣皆為兵且起邑將虛

鵲夜飛鳴兵起邑將虛

鵲羣飲井中羣飛下集地占並同

地鏡

鵲相鬪死為兵起邑將虛

鵲自死宮中兵起邑虛

博勞鬪屋上及呼不止不出六十日禍起

鵲鵲巢宮室不出三年夷狄內侵

鵲鵲鳴人君屋上及巢屋大水且至民流散國將亡

鵲鵲巢門殿上賢據代之世主衰失之象

野鳥巢宮室不出三年夷狄內侵

鳥巢城上及其下不出一年憂被圍

鳥鳴屋山上作人聲君亡

婦孺館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七



衆鳥集木上鳴而泣兵且起邑將虛

衆鳥夜鳴占同

非常鳥來宿邑中此名斂殃流血滂沱鳥或黃身黑

翼白頭赤喙是也

野鳥飛入官府其君方去

衆鳥自死宮中兵起邑虛

飛鳥羣聚宮殿中主失國無後主

衆鳥集城及室上鳴而泣皆爲兵起國將虛

鴻鳥之屬翔國宮府上兩日以上或至三月羣謀將

地鏡

起大兵將至

鄭煥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八

野鳥羣翔邑上邑且虛市上亦然

飛鳥俱翔障日臣下有謀宜警之邑中終歲無鳥者  
兵起

衆鳥羣下飲羣下集地兵且起邑將虛

衆鳥相鬪死占同

飛鳥與四足鬪橫兵方起

衆鳥冬生子此不祥君有禍

野禽鳥入天家而煞之有殃

鳥却飛世主失國

虎入國國將空虛

虎相食不出三年國荒

世主方起大臣遊罪則虎有兩口

糜入國國方見屠

狐入室有暴喪上屋亦然以淫爲主

鼠無故羣行不畏人晝爲饑夜爲兵

鼠羣行人廷豪侵弱或道中有兵喪

鼠無故自向城若市朝而大鳴皆爲兵喪

地鏡

鄭煥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九

鼠聚朝廷市衢中而鳴地方屠裂

鼠泣啾啾爲兵喪在家人凶

鼠無故舞戲遊走大道君當之若家主當之

鼠食木實上樹邪臣害賢敗俗也

人君用刑深刻吏爲隱賤上下無德則羣鼠害禾穀

鼠國宮殿上爲兵喪自殺其子亦然

鼠無故常血人履冠帶其身厄

鼠鬪人衣有關爭事

野獸入宮門及寺門用事者罷



野獸入城郭臣下迷惑有兵

野獸上城入宮中不出一年主亡

野獸與飛鳥鬪兵作

野獸與家畜鬪他國來侵並同上

世主治而增地則牛有上齒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七

馬忽生角其君以兵攻國破亡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

犬入室中淫連敗亡之家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九

犬生野獸大夫有外謀不出三年且亡國

野猪入宮室中其軍將鬪小人失宅並同上

地鏡

鄭經補校 七十八卷三十一

龍下朝廷人君不順四時行出不時龍以冬出當道

或鬪邑中或亂國中或見上復下皆有大戰主憂春

夏秋出不占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

魚飛入路中兵作

魚飛去水國有暴兵

地交於市及廷中者不出三年必有凶各以其國應

之並同上

地鏡圖

入名山必齋五十日牽白犬抱白雞以白盃一升山

神大喜芝草異藥寶玉為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

央央御覽引此山王者名知之卻百邪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太平御覽卷三十八

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

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

黑者鐵藝文類聚卷八十三

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尋之石

地境圖

鄭經補校 七十八卷三十一

中有玉矣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王之千歲者王者據御覽訂正行遊諸國藝文類聚作侯

其所居國國必有三日浸變而御覽無有字為日中

之霧藝文類聚卷二

玉石之精也其在石中若山中石洞而浸旁有水其

居地其氣清而浮其氣青白而圓光轉其地中常潤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

視山川多露無霜其下有美玉太平御覽卷十二

二月中草木光生下垂者下有美玉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五月中草木葉有專厚而無汁枝下垂者其地有玉

太平御覽卷二十二

八月中草木獨有葉枝下垂者必有美玉

太平御覽卷二十五

八月後草木死者亦有玉

十二月中草木獨有枝葉垂者下有美玉

太平御覽卷二十七

青玉之見為女人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一

黃金之見為火及白鼠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一

欲觀金氣以庚辛日其氣象人

虞世南北堂書

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盤金氣發大

上赤下青也

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年者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金寶化為青蛇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白銀見為雄雞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

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

山有蔥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

銅器之屬見其狀如望焉

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三

器之象為馬越器之象為蠟蠹未器之象為白狗秦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一

器之象為豚燕器之象為豕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一

錢銅之氣望之如有青雲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

望錢千萬以上如車十萬之精如一素木萬錢精蓋

地如囊

青草莖赤秀下有鈴

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二

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

在下也

人望百家宅法中有赤氣者家有汎財白氣人家有

財不保黑氣有五兵伏在宅中青氣者有銀地寶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

望百姓家黃氣者葉椀子樹也山有白氣而鬱鬱中

地境圖

藝文類聚補校

藝文類聚補校

虞世南北堂書

藝文類聚補校

初學記卷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二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十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



有神龍太平御覽卷十五 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引

郭亦採此二句為第

視屋上瓦獨無霜者其下有寶藏太平御覽卷十

夫寶物在城郭邱牆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桓偏有折

枯者是其候視折枯所向寶有其方凡有金寶常變

作積地見此輩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即得凡

藏寶忘不知處以鉞盤盛冰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

影者物在下也太平御覽

財在邱墟者為木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折所

地境圖

向在焉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木六尺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說郭採為第四節

人行日月中無影者神仙人也與虛合體故居日月

中無影履霜無跡火中無影也太平御覽卷

國治益地則木生水太平御覽卷

國理君喜則樹木忽自大上

山畜材物氣葱盛說郭第

行沙出金說郭第

斷岡伏鑽小說郭第

蘊玉有積輝說郭第

天鼓動王弩發天下驚說郭第

地境圖

五加奴補補



夢雋一卷唐柳琛撰琛字炤之河東人官至丞相唐書有傳此書唐藝文志五行家載一卷之目世無行本唯太平廣記引五節採錄佚說足供談助唐人小品多佳此書亦雋雋永不愧名稱云歷城馮國翰竹吾甫

夢雋

序

一 鄭媛補校  
七十八卷三十一

夢雋

陳桃

唐 柳琛 撰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散髮麻裘付易六爻燒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及足以豈臣受命應當知也太平廣記卷二

商仲堪

商仲堪在舟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

夢雋

一 鄭媛補校  
七十八卷三十一

高燥處則思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酌酒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同上

閻英

後魏閻英為肥城令夢日墮所居黃山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歸後至散騎常侍太平廣記卷二

宋瓊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而得之手中時稱孝感



宋穎妻

後魏宋穎妻邵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穎拜曰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

並同上

夢傳

娜娘館補校  
七十八卷二十九

雜五行書

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

春秋公羊傳襄九年徐彥疏

欲知蠶之善惡當二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雨蠶人

善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  
太平御覽卷三十

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土五寸以水美

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脩之此日安竈自如也

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金長七尺子孫富貴

作竈餘泥不可泥井餘土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

庚辛反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皆凶竈君名禪

雜五行書

娜娘館補校  
七十八卷四十一

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

凶惡賈市不知其名見之死猪肝泥竈令婦孝竈君

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竈常以五月辰日猪頭祭

竈令人治生萬倍用人故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致非

禍大骨入竈生狂子正月巳丑日白雞祠竈宜蠶五

月巳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百倍 藝文類聚  
卷八十

後漢書陰識傳章懷太子注引  
竈君名禪至令婦孝賈市九字

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 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

舍南種棗九株辟縣官宜蠶桑 太平御覽卷  
八百二十五



舍東種楊菜莢各三株增年益壽除患害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

懸羊頭於門上除盜賊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

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烏

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人

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

雜五行書

御覽卷九百五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世世乘車 下接黑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

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窰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垣百日鼠種絕 藝文類聚卷九

卷九 十五 元日向辰正至門前呼牛馬六畜

常以正月三月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

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 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五 常以正月旦及正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七枚置

井水中辟温病甚效 太平御覽卷二十九 又卷八百四十一

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顆女吞二七顆竟年無病 太平御覽卷三十 又卷八百四十一 一引云男吞七枚女吞十四枚

三月上壬取土泥塗屋四角宜蠶吉 太平御覽卷五十二 又卷八百六十一

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初學記卷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 蒼頡丙寅日死辛未日葬 路史前紀卷六 羅莘注 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葬 路史後紀卷三注

阜陶壬辰日死不可劫罪人成罪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一 埋鵲一枚溝中辟盜賊姦邪 初學記卷三十

雜五行書

燒鵲置酒中令家無盜賊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一 婦如鬪諍取石重六十斤埋門外即罷 太平御覽卷五十二 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死 太平御覽卷七 卷六

欲求婦取雄雞兩毛燒著酒中飲之所欲必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之往不得女富死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

百一十八 錄附五行論

聖人盡眾於禮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初學記卷九

初學記卷九







請雨止雨書一卷撰人缺漢志雜占家有請雨止雨

二十六卷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考董仲舒春秋繁

露七十五有求雨篇七十六有止雨篇說四時求雨

為龍以舞各按方色酒脯陳祝皆依時數蓋古有其

法董氏取以明春秋零祭之義他皆散失而略指猶

賴以存其止雨篇祝一人皆齋下宋本有關文數行

考王充論衡順鼓篇曰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人之

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古婦人帝王者也男

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云云則原

請雨止雨書

序

鄭玄補校  
七十八卷四十五

書當有禱祠女媧一節附載其說以備參稽又藝文

類聚引神農求雨書張華博物志載有祝辭皆二十

六卷之佚文並據採錄集為一卷仍依班志入雜古

類夫祭禱之術雖近小道而用以弭災禦患於政治

大有補益苟師其意而引而伸之庶上凝天福於無

窮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請雨止雨書

請雨

春旱求雨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社戶無伐名

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

之壇方八尺植蒼繪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

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辨言利辭者以祝祝齋

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

昊天五寂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酒

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

請雨止雨書

鄭玄補校  
七十八卷四十六

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

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

舞之田耆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

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

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祀齋三日取蒼衣拜跪陳

祀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

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其蝦蟇一置之於里

北門之外市者亦置一蝦蟇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

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



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盥黍財足以茅爲席母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金於壇白杵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籍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喬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請雨止雨書

鄭類館補校  
七十八卷四十七

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猴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肅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齋無與土功聚巫市傷爲之結爲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緇五其神后稷祭之以五元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爲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

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日東方小僮舞之南方牲者西方沾人北方老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繪九其神太昊祭之相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請雨止雨書

鄭類館補校  
七十八卷四十八

去九尺鯨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儻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繪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爲龍



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薰厝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卑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五

止雨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耆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耆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

請雨止雨書

鄭板橋補校 七十八卷四十九

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壇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日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意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於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

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耆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願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星亦止

春秋繁露 第七十六

王充論衡順鼓篇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爾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亦有

請雨止雨書

鄭板橋補校 七十八卷五十一

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傷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神農求雨

春夏雨日而不再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再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再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再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王癸不再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再潛虛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再命巫祝而曝之曝之路史引不雨神作如此



山路火積薪擊鼓而焚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百雜泌路史餘論卷二

請雨祝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羣生

咸得其所張華博物志卷九

止雨祝

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生以饗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繫而脅之上

請雨止雨書

鄭煥館補校七十八卷五十一

易洞林卷上

晉 郭璞 撰

余鄉里曾遭危難因之災厲寇戎並作百姓遑遑靡知所投時姑涉易義頗曉分著遂尋思貞筮鉤求攸濟於是普卜郡內縣道可以逃死之處者皆遇明夷三三之象乃投策喟然歎曰嗟乎黔黎時漂異類桑梓之邦其為魚乎於是潛命姻妮密友得數十家與共流通當由吳坂遇賊據之乃卻回從蒲坂而之河北時草賊劉石又招集羣賊專為掠害勢不可過於易洞林

卷上

鄭煥館補校七十八卷五十二

是同行君子皆欲假道取便又未審所之乃令吾決其去留卦遇同人三三之革其林曰朱雀西北白虎東走言火能銷金之義姦猾銜璧敵人束手兌為口故曰銜璧占行得此是謂无咎余初為占尚未能取定眾不見從卻退猗氏縣而賊遂至諸人遑窘方計舊之從此至河北有一間徑名焦邱不通車乘惟可輕步極險難過捕姦之藪然勢危理迫不可復自筮之如何得隨三三之升三三其林曰虎在山石馬過其左兌虎震馬駭為功曹借為主伏虎垂耳而



潛不敢來下兇虎士爰升虛邑遂釋魏野隨時制行

魏不來知无寇當便以林義通示行人說欲從此道

之咸失色喪氣无有讚者或云林殆誤人不可輕信

吾知衆人阻賊乃更申命候一月契以調機約十餘

家即涉此徑詣河北後賊果攻猗氏合城覆沒靡有

遺育胡一桂易學啓蒙翼傳外篇引郭氏洞林云上

卷之首朱氏經義考據胡氏引隨之升曰虎

在山石馬過其左駭爲功

曹精爲主者今本脫者字

昌邑不靜復南過潁由版頭口渡去三十里所傳高

賊屯駐橋斷渡處以要流人時數百家車千乘不敢

易洞林 卷上

鄭振館補校 七十八卷五十三

前令占可決得泰三三欣然語衆曰羣類避難而得

拔茅兼征之卦且泰者通也吉又何疑吾爲前驅從

者數十家至賊界賊已去餘皆迴避樑津渡爲賊所

劫人僅得在悔不從余卦至淮南安豐縣諸人頹然

嘆悲咸有歸志令余卦決之卜住安豐得既濟三三

其林曰小狐迄濟垂尾累衰言垂波初雖偷安終靡

所依案卦言之秋吉春悲卜諸壽春得否三三其林

曰乾坤蔽塞道消散虎刑挾鬼法凶十一月虎刑

亂則何時時建寅大鬼生處僵尸交林血流漂大刑鬼并

此占行者入塗炭卜謂必滋不吉卜詣合流又不吉

卜詣陽泉得小過三三之坤三三其林曰小過之坤

卦不奇雖有旺氣變陽離卜時立春其氣初見凶

被牽羈暫過則可羈不宜將見劫追事幾危賴有龍

德終无疵十二月龍德在艮於是詣計皆不可伴人

悉散乃獨往陽泉會壽春有事周馥反爲陽泉羣凶

所迫登時遶慮卒無所至乃至廬江其春三月諸家

住安豐者爲賊所得所謂春悲也松滋合流殘吏更

相攻人无有全者啓蒙翼傳外篇 引云亦上卷

易洞林 卷上

鄭振館補校 七十八卷五十四

義興郡丞相仍叔寶得傷寒疾積日危困令卦得遊

三三之姤三三其林曰卦象出墓氣家凶艮爲乾墓

時五月申變身見絕鬼潛遊身在丙午夏入爻墓充

刑鬼煞俱生戌爲鬼墓而初六爲刑刑在古卜病

得此歸蒿即誰能救之坤上牛以子能扶身克鬼之厭

伏不動若依子色吉之尤辛丑主巽初丑爲白虎

虎煞音案林即令求白牛而廬江荒僻卒索不得羊

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爲致之即日有大牛從

西南來詣途中仍留一宿主人乃知過將去去之後



復尋挽斷網來臨叔寶叔寶驚愕起病得愈也同上

上卷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云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狀之求之不得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運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九引同惟無羊子元二句此並脫璞為致之句據補

丞相掾桓茂倫嫂病困慮不能濟令余卦得賁三三

之豫三三其林日時陰在初卦失度卜時四月陰

此為殺陰為刑鬼入墓四月殺陰在申申為木鬼與

未是建未之月難得度消息卦爻為扶助馮馬之師

乃寡姬馬午午為父馮亦馬申為殺自然奇救宜殮

易洞林 卷上 婦姬館補校 七十八卷五十五

免免屬卯所屬予若恤之得守故茂倫歸求得免令

嫂食之便心痛不堪於是病愈易學啓蒙翼傳外 篇引云在上卷

易洞林卷中

東中郎參軍景緒病經年不瘥在丹徒遣其弟景歧

來卦六月癸酉日得臨三三之頤三三其林日卯與

身世并而扶天醫六月天案卦病法當食兔乃瘥弟

歸捕獲一頭食之果瘥易學啓蒙翼傳外篇引次丞

卜病皆以食免愈病也相據節云此一則在中卷皆

余至揚州從事宏泰言家時坐有眾客語余曰家適

有祥試為卦若為吉者當作二十人王人即為卜之

遇豫三三之解三三其林日有釜之象无火形不見

易洞林 卷中 婦姬館補校 七十八卷五十六

變見夜光連月精坎為潛龍狂中不游行言蟄案卦

卜之深盤鳴金妖所憑无咎慶深盤非鳴或有鳴者

其家至今無他宏泰言大駭云言前夜月出盤盤忽

鳴中有蟾龍象也同上



易洞林卷下

歲在甲子正月中丞相揚州令余卦安危諸事如何

得咸三三之井三三案卦東北郡縣有武名地當有

銅鐸六枚一枚有龍虎象異祥兌為金金有口舌來

陵神氣出此則丞相創以令天下見在丑地則又當

金墓也起之以卦為推立之應晉陵武進縣也又當

犬與猪交者狗變入居中鬼與相連其事審也戌亥

體此丞相雄民當以水妖相警歲在水位而水火復

有江東也象以此知其靈應巽木成言果又妖生二月變為鬼

成土所克果無他水乃金子來扶其母是亦丞相當

象也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水當自沸卦變入井內

易洞林 卷下鄭玄館補校 七十八卷五十七

陽故知井湧也於虎來入州城寺兌者虎出山而入

分野應在歷陽然即刺史宅虎屬寅與東方富有蟹鼠為災必食稻

稼有禽體眼相連之象良為鼠又然險在子又當以

鷺應翔為瑞鷺有象鳥而為後以應象其年晉陵武

進縣民陳龍果於田中得銅鐸六枚言六者用坎數

也銅者咸本家兌故也口有龍虎文又得者名龍益

審陳土姓金之用也進者乃生金也丹徒縣流民趙

子樂家有狗與吳人猪相交其年六月天連雨百姓

相驚妖言云當有十丈水翕然駭動无幾自靜又眾

人傳言延陵大陂中有龍生草葶復數里竟不知其

信否其明年丑歲九月吳興臨安縣民陳嘉親得石

瑞此祥氣之應也六月十五己未日未時歷陽縣中

井水沸湧經日乃止陰陽相感各以其類亦是金水

之應也六月晦日虎來州浴井中見覺便去其秋冬

吳諸郡皆有蟹鼠為災鼠為子子水蟹亦水物皆金

之子晉王初登祚五日有羣鷺之應此論一歲異事

略舉一卦之意惟不得臘中行刑有血逆之變將推

之不精亦自无徵不登於卦乎死者晉陵令淳于伯

易洞林 卷下鄭玄館補校 七十八卷五十八

也易學啓蒙翼傳外篇 朱氏總義考引孫之小過

也日五月晦日羣魚來入州城寺舍與此條外異

攝提之歲晉王將即祚太歲在寅為攝提格余自通

古國徵瑞之事得豫三三之睽三三案卦論之日會

稽郡當出鍾以告成功王者功成作樂會稽晉王初

所封國又會稽山靈祥之所興也神出于家井者子

爻並知此實王者受命之事也上有銘勒坤為文章

與天子爻并故知晉王受命之事準此應在民間井

池中得之鍾出於民間井中者以象晉王出家而王

也金以水為子子相扶而生此即家之祥徵事也絲



應謂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言王者祭天以告成功亦安樂無復事也其後歲在執徐會稽郡剡縣陳青井中得一鍾長七寸四分徑四寸半器雖小形製甚精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時人莫之能識蓋王者踐祚必有薦符塞天下之心與神物契合然後可受命觀鐸啓號於晉陽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皆出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合際不可不察也

**易洞林** **卷下**

下卷之首後一洞林下卷之終皆取其事體之重者載之以見卜筮之有關於國家也案晉書郭

璞傳云時元帝初鎮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名武者當出符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并當出符以著受命之符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流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謙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鐸以告成功上有銘勒應在人非泥中得之辭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符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契合然後可以言受命矣

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蓋擬洞林之文豈不偉哉已下

二十二字據晉書補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雜占類

**易洞林補遺**

惠懷之際河東先授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媿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噉吸其

**易洞林** **補遺**

如猴補校

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

晉書郭璞傳不言洞林以後文皆約用洞林占驗事知此節亦取以爲言據補

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木牛灰色卑脚類象有三甲皆如躡蹄赤色

有三甲字據初

學記補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途被一創還其本壘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



遂去不復見郡網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

此是却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

晉書郭璞傳案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引洞林曰宣城郡有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象脚脚有三甲皆

如驢蹄身赤胸前尾上白白居易六帖卷九十八引云宣城郡有隱鼠大如牛似鼠身赤背尾白皆

文義不具本傳所載頗詳並據校錄

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

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

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螯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

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茱萸四

易洞林 補遺 鄒媛館補校 七十八卷六十一

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瑒或

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珍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晉書郭璞傳

王導深重璞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

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

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

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邱

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元為元或謂

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邱山上名此說不宜用水

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

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

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

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

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

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長大蘊入見狗眉

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

視在眾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

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並同上

易洞林 補遺 鄒媛館補校 七十八卷六十二

文獻曾令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

可取廣州二大巽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耗以厭

之某時撤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

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罌中異遲期

故致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轆以擬鏡立

出陶潛續搜神記案此條亦本洞林據補

璞避難至新息有人以茱萸令璞射之璞曰子如小

鈴舍元珠構支言之是茱萸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一陶宗儀說

郭載洞林第一節



太子洗馬荀子驥家中說郭引作荀子家冀中以龍銅魁作食

歛鳴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八說郭載洞林第二

此乃御覽魁篇另節銘曰羊羹不備與馬長驅案

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聲太平御覽卷七百七說郭載

洞林第三節

曲阿令趙元瞻兒子字虎舒從吾學卜自求著作卦

見吾有盛艾小陵龜欲得之不與語之曰當作卦相

為致此物令自來復數日果有一龜入廐虎舒後見

吾言偶有一物試可占之若得當再拜輸一好角弓

易洞林補遺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八卷六十三

即使作卦曰案卦之是為龜虎舒奉弓起再拜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說郭載洞林第四節

璞為左尉周都並作用郭卜云君墜馬傷頭尉後乘

馬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

死藝文類聚卷十一大平御覽卷三

日為流珠青龍之俱說郭載洞林第五節案此條

卷三引亦作參同契陶氏收 太平御覽

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

智之物骨有如此之効說郭載洞林第七節案初

七百二十六又八百九十九並引作樹

方五經約沈陶氏收不洞林姑依錄之

趙朔善占卦氣客有卜田者得履之四朔日子歸有

逸豚已而果然說郭載洞林第八節

水不下澗雲不登天泥沈致口官守不堅虞世南北

臨淮太守柳道明令璞作卦說之曰法君婦常夢嫁

問之果然便教令取井底泥泥窰欲常應道明如法

日中途之至黃昏火凡十起窰室兩間而止其婦果

亡北堂書鈔

易洞林補遺 婦媛館補校 七十八卷六十四

卷縣令施安置備御覽作令璞射之璞曰非簪非釵

常在領下鬢髮飾物是有兩歧北堂書鈔卷一百三

七百一十四引作此是婦是有兩歧朱氏經義考

云洞林之文有三言者如簪非釵非釵與下文

殊誤

東中郎參軍周稚玉封蠶蛾載蠶使璞射之璞曰射

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蠶稚饒故因以調

之也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四藝文類聚卷六十

殷鴻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夫語之曰慎勿與許姓



者共事田作也必圖相傷爰運宣城遂與許姓共田  
田熟有所爭此人舉杖欲撞之喬退思中間之戒辭  
謝僅乃得休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

吳興太守袁元瑛當之官筮卦吉凶日法至官當主  
赤蛇為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元  
瑛搗怨之其後果為賊徐穰所害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

殷洪業來作卦身在申本命酉乘馬南行西北走運  
趨木家化為狗賴子求之不成咎洪業丁酉生後八  
月中有急事借馬南出行數里馬欬驚更西北走向

易洞林

補遺

鄭媛館補校 七十八卷六十五

戊地入李家遂落地馬因留之主人出得免不見傷  
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三

揚州從事慎曜伯婦病因經日發作有時如聞物往  
來者其兄周彥武令吾作卦得蹇身在戊戌與坎鬼  
并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之任患  
死當有無幾時狗便死復更養如前凡三週養輒皆  
吐血而死婦亦病差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

鄉里人柳休祖父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垂命令兒  
來從吾乞卜 太平廣記引作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會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困垂命休

祖遂占得頤之復按卦應得人師姓石者而治之  
占之占得頤之復按卦應得人師姓石者而治之  
作按卦日應得當以鼠出 廣記作當而愈也休祖兒

歸有一賤家奴姓石自言由來能治此病 廣記無休  
作既而鄉里有一賤家奴自言由來能治此病  
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且灸其三處而止 廣記作並

上三婦尋差有一老鼠色正蒼黃逕就其前踰踰  
處 廣記作並  
作覺佳俄有一鼠色伏而不動呼犬啣 廣記  
黃考逕前咬咬然 廣記作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

頭有灸處病便差 廣記作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  
平廣記卷二百十六  
寧遠參軍宏景則其姊適吳病四十餘年暫來歸在

易洞林

補遺

鄭媛館補校 七十八卷六十六

其家令吾卦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  
鳥來鳴即便發作案卦中當得獨蹄猪畜之 原注云  
之為獨後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盡墨在戶  
足者 江東名

前立遙呼婦人語其來不肯言言有所畏遂泣而去  
病始小間吾與殷侯共論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  
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元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  
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太平御覽卷九百

賦卷十九鳥賦注景則上脫宏字其弟下脫適吳  
二字無膏來歸在其家及然病至發作三句畜之  
下有如其言句如欲眠作始眠下無而字盡畢  
脫在戶前句來下有前字言字不登吾與句作吾



嘗論此事命上無之字取上無  
故字消上無用字三焉作三足

中宗為丞相時府中有雞將雛御覽事類賦注並作

廣記雀飛集御覽脫其背上駟之去復來廣記作占者云

類賦注以去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廣記作占者云

字茲據御覽難者酉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此晉王踐

注補之象也難者三句御覽事類賦注並脫據廣記補

之漸互校訂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太平

廣記卷一百三十五事類賦卷十九雀賦注

流移道路諸人並欲令璞射覆人人自持五月五日

蜘蛛者物悉驗遂不復射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六

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雉雞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為

當進三爵為天子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五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五十餘令璞筮之

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塚墓枯楊無

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法由斬祀

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

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

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行

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非常有頭遂

滅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六引搜神記按亦採自洞林據補

易洞林

補遺

鄭媛館補校  
七十八卷六十七



藝經

捐悶

魏邨邨淳撰

捐悶者周公作也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其文曰

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為來入兔宮王孫出御

作卜乃造黃鐘犬就馬廐御覽作犬往就馬非類相從羊奔

蛇穴牛入雞籠徐援稱捐悶乃是奇兩之術發首即

奇一乃奇兩者即為疑更調曰大豬東行遁虎坑兔

子欲宿入馬廐羊來入村狗所屯大牛何知乘龍上

藝經

蛇往西方人猴鄉雞鳥不止夜口口注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引捐悶先布本位至雞籠

三不比兩

三不比兩者孔子所造也布十干於其方戊己西南

維其文曰火為木生甲呼丁夫婦義重已隨王貴遺

則統領辛參南丙妻則須守乙後火戊子天癸就庚

術數拾遺記

四維

四維東萊子所造也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

行星紀石隨龍測風吹羊圖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瑞牛入鼠屜並同上

馬射

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文選曹子建白

又顏延年蕭白馬賦注

彈碁

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故先列碁相當更

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其局以石為之

文選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注引至補角後漢書梁冀傳章懷太子注引作彈碁兩人對局主相

藝經

當下作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其局句據補

碁局

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

一百五十枚文選卷五十二章宏綱博奕論注

投壺

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

擊壤

擊壤古戲也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三

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



手中壤敵之中者為上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五廣韻上聲三十六善注引首句

### 夾食

夾食者二人黃黑各十七棊列於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棊夾一為食棊不得食兩不得邊食不由道則不行棊入夾不取食一棊為籌賭多少隨人所別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五

### 斂子

子之多少人之明數隨戲者制始十子爭先以落多

### 藝經

為不妙

### 擲博

以博一枚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為標各以博一枚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持籌隨多少甲先擲破則得乙籌後破則奪先破者並同上

鄭媛館補校 卷七十一

### 投壺變

晉虞溥撰

謂之投者取名藉數漸而轉易鑄金代焉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

百五十三

藉他由切

建之於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竹以龍元

元月中蝦蟇隨其生死也橫曰簾龍蛇之類

運之以蟻蝦燕尾

瞻平表切謂龍下瞻螭也燕識候而歸來去有恒

### 投壺變

報而歸人自數之極也

矢十二

數之極也

長二尺八寸

法於恒矢古用柘棘

古者投壺擊鼓為節帶劍十二

人臉頰二帶謂之帶劍

倚十八

倚並左右如狼尾狀

鄭媛館補校 卷七十一



狼壺二十

令矢圓轉周於壺口

劍驕七十

入帶劍還如後也

三百六十籌得一馬

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馬謂之近黨同得勝也

三馬成都並同上

附錄

隋志經籍志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

投壺變



鄭煥館補校 七十八卷七十三

壺變一卷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

冲撰唐藝文志作郝冲虞潭注經壺經一卷則書

名姓氏卷帙無不誤矣虞郝之書今皆不傳太平

御覽載虞潭投壺變文頗為闕難解今並錄其原

注以待通數者解之義琳經 義雜記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九

附

補編

經編易類

周易劉氏注一卷

北魏劉昫

周官禮類

周官禮異同評一卷

晉陳邵

儀禮類

周氏喪服注一卷

宋周續之

玉函山房輯佚書



補編目

鄭煥館補校 七十八卷一

喪服世行要記一卷

齊王逸之

通禮類

禮論雖一卷

晉范宣

逆降義一卷

宋顏延之

明堂制度論一卷

後魏李謐

梁氏三禮圖一卷

梁正

張氏三禮圖一卷

唐張鎰

春秋類

春秋例統一卷

唐突助



國語章句一卷 後漢鄭眾

春秋外傳國語解詁二卷 後漢賈逵

玉函山房輯佚書

補編目

鄭煥館補校  
七十九卷又一

玉函山房輯佚書 補編

周易劉氏注北魏劉昞撰魏書本傳云昞字延明敦煌人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暹署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注周易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築陸沉館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學焉世祖平涼州拜樂平王從事中郎然則其人蓋北方之彥以著作名世者史於注易不言卷數隋唐志皆不著錄幸於陸德明釋文得其一節斷珪殘璧少而益珍與盧氏注考爲景裕撰周易劉氏注

序

鄭煥館補校  
七十九卷二

五五九



周易劉氏注

北魏 劉昞 撰

周易下經

豐

雖鈞无咎陸德明釋文雖旬如字均也主肅尙托反或音唇荷作均劉昞作鈞

周易劉氏注

嘉慶館補校 七十九卷三

周官禮異同評一卷晉陳邵撰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官至燕王師給事中著書僑林有傳傳稱撰周禮評甚有條貫隋志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晉司空長史陳劭撰唐志云傳元周官論評十二卷陳邵駁著一書也今佚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序一首附錄本傳爲卷攷董道跋賈公彥疏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按疏於康成引杜子春二鄭之說必明其從違之義當是採取評語由此參觀猶可得陳書之大凡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官禮異同評

序

嘉慶館補校 七十九卷四



周官禮異同評

晉 陳邵 撰

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為注焉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引陳邵周禮論序

周官禮異同評

如煇館補校  
七十九卷五

附錄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蔡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藝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卒於官  
晉書儒林傳

周官禮異同評

如煇館補校  
七十九卷六



周氏喪服注一卷宋周續之撰續之有毛詩注已著錄南史本傳云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其注喪服附唐志皆不著錄朱氏經義考據釋文列於雷次宗畧注喪服經傳下不詳卷數書佚已久通典引三節問答喪服文似禮論不知於經當何屬姑依所引次第錄之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氏喪服注

鄭經館補校  
七十九卷七

周氏喪服注

宋 周續之 撰

禮亡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杜佑通典卷六  
十何承天引

或問曰斬縗終三年乎答曰不也卒哭而服而縗又問若不終三年則服卒何故云豈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答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為之制要以滅性為深憂

周氏喪服注

鄭經館補校  
七十九卷八

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通典卷  
八十七

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服主位於禮云何續之答禮無曉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又闕三年正主耶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祿喪次親有庸耶答曰禮之倚廬在東牆下蓋是寢苦枕塊之處非接賓位也謂賤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於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有是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耶又問葬奠



之何先何後答曰禮云父母之喪借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緦以例而推先祿葬及奠虞皆宜先於情則祖輕於尊則義重通典卷九

劉氏喪服注

鄭氏補校  
七十九卷九

喪服世行要記一卷南齊王遠之撰遠之字宜約琅邪臨沂人官至光祿大夫加侍中事蹟具南齊書文學列傳傳稱王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遠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隋志有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舊唐書逸作遠之與南齊書合則作逸者傳寫誤也其書佚南齊禮志載其與王儉問答一篇採錄與儉集記排次禮志稱王遠脫之字誤遠為逸有由然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喪服世行要記

序

鄭氏補校  
七十九卷一



喪服世行要記

南齊 王遠之 撰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遠之左僕射  
 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  
 四日薨聞喜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  
 南郡王為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  
 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為祥廬聖相問立素  
 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用  
 極非服制所中祥編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  
 喪服世行要記 鄭履館補校 七十九卷十一

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  
 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  
 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  
 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  
 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滿年亦宜必待乃為衰經  
 永服以窮生吉獨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  
 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  
 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則心無取若疑兄弟  
 同居吉凶外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

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進祭奠隨在家之  
 人再暮而設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為位不奠鄭立云  
 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是緣在遠乎位不  
 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為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  
 不待嫡矣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  
 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編之  
 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  
 宜相就為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入庶丞  
 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竝同儉  
 喪服世行要記 鄭履館補校 七十九卷十一

議為允請以為永制詔可 南齊書 禮志

喪服世行要記

鄭履館補校 七十九卷十一

議為允請以為永制詔可 南齊書 禮志

一第... 冊... 6



禮論難一卷晉范宣撰宜有禮記音已著錄晉書儒  
林宣本傳云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隋唐志皆不載  
原書久佚茲從禮記正義晉志通典輯得二十篇據  
經準理不詭於正博士段暢中杜元凱短喪之議反  
復駁難尤有關於世教史稱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  
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  
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  
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以此  
編與武子禮答問並觀可擬於漢先鄭後鄭云歷城

禮論難

序

鄭氏補校  
七十九卷十三

馬國翰竹吾甫

禮論難

晉 范宣 撰

簡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  
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宜兄子問此禮答曰  
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  
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依功德致祀也若依  
虞王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  
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祭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宜  
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晉書禮志上

禮論難

鄭氏補校  
七十九卷十四

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履  
不易宜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  
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禮記  
雜記上孔穎達正義引聖證論范宣子  
之意齊氏召南云聖證論疑禮論之誤  
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  
於殤鄭注云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諸本或誤云大  
功親之下殤案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謬也禮記雜  
記上正  
義引范宣子  
庚蔚等云  
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有二義一者生存



為在二者旁側為在此云母在謂母之側為妻不杖  
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鄭云父在  
不杖謂為母按為母則側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為母  
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云君在跽如也引上

子

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子於己為無服也  
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  
故於冠子則可取婦則不可矣己有緦服之喪於祭  
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

禮論難

鄭康成補校 七十九卷十五

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木  
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人之  
願也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  
禮貴妾繼而叔向稱在衰經之中推此而言雖喪  
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  
見之矣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  
取婦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取妻也二文誠  
為相發尋此言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  
例也同上

毀主欲別立廟宇方之瘞埋禮記通典卷四十八引  
據補

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通典卷  
舜有拂躬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禮祭儀雞特磔數  
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  
所除也通典卷 五十五

殷浩問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  
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庶公子之身  
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為別子各宗其嫡子

禮論難

鄭康成補校 七十九卷十六

以為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不遷之宗  
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  
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為小宗故特舉  
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正論  
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  
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通典卷 七十三  
殷浩問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  
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答曰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爲眾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以爲宗則羣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縗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己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己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請侯於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

禮論難

鄭氏傳補校  
七十九卷十七

制嫌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嫌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大夫也所以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爲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上同  
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毋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間爲凶虛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

庶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卽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云天子居喪齊斬之情非杖經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國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亮闇爲凶虛蓋東海伏生所說鄭元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虛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爲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縗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爲得之也范

禮論難

鄭氏傳補校  
七十九卷十八

宣曰知諒闇爲凶虛者按禮葬後杜榭棺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雅曰禮葬後飲食之服皆有降殺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卽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王崩未



再周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遵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櫛此間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諱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嚙示儀而以爲食甘亦其昏矣曷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禮論雜

六 鄭氏補校 七十九卷十九

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所禱豈一道乎武王出耐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况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不於宗廟而祔在母室則音教鄭元云故野之室且禮去祔爲壇去壇爲墀而周公請命告于大王以下而三壇同墀此豈非變禱乎當襄王之而逼于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告于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

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稱禘祫于宗廟也能充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通典卷八十一

萬蔣問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答曰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權况見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通典卷八十八有問曰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同上何承天引

禮論雜

七 鄭氏補校 七十九卷二十

咸康末殷泉淵問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答云夫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爲舊君齋綬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名號差異至于臣子奉之與主者無殊矣何以明之公羊傳曰以諸侯踰年稱卽位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比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通典卷八十九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嫡先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



得三年問范宣答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曰大夫有側室士有二宗皆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其情經載稟命為慈母猶且三年况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

通典卷九十四

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穢孽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己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內從事史糜遺議曰夫禮緣人情而為之制雖

禮論雜

八婦經傳補校七十九卷三十一

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齋綬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己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加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為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宜矣上同

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不言稱孤孫為稱孤子范宣曰按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為兩喪之士無

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夫居正之義至祖母練日則變

除居室事葬反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孫孤子

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幸

祖訖服然後稱孤子通典卷九十七

斬綬既葬布同於齋綬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略

如總麻禮之次序也通典卷一百二

父母墓毀服議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發制唯

經見改葬總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

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上同

禮論雜

九婦經傳補校七十九卷三十二

禮二墓論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為實錄未生以前不可以逆賣夫子也既長謁墓因以識其外矣但不去其內義無強請然耐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文也無衛非無康叔之國也通典卷一百三



逆降義一卷宋顏延之撰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官至特進光祿大夫事蹟具宋書本傳書名逆降義者蓋明禮制升降之義七錄三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今佚無稱述者唯杜佑通典引顏延之問答一節辨姪甥之名義亦闕禮服當是此書佚文據錄以補其缺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逆降義

序

據續修四庫全書七十九卷三十三

逆降義

宋 顏延之 撰

或問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耶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姓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然則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

逆降義

之子杜佑通典卷六十八

據續修四庫全書七十九卷三十四



明堂制度論一卷後魏李謐撰謐字永和趙郡平棘人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賜諡貞靜處士事蹟見北史本傳此論之作以考工記大戴禮盛德言明堂之制不同乃參用禮記以令玉藻明堂三篇推理惟情極辨鄭元注五室蔡邕說九室之非折衷精當本傳載其全篇茲據輯錄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上書稱其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有十二卷其書不傳卽此一班猶想見絕世之心焉歷城馬國

明堂制度論

序

鄭煥館補校  
七十九卷二十六

翰竹吾甫

明堂制度論

後魏 李謐 撰

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紛競與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倚據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

明堂制度論

鄭煥館補校  
七十九卷二十六

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外互並乘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廟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願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



達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我以  
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荷偏信乃藉之以禮俾考之以  
訓注博探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  
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  
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  
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  
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  
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  
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

明堂制度論

鄭玄補校  
七十九卷二十七

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  
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  
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  
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  
之義余故採摭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  
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  
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  
太室之北者謂之立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右  
左个三十六戶七十二闕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

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  
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條以見鄙意  
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  
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  
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  
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  
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  
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

明堂制度論

鄭玄補校  
七十九卷二十八

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  
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  
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  
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九求之古義  
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  
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  
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  
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  
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



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

### 明堂制度論

四庫全書補校  
七十九卷二十九

篇曰迎于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繫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

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辰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

### 明堂制度論

五庫全書補校  
七十九卷三十

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齊隔之室筆門圭箭之堂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闕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設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展置三尺之門此之亘通不



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尙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

明堂制度論

如蒙館補校 七十九卷三十一

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向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而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

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與制抑亦可晒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閔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留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

明堂制度論

如蒙館補校 七十九卷三十二

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干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請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僕或存焉

傳

北史 李愔



梁氏三禮圖一卷梁正撰正不詳何人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評議今其書佚唯聶崇義三禮圖引之往往與阮譙同稱則梁圖因阮圖而修之一家之學也聶氏稱舊圖已採入阮鄭圖中不復更錄云歷城馬國翰竹古甫

梁氏三禮圖

序

鄭經館補校  
七十九卷三十三

梁氏三禮圖

梁正撰

皮弁

皮縫十二

聶崇義三禮圖卷一引梁正張鑑

童子之服

聶圖卷三梁正修阮鄭等圖以童子之服繫冕弁之末

太古冠

師說不同今傳疏二冠之象又下有進賢皆云古之緇布冠之遺象聶圖卷三

弁

梁氏三禮圖



鄭經館補校  
七十九卷三十四

士以骨大夫以象

同上引梁氏阮氏圖

原

隱形方

聶圖卷三梁正改而方

委貌

聶圖梁正因阮氏之本而隱委貌與前三法形制又殊

章甫

章甫亦名冔

同上

笙

意疑古之笙笙與今世笙不同

聶圖卷五

斝



族首為金龍頭梁氏卷九引阮氏梁正等圖

若等

禮天主壁皆長九寸梁氏卷二十一引鄭元阮梁正等圖

璋瓚

三璋之勺鼻為獐犬之首其柄則畫為雞尾皆不盈寸梁氏卷十二引阮氏梁正

柄

柄長尺機博二寸梁氏卷十三引書圖柄長尺機博三寸注云木又作二寸又云案梁阮二氏不辨機劍二柄唯云柄則所引博三寸阮氏舊圖木又作二寸者梁氏圖也據補

梁氏三禮圖

匱

匱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赤雲氣梁氏卷十三引梁正張鑑修阮氏等圖

登

登盛清以瓦為之受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八寸

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同上引梁正阮氏圖

象尊

畫象飾尊梁氏卷十四引梁正阮氏

爵

爵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方足漆赤中畫赤雲氣同上

引梁正阮氏圖

柄

柄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梁氏卷十八引阮氏梁正等圖

梁氏三禮圖

據梁氏補校七十九卷二十六



張氏三禮圖一卷唐張鎰撰鎰字季權一字公度蘇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鳳翔隴右節度使新舊唐書皆有傳稱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唐藝文志著錄卷同今圖佚宋蕭崇義三禮圖序謂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以彙圖所引考之止有鄭元阮譙梁正張鎰四家書中稱述皆稱舊圖其有不同者則舉姓名以論列之故凡舊圖皆採入鄭阮圖中共顯標張氏者別列一家是非折衷則固有取圖

張氏三禮圖序

如婦館補校 七十九卷三十七

在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張氏三禮圖

唐張鎰撰

皮弁

弁縫十二蕭崇義三禮圖卷一引梁正張鎰

元端

天子齊元衣元冠元裳黑鞞素帶朱綠終鞞佩白玉黑舄赤紵纁純諸侯唯佩山元玉為別燕居朱裳朱鞞赤舄黑紵纁純卿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大夫已上朝夕服之唯士夕服

張氏三禮圖

如婦館補校 七十九卷三十八

之夕者若今脯上視事耳蕭崇義

上公裘冕

其服元衣纁裳朱鞞素帶朱綠終辟佩山元玉朱紵纁赤舄黑紵纁純其方伯及王之子弟出封侯伯皆得服之朝王助祭焉

絺冕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為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蕭崇義



草弁

得弁 張國節弁三張始退於草弁之下

緇衣元衣

緇元二服素褱素帶朱絲終裊佩山元玉白芻青狗  
總純天子之卿服以從燕諸侯諸侯之孤卿大夫服  
以朝君 張國節卷一

童子服

緇布冠 張國節卷三張鑑圖以童子服連緇布冠下畫於身夏收以通天遠遊已下

太古冠

張氏三禮圖

舊圖有此三象其本狀及制之大小未聞 張國節卷二十九卷二十九

委貌

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  
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 同上

皮樹中

皮樹人面獸形今文樹作豎 張國節卷八

豐

鄉射記云司射適堂西命弟升設豐注云設以承其  
豐爵制象豆而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 張國節卷十二

匝

匝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  
金飾皆畫赤雲氣 張國節卷十三引梁正張修阮氏等圖

罍

阮氏圖云瓦爲之受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  
平底有蓋 張國節卷十四云張修引

張氏三禮圖

張國節補校  
七十九卷二十九



春秋例統

唐 啖助 撰

隱公

幽厲雖衰雅未改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禮之失白孔六帖卷八十八

春秋例統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九卷四十一

國語章句

後漢 鄭眾 撰

周語中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常棣穆公所作韋昭國語解引鄭賈

鄭伯南也

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為在畿內

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

地韋昭地解

國語章句

一 鄭煥館補校 七十九卷四十二

周語下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昊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

成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

謂周成王身也韋昭解云賈鄭唐說皆然 詩周

勤云云

曾語下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

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韋昭解



楚語上

若易中下楚必歆之

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韋辟

國語章句

二 鄭熹補校  
七十九卷四十一

國語解詁卷上

後漢 賈逵 撰

周語上

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文選司馬長卿長門賦李善注

載戢干戈

戢藏也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注

阜其財求

阜長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李善注厚也亦盛也大也釋元應大愛道

國語解詁

卷上

一 鄭熹補校  
七十九卷四十一

般洹經音義 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引阜厚也

侯衛賓服

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

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

賓服常以服賓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

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

曰衛圻周書康誥侯甸男采衛是也韋辟國語解詁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逵近之則韋所用賈氏也據他

要服者貢



賈獻也文選古詩十九百注

女三為祭

祭亦美貌文選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注

而後王斟酌焉

斟酌取也酌行也四分律音義

乃流王于羗

流放也文選魏文帝典論注

魏文公諫曰

文公文王母弟魏仲之後為王卿士章昭解史記周本紀裴二鄭煥館補校七十九卷四十五

國語解詁 卷上

駟集

王耕一墾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墾深尺宋庠國語補音

班三之

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

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禮記月令孔穎達正義

耨穫亦如之

耨鐵鎡也宋庠補音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國子諸侯之嗣子章昭解虞世南北堂書抄卷七十二

川原必塞

塞填也又滿也顧野王玉篇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演引也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

惠王三年

惠王梁宋庠補音注毋梁買注無毋字

樂及徧舞今本作儻史注引作舞

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國語解詁 卷上

鄭厲公見魏叔

鄭厲公突魏公林父也同上

其刑矯誣

非先王之法曰矯加誣無罪曰誣義足經音義

百姓攜貳

攜離也文選謝靈運南樓遠也門最高頂詩注中望所遙客詩注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

苛煩也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又傅武仲錕賦注

昔夏之興也而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祝融回祿火之神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一

商之與也檇杙次於丕山

檇杙餘也同上

其亡也夷羊在牧

夷羊神獸也釋義卷一百十九

周之與也鸞鷲鳴於岐山

鸞鷲鳳之別名也韋昭解引三君案韋序云因西引三君者賈及唐固虞翻也○

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引賈逵

其哀也杜伯射王於錫春秋正義引作錫

國語解詁 卷上

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孔穎達正義

實有爽德

爽貳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協於丹朱

丹朱堯子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一

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

旌表也取其幟幟佛滅度後金棺葬送經台義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又潘

安仁馬研督誅注并引首句

皆其擊也

替廢也文選謝靈運張子房詩注

施三服義仁也

三謂忠信仁也韋昭解

於是乎始霸

霸猶把也言把持諸侯之權也大服注樂經音義

周語中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篇是也所以

閔管蔡而親兄弟韋昭解案韋云唯賈君得之據補

國語解詁 卷上

鄭伯南也

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案此解

請隧焉

隧王之葬禮闕也通路曰隧同上

親戚宴饗

不脫屣升堂曰宴也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文選南都賦注引無日宴也

戎狄覓沒輕儇今本作覓覓一切經音義作狄覓

覓沒猶輕觸也大智度論音義

五色精心

一第1204 丹書參日原人... 8 2.1.1



精明也文選類延年五君詠注

五義紀宜

紀猶錄也文選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注又陸士衡吳越行注

夫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大辰倉龍也龍角星名也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五

天根見而水涸

涸竭也文選木元虛海賦注又沈休文新安汀水至清後深見底貽京邑游好詩注

火見而清風戒寒

戒人為寒備也文選類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

國語解詁

卷上

野無冥草

宋庠補音與賈本作冥

行理以節逆之

理吏也小行人也春秋左傳信三十年正義

益虔

虔敬也文選王仲宣注士孫文始詩贈

棄其伉儷如嬖

儷偶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

不亦瀆姓矣乎

姓命也韋昭解引賈唐二君

不亦簡彝乎

簡猶略也

文選潘安仁笙賦注江文通恨賦注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並無

字

若承命不違

違異也

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熊遺斥邱令詩注

則可以上下無隙矣

隙壁也四分律音義

乘人不義

乘陵也文選何敬祖詩注

國語解詁

卷上

周語下

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今本作疾顛文選注引買注作顛

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文選張景陽七命注

今君逼於晉

今本作

逼迫也文選張平子思元賦

天地之所祚今本作天地所祚一切經音義引有之字祚作祚

祚祿也又位也報也大智度論音義雜阿含毗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引祚位也句亦福也祚也又俱舍論音義並

賦注引祚位也句亦福也祚也又俱舍論音義並引在祚也下



守終純固

純專也文選枚叔七發注

於今再矣

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也黑臀之

後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韋昭解

三冀焉

冀遠也文選潘安仁哀永逝文注受也文選顏延年藉白馬賦注

穀洛鬪

穀洛二水鬪者兩會似於鬪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徐堅初學

國語解詁 卷上

八鄰塚館補校 七十九卷五十二

記卷六引云兩水會似于鬪

聚不隳崩

小崩曰隳後漢書蔡邕傳注

昔共工棄此道也

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侵陵

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韋昭解

有崇伯鯀今本作崇書正義引作崇

崇國各伯爵也書舜典正義

共之從孫四嶽左之今本作岳春秋正義引作嶽

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嶽皆名太嶽也

主四嶽之祭焉春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

陂障九澤

障防也文選揚子雲長楊賦注

汨越九原

越踰也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度之于軌儀

軌法也文選張平子歸田賦注

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

國語解詁 卷上

九鄰塚館補校 七十九卷五十二

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

以紹炎帝之後春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連上注牙焉

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

膂脊也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注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惕疾也文選揚子雲長楊賦注沒身為殘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

其失彌彰

彰著也文選顏延之應詔詩曲江詩注

至於今未弭



弭忘也

文選江文通雜詩注又潘安仁夏侯常侍誄注

王無以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鑒察也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又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季末也陽七哀詩

或在吠畝

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畝百步為畝

章昭

將焉用飾宮以邀亂也

今本作微亂

邀求也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國語解詁

卷上

十加類館補校七十九卷五十三

昊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

成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

謂周成王身也

章昭解云賈鄭唐說皆然詩周頌

己自勤

云云

二后受之讓於德也

言二后所以受天命者以能讓有德也謂商於八

虞訪於辛尹之類

章昭解引唐二君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

鐵為下幣大錢者

於舊其買重也章昭解引史記集解引至

下幣銅鐵

以振救民

振救也文選長楊賦注又西征賦注

田疇荒蕪

一井為疇九夫一井也

法炬陀羅尼經首義又潘安仁懷舊賦注又謝元暉和徐都曹詩注又陶淵

明歸來辭注並引首句又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引

云二井蕪穢也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注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國語解詁

卷上

十加類館補校七十九卷五十四

無射鍾各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

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章昭

不過步武尺寸之間

半步為武同上

制度不可以出節

節制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觀美而眩

眩惑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又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又顏延年五君詠注又揚子雲劇秦

美新論注



民歆而得之今本作德一切經音義引作得

歆貪也音起七唯經音義

律以平聲

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

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韋昭

以遂八風

遂從也文選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

八風八卦之風也初學記卷

衆口鑠金

國語解詁

卷上

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也文選鄭陽休中上書自明注又江文

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

律謂六律六呂以均鍾小大清濁也考成也成平

也平中和之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鍾以成和

平之聲而百官之道得象而儀之春秋左傳夾十九年正義

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太簇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

明堂月令曰正月鼗蟲始震韋昭

於是乎有七律

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鍾為宮大簇為

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

賓為變徵春秋左傳昭二十年正義

景王既殺下門子

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傅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

猛傅春秋左傳昭十二年正義

遽歸告王

遽疾也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

國語解詁

卷上

立王勤商十有四葉而興今本作世初學記引作葉

立王謂契湯之祖契謂之立王初學記卷九

而幽王蕩以為魁陵

川阜曰魁文選海賦注

魯語上

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

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

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

韋昭



收拮而承今本作收據而丞一

拮合穗也燈指囚緣

故曰庶可以已乎

庶冀也文選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

夫為四鄰之援

援引也文選孫典公遊天台山賦注又司馬長卿長門賦注

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

周公為大宰大公為大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

祀也韋昭解引賈唐二君

國語解詁 卷上

大刑用甲兵

謂諸侯不式王命則以六師移之韋昭諸侯逆命

征討之刑也書舜典正義

中刑用刀鋸小刑用鐵鑿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云韋昭注為竿而賈逵注為

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書舜典正義

惡有斃

斃兆也謂罪萌兆也文選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注又李合伯陳情表注又陸

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作言禍有兆

海鳥曰爰居

爰居雜縣也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

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

三辰日月星也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譙會被命詩注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

禮也韋昭解

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

國語解詁 卷上

臣致祭肉於君謂之致胙韋昭解引賈唐二君

烝將躋僖公

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

上也韋昭解

借魚僊

借僊也宋庠補音撰賈本作僊

山不槎櫟

槎邪斫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

魚禁鯢鱣



鯁魚子也宋庠音鯁魚子同上引說

臣以為肄業及之

肄習也

文選西征賦注又景福賦注又蕭白馬賦注

計成而後行

計謀也

優填玉經音義

踦跛畢行

宋庠補音踦跛賈本作踦

跛蹇也

宋庠補音

特止晏萊焉

從後牽曰特

從漢書劉定傳注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

國語解詁

卷上

六十四卷補校七十九卷五十九

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

今本作罔象春秋正義引

作罔

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騷

韋昭解引或云宋庠補音云繅音騷唐賈

孔皆

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質體春秋左

年正

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庀猶理也

文選南都賦注

吾觀爾朝夕修

我曰今本觀

覲望也

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又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

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士之所及也韋昭解引三君

宗不具不釋

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羞

不與釋也

韋昭解

男女之饗不及宗臣

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同上

無洵涕

國語解詁

卷上

六十四卷補校七十九卷六十一

洵彈也

宋庠補音

其骨節專車

專滿也

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砮矢鏃之石也書禹貢八寸曰咫春秋左傳僖九

長檠賦注又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廣韻上聲四紙咫字注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珍寶也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先民有作



先民古賢人也昔伊訓正義

季康子欲以田賦

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一井

之田而欲十六井之賦也韋服解

齊語

夫曾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濟於死

鉤帶鉤也文選七濱近也管仲臣于子糾乾時之

戰親射桓公中鉤韋服解

合羣麥比校民之有道者

國語解詁

卷上

婦孺補校 七十九卷六十二

校考也文選長

楊賦注

式權以相應

權秉也文選陸上

五等論注

比綴以度

綴連也文選西京賦注又左太仲

魏都賦注又景福殿賦注

羣萃而州處

萃亦處也文選陸士衡謝

平原內史表注

論此協材

論釋也初學記

卷二十

耒耜柳艾

柳艾也柳所以擊也宋庠補音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

挾持也同上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良人鄉士也韋服解

駢蹠姪暴今本作淫一切

蹠蹠也亦動也四分律音義

皆相其質

國語解詁

卷上

婦孺補校 七十九卷六十二

皆量也文選王仲宣詠史詩注又陳孔璋檄吳

將部曲注

股敬順列于說符篇釋文

索訟者三禁

索求也文選揚子雲羽獵賦

注又古詩十九首注

惡金以鑄鉏夷斤鏹

斤鏹也四分律音義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

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海也水中可

居者曰渚韋服解

南至於隔陰未詳補音

陰實作向



有革車八百乘

謂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五人凡甲士六萬

人韋昭解

飾牲為載書北堂書鈔引齊語有書字

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也虞世

南北堂書鈔卷八十一

踰大行與辟耳之谿

山險也史記封禪書司馬貞索隱

反昨於絳

國語解詁

卷上

鄭板補校七十九卷六十三

反復也昨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

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昨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

高粱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謂惠

公事在魯僖九年韋昭解

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

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旂九

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大旂也同上 史記齊世家案解引至金路

謂下有之字

定三革

甲冑盾三也大方等大集經音義

國語解詁

卷上

鄭板補校七十九卷六十四



國語解詁卷下

晉語一

戎夏交梓

交共也文選潘安仁射雉賦注

飲而無肴

肴殖也凡非穀而食之曰肴妙法蓮華經音義

兆有之

兆見也形也大智度論音義 文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注引兆形也

而安俘女

國語解詁

卷下

蘇煥補校

伐國取人口俘俘亦取也

佛大僧大經音義 文選李令伯陳情表注又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並引上句

肆侈不違

肆恣也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 又潘安仁關中詩注又嵇叔夜幽憤詩注又江文通雜詩注

又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生又嵇叔夜養生論注

謙謙之德

宋庠補注 謙謙賈作謙

謙謙言小務大宋庠補音

非禮不終年

十年而數終韋昭解 引賈虞

伯氏不出

伯氏申生也韋昭解 引賈唐

棄政而役非所任也

政猶職也法華經音義

苛我遼鄙

苛猶擾也大愛道比丘尼經音義

懼不孝不懼不得

不得不得君心也韋昭解 引賈唐

杜門不出

國語解詁

卷下

蘇煥補校

杜塞也塞閉也央異魔羅經音義 佛本行集經音義

晉語二

我教茲暇豫事君

暇間也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

不鄭曰惜也

惜痛也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注 又曹子建贈王粲詩注又顧延年直東宮答鄭尚書詩注又陸韓卿奉答內

兄希叔詩注

多為之故

故謀也文選景福殿賦注



殺君以為廉

庶猶利也以天子故殺君以自利義昭

置堇於肉

堇烏頭也春秋左傳傳四年正義

既填其毀矣宋庠補音

填加也宋庠補音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

汾水各汾陽晉地百萬百畝也章乾

黃金四十鑑

國語解詁 卷下

一鑑二十四兩文選阮嗣宗述懷詩注又校叙七發注

晉語三

貞之無報也孰是斯而有是臭也

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

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也言惠公使之

也韋昭解

貞謂不聽

謂告也文選陸上衡辨亡論下注

作較田

較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以田易疆界也韋昭解

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賈逵曰爰易也

晉語四

底箸滯淫

淫久也文選王仲宣七哀詩注又陸

勦力一心

勦力并力也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注又陸士衡

淵碑文注力

既而揮之

國語解詁 卷下

揮灑也文選潘安仁

同姓為兄弟

兄弟婚姻之稱也韋昭

昔少典取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

少典黃帝炎帝之先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上

畏黷敬也

黷婞也文選石季倫思歸引注又

今將婚媾以從秦

重婚曰媾媾厚也大雅頂



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在宗廟為祭主也文選王仲宣從軍詩注

內有震雷故利貞

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韋昭解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

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

國語解詁

卷下

鄭媛館補校七十九卷六十九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是月失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並同上

禮賓旅

旅客也文選顏延年直東宮答鄭尚書詩注

與麗土之翟

麗土在晉東朱庠補音麗狼狄切或作麗賈唐與韋同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坤

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韋昭解

夫三德者偃之出也

三德樂枝先軫晉臣也皆狐偃所舉韋昭解引賈唐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蒲城伯先且居也韋昭解

葬贖不可使聽

生聾曰聵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

而惠慈二蔡

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韋昭解引二君案

國語解詁

卷下

鄭媛館補校七十九卷七十

詢於八虞

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曷韋昭解引賈唐詩大雅思齊正義引賈逵唐固云八虞至虞官

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

蔡公原公辛甲尹佚也詩大雅思齊正義引連八義引賈逵云春秋左傳襄四年正

晉語五

曰季使舍於冀野

曰季晉臣冀野晉地太平御覽卷五十五



舍於逆旅甯嬴氏

甯嬴掌逆旅之大夫春秋左傳文五年正義引賈逵孔晁

晉語六

風聽臆言於市

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文選沈休文渾奏王源注

夷靡填井

夷毀也大智度論音義

晉語七

夫齊梁之性難止也今本作難正文選注引作止

國語解詁 卷下

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性率驕七 鄭媛作補校七十九卷七十一

放其性難止也文選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注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

延陳也文選魏都賦注

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

妾女樂也韋昭解

晉語八

在商為豕韋氏

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史記夏本紀集解

問於張老

張老中軍司馬也韋昭解引三君

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

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與士為字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正義

世及武子

武子士會也會士為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

是以受隨范

食邑於范為范氏也並同上

國語解詁 卷下

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

風山川以遠之案初學記引作夫樂風德以廣之山川以遠之

開通也文選魏都賦注樂所以通山川之風類以達其德

初學記 卷十五

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

以兕革為大甲初學記卷二十二

少懦於諸侯

懦下也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

斲其椽而斲之

斲其椽而斲之



藥... 文選... 書諫吳王注

晉語九

吾欲毀略血

左傳作嘔血而汗血曰嘔朱岸補音

趙簡子田于婁朱岸補音于婁

趙簡子問於莊馳朱岸補音莊音

東方之士孰為愈朱岸補音為愈

尋飯有恐色

尋州也文選陸士衡

國語解詁

卷下

鄭語

禿姓舟人

禿彭姓別族也鄭樵通志氏

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

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

春秋左傳襄二

樹姓無後

樹姓是曹姓之後廣韻下平聲二

變越不足命也

藥越皆萃姓通志氏族

而好譏惡暗昧

暗不明也文選歐陽堅

惡角犀豐盈朱岸補音角犀

建九紀以立純德

九紀九功也韋昭解

合十數以訓百體

十數自王以下位可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國語解詁

卷下

鄭語

有官之體也

計億事

萬萬為億並同上

而與專同朱岸補音專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不在時已亡也韋昭解

皆有寄地

寄地猶寄土也韋昭解



楚語上

聳善而抑惡焉

抑止也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

而鎮其浮

浮輕也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子尚良食

尚且也文選七發注

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譏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

國語解詁

卷下

十一 列媛館補校 七十九卷七十五

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鄭於楚不敢南

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役在魯成六年宋庠補音注

傳作宛賈達作

椒舉今本作椒舉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引國語

約下文而賈本引椒明

緬然引領南望

緬思貌也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又王仲宣贈文叔良詩注又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又任

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昔鄭有京櫟

京鄭邑史記鄭世家集解

大能掉小

掉搖也文選長陽賦注

左史謗之

對人道其惡曰謗也妙法蓮華經音義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懿戒書也韋昭解引三略

國語解詁

卷下

十三 列媛館補校 七十九卷七十六

武丁於是作書

書說命也韋昭解引賈逵

楚語下

日月曾于龍虺

虺龍尾也月令孟春日在尾文選東京賦注

道其順辭

道由也同上

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唯獨也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崇終也文選庄士



注

吳語

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

簡習也

文選長楊賦注

而未嘗有所挫也

折其鋒曰挫

後漢書馮異傳注

大王豈厚裁之

裁制也

文選東京賦注又五等論注又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而驟救傾危以時

一切經音義引

國語解詁

卷下

古語解詁補校

七十九卷七十七

驟疾也

大智度論音義

盛以鴟夷

鴟夷革囊也

春秋左傳哀十一年正義

今吾道路悠遠

悠長也

文選盧子諒時典詩注大智度論音義

乃令服兵擐甲

擐甲衣甲也

俱舍論音義大菩薩藏經音義

行頭皆官帥

官帥大夫也

韋昭解百人為一卒宋庠補音史記吳世家索隱

三軍講响

今本作三軍皆講一切經音義引無皆字卸作响

响諱也

佛本行集經音義

乃令董謁請事

董謁晉大夫司馬賓也

文選王仲宣贈文叔良詩注春秋左傳哀十年正義

引無音大

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以王士五人坐于王前

稱呼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

人皆罪人死士

韋昭解引賈唐二君

乃皆進自到於客前以酬客

國語解詁

卷下

古語解詁補校

七十九卷七十八

到到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到以示其威行

軍士用命也

同上

王總其百執事

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

韋昭解

國人欲告者來告

告不任國事也

韋昭解引三君

而國虛空虛

鹿庾也

廣韻入聲一屋鹿字注

有眩暈之疾者告

今本作眩暈一切經音義引作眩暈



眩矐矐也音矐

越語上

苟聞子大夫之言

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文選漢武帝賢良詔注又王元長承明九年策

秀才文注

係斐孳

係擊也文選長楊賦注

乃必有偶

偶對也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

國語解詁

卷下

父勉其子兄勉其弟

勉猶勸強也謂勸教之也妙法蓮華經音義

而為弊已宸宇

宸室之奧者許慎說文六部丁度集韻上平聲十七真宸字注

越語下

以為亂梯

梯猶階也文選應德理侍五官郎中將建章臺集詩注

忠臣解骨

解骨于胥伏屬箴也韋昭解引賈忠

王其且馳騁弋獵

獵取也文選揚子雲羽獵賦注

蹶而趨之

蹶走也文選潘安仁射雉賦注

廣箱轉化

縮退也陀羅尼雜集經音義

蚤晏無失

晏晚也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國語解詁

卷下

重祿大臣也韋昭

而繼履之與同者宋庠補音略唐賈孔作清

又安知是諛諛者乎

諛諛巧言也陸德明公羊釋文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八十

春秋類

春秋外傳國語虞氏注一卷 吳虞翻

春秋外傳國語唐氏注一卷 吳唐固

春秋外傳國語孔氏注一卷 吳孔晃

國語音一卷

論語類

孔子三朝記一卷

小學類

玉函山房輯佚書

補編目

誥幼一卷 宋顏延之

子編儒家類

嚴助書一卷 漢嚴助

厲學一卷 晉虞博

春秋外傳國語虞氏注

吳虞翻撰

周語上

鶯鶯鳴於岐山

鶯鶯風之别名 韋昭國語解引三君按韋序云

凡稱三君者

周語下

熙廣也

廣當為先 韋昭

春秋外傳國語虞氏注

補編目

魯語上

是歲也海多大風

是爰居之所避也 徐堅初學

魯語下

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朝日以元冕 陳詳道 大采交織也 祖習也 識知也

地德所以廣生 韋昭

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師尹大夫官也 掌以美詔王惟陳也 旅眾士也 牧



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士之所及也韋昭解引三君

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韋昭解引虞唐

齊語

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

濱近也管仲臣于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

韋昭解引三君

晉語一

非禮不終年

春秋魯國語虞廷

十年而數終韋昭解引賈虞

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

速疾也縣縊也韋昭解

晉語二

殺君以為廉

廉直也說若鬪廉之廉韋昭解

聚居異情惡

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同上

晉語四

昔少典取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

少典黃帝炎帝之父韋昭解引虞唐

沐則心覆

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春秋左傳傳德十四年正義

夫三德者偃之出也

三德為勅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

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韋昭解

狐毛卒使趙衰代之

代將新軍韋昭解引虞唐

春秋魯國語虞廷

晉語五

趙穿攻公於桃園

桃園園名也春秋左傳宣二年正義史記晉世家裴駢集解

晉語六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

周京師史記晉世家集解

晉語八

問於張老

張老中軍司馬也韋昭解引三君

三 娜媛館補校 八十卷四



鄭語

問於史伯

史伯周太史史記鄭世家  
裴駰集解

號師為大

號姬姓東號也師姓上

故命之曰祝融

祝大融明也史記楚世家  
家集解

昆吾為夏伯矣

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昆吾者衛是也同上

春秋傳國語

四 姁娘節補校  
八十卷五

春秋左傳昭十八年  
正義引無名樊二字

彭姓彭祖

彭祖名翦為彭祖封于大彭世本日彭祖者彭城

是也史記楚世家  
家集解

褒人之神化為一龍以同于王庭

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史記周本  
紀集解

及厲王之末

末年王流玃之歲同上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不在時已亡也韋昭解  
引三君

乃東寄擊與賄號師受之十邑

十邑謂號師師徽補丹依味歷莘也史記鄭世家  
家集解

楚語上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懿戒書也韋昭解  
引三君

吳語

公孫雄今國語作王孫  
史記引作公孫

公孫雄吳大夫史記越世家  
家集解

春秋傳國語

五 姁娘節補校  
八十卷六

國人欲告者來告

告不任國事也韋昭解  
引三君

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

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巫胥二山山各有

廟鄭道元水經  
注卷二十九

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言君養之如子史記越世家  
家集解

越語下

定傾者與人



人道尚謙卑以自牧

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執事蚤自謂

勿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我為子得罪並同上

反至五湖

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水經注卷二十九

謂之五湖 隔湖洮湖射湖貫及太湖為五湖也太湖之小支俱連五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

春秋外傳國語唐氏注

湖州東也後漢書馮衍傳 草樓太子注

六 鄭娘節補校 八十卷七

春秋外傳國語唐氏注

吳 唐固 撰

周語上

昔我先世后稷

父子相繼曰世史記周本紀 裴駰集解

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下平曰衍有澆曰沃

大雅曰陳錫哉周

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並同上

春秋外傳國語唐氏注

一 鄭娘節補校 八十卷八

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史記魯世家 家集解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韋昭國語解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南國南陽也史記周本紀 裴駰集解

伯陽父

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同上

鸞鷟鳴於岐山



鸞鶴鳳之別名也

韋昭解引三君 按韋序云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則

引三君者賈逵唐固虞翻三家說也

周語中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棠棣穆公所作 韋昭解引鄭唐

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射王中肩

豈得為功桓當為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韋昭解

昔鄆之亡也由仲任

春秋魯國傳長注

二 鄭國傳補校 八十卷九

鄆為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

密須由伯姑

鄆由叔妘

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並同上 宋庠國語補音引云鄆亡非由

仲任鄭武自因鄭武

翟人來誅殺禮伯

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野有庾積

十六斗曰版韋昭解 詩小雅甫田正義

不亦濟姓矣乎

姓命也 韋昭解引賈唐二君

九年楚子入陳

遂取陳以為縣韋昭解

周語下

於今再矣

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韋昭解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昊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

春秋魯國傳長注

三 鄭國傳補校 八十卷十

成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

謂周成王身也韋昭解云賈鄭唐說皆然 詩周

修己自勤云云 頌昊天有成命正義引作謂文武

二后受之讓於德也

言二后所以受天命者以能讓有德也謂詢於八

虞訪於辛尹之類韋昭解引賈唐二君

膺保明德

膺猶受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

韋昭解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即無射之覆也作無

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

韋昭解引賈侍中云唐尚

書從

晉語上

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

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

韋昭解

嚴公丹桓官之楹而刻其桷

春秋魯國傳

四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十一

桷榑頭也

同上

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

周公為太宰大公為大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

祀也

韋昭解引 賈唐二君

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

臣致祭肉於君謂之致胙

同上

烝將躋僖公

烝祭也

韋昭解

其天札也

未明日天

而嘗之寢廟

孟春

並同上

木石之怪曰夔蜺

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縲音駘

韋昭解引或云宋庠補音縲音駘唐賈孔

皆同

土之怪曰墳羊

墳羊雌雄不成者

韋昭解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引作

雌雄未成者也

春秋魯國傳

五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十二

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

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士之所及也

韋昭解 引三君

宗不具不繹

祭之明日也

韋昭解

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

同上引 虞唐

今吾子之教官寮

同官為寮

韋昭解



齊語

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

濱近也管仲臣于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

韋昭解引三君

九如六嬪

九如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韋昭解

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四民之所居也

士鄉十五

春秋左傳注

六嬪嬪補校八十卷十三

士與農共十五鄉並同上

反旆於絳

反復也旆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

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旆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

高粱使隰朋師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

公事在魯僖九年韋昭解引賈侍中云唐從賈也

賞服大路龍旂九旒

大路王路韋昭解

晉語一

非禮不終年

不能終其年與下不盡其齒同韋昭解

伯氏不出

伯氏申生也韋昭解引賈唐

不懼不得

不得不得君心也同上

晉語二

殺君以爲廉

爲大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韋昭解

春秋左傳注

七嬪嬪補校八十卷十四

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

晉滅以爲邑同上

晉語三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

賈君爲申生妃韋昭解

國人謂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

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

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也言惠

公使之也韋昭解引賈唐



作轅田

讓肥取境也韋昭解

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繼別為小宗同上

昔少典取於有蟾氏生黃帝炎帝

少典黃帝炎帝之父韋昭解引虞唐

與麗土之翟

麗土在晉東宋庠補音麗狄切或作鄆賈唐與韋同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坤

春秋魯語注

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韋昭解

夫三德者偃之出也

三德樂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韋昭解引賈唐

狐毛卒使趙衰代之

代將新軍韋昭解引虞唐

而惠慈二蔡

二蔡文王子管叔幼亦為蔡韋昭解引二君按

省

詢於八虞

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

叔夏季隨季駟韋昭解引賈唐詩大雅思齊正義引賈達則周云八虞至虞官

諷於蔡原而訪於辛尹

蔡公原公辛甲尹佚也詩大雅思齊正義

作三軍

立新軍之上下也韋昭解

晉語五

今陽子之言謔矣宋庠補音謔唐本為謔

期年乃有質季之難

春秋魯語注

晉蒐于夷舍二軍韋昭解

戰以錡于

錡于錡也同上

晉語七

呂錡佐知武子於上軍

荀首時將上軍韋昭解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

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同上

晉語八

九 鄭經館補校 八十卷十六



問於張老

張老中軍司馬也韋昭解引三君

及為成師居太傅

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韋昭解

晉語九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

壯馳茲見春秋公子諸宋庠補音壯音莊賈孔本同唯唐本依春秋公子諸

鄭語

據補

春秋左傳注

惡角犀豐盈宋庠補音角犀賈唐孔本作犀

建九紀以立純德

九紀九功也韋昭解引賈唐

合十數以訓百體

十數自王以下位可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

有官之體也

計億事

萬萬為億並同上

而與專同宋庠補音專刺賈唐孔木作專

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

羣呼曰謀史記周本紀集解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不在時已亡也韋昭解引三君

楚語上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宋庠補音椒舉左傳及唐孔本並作椒

蔡聲子將加晉

蔡聲子將加晉

楚滅蔡蔡聲子為楚大夫韋昭解

在中軍王族而已

族親族也同姓同上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懿戒書也韋昭解引三君

武丁於是作書

書說命也韋昭解引賈唐

楚語下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

韋昭解

吳語

行頭皆官帥

官帥大夫也

韋昭解引二君

攤鐸拱稽

稽稟戰也

韋昭解

鐸于振鐸

鐸于錫上同

春秋左傳曰攝少司馬茲以王士五人坐于王前

春秋左傳國語注

鄭經館補校 八上卷十九

稱呼也左傳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

人皆罪人死士

韋昭解引賈唐二君

乃皆進自列於客前以酬客

到到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到以示其威行

軍士用命也

同上

登筮相望於艾陵

葢夫須也

韋昭解

國人欲告者來告

告不任國事也

韋昭解引三君

王背譖而立大夫向檐

檐屋名也

韋昭解

越語上

納之太宰嚭

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也平王殺之嚭

奔吳也

韋昭解云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上下據韋解補

越語下

春秋左傳國語注

鄭經館補校 八上卷二十

德虐之行因以為常

言無德行虐習以為常

忠臣解骨

解骨子胥伏屬鏹也

韋昭解引賈唐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重祿實璧

韋昭解

而毒黽之與同渚

宋岸補音同渚唐賈孔作渚



春秋外傳國語孔氏注

晉 孔晁 撰

周語上

陽癘憤盈土氣震發

痺起憤盛也盈滿震動也言陽氣起而盛滿則震

動發也宋庠國語補音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

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

春秋左傳文九年孔穎達正義

春秋外傳國語孔氏注

鄭煥館補校八十卷二十一

周語中

行李以節送之

今本作行禮春秋正義孔注因語其本亦作李

行李行人之官也

春秋左傳信三十年正義

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

也春秋左傳成十三年正義

周語下

景王

二十五年王崩

昭二十一年春秋左傳昭二十一年正義

魯語上

室如縣磬

縣磬但有柄無覆春秋左傳僖二十六年正義

既其葬也焚煙達於上

今本煙作烟

已葬而樞焚煙達梓外春秋左傳文二年正義

魯語下

晉侯使行人問焉

晉侯使行人問也春秋左傳襄四年正義

春秋外傳國語孔氏注

鄭煥館補校八十卷二十二

咨材為讞咨事為謀咨義為度

今本作才春秋正義引作材

材謂政幹也

君既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今本賦作況

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言自謂知所無

及懷靡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爲六德也

此皆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賜並同上

木石之怪曰夔蛭蝮

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宋庠補音注山繅店賈孔並同

晉語三



作爰田

今本作桓田春秋正義引孔晃作爰田

爰易也實眾以田易其疆畔春秋左傳僖十五年正義引邢昺

晉語四

間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閔公稱幹是一骨故欲觀之謀候也微敝也春秋左傳

僖二十三年正義

其左執鞭弭右屬糞鞭

馬鞭及弓分在兩欲辨右帶糞鞭之文故云左執

糞鞭得而執也

三 鄭板補校 八十卷二十三

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歸懷嬴更以貴妾禮逆之也並同上

乃行賂於草中之戎與鄆土之翟宋庠補音翟土孔晃作賂

以仰浦而後大宋庠補音以仰孔本作仰

仰牛亮反言以仰浦而大人仰教而成音

晉語五

舍於逆旅甯羸氏

甯羸掌逆旅之大夫春秋左傳文五年正義引賈逵孔晃

晉語六

欒武子將上軍池文子將下軍

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黶將中軍士燮佐之

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春秋左傳成十六年正義

晉語七

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

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春秋左傳成十八年正義

正義

二月乙酉公即位

二月卽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同上

欒伯謂公族

鄭板補校 八十卷二十四

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春秋左傳宣二年正義

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

義

備公族大夫春秋左傳成十八年正義

歌鍾二肆

歌鍾鍾以節歌也春秋左傳襄十一年正義

於今八年七合諸侯

不數救陳與成鄭虎平餘七也同上



晉語八

今忼日而惕歲宋庠補音而澈左傳及孔晁注並為惴

晉語九

遂施邢侯氏

施口氏反廢也宋庠補音陸德明春秋左氏釋文

吾伏殺喀血宋庠補音喀孔晁作喀

喀音客補音

趙簡因于莫宋庠補音于莫孔本並作婁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

春秋外傳孔晁

壯音莊宋庠補音引孔

曰東方之士孰為愈補音為愈孔晁作愈

愈勝也同上

鄭語

夔越不足命也

熊繹元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廷熊

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春秋左傳信義

惡角犀豷盈宋庠補音角犀豷唐孔本作犀

五 鄭經補校 八十卷二十五

而與專同補音與與與孔唐本作專

楚語上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補音椒舉左傳唐孔本並作椒

吳語

乃匍匐將入棘闈

棘楚邑闈巷門陸德明左氏釋文

越語下

而鼃黽之與同渚宋庠補音同渚唐孔作渚

春秋外傳孔晁

六 鄭經補校 八十卷二十六











周語下	仇土堯	大刃士燮	乃汗施舍	勉伯歌	言大族	為介介	反九玉	朝覲	覓芹道	國語音	同貽造	殺烝或	觀或	而縮反	厭反	曼音	因方難	注方難	波伯姑	以陳媽
	反土堯	反先協	反下音	反則遠	於同	於大也	去音	上音	上音		反七季	或為	或或	反所六	反一占	音淫	難武而	方難而	伯姑	媽反
		反先協	反下音	反則遠	於同	於大也	去音	上音	上音		反七季	或為	或或	反所六	反一占	音淫	難武而	方難而	伯姑	媽反
		反先協	反下音	反則遠	於同	於大也	去音	上音	上音		反七季	或為	或或	反所六	反一占	音淫	難武而	方難而	伯姑	媽反

魯語上	山景	今下音	丙上音	反扶問	宣編字	族音姑	音無射	音作	國語音	反不殺	共神	旗旋	簡音	字古崇	反汗	蘇字	奄與焉	語迂
之姓國	以証	詩	非古	在折	古通	洗小	亦有	或		反不交	音令	上音	或一	制量	反汗	和昭	音預	一于
伯禽也	証	依	文下	錫音	通	如字	有	或		反不交	音令	上音	或一	制量	反汗	和昭	音預	一于
成王封	証	依	文下	錫音	通	如字	有	或		反不交	音令	上音	或一	制量	反汗	和昭	音預	一于



















楚語上 史記楚世家 顛項之後也 陸終生六子少曰 楚居丹陽 宋忠曰 在丹陽郡枝江縣至楚 文王自丹陽徙於郢 在郢都江陵縣也 齊尾五觀 濶 反 女 限 嗜 芟 上 音 利 反 秋 舉 音 焦 左 傳 並 作 椒 音 西 廣 反 古 曠 輕 挑 音 賈 作 仇 傳 作 鼓 鈞 音 均 或 子 肖 反 音 成 或 為 木 沐 反 子 了 網 駢 音 仇 傳 作 鼓 鈞 音 均 或 而 函 音 成 或 為 木 沐 反 子 了 網 駢 音 仇 傳 作 鼓 鈞 音 均 或 衛 上 如 字 音 洎 或 為 木 沐 反 子 了 網 駢 音 仇 傳 作 鼓 鈞 音 均 或 訪 譽 音 位 字 音 有 替 音 薛 音 作 懿 注 讀 曰 抑 詩 中 遼 音 退 也 見 頓 音 茂 務 音 愁 真 反 牛 刃 楚語下

不憚 音 搗 或 齊 敬 反 西 音 血 骨 音 聊 蕃 息 頃 龍 莠 二 音 苛 姒 二 音 牛 判 反 規 緣 音 一 撥 二 音 鬪 且 反 子 余 於 菟 音 上 烏 徒 下 音 王 頹 反 一 音 處 鄙 音 熊 頤 音 頃 年 其 蹶 駃 上 音 肅 音 徒 下 音 王 頹 反 一 音 處 鄙 音 熊 頤 音 頃 年 其 蹶 駃 上 音 肅 音 莫 隊 音 謹 說 乃 交 反 疾 皆 反 色 杏 邴 歇 下 音 屑 戕 音 蟾 為 音 琦 或 人 禁 力 角 于 黨 音 掌 吳 語 伯 太 王 之 後 也 周 太 王 少 子 季 歷 賢 將 立 為 周 大 吳 示 伯 太 王 之 後 也 周 太 王 少 子 季 歷 賢 將 立 為 周 大 忠 曰 句 吳 大 伯 所 居 之 地 乃 謀 季 歷 而 奔 荆 蠻 文 身 斷 于 鄩 音 或 為 搗 音 號 箸 反 中 略 其 墟 從 刃 繁 一 今 一 木 音 以 咳 音 匯 亦 氏 狐 搗 音 鵲 反 無 拂 音 以 司 音 何 古 屏 音

步 丁 以 璞 二 音 王 覺 音 深 汗 音 存 饑 才 見 反 下 痞 希 反 胡 挾 亂 女 交 女 黎 老 反 力 奚 余 令 反 力 呈 肆 易 上 將 很 反 胡 挾 亂 女 交 女 黎 老 反 力 奚 余 令 反 力 呈 肆 易 上 以 鼓 反 下 鴟 夷 反 昌 之 案 舉 音 託 或 為 落 諸 木 闕 為 巨 月 脩 遠 或 為 正 適 音 將 夾 反 公 治 而 廡 目 闕 反 說 文 訓 賢 或 昌 也 反 注 云 傍 擊 頤 近 之 矣 又 謂 木 多 食 士 音 振 甲 音 係 馬 計 秉 杓 音 之 始 音 如 茶 徒 赤 煥 音 丹 彤 大 反 矜 反 巨 禁 錙 于 純 音 令 丁 音 諱 卸 上 音 花 而 造 七 到 左 略 音 目 到 二 音 不 貫 除 挺 鉞 音 夫 概 反 古 侯 任 音 淮 閱 反 巨 月 令 女 上 音 汝 反 倡 謀 音 困 鹿 反 古 倫 蒲 巖 音 簞 國 語 音 食 上 音 單 別 物 反 彼 列 微 幟 音 眩 瞽 三 音 背 屏 向 屏 餅 音 之 摘 音 越 語 上 史 記 世 家 越 夏 禹 之 後 少 康 庶 子 也 封 於 會 方 氏 掌 之 國 在 海 中 郭 璞 云 越 節 西 漢 今 建 安 郡 是 也 亦 曰 蛇 種 賈 人 古 衰 筮 反 小 木 音 匹 彼 女 女 上 如 字 下 尼 去 反 下 同 湖 江 之 列 踐 說 以 暴 步 卜 請 史 庚 子 句 鉤 諸 暨 音 于 鄩 反 牛 斤 姑 篋 反 迷 結 免 乳 反 而 主 廩 以 留 在 不 舖 音 不 歡 反 昌 劣 今 微 音 兩 句 鉤 覽 差 上 音 教 辰 字 辰 雷 救 反

不憚 音 搗 或 齊 敬 反 西 音 血 骨 音 聊 蕃 息 頃 龍 莠 二 音 苛 姒 二 音 牛 判 反 規 緣 音 一 撥 二 音 鬪 且 反 子 余 於 菟 音 上 烏 徒 下 音 王 頹 反 一 音 處 鄙 音 熊 頤 音 頃 年 其 蹶 駃 上 音 肅 音 莫 隊 音 謹 說 乃 交 反 疾 皆 反 色 杏 邴 歇 下 音 屑 戕 音 蟾 為 音 琦 或 人 禁 力 角 于 黨 音 掌 吳 語 伯 太 王 之 後 也 周 太 王 少 子 季 歷 賢 將 立 為 周 大 吳 示 伯 太 王 之 後 也 周 太 王 少 子 季 歷 賢 將 立 為 周 大 忠 曰 句 吳 大 伯 所 居 之 地 乃 謀 季 歷 而 奔 荆 蠻 文 身 斷 于 鄩 音 或 為 搗 音 號 箸 反 中 略 其 墟 從 刃 繁 一 今 一 木 音 以 咳 音 匯 亦 氏 狐 搗 音 鵲 反 無 拂 音 以 司 音 何 古 屏 音



越語下

范蠡音靡王音所卒子季管籥音取鍵音可疆求反

穀種音俳優音排屬音鑿音燭音莫適音觥飯古冠音

上音元 下音能 冠音上音蛙 下音 同階音賈音孔音作音渚音譏音淺音二音反

善言也尚書從誦音 四鄉音辨乃侯人之言也

國語音

去聲 婦嬪館補校 八十一卷四十三

孔子三朝記

千乘第一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脩其藩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為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地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違違則事上靜靜斯深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

孔子三朝記

婦嬪館補校 八十一卷四十四

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盡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顧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開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開焉遠者積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母易事母假名母重食品



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閭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

孔子三朝記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四十五

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宮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勅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與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

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慳慳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開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探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

孔子三朝記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四十六

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事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餼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壽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服昔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暵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



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殍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各不升於公門此以氣其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

孔子三朝記

鄭經補校 八十卷四十七

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言令之及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與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寡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力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大戴禮 記第六

七十

四代第二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順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之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六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

孔子三朝記

鄭經補校 八十卷四十八

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恆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典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



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  
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教此昔先  
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公  
曰善哉子察教我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  
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  
今矣然而與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之師  
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

孔子三朝記

婦孺館補校  
八十卷四十九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  
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  
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  
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  
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  
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  
然威然頤然羣然蹠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  
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  
脩聲不視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

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  
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  
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惜而不能用也何以  
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寶  
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  
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  
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  
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

孔子三朝記

婦孺館補校  
八十卷五十一

於道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  
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  
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各名  
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  
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  
以稽廢一日失統恐不長譽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  
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弗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  
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涉無測深小無招大  
此謂楯機楯機寶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



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為也難行  
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  
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眾妨於政為  
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  
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妨於  
政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  
於政幼勿與眾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微勿  
與事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  
臣將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

孔子三朝記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五十一

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  
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  
建政脩國脩政公曰善哉

大戴禮記  
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三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  
以聞之唯上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  
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  
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  
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

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  
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  
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  
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  
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直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  
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昏是故上古不  
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宮四道正地事也天子御筵諸  
侯御茶大夫服笏正民德也儆此三者而一舉之戴  
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奉天道而敬行

孔子三朝記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五十二

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教地實  
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軍行  
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建  
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呂奏五聲聽明教置離  
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  
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  
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數  
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  
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



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度遠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惜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巨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巨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

孔子三朝記

婦孺館補校 八十卷五十三

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袞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允聖之道斯為美乎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積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大戴禮記 第六十九

誥志第四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

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禱祀內外無失節其可以省然遠災乎子曰巨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巨未知其可以為遠災也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傲民財傲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可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

孔子三朝記

婦孺館補校 八十卷五十四

唯聖人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祿也巨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與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鷄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闔以順天道此謂虞計



月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惟地是  
事人曰作樂日與惟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違厥事民  
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  
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典而時用常節曰聖  
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卒  
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  
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侯時湯治以伐亂禹治  
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  
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怒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

孔子三朝記

婦孺能補校  
八十卷五十五

之勿沮民成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益於  
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為聖貴  
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  
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  
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  
不閉鳳降忘翼驚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螫不整嬰兒  
蚤蟲不食天駒雉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隆  
仁國家之昌國家之滅信仁是故不崩不罰如民咸  
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肩使來往地廣畢極無怨

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虐以  
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口敷仁賓也 大或禮  
記第七

小辨第五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親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  
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  
王學齊大道以親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  
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  
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述志庶人聽長辨禁

孔子三朝記

婦孺能補校  
八十卷五十六

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  
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  
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親於樂  
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  
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  
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曰  
微子之言吾豈樂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  
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取善則  
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



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八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殺行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疆避子曰疆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

孔子三朝記

地壇館補校  
八十卷五十七

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疆避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用兵第六

大戴禮記  
第七十四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貧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憚憚而無厥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整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哀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與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孔子三朝記

地壇館補校  
八十卷五十八

校德不塞嗣武子孫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於天也食之民布散厥親疎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紉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璫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禁四



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餓皆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殄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君子哉

大戴禮記第七十五

少閒第七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

孔子三朝記

六卿履補校八十卷五十九

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

也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術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止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道也

孔子三朝記

十七卿履補校八十卷六十

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嗜善之不同也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臣則不能五王取人臣也傳聞之以委於君臣則否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



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脩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

孔子三朝記

六八 姬姬館補校  
八十卷六十一

爲虐粒食之民惜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忽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七其佐乃遷姒姓於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興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

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遷伐崇許魏以容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興用行三朝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

孔子三朝記

十九 姬姬館補校  
八十卷六十二

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與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時天之所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臣恐其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



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枝傷則枝葉必凋枯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夫政者疆蕪朱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懋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

孔子三朝記

人器君無假人各公曰善哉

大戴禮記 第七十六

子攝續補校

八十卷六十三

詁幼

宋 顏延之 撰

此蚘蟻也善跳蟻音猛

陸德明爾雅釋文

關呼縣反

爾雅釋文引呂忱顏延之荀楷案顏者詁幼荀楷著廣詁幼此並引者一音音義

同也荀楷說可見者止此一係故增著顏書中

努矢也

後漢書與服志章懷太子注引幼詁案即詁幼也

羅噴歌曲

廣韻上聲一量噴字注引告幼童文案亦詁幼也

詁幼

子攝續補校 八十卷六十四



嚴助書一卷漢嚴助撰助本莊姪漢避明帝諱改稱嚴漢書本傳云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又曰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後坐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棄市黃東發譏其徒以裨固取寵亦以裨闔誅然則助之爲人亦主父偃之流而漢志列其書四篇於儒家或其以賢良對策時文章具有儒術然今不可見矣本傳嚴助書

序

如娘館補校  
八十卷六十五

猶載其一篇詰田蚡不救東甌實啓征伐之機論意淮南似代上矜功而飾過武帝以其守會稽不聞問報書責之末云具以春秋對勿以蘇秦從橫蓋有以窺其所學也姑從班志列儒家類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嚴助書

漢嚴助撰

詰太尉田蚡

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嚴助書

諭淮南王

如娘館補校  
八十卷六十六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遣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生殺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叩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謂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亂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



者遂言則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

嚴助書

二 鄒慶館補校 八十一卷六十七

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上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嘉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主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閩故使臣助來諭王意上

厲學一卷晉虞溥撰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官都陽內史事蹟具晉書本傳稱除都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載其移告縣屬及作誥以獎訓諸生二篇隋書志不著目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一千六百九十件內有虞溥厲學與蔡邕勸學相次御覽六百十三引厲學六百七引厲學篇皆獎訓諸生誥中語則書以厲學標目矣史志不載者或均刊文集中乎今就本傳錄出題依御覽入儒家類訓辭爾雅發人意志而學之染人甚於丹青尤各言可釋也歷城馬

厲學

序

一 鄒慶館補校 八十卷六十八

國翰竹吾甫



厲學

稔告縣屬

晉 虞溥 撰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

厲學

一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六十九

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

化音書虞溥傳

獎訓諸生誥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未聞日見所不見御覽引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久而渝矣御覽引未見久

學而渝者也

御覽引作不見久而渝於學也

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教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

厲學

二 鄭煥館補校 八十卷七十

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穎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苦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同上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三引接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不立也二句又卷六百七引學之染人四句作虞溥厲學篇



目耕帖卷一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易一

春秋左傳孔穎達正義引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  
巽坎離艮兌消息案漢孟喜易專論消息虞翻宗  
之此蓋孟虞所述又易緯乾坤鑿度引庖犧氏曰  
上山增艮定風對信立雷作威火水成濟此蓋古  
三墳八索中語漢人得而述之梅鶯古易攷原自  
序有儒一生問於鶯曰伏羲之作易有畫無文信

目耕帖

卷一

一 鄭板橋補校

平鶯應之曰景差大招曰伏羲駕辨兮王逸注于  
駕辨伏羲書名伏羲既有書名駕辨安得謂其無  
文哉

連山歸藏書皆不傳朱元昇三易備考說連山云連  
山二篇自復至乾為陽儀自姤至坤為陰儀其策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云長分消翁者連山易至  
精至變至神之理寓焉乾與坤對乾之具 坤之  
消乾之分即坤之翕坤之長即乾之消坤之分即  
乾之翕兌與艮對離與坎對震與巽對餘五十六

卦兩兩相對長分消翕悉準八卦說歸藏云歸藏  
易以六甲配六十四卦所藏者五行之氣所用者  
五行之家也又云歸藏易首坤尾剝又云歸藏二  
篇自甲子至癸巳為先甲自甲午至癸亥為後甲  
其策萬有八百又云六十四卦藏者十有六用者  
四十有八乾為六十四卦之父坤為六十四卦之  
母坤統藏卦乾統用卦坤乾所以首六十四卦也  
有藏斯有用純坤又所以首純乾陸佃云連山始  
於艮故曰連山又云連山易長安人家有之其卦

目耕帖

卷一

二 鄭板橋補校

皆縱徐善四易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朱  
徐之徒蓋及見原書故言之詳明如此今購求不  
可得開嘗就諸書所引各輯為卷刊之連山遺爻  
如姤初六龍化于地或潛于窟茲孽之牙中乎初  
八一人知女尚可以去歸藏遺爻如瞿有瞿有瞿  
宵梁為酒尊于兩壺兩輪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  
澤我取其魚鼎有黃耳利取鯁鯁有鳧鳧有鴈  
鵝鵝君子戒車小人戒徒皆古雅可誦也  
朱震漢上易叢說歸藏初經初乾初真初艮初兌初



萃初離初釐初巽與坤萃坎釐震也李過西溪易  
說艮作狼又載歸藏六十卦名乾屯蒙訟師比  
小毒畜履泰否同人大有狼釐大過頤困井革鼎  
旅豐小過林禍觀萃稱僕復母亡大毒畜瞿散家  
人節與蹇荔員誠欽恒規夜巽兌離萃兼分歸妹  
漸晉明尼岑霽未濟遂蜀馬徒西溪以需為溥小  
畜為小毒畜臨為林禍大畜為大毒畜黃宗炎周  
易象辭升為稱制為僕无妄為母亡瞿當屬觀家  
人為散家人渙為與解為荔損為員咸為誠欽當

目耕帖

卷一

三姪奴館補校

屬旅規當屬節夜當屬明夷謙為兼分當屬睽岑  
霽當屬賁遜為遂蠱為屬朱氏絲尊經義考瞿在  
散家人之前則睽也以損為員而誠次之則益也  
欽在恒之前則咸也古者書契取諸夫於規義近  
夜有姤遇取女義疑規當屬夬夜當屬姤也以謙  
作兼而分次之則分為豫也岑霽在未濟之前則  
既濟也以蠱為蜀而馬徒次之則馬徒為隨也翰  
案歸藏亦六十四卦西溪闕其四乾首當有真羅  
萃路史注歸藏初經卦皆六位其卦有明夷焚惑

耆老大明之類以真及焚惑耆老大明四卦補之  
恰符六十四卦之數依黃朱二家所釋唯闕噬嗑  
賁中孚以義推之焚惑為噬嗑大明為賁耆老為  
中孚也

羅萃路史注春秋演孔圖孔子成春秋卜之得陽豫  
之卦史記始皇得銅池君壁言明年祖龍死卜之  
得游徙吉陽豫游徙連山卦也

許慎說文解字易蜥易蠃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  
月為易象陰陽也羅泌路史發揮易者盧蠃之名

目耕帖

卷一

四姪奴館補校

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  
也象者茅犀之名稀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  
是則象者取其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  
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容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  
人於象也此主說文第一義為說正義引易緯云  
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說文  
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翰案逸周書王會解外  
臺之四隅張赤布而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曰交  
闕爻闕即周禮天官掌會所設之陛極鄭康成注



謂行馬其形用兩木相交故稱爻同易爻取象於此

韓流澗泉口記引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咸恒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於天道下篇始終於人事故上篇始於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於夫婦終於未濟也案此說本之夔原不如張汝明易索以卦之體用言蕭景元易考原以卦之正偏言尤為精覈張云乾坤坎離曰天行地勢水洊

目耕帖

卷一

五如環館補校

至明兩作象在上何也四卦者覆而无變體卦也故其象自體而起用震艮巽兌曰洊雷兼山隨風靡澤象皆在下何也四卦者覆而相變用卦也故其象攝用而歸體然則乾坤坎離為上經之始終其明體乎震艮巽兌運行乎下經之中其達用乎蕭云乾坤坎離四正卦也當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也當居下經八卦既分餘卦以次附焉此兩經所以分之綱領也每卦各具上下二經每卦之體各十有六總為一百二十八體而成六十四卦

皆自八卦本體中分出生者也坎離之分體在上經為主在下經為客震兌之分體在下經為主在上經為客

俞汝玉周易集說或疑上經卦三十二下經卦三十四多寡不均殊不知卦有對體有覆體何謂覆體屯倒轉為蒙需倒轉為訟之類是也何謂對體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相對而不可覆者是也餘皆一卦倒轉為兩卦故上經卦三十約之則十八下經卦三十四約之亦十八謂之不均可乎卦分

目耕帖

卷一

六如環館補校

內外二體凡六十四陽六十四陰約為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四下經純陽卦四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上下經皆八不亦均乎上經陽爻入十六陰爻九十四約為十八則五十二陽五十六陰共一百八下經陽爻一百六陰爻九十八約為十八則五十六陽五十二陰共一百八其均如此案此本先天之學而發明卦數得自然之理亦可取也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



上下經十翼故十二篇此古初本也自賈直以象  
象文言雜入卦中鄭元王弼因復更變古經遂紊  
宋王洙古本上下經只載爻辭外分卦辭一象辭  
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  
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呂大防古經並列卦爻分上  
象下象上象下象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  
雜卦各爲一篇總十有二篇晁說之古周易卦爻  
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  
八吳仁傑古周易上下經後象傳一象傳二繫辭

目耕帖

卷一

七姪姪館補校

上傳三繫辭下傳四文言五說卦上六說卦中七  
說卦下八序卦九雜卦十以卦名及初上九六二  
用之文歸之繫辭傳以今繫辭上爲說卦上繫辭  
下爲說卦中今說卦傳爲說卦下尤多變亂周燔  
九江易傳上經乾傳一泰傳二噬嗑傳三下經咸  
傳四夬傳五豐傳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自天地  
定位以下爲說卦九序卦雜卦不另爲卷故凡九  
卷改更次第亦號古易於諸家爲無用呂祖謙因  
晁氏本定著十一篇與呂微仲古易合惟十翼並

加傳字朱子本義用其本今本義經文次第與王  
弼本同由程子易傳本用王弼董楷作周易傳義  
附錄割裂本義以附程傳後遂沿行浸失朱子之  
意沈煥有復古易十二篇以東萊訂正古易刊正  
今世行本大有功於古學

孔氏正義元亨利貞是乾之四德也子夏易傳元  
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  
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諸和貞固不失其宜是  
以法天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房審權周  
目耕帖 卷一 八姪姪館補校

易義海引魏徵云始萬物爲元遂萬物爲亨益萬  
物爲利不私萬物爲貞呂大臨易章句元所以本  
也亨所以交也利所以成功也貞所以爲主也皆  
主文言四德分析言之不云大亨而利於正也  
初九潛龍勿用子夏傳龍所以象陽也此爲最古之  
解賈誼新書容經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  
不反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  
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唯費龍乎淮  
南子人間訓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稂欲其食



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言時之不可以行也後漢書魯恭傳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照照萬物養其根莖而猶勝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案賈誼在漢文帝時楊何及施孟梁邱易皆未立學所述者蓋田何弟子王同服光周王孫丁寬四家傳語也淮南有九師道訓書鴻烈蓋用其語魯恭所引與唐大衍

目耕帖

卷一

九鄉媛館補校

歷議引孟喜卦氣相近殆為孟氏遺說此三說皆漢代經師傳受之古義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沈麟士曰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為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道既當潛伏故言勿用沈南齊人著周易要略佚說僅存此條假象之解尤得象意漢伏波將軍上銅馬式表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王安石易解龍行天物故象乾馬行地物故象坤本此為說李燾易學龍麟八十一為九九之數亦

以象乾也訓釋龍字諦切徐體乾周易不我解則以天星詮之其說云春秋傳土功龍見而畢務言九十月之交龍星朝見於東方而農人土功之務畢矣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魏獻子問龍於蔡墨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左氏言周易實以星為龍矣龍非星豈得朝夕見乎史云杓攜龍角角在斗前為蒼龍之首杓建子丑龍亦旋于子丑之下隱而未見故曰潛龍勿用杓建寅卯龍

目耕帖

卷一

上鄉媛館補校

亦躍于寅卯之方實在天淵之分故曰或躍在淵杓建辰巳龍亦見于辰巳之方懸于天田星下故曰見龍在田杓建午未龍適當中天之上故曰飛龍在天杓建申酉龍夕惕于西南故曰夕惕若杓建戌亥龍朝見于東北晝晦其形故曰亢龍有悔說甚奇剏與鄭氏爻辰頗相似但引春秋傳蔡墨之說則非其義案春秋昭二十九年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蔡墨歷言蔡龍氏御龍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氏又言龍水物也水官乘矣故龍不生得後乃引周易在乾之姤云云則所謂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者正指龍以爲畜而言豈謂朝夕見龍星乎若王昇易說乾初九潛龍勿用蓋初爻是震故爲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爲潛龍二爻見龍在田此爻變爲離有見龍象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爻變爲兌有夕意四爻或躍在淵亦初爻而震爲足故躍上九亢龍此爻變夬澤在天上所以爲亢此則參鄭虞卦變之義而於蔡墨之言卦者

目耕帖

卷一

十一如奴館補校

有合林之奇取焉

宋閻邱所胡寅共作二五君臣論其說謂卦以六爻而成二臣也五君也二五君臣正體也若以陽居陰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彊以陰居陽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趙希弁續讀書志云蓋作於紹興間意有所屬也案二人同出胡文定之門亦卽文定作春秋傳之微旨

淮南子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張竦引易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張衡思元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皆以厲字上屬爲句說文引易作夕惕若黃亦上屬爲句

无咎馮椅厚齋易學无今無字六傾西北故文從天屈西北咎文人從各相違也遠則相尤說文災也卽洪範之休咎也案說文無通於无者虛无道也引王青說天屈西北爲无此馮氏之所本藝苑雜黃无亦作亡古皆通用秦時始以蕃無之無爲有無之無詩書春秋禮記論語本用無字變篆者變爲無惟易周禮盡用无然論語亡而爲有我獨亡

目耕帖

卷一

十一如奴館補校

諸無字蓋隸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不改也

史記孝武本紀詔曰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時初立楊何易博士則楊易本作蜚也王褒四子講德論引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褒在宣帝朝時正立施孟梁邱三家易則褒所引者三家經本下四語亦三家說也蔡邕書石經用三家本其作隸勢有飛龍在天語亦作飛字則蜚古文飛字變隸所改也朱子語錄太祖一日問王昭素乾九五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爻昭素曰何害若臣等  
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  
陛下此說最好呂中云古今言易者失之拘在陛  
下則為飛龍在天在臣下則為利見大人善言易  
者莫如昭素矣古今言陰陽者失之泥時事未判  
時屬陽已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如張詠矣  
史記蔡澤傳澤說應侯引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  
不能下信而不能訕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此是商  
瞿傳受之初義淮南子繆稱訓同言而民信信在

目耕帖

卷一

古齋媛館補校

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  
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  
也故易曰亢龍有悔此亦九師等發明古說與大  
學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義協

劉瓛周易乾坤義總六爻純九之義故曰用九兼山  
易解用九用六獨乾坤有之乾純陽故曰羣龍坤  
純陰故曰永貞羣龍无首所以不至於亢永貞以  
終故無龍戰之災此只就本卦說未得用字之義  
楊萬里庸言或問易皆六爻而乾坤獨有用九用

六然則爻其七乎楊子曰用九用六所以發六十  
四卦之用之兆也此說甚精翰案春秋傳蔡墨言  
龍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  
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  
龍无首杜預注坤上坤下坤乾六爻皆變正義乾  
之六爻皆變則成坤卦故為用九之辭然則乾之  
用九交坤也坤之用六交乾也陰陽交而六子生  
故交易之謂易也乾之用九變坤也坤之用六變  
乾也陰陽變而萬物備故變易之謂易也王安石

目耕帖

卷一

古齋媛館補校

嘗欲繫用九於亢龍有悔之下程子非之以為六  
爻皆用九彙括交變之義

周樸圖書影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  
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  
變也亦有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是  
也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  
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有用七用  
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  
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



可也故聖人繫之九六如近日占家之有重交單一拆不可以定名也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石守道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陳振孫書錄解題按宋咸補注首章有此義晁殆誤記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注引宋咸云不繫象於乾卦以尊文王周公案此說非是夫子十翼各自爲書費直取附各卦鄭康成王輔嗣因復變亂之爾

目耕帖

卷一

主鄭煥館補校

蘭廷瑞漁樵易解乾元者天陽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爲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朱子語錄引徐渙云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則坤元二說足相發明  
荀爽易傳說乾彖云乾升于坤爲雲行坤降于乾爲雨施案荀傳費氏古文學多以升降言易如屯彖云初六升二九二降初剛柔始交也蒙彖云二進

居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也咸彖云乾氣下終始復升上居四坤氣下終始復降下居初皆與此同頗得交易之義蜀才易注說師云此本剝卦按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說比云此本師卦按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爲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長正此亦崇荀氏之法蜀才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見蜀李書云

詩邶風干旄正義引五經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

目耕帖

卷一

十六鄭煥館補校

天子駕六龍則六龍取喻六馬也馬八尺曰龍龍馬通氣故說卦傳云乾爲馬漢人名馬曰六龍亦取此義  
胡瑗易傳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猶人之耳目鼻口四體乾猶人之耳聽目視鼻口言四體之運動也天形蒼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三萬六千六百餘息故



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矣自古及今未嘗有毫釐之過亦未嘗有毫釐之不及蓋乾以至健至正而然也房審權周易義海朱子語類並取其說正義不言天行乾而言健者劉表云詳其名也然則天是體名乾則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所以尊乾異於他卦楊簡慈湖易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見使知夫乾者特一時始為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又曰健案楊說得教戒學者之義

目耕帖 卷一 七好媛館補校

程迥周易外編大象以德言之則稱君子以政言之則稱后以創法言之則稱先王對下言之則稱上以繼統言之則稱大人按五經異義引孟京說周人有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稱三也大君者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此指爻辭所稱二說可以互考  
白虎通引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說云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者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

其處也說用三家反復作反覆三家舊本也徐直方進齋易解大人造者大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說極確當漢書劉向傳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言聖人正位臨馭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陸德明釋文大人造鄭祖阜反為也王肅七到也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案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三家之易鄭王傳古文作造

目耕帖 卷一 六好媛館補校

則劉用三家本也  
文言是夫子十翼之一劉歆云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是也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弗思甚矣范諤昌易略簡謂諸卦象爻辭乾坤文言並周公作白文言以下孔子述也又謂乾卦答以下為孔子贊易之辭非文言也豐坊易辨以孔子授易於商瞿故其說文言傳凡云何謂也言是瞿所問凡云子曰則夫子答之之辭皆臆說無據馮椅厚齋易學此錯雜象象之言以文之故曰文言蓋孔



子門人所題以志篇目者以文言爲孔子門人所題亦非是

春秋左傳襄九年穆姜引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比今本文言傳惟元亨利貞無四者字善作體嘉會作嘉德爲少異爾蓋古太卜掌三易者解釋周易之辭如比固屯入左氏載此類頗多夫子繫易辭述之以隨卦不足盡此四德故取附

目耕帖

卷一

九 鄭燮補校

於乾也范諤昌據此以六十四卦之彖皆出於周公馬永卿元城語錄亦據此以爲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均謬矣

釋文體仁引京房荀爽董道本作體信案周伯琦六書正譌元从二从人仁則从人从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人所以靈於萬物者仁也元之爲仁千古不易古文信作似傳易家以仁似相似致誤耳李舜臣周易本傳元者何仁也果木之實其中有生性者皆謂之仁此造化之本而生物之元也允爲

不磨之論

蔡邕汝南周巨勝碑有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二語以合易爲德與左傳合蔡碑或本左氏切喜平中書石經見三家易本有作嘉德者據而用之乎案嘉德卽詩所謂懿德也

周易義海引薛溫其云在天爲春夏秋冬在人爲仁義禮信案孟子人之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道却智字非也或問朱子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兩字方能盡之又云

目耕帖

卷一

三 鄭燮補校

配冬冬有終始之義何楷周易詁訂據乾鑿度曰水土二行謂兼信與智也要不如胡瑗易傳游辭易說爲當胡氏云以事業言之則元爲樂亨爲禮利爲刑貞爲政物之既成以歸于正陰陽之義幹了萬事聖人法之爲智不言信者以信屬土分王四季游氏云事以智謀物以智創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耶

金真學易紀不易乎世與天下有道而不與易之



易同蓋初九未用故朱能以道變易乎世此於潛字為切

陸山易本傳乾畫一一則誠坤畫虛虛生敬故九二言誠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庖犧心畫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司馬溫公易解君子外修言辭內推其誠內外相應令無不行事業所以日新也立誠自不妄語始馬永卿元城行錄一日遊席間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公問行之何先溫公

目耕帖

卷一

三如娘館補校

曰自不妄語始古名儒行其所言如此

劉牧周易新注立德而智能及之知至而能至之者也立功而仁能守之知終而能終之者也蘇軾東坡易傳至之為言往也終之為言止也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王應麟因學記問知至至之始條理者智之事知終終之終條理者聖之事案三說皆名言精理蘇說尤優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義海引蠶緯云九四以儲位言之則若夏禹之啓漢高之惠居伯益趙王之

際務德修業欲及時既不回邪又不離羣乃得无咎案此本胡氏易傳儲嗣以進其德生義蓋泥於龍為君象故有此言與何微周易廣疏以大有卦喻女主皆臆說也

林萬頃解同聲相應章云蠶吐絲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天壤平地而水溼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虎嘯而風

目耕帖

卷一

三如娘館補校

號風自上而下應者水火燥溼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者也閩書載此條謂陳藻見之曰當北面矣案林說雋永似子書中語然於卦義尚未深協未若李鼎祚集解所引虞翻荀爽之說為精虞云同聲相應謂震巽庖犧觀變而放八卦雷風相薄故相應同氣相求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水流溼火就燥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雲從龍風從虎就為龍雲生天故從龍也坤為虎風主地故從虎也荀云陽動之坤而為坎坤



者純陰故曰溼也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也龍喻王者謂乾二之坤五為坎也虎喻國君謂坤五之乾二為巽而從三也三者下體之君故以喻國君荀又說本乎天者親上謂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說本乎地者親下謂坤六五本出於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也虞主旁通荀言升降漢人家法非空談之比也

漢書五行志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引易曰

日耕帖

卷一

三三輝煇館補校

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漢人陳說災異以寓箴規其旨深微如此

胡滄曉籌燈約旨性也者始亨之乾元保合之太和未發之達道含仁蓄義之本也又云天道發端于亨人道發端于慎獨此前人未發之蘊

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李翱復性書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熱情而

明代淵周易旨要性為本體情為應用必常以性照禦於情使用不離體體不離用是謂性其情皆善發明輔嗣之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正義云其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並與九三同也則重字非衍文

籌燈約旨出乾坤而推諸繼善之後則民胞物與皆吾之左提右挈者也自傷其手足是謂不仁由祖宗而邇諸資始之初則乾健坤順皆吾之形生神發者也不返諸最初烏能合德翰案大人者不失

日耕帖

卷一

三三輝煇館補校

其赤子之心故大人與天地合其德

其唯聖人乎釋文王肅本作愚入後結始作聖人厚齋易學始設問而卒自應之一說以前其唯聖人乎至此為中間用九之言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无得喪矣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王弼注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正義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只據人事為言漢書律歷志東北丑位



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龍昌期周  
 易注巽離坤兌陰之朋乾坎艮震陽之朋此以陰  
 陽方位言虞翻注西南得朋謂陽月三日變而成  
 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酉丁南故西南得  
 朋謂二陽為朋東北喪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  
 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  
 為喪也此用納甲之法案虞治孟氏易又嘗注魏  
 伯陽參同契納甲宗魏說也參同契云天符有進  
 退誦仲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期長子繼

目耕帖 卷一 三云如奴節補校

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  
 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  
 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朱子注三日第一節之中  
 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  
 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  
 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十五日第  
 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蟾蜍與兔魄日月  
 光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  
 氣雙明蟾蜍視卦飾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訖  
 五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長直于  
 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飾盡  
 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坤象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程  
 子易傳謂柔順利貞乃坤之德也君子之所行也  
 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本義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  
 子之所行如坤之德也王恕玩易意見牝馬地類  
 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作一節解是釋牝馬之貞  
 之義也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作一節

目耕帖 卷一 三云如奴節補校

解是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也  
 坤初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徐鄭周易新義郭  
 京周易舉正並云無堅冰二字趙汝楳周易輯聞  
 引郭京說以為按此乃舉爻辭以通文義謂言履  
 霜而遽及堅冰者霜為陰疑之極故言始凝明堅  
 冰之漸儻去堅冰二字但云始凝則始字無因而  
 發或者京因魏許芝之對而云爾卜史一時之言  
 可據以改經耶翰案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太史  
 許芝引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



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明者下接又曰初六履霜陰始疑也之所引說易傳非易文尤未可據以改經也

淮南子齊俗訓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子象楮炮烙生乎熱升深得防漸之義

鹽鐵論論菑篇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少加故齊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

目耕帖 卷一 毛鄭瑛館補校

以施刑此法家緣飾儒術殊失經旨

坤六二直方大鄭厚存古易坤爻辭皆協霜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疑衍不然屬下句翰案大字非衍亦不下屬當以一字斷句觀象傳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言大字文言傳敬義立而德不孤承上直方釋大字之義另作一解可見溫公易說直者言其象方者言其形大者兼形與氣而言然為分明

楊簡慈湖易解說直方之義云直心而往即易之道

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用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

游氏易說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感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此作學習解何楷訂詁習重也書所謂卜不習吉是也利即利有攸往之利筮得此爻於事无所不利不俟更卜蓋本爻之體中正變爻之用時中故文言傳不疑其所行不習之謂也以占筮言說奇而確

目耕帖 卷一 毛鄭瑛館補校

王大寶周易證義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曰章剛動而柔溫之含章也翰案含章即中庸引詩尙絢之義淮南子繆稱訓動於近成文於遠引易曰含章可貞正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義隱合淮南子詮言訓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翰案此反言見義謂咎譽有於彼而所以有咎有譽者在已咎譽无於彼而所以无咎无譽者在已括囊則得之已矣固知彼之无咎无譽也



左傳昭十二年載南蒯以費叛故策之過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以為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之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說義名通于寶謂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程傳擬之以媯武羿莽余童謂特為居攝之位皆與文言不能比附焦竑易筌據周官內司服掌王后六服四曰鞠衣及詩綠衣黃裳以六五為乾六五之配雖別

目耕帖

卷一

元嘉煥館補校

通一義終與卦旨不合翰案乾九五有剛健之德生知安行性之者也故擬以飛龍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而化之之謂聖也坤六五有柔順之德學知利行身之者也故擬以黃裳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充實之謂美也朱子論語集註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烈地道也可參通此爻之義

龍戰于野鄭康成注謂上六為蛇得乾之氣節似龍案陰符經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

覆此鄭之所本也孫坦周易析蘊乾上九陽之亢極不言陰戰之所以抑臣僭也坤上六陰之過極則與陽戰者所以警君防也盧穆易義夫所謂戰兩相勦敵之謂聖人曰戰蓋罪陽之失於防漸致无陽之嫌于野者又罪陰不能退避非所處之位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六爻皆陰而上爻言龍存陽也不曰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以討陰之義予陽不許陰為敵也稱血者以取敗之理懼陰也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

目耕帖

卷一

元嘉煥館補校

法訓義皆精

周易本義通釋說坤用六云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陸振奇易芥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為貞故曰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

程傳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以利字屬上句朱子非之矣而於後得主而有常下云關利字余芑舒請易



偶記程子以主利爲一句朱子因之遂以文言後  
得主爲闕文然彖傳後順得常與得主而有常意  
正一律似未見其爲闕文也

史記太史公自敘引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夕  
之故也其漸久矣與今易文言傳異又引易大傳  
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與今易繫辭傳  
二句文倒案太史公受易於楊何漢書藝文志易  
傳有楊氏二篇注名何字叔元舊川人二篇之傳  
似但解說上下經而不及夫子十翼或嘗稱述以

目耕帖

卷一

三如媛館補校

教門人太史公得諸口受故引有異也否則楊何  
本如此與費氏不同者亦猶書別古今論殊齊魯  
乎

禮記深衣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鄭注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  
文也政或爲正案禮記漢初儒者所成作政者據  
田何傳受之本鄭注謂政或爲正據費氏易本正  
義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政作如字解案論語政者  
正也今易作正亦當訓爲政則經義兩通矣牟應

龍九經音攷據深衣以直其政謂敬因政字而訛  
又轉爲正也作敬庶與下文叶非是如牟說則須  
易禮二經文字皆改矣元誠語錄謂君子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亦非

二程全書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  
充擴得去則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的氣象曰天  
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  
隱呂柟抄釋曰此可以觀程子曾次矣

目耕帖

卷一

三如媛館補校

疑案李鼎祚集解引孟喜曰陰乃上薄致疑于陽  
必與陽戰也疑作如字解虞治孟氏易疑作疑者  
間用他本

爲其嫌于无陽也釋文嫌鄭作謙王應麟玉海鄭氏  
周易云謙讀如羣公謙之嫌古書篆作立心心與  
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謙謙惟也謂古書篆本作  
立心之嫌因與水傍謙相近故誤作謙詩正義謂  
嫌於無陽爲心邊兼鄭從水邊兼言義當作嫌鄭  
注誤作嫌也



目耕帖卷二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易二

王恕玩易意見屯難之時豈有元亨之理既元亨如何又勿用有攸往以元亨二字決是衍文又謂動乎險中焉得大亨貞以大亨貞是利貞之誤翰案元亨是震之動也震為長男繼乾而起故亦有乾元始亨之義利貞勿用有攸往為震遇坎而言也彖傳大亨貞正釋元亨之義謂衍文及誤者非也

目耕帖

卷二

一 鄭煥館補校

攷意見一書為訂正程傳朱義而作其確當處亦不可沒滅但往往謂經文有衍有脫有倒於古無據未免臆說今摘辨數則於此謂訟六三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恐是從正吉也之誤案上指上九舍六二之舊德而從上九則得正應故曰從上吉也又謂豫象剛應而志行疑是柔應而志行之誤案剛指九四而言一陽而眾陰從之言剛得其應也謂從正柔應均失易旨又謂臨九二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字疑是六字之誤案王弼

注有應在五感以臨者也剛勝則柔危而五體柔非能同斯志者也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何緣得吉无不利乎全與相違則失於感應其得咸臨吉无不利必未順命也又鮮于侁周易聖斷二與初相感而不應於五故曰未順命今不玩卦爻但泥字句反疑經誤非也又謂无妄之往何之矣疑是匪正之往何之矣之誤案正義身既匪正在无妄之世欲有所往何所之適矣匪正之意已含在无妄二字內謂誤者詔又謂漸象止而巽動不窮也

目耕帖

卷二

二 鄭煥館補校

疑是進不窮也之誤案漸艮下巽上巽錯震艮綜震五互變震皆有動義漸歸妹豐旅皆震艮二卦所統山有止象而巽代震用事故曰止而巽動不窮也意見不明此義妄議經誤夫豈可乎他多類此茲不具錄

五經異義建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困學紀聞首言建侯封建與天地並一旅復夏井和尊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翰案周禮開章言惟王建國屯次乾坤之後首言利建侯周



之易卽周之禮也

天造猶天運也揚子太元經端往述來遵天之造無  
或改作遵天之醜造與醜叶韻當讀奏上聲

宜建侯而不寧釋文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翰案禮  
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能字傳  
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正義今書

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  
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  
然則耐能古字通用易本作耐不寧後人誤不安

目耕帖

卷二

三 鄭煥館補校

寸作而故鄭讀能以正之而訓以安推尋刻義當  
如書舜典柔遠能邇之能安卽擾習也不寧卽比  
卦之不寧方也言當天造草昧之時宜建侯以安  
不寧之國也

屯初九磐桓釋文引馬云磐桓旋也後儒多因之張  
子橫渠易說磐桓猶言柱石何楷訂詁申明其說  
云磐大石也鴻漸于磐之磐漢文紀云此所謂磐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中爻艮石之象也桓亭繩  
表也漢書注云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

桓表縣所治陳宋間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

卽植弓所謂桓桓也震陽木桓之象也初居地之

下象磐石之根著于地桓木之埋豎于地也屯卦

萬物始生爲開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爲開治之

主磐桓者狀其雄固之象剛健之才此解確不可

易

屯六二屯如遠如釋文馬云遠如難行不進之貌盧

召弓釋文攷証臧氏琳云說文辵部無遠字是部

趁趨也馬部駘馬載重難行也駘駘也易曰乘

目耕帖

卷二

四 鄭煥館補校

馬駘如然則遠如字當作駘說文當作屯如駘如  
作乘馬者涉下而誤載重難行之義與馬駘難行  
不進之貌正合則馬氏亦當作駘今作遠者或古  
借作遠字禿與走偏傍相近遂誤作遠也

乘馬班如釋文班如如字鄭本作般攷證引臧氏琳

云正義引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班旋不進義

當作般然則馬鄭亦讀班爲般與鄭本合古般班

字通書序班宗彜釋文本作般左傳成十三年鄭

公子般自嘗求入于大宮釋文般本亦作班漢書



鹿集志般裔裔師古曰般讀與班同王弼云涉遠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則王意亦作般陸德明云如字此誤也翰案釋文不誤班般通用古文也鄭傳費氏易又參用京本作般今文字馬王傳費易作班用古文字厚齋易學班从刀分五人馬異處也書班師左傳班馬之聲古語則然案馬旋則聚者分矣唯分故回旋不進亦總是一義

匪寇婚媾釋文馬云重婚本作葦鄭云會也本或作構者非厚齋易學男曰婚女曰姻葦男女之合今

目耕帖

卷二

五 鄭 媛 館 補 校

轉从女非

淮南子繆稱訓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高誘注即就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翰案淮南引易九師遺說高誘習韓詩注淮南當亦用韓氏易傳訓義甚古龔原易續解義幾殆也其說又異以從禽也郭京周易舉正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

程沙隨云蔡邕石經郭京舉正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皆有何字今本脫案釋文以從鄭黃子用反則從作縱字解矣似不必添出何字然蔡邕石經有何字是三家本郭所據也王弼本同鄭無何字京自稱家藏王韓手札周易本則依託爾

漢書谷永傳引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注膏者所以潤人肌膚得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發倉廩振濟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案此亦漢人舊解意在

目耕帖

卷二

六 鄭 媛 館 補 校

責重於君故於臣作輕詞若汲長孺矯制發河內倉粟此不守其小貞而能幹濟乎大貞者也亦何不吉之有又魏了翁周易集義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按釋文貞卜問也从卜貝會意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爲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蓋教人以安靜俟時之意此說得之案國語司空季子說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云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



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武威  
故曰利建侯小事對建侯而言則建侯為大事矣  
鶴山義與此協

淮南子謬稱訓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曬不得須臾  
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  
不可長也桓寬鹽鐵論非鞅篇小人先合而後作  
初雖乘馬卒必泣血皆善會易義作危言以箴世  
胡次焱餘學齋易說四乘震馬而利者震動也動  
則屯可出也上乘坎馬而泣血者坎陷也陷則屯  
目耕帖 卷二 七如姬館補校

未易出者翰案震坎皆乾子初五皆陽爻乾為馬  
故有馬象

漣如釋文引說文云泣下也案說文漣云泣下也引  
易泣血漣如陸本說文下當有作漣二字傳寫脫  
也

易緯稽覽圖無以教天下曰蒙揚雄方言蒙萌也說  
義皆古吳澄易纂言蒙者昏昧无所見如物之掩  
覆草之遮蔽翰案說文蒙覆也从二从豕魏校六  
書精蘊幼學未通也養之以正作聖胚胎也羣生

童童有物蔽覆者當求明也集韻蒙通作蒙蒙音  
蒙與  
豕宰之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菀絲又云蒙玉  
女一物四名吳說兼此義

說文男有鼻曰奴奴曰童其未冠者之稱作僮今凡  
經傳中言童幼者皆作童史記貨殖列傳說蜀卓  
氏至僮千人則以僮為僮僕之僮與說文相反陸  
氏說文於童字下云字書作僮存古之意也

童蒙求我釋文一本作來求我盧氏考證引呂氏春  
秋勸學云往教者不化高誘注易得匪我求童蒙

目耕帖 卷二 八如姬館補校

童蒙求我敗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以為古本  
易經本有來字翰案蔡邕處士罔叔則碑童蒙來  
求蔡嘗書漢石經川三家本知來求我者施孟梁  
邱經本也又蔡作司徒袁公夫人靈表有蒙昧以  
漣句案京房易包蒙作彪蒙彪漣二字相近蓋三  
家本作漣蒙故蔡依用京本作彪鄭康成謂包當  
作彪用京本也又文烈侯楊公碑士子困蒙匪師  
不教亦用三家說又明堂論引易不利為寇利用  
禦寇今本無用字亦三家本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程子易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案孟子桎之反覆正用此義本義謂蒙發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蓋以痛懲釋利用刑人以暫舍之釋用說桎梏玩易意見引之以為如此說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囚非發蒙之道也金賁亨學易記亦云若如本義則是施教者所加與用刑人相似然則經文何不曰不利用桎梏而云說耶

陸氏釋文出苞蒙二字毛居正六經正誤以苞字為目耕帖

卷二

九婦媛館補校

誤是宋本元作苞也案釋文於泰卦出苞荒云本又作包論語集解包皇侃本作苞氏則苞包二字古通用也

李贄九正易因九二包蒙納婦吉有教無類也六三勿用取女不屑之教誨也

袁文瓊牖開評雲字從天從雲省故易曰雲上于天雲字從兌也今人作需乃從而蓋篆文天字與而字相類後之作字者失於較量從其便書之其誤甚矣翰案歸藏易需作溥鄭康成讀需為秀當

與從而音須之需各為一字袁氏非臆說也

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陸希聲周易傳四體於坎為險之初是寇害九三也三剛健而正不能犯故自獲傷而稱血焉穴者陰物之所處也四為陰友而處坎下穴中之物也為三所犯故從穴出懼而避避取象得鄭虞家法翰案坎為溝瀆有穴象四變兌為夫兌為口夫之言決坎雲合兌澤而升故日出自穴上變巽為小畜巽為入畜之言止坎雲遇風而散故曰入于穴也

目耕帖

卷二

十婦媛館補校

謝疊山說需于消食云坎為水為險為毒水之險毒者酒也翰案豕為禮而獄訟滋繫訟之次需亦酒之流生禍也

王拱辰周易玩辭論卦變云竊觀象傳知上下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箇現在卦體並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二三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體四五之柔來離



之三以文三初之剛離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嗟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

目耕帖

卷二

士鄉媛館補校

巽上之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現成所具義理楊升菴以爲非守殘固陋之瑣儒可及

都潔易變體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之故作事謀始此說似矣而未合違行之旨翰案天一生水氣本聯屬其後天上浮水下注天西轉水東流遂有違行之勢訟者象之君子作事謀始謂身接物之始以肖乎天生水之始也大學論訟

章知本卽此義

其邑人三百戶禮坊記家富不過百乘正義引鄭周易訟卦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城其定稅三百家又引鄭注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云齊下大夫之制以爲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案書社三百亦齊之邑當是下大夫之通制鄭注易云小國之下大夫舉小國而大國次國皆包其中鄭志卿百乘下大夫四十里之成可證

目耕帖

卷二

士鄉媛館補校

五經異義引今易說訟六三云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父祿也王弼注只云保全其有正義六三以陰柔順從上九不爲上九侵奪故保全己之所有故食其舊日之德祿位石介周易口義亦云保其舊日之祿位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士亦指祿位之士也案書臯陶謨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此祿位稱德之本龔原易續解義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爲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



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而遭竄四知理之不可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

渝安貞釋文渝鄭云然也然則鄭本當作俞謂俞允而息訟也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冕以道從鄭康成褫作拖云拖如拖紳之拖吳幼清云褫訓拽亦拖義蓋本以訟勝得鞶帶不勝其矜故終朝之間三拖拽之而加諸身以誇於人也義海引劉牧云以訟受服

目耕帖

卷二

古如媛館補校

惡人之見自撤去恥以街人也與鄭義正相反

師貞丈人吉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也王舜臣周易本傳丈人者仁厚之稱長子帥師者也雷思易說丈人者其材長於人者其材長於人則能長人故能正師焉自寸積而至於丈則丈者長材也說丈字可謂謙切崔憬周易探元引于夏傳作丈人謂王者之師程沙隨取之云訓釋為王於理為近謂征伐自天子出也翰案交辭小人勿用小人征與卦辭大人對說則作大人義尤

浪汝彌葆光易解說聖人以此毒坎下云坎為毒嗑嗑遇毒亦坎象司馬溫公易說毒之安之也若賊石之所以已疾

呂大臨周易章句地中有水則容畜不散可以聯什伍而成軍地上有水則浸灌旁及可以交四鄰而修好

左傳宣十二年知莊子說周易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則律竭也盈而以

目耕帖

卷二

古如媛館補校

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師而不從凶孰甚焉左氏親受經於孔門必有師授故其說精微如此

師六四左次无咎劉牧新注四處坤坤爲平陸師律曰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地退守待敵不足取勝可保常也焦竑易筌四乘坎之上於兵法右背山陵左前水澤意合何楷周易訂詁兵法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老子云吉事尚



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喪禮處之二在師中爲衆陰所歸四聽於二偏將軍象也師再宿曰信三宿曰次次非退之謂謂次止而不輕進也若春秋次滑次召陵是已古者讓而避必於左詩云宛然左辟四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次以聽主帥之令柔不銳運正不妄動視三之與尸遠矣案三說皆據兵法爲言何氏說勝

田有禽釋文徐本作擒臧玉林經義雜記集解載荀

目耕帖

卷二

五知娘館補校

爽曰二帥師擒五知古文易本作擒也李鼎祚作擒云六五居尊失位蓋猶股射而被武王擒於鹿臺之間易諱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徐仙民易音據王弼注則禽亦作擒也盧召弓釋文攷證引此以爲既假言田獵則假言禽獸亦可古禽亦並作擒即訓爲擒亦不必改字但周公意恐不如此利執言郭京舉正謂王弼本作之行書向下引脚利類言字轉寫相仍故成謬誤案李鼎祚集解本亦作執言引虞翻曰互震爲言則京說非也

李九我云開國承家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比象曰比吉也晁說之錄古周易引王昭素云多此也字本義從之云三字衍何氏訂詁比吉也乃漸卦女歸吉也之例添一也字覺有詠歎意舊作衍文非也

子夏傳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比之象也集解引如此今本子夏易傳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出

目耕帖

卷二

五知娘館補校

後人所易不及原文

漢書魯恭傳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自我而吉已案坎爲水有雨象虞翻解雲行雨施云上坎爲雲下坎爲雨蓋一家之說

陳臯易論說比六二云比不在外而從於內乃婦人之道非君子通適之方不自失而已翰案朱子孟子集註程子有言官言止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



養氣質而熏陶德性可與此義參通

郭京舉正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趙汝楳云案小象此類頗多恒九四曰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解初六曰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旅九三曰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凡是皆與此正同此聖人互文明理之妙庸可應改

小畜密雲不雨王弼注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為雨邱光庭兼明書非之云夫陰

目耕帖

卷二

七如娘館補校

陽二氣生於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楊慎丹鉛總錄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之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浮潭雲往北好颺麥是其驗也

梁元帝連山自序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著名聚雪不知所出亦甚新

胡旦演聖通論文王當紂之時左右儉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志在小畜陳文佐云臣不可僭僭則亂天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戒下專上施也陳義尤新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高誘注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

目耕帖

卷二

六如娘館補校

進退又何咎乎動而无咎故吉也乾動反其本終復始無有異故卒有喜也呂氏所述蓋商瞿傳受之古義誘注蓋本韓嬰又荀子大略篇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此亦在漢師前義視呂氏尤古  
胡銓易傳拾遺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相類牽復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困學紀聞取之



呂氏春秋慎大覽引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高誘注  
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慕恐懼戒慎如履虎  
尾終必吉也與今易履虎尾愬愬終吉文句異呂  
覽所見蓋聖門初本也

惠氏棟九經古義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虞翻  
云時九二在坎獄故稱幽人其釋象辭云雖幽訟  
獄中終辨得正故不自亂荀卿子曰公侯失亂則  
幽注云如晉文公執衛成公寘諸深室今學者輒  
目高士為幽人非也

目耕帖 卷二 十九 婦媿館補校

項安世周易玩辭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  
雨稱婦言相順也

李宏甫云眇視跛履文王美里以前事也愬愬終吉  
文王美里以後事也其旋元吉又文王為西伯賜  
斧鉞得專征伐以後事也皆文王之卦也翰案繫  
辭傳雖言當文王與紂之時未必周公繫爻全從  
父事立義也

漢書劉向傳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  
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先  
言否後言泰有望治之意沈作喆寓簡引屈諫未  
見錄云泰太也世治太甚而將反也故聖人處泰  
而益懼 賈道周易說世之有否泰猶寒之必暑也  
暑之必寒也天也然方其將治則有交孚之意及  
其既治則有預防之規所以保泰而不使至於否  
者是猶未暑而求葛未寒而求桑也人也說皆因  
切

目耕帖 卷二 二十 婦媿館補校

邵伯溫周易辨惑謂內外者不惟在位在野而已但  
信而在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翰案魏文靖  
事宋穆陵進講泰卦嘗曰內君子外小人因為泰  
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為外在內而情意不親  
不為內此邵氏之所本可謂深於立解矣

困學紀聞引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  
化小人為君子也案即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  
遠之義喻氏名構著易義  
漢書食貨志引易曰后以裁成輔和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案此則財成之財作如字解為的似不必依苟爽改財為裁也

拔茅茹以其彙釋文引傅氏注云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𦰇董作𦰇出也鄭云勤也盧氏考證引呂氏音訓董作𦰇出也鄭作𦰇勤也似此有脫文翰案作偉作𦰇作𦰇諸本異字不必強解今本作彙說文彙蟲似豪豬也爾雅釋獸彙毛刺郭璞注與蝟同義與茅茹無涉又說文𦰇草木𦰇字之貌司馬光類篇今文書作彙字然則古文作𦰇是本字作

目耕帖

卷二

三知齋館補校

彙者與𦰇字通也漢書劉向傳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是彙字直作類字解矣或據爾雅釋草拔龍葛藟牡茅以拔茅為二草名拔茅皆蔓生故以類牽引而進爾雅二句連文即釋易之拔茅也可備一義

楚詞離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无平不頗知易本不作陂也唐孝明改洪範無頗從泰卦九三之無平不陂豈知古易本亦作頗乎

泰六三象唐石經及注疏本並作象曰无往不復釋文出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李氏集解本亦作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下引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玩宋氏注則經文當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傳本互有脫異

泰三四交錯得歸妹之卦故同於歸妹之五爻子夏傳帝乙歸妹謂湯之嫁妹也京房易傳載湯嫁妹

目耕帖

卷二

三知齋館補校

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案此爻尚主之象不舉堯降二女于鴻溝而舉帝乙者周因殷禮也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二南風化蓋本於此唐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使執婦禮郭曖尚昇平公主主奏其失肅宗以為兒女言不可聽此皆三代後僅見之事可以當泰五爻之占矣

王符潛夫論思賢篇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



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  
常安而國脈永也以兩先字解兩其字甚精

楊文煥五十家易解說否上九云處否之道靜止者  
能之轉否之道剛彊者能之閭邱所云泰之終言  
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  
以否泰相仍爲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

淮南子繆稱訓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  
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  
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

目耕帖

卷二

玉函山房補校

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此亦用九師說晉人言名  
理似之

王昭素易論同人曰三字錯本義以爲衍文案正義  
稱同人曰猶言同人卦曰也

東坡易傳水之於地爲比火之於天爲同人同人與  
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爲比  
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翰案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處比而不失其道在周君子和不而  
同小人同而不和處同人而不失其道在和

五經異義說同人于宗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其義最  
古馮當可易論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象以爻  
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葆光易解親其所親則疎  
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不亦吝乎渾括而  
論亦極名通

漢書王莽傳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  
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莽皇帝之  
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  
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與也又

目耕帖

卷二

玉函山房補校

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  
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  
嗟告天以求救攷莽時齊人衡咸爲講學大夫咸  
爲五鹿充宗弟子此時易說緣飾附會妄誕不經  
如此則充宗傳梁邱易以教授其學術概可知矣  
五鹿嶽嶽朱雲所以折其角也

姚規說大有元亨云互體有兌兌爲澤位在秋也乾  
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收成六富有也  
大有元亨矣姚規不知何人隋書經籍志有姚規



周易注七卷在梁何胤伏曼容朱异之下當是梁陳間人其書久佚李鼎祚集解引止此節說詳互

禮蓋治鄭虞之學者

大有初九无咎匪咎艱則无咎王恕玩易意見匪咎言匪无咎也蓋大有之初雖无交結之大害豈无過失之小咎必艱以處則无咎也翰案匪咎自與无咎異然硬說匪无咎亦不可陸希聲周易傳初為大有之始能剛健在下既遠大有之尊不盈其志則无交於害矣又非離羣之行以絕於物匪

目耕帖

卷二

孟憲煥館補校

可往惡能守此二者動自艱難然後可以有大功而无咎說匪咎最得其解

左傳僖二十五年卜偃為晉侯筮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執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杜預集解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亦以互卦為言漢人家法也

大有九三匪其彭子夏傳作旁干寶云彭亨驕滿貌姚信云彭旁然則彭與旁二字通也案勾微周易廣疏九四居大有之世時近至尊勿用晉文公召周襄而狩河陽如不在五之旁則无咎此以旁字為解又白勳易義九四不屈折以事九三之權臣若魏之王祥不拜晉文汲黯長揖衛將軍是也義亦作旁皆謂四在三之旁也干寶訓彭亨驕滿太平廣記載軒轅彌明與劉師服石鼎聯吟有龍頭縮齒蠢豕腹脹彭亨之句廣韻作膨脝脹貌虞翻

目耕帖

卷二

孟憲煥館補校

本作匪其危與彭亨義正相反

程迥周易外編小象叶聲韻故太元測亦有韻蓋於離爻論之陸德明大有九四哲字音哲蓋不知有此當音制乃叶韻陽在下也下音戶進无咎也音咎單之咎明辯哲也與明星晰晰同古人文字多此類蓋韻皆借用不可不知也此說具有特識但謂陸氏只音哲則尚失考案釋文哲古舌反徐李之世反又作哲字之世一音陸固作制讀矣徐即周易新義哲作哲則單取釋文哲字一說非陸氏



音義不備也

左傳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

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正義云不取周易之文

筮者推演卦意自爲其辭翰案此與僖十五年晉

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

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盍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

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襄十五年

崔杼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說其繇

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

目耕帖

卷二

毛鄭經館補校

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並是筮者解易爻之辭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正厥孚交如之義變辭言君

父切指成季之生耳若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

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

年晉楚遇于鄆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

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不言之卦且其爻辭與

周易卦象絕不類則連山歸藏之卦辭也

鹽鐵論論前篇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苗是

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苗案此說與象傳遇惡揚善義合

韓詩外傳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

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說苑作今王

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性

寬裕均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

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

目耕帖

卷二

毛鄭經館補校

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

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也可不慎

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近

足以守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

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

以衣成則必缺衽官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

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濇聖夢日躋其無以魯國驕士也劉向說

苑敬慎篇亦引此節下載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



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歟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目耕帖

卷二

无鄭煥補校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吳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英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二書所載周孔之言甚詳雖出摹擬非深於周情孔思者不能道也

潛夫論讚學篇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以仁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天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以免於亢龍之

悔乾坤之愆矣可與前說相表裏

鬼神害盈而福謙釋交而福京本作而富洪适隸釋

戒慎令劉修碑鬼神富謙亦用京君明本

虞翻說謙卦云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天道下濟

故亨引彭城蔡景君云剝上來之三朱震漢上易

叢說推明虞翻蔡景君伏曼容旁通之義謂六子

皆以乾坤相易而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

易震巽以初和易終則有始往來不窮不窮所謂

通也又推明虞蔡伏蜀才李之才所謂自某卦來

目耕帖

卷二

无鄭煥補校

之說謂訟剛柔而得中隨象曰剛來而下柔蠱象曰剛上而柔下噬嗑象曰剛柔分動而明賁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大畜象曰剛上而尚賢咸象曰柔上而剛下損象曰損下益上又曰損剛益柔益象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象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象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柔者陰爻也剛爻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蔡景君不知何



人案漢書藝文志有蔡公二篇殆虞氏所稱乎

劉表周易章句說謙象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

謙謙之為道降已升人山本在地上今居地中亦

降體之義故為謙象也李氏集解取之

謙六四无不利撝謙王鈞周易口訣三之與五若皆

指揮皆順從之不敢違於三五法則是指揮皆謙

也故无不利翰案春秋左傳襄十三年范宣子諫

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即撝謙之義

謙六五利用侵伐王虞本作寢翰案寢息也寢伐猶

目耕帖

卷二

三都娘館補校

云弭兵也五為謙卦之主訓寢義長當與利用行

師不同上六處謙之極非有所振作即於頽廢矣

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國語載晉公子重耳親筮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說

其餘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韋昭注居

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

故利行師鄭康成易注震為雷諸侯之象坤為眾

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二說不同吳澄易纂言

坤為震侯之國震為坤眾之師統全卦而言於鄭

韋二說皆通

豫利建侯行師莊氏謂建侯即元亨行師即利貞正

義引之云屯元亨利貞文後別云利建侯以莊氏

非是又義海引薄洙云豫无四德者豫逸為樂而

不及亂也况主失其道四為權臣四德所以无也

翰案豫言利建侯只闕三德爾薄氏說義亦太深

刻

困學紀聞上天下澤此易之言禮也雷出地奮此易

之言樂也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

目耕帖

卷二

三都娘館補校

奮作先王觀象爰典禮樂翰案鄧元錫易經釋雷

天氣聖人作樂以應天澤地形聖人制禮以配地

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故禮自

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

諧合而樂典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

散殊而禮制以經詁經較呂說尤為精密

禮記正義引五經異義施雠說外傳曰三王之樂可

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二代而已此不知於經句何

屬意其說先王作樂以崇德歟



白虎通說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云若待放者莫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為留之翰案二為臣位故以臣去國為說

朋盍簪呂氏古易音訓引陸希聲朋當作用晁氏引陰宏道云張揖古今字詁林作播坤蒼云播疾也播與簪同又引徐氏云簪讀作播今捷字王應麟云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翰案朋之合捷即朋至斯字之義陸以朋為用侯以簪為冠簪並失之但晁氏謂古禮冠未

目耕帖

卷二

至聖廟補校

有簪名亦非也桓寬鹽鐵論神禹治水造簪不願則冠簪之有亦遠矣

楊煥五十家易解說豫六五曰大凡涉憂則福至就樂則禍生案即孟子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義

目耕帖卷三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易三

釋文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王昭素云舊本無時字乃有之字亦謂王肅本也胡且演聖通論王肅本作隨之篆字之為出時為昔轉隸者增日為時案此說上句隨之似矣下句隨時之義亦將作隨之之義乎恐未必然

隨初九官有渝鄭康成注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

目耕帖

卷三

一 鄭板橋補校

有成功以臣訓官字蜀才本官作館按下互艮艮為門闕有館象館有渝故出門義尤相貫

程迥古占法穆姜比於叔孫僑如欲廢成公僑如敗遷穆姜於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腓附下體六二隨九三當艮止之時上下不相與不見拯者也艮之隨亦隨之艮其辭曰係小子失丈夫應九五順也宜應而失乘初九逆也宜失而係且諸爻皆動以明八二之不動不可出矣此劉夢得所謂變



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是也

乾鑿度載孔子之言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洩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得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譬猶文王之崇王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言出孔子不知信否而說拘繫從維義甚精

閻書引劉藻易解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

目耕帖

卷三

二 鄭煥館補校

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說反對意極為確當

春秋左傳昭元年趙孟問醫和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杜預注器受蠱害者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蠱東坡易傳器久不用而蟲生之為蠱用皿蟲義從杜注詩小雅王事靡盬春秋正義盬亦蠱也蠱之害物故為不牢固也此與杜征南說皿蟲義協則蠱盬二

字音義正同古通用也任昉述異記晉末荊州人

久雨粟化為蠱蟲此亦可為杜注穀飛之佐證鄭樵通志六書略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為蠱司馬溫公潛虛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朱子云器中盛那蠱教他自相併此亦以皿蟲為蠱而與杜義不同說文蠱腹中蠱也杜注左傳於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云蠱非蠱由淫也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今律謂蠱之毒周禮秋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祝膺之嘉草攻之鄭注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煥館補校

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張守節正義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狗陽畜也磔狗蓋即周官攻膺之事干寶搜神記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常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陶潛續搜神記剡縣有一家專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禮記王制執左道正義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



及俗禁者此皆說蠱毒害人蠱毒在腹故許叔重以爲腹蠱要是淫溺惑亂之所生也風落山杜注止云山木得風而落案說文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从虫凡聲趙古則六書本義凡物露風生蟲故風从虫凡諧聲春秋考異郵二十九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烈波激故其命從蟲山下風爲嵐集韻嵐山氣廖文英正字通瘴中山州騰氣成疾也陸游避暑漫抄嶺南或見異物從空墜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蓋

目耕帖

卷三

四 鄭 媛 館 補 校

山中風氣所結之瘴亦以害人瘴卽蠱也故易合女惑男以取象李氏集解引伏曼容曰蠱惑也萬爭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案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爲訓者正以太古之事无爲无事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者也時既漸澆物情感亂故事業因之以起也此專以人事言之引五帝之蠱事其說亦古今尚書大傳無此文脫佚之句借可考焉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虞翻注乾三爻在前故先甲

三日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熊朋來五經說中其旨云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蠱初變大畜則內卦爲乾先甲也至四爻變无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蠱之象言先甲後甲天行也所以言甲者乾甲也巽震二卦亦相伏所以言庚者震庚也此用納甲之法與天行義甚切何諧訂詁駁衆說而獨取之翰案漢書孝武帝紀元鼎五年詔望見泰一修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威登飭齋

目耕帖

卷三

五 鄭 媛 館 補 校

戒丁酉拜况於郊應劭注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齋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漢詔明言辛丁應仲遠說與鄭康成甲者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義合漢師承用已久似不可廢二程全書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呂柟抄釋此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

王湘卿說蠱九三云以九居三剛之至以此爲臣是



諍君之臣以此爲子是諍父之子諍則獲不順之名故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義故无大咎程沙隨說蠱六四云裕益也裕父之蠱與逢君之惡義同此皆以臣與子並言最善取例

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兩事字一義蠱者事也處蠱之上置身事外故不事王侯之事而自以高尙爲其事也

孫坦析蠱臨至于八月諸儒以建子數之終於未而得遯蠱從周正爲定此得其蘊邪非也文王於時

目耕帖

卷三

六經館補校

爲商之伯豈未王而先傳已之正朔哉言建丑者得其密此見文王極興衰之數仁於商而寄萬世之戒與又關明易傳履之而不處者其周公乎趙蕤注周公履天子之位而不處者以其時自有主也是故負屨攝流言興乃避位而東征四國焉亦猶文王之道也二說深得文王周公心事可以破改元踐位之謬

董真卿周易會通引薛氏云甘臨而无攸利者在下用甘以佞進見甘節而行有尙者在上用甘民說

從也

盥而不薦鄭康成云諸侯貢士於天子卿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而李氏周易集解引鄭康成曰坤爲地巽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則又以祭祀爲解鄭說何兩歧如是馬季長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王道

目耕帖

卷三

七經館補校

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略則不足觀也亦主祭祀諺而以灌爲盥及引論語皆甚異

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與漢書五行志於易地上之木爲觀語義略同許慎說文自序云易用孟氏然則皆用孟長卿之遺說乎

左傳桓二十二年載陳侯爲敬仲筮得觀之否周史能知其子孫之興必姜姓與昭五年莊叔爲穆子



筮得明夷之謙能知世亂讒勝其名曰牛相似皆從卦象推例而知之杜預注變而象良固知富與於太嶽之後用鄭虞舊法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為羊巽為女女乘羊故為姜則參用焦京之術矣

周易聖斷觀我生示民以生畜之道翰案我生有氣性兩意示民當兼富教兩層象傳觀民設教正從生字推出也

王符潛夫論三式篇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目耕帖 卷三 八 婦媛館補校

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李過西溪易說初罪小用輕典小懲大戒也上罪極用重典帖終賊刑也二以中正用獄折獄惟良也三以不中正用獄困于彊禦者也四以剛中用獄而得吉有司執法之義五以柔中用獄而无咎人君矜恤之仁

噬腊肉馬季長易傳喻於陽而煬於火曰腊王昭素易論取之云上九剛陽其象矣案說文腊乾肉

也从殘肉日以晡之與馬傳合正義腊是堅剛之肉王論所本也周禮天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醢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種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者玩鄭意似乾肉與腊肉微有區別要是以乾為義國語鄭語毒之酉腊者其殺也滋速韋昭解腊極也又周語厚味實腊毒韋昭解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厚也其毒亟也漢書五行志引此語注師古曰腊久也又曰味厚者為毒久韋訓亟極一義師古訓久本

目耕帖 卷三 九 婦媛館補校

禮記郊特牲猶明清與醖酒於舊澤之酒也鄭注為其味厚腊毒也釋文腊音昔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蓋物之久者往往有毒肉與酒其理一也腊字從昔則乾與陽喻釋肉之所以為腊久為腊之本義也亟極又從久字生義也

噬乾肺得金矢徐堅初學記引周易作嚼乾脯又引王肅注云四體純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以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太平御覽亦引此條純陰



作離陰王應麟據御覽採入困學紀聞案所謂金矢即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者是也鄭注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朱子語錄荆公已嘗引周禮鈞

賁卦釋文引傅氏云賁古班字文章貌集韻平聲上二十七刪通還切辨斑璘賁引說文駁文也或作斑璘古作賁通作般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

目耕帖

卷三

十 鄭振館補校

得賁孔子曰不吉予賁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者白黑者黑夫賁又何好乎高誘注賁色不純也詩云鶉之賁賁今詩作奔奔左傳僖五年襄二十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賁誘習韓詩此所引者韓詩本也然可見賁奔二字古通用矣

郭京周易舉正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四字徐

即新義亦謂賁象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四字案王弼注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正義以不能大有所往對小字為解則小字非誤明矣剛柔交錯是王注釋天文也之義亦非脫文程子易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非知道孰能識之承上文言加剛柔交錯四字反贅

目耕帖

卷三

七 鄭振館補校

孫坦周易析蘊解賁象云居上而峻且明病下於太察當先照其本原程迥周易外傳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豐噬嗑蓋卦象固固所主在朱鳥麗獄之辭又兩義也孫則說理極精程則取象極密李氏集解引王虞曰山下有火明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峯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晉人吐屬亦自清超也

白馬翰如釋文引董遇黃穎云馬舉頭高仰也禮記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注白馬曰翰案顏延年補白馬賦晚影高明將超中折分馳迴場角壯



永增別輩越羣紉練俊絕含高白兩義可取補幹  
如之注

東泉箋子夏傳五匹為束三元二纏象陰陽案此  
蓋古禮之遺文也

漢書五行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  
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  
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落萬物始  
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命而後殺也今十二  
月隕霜不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

目耕帖

卷三

三編增補校

子遂顯權三桓始世官又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  
菽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陰氣未  
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  
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  
公也漢儒以災異說經大旨主於規戒乃或者非  
之不鄰於天變不足異哉

劉牧說剝象云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  
以民為本厚其下則君安其上李簡學易記取之  
翰案剝象變文稱上與下字對語意親切

剝六二剝牀以辨王弼注辨者足之上也正義辨謂  
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六五剝  
牀以膚注牀既剝盡以人身正義謂人之膚體崔  
瓌探元今以牀言之則辨為第足之間謂牀柱也  
膚謂薦席也若獸之有皮毛也訓義分明劉牧新  
注讀剝牀以辨茂絕句亦以茂為席也

剝六二象未有與也邱富國周易辨解與應也凡陰  
陽相應為有與四九四應初六言有與是也陰陽  
不應為无與井初六不應六四言无與是也咸六

目耕帖

卷三

三編增補校

爻相應則謂之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  
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言當剝時在上未  
有以應陰无以止陰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  
間有一君子與之為應以遏止之則猶有所顧忌  
而不敢肆惟其未有與也此剝所以長進而不可  
救也

六二剝之无咎晁氏錄古周易剝之案京劉荀爽一  
行皆無之字京氏與三家為異劉荀皆傳費氏古  
文一行採眾家無之字者皆從京氏本也



復朋來无咎釋文朋如字京作崩舊本釋文訛從卿  
作崩非也案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復朋來无  
咎自上下者爲崩應泰山之石顛而下又云小人  
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意以復次剝  
剝上九剝廬爲山崩故云崩來亦以山崩爲義立  
說最異又案漢書五行志多引京氏易傳專以災  
異爲言其用經而解之者如潛龍勿用來逆同志  
至德迺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婦貞厲  
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婦強爲陰所乘則月並

目耕帖

卷三

十四 媿誤館補校

出幹父之盡有子考亡咎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  
皇重見先人之非否則爲私厥妖人死復生觀其  
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  
則爲問善不立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孽厥災不  
嗣良馬逐逐進也言大臣同賢者謀當顯進其人  
否則爲下相攘善茲謂盜明厥咎亦不嗣賢者居  
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睽孤  
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震遠泥厥咎國多糜豐  
其屋下獨苦之類皆用卦氣飛候之法以交直世

應斷之不必盡與易辭協

七日來復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  
義引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  
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  
三百六十日餘有五十四日之一者每日分爲  
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  
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  
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於  
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

目耕帖

卷三

十五 媿誤館補校

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  
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  
也宋初王昭素劉遵等皆駁注疏而主坤立說昭  
素以爲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故齊麥先生直  
至坤卦之末尙有龍戰之象龍亦陽也又謂復是  
乾坤二卦陰陽反復之理又云復卦陽來則十月  
之節終一陽便來不得到冬至矣據其節終尙去  
冬至十五日遵以爲天行躔次有十二陽行其六  
陰行其六當於陰六陽失位至於七則陽復本始



又言今云七日取其中而言胡且作演聖通論難之以爲六日七分實數也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焉故積而爲閏昭素言從十月終至冬至尙有十五日未明歲月之積閏術數之精妙也說詳朱震漢上易卦圖李昉易說又進一解云七日者非坤之七日坤爲十月卦卦氣起中孚太元中首見之中孚十一月六日七分之後復卦用事復七日六分之後屯卦用事它皆倣此翰案注疏於此知用孟京遺法而未盡其詳此則確切言之矣

目耕帖

卷三

士如媛館補校

李舜臣周易辱言復剛長以日言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言幸其消之遲

白虎通先王以至日閉關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助微陽氣成萬物也蘇君禹云復之閉關也非閉有形之關閉無形之關也不營營於功利不憧憧於往來商旅之不行也天君泰然於內而不馳騫於外后之不省方也翰案此從劉伶善閉關生義道家作用非所以解易也

金黃亨學易記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者也象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爲仁之事初不遠復繫辭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初九得乾之初爻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閏冉之徒與三頻復日月至焉者與四獨復志仁者也若陳良之徒與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六五坤之中爻也其曾子當之與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與通卦以仁立論甚當

目耕帖

卷三

士如媛館補校

張棧紫巖易傳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獨於復三曰下仁克己復禮仁也張敦復易經衷論易中兩言仁體仁長人乾之仁也中心安仁之謂也不遠復爲仁復之仁也克己復禮之謂也翰案下仁乃下於仁人謂近仁也紫巖謂克復非是衷論以不遠復當之似矣而此爻却無仁字

漢書谷永傳遭无妄之卦運注應劭曰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案釋文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無所希望也應氏說與馬鄭義合戰國策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



禍亦有無妄之禍史記春申君列傳皆作毋望張  
守節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齊履謙周易本  
說謂史記作望意尤明白

張清子注无妄象傳云天雷而物應胡旦演聖通論  
物之相與以應雷行皆讀天下雷行物與爲句

虞翻云震爲反生萬物出震而京氏及俗儒以爲大  
旱之卦萬物皆死失之遠矣案文選左太冲吳都  
賦劉淵林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  
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

目耕帖

卷三

六鄭煥館補校

至陽云百六之會又漢書律歷志引易九厄云初  
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  
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  
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  
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  
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與文選注引易无妄合又  
律歷志引易傳有日有六甲辰有五子攷劉向別  
錄所校雠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  
十四卦著之辰白甲子至壬子凡五子則志所引

九尾易傳皆指古五子傳又藝文志有孟氏京房  
十一篇災異虞謂京氏及俗儒者京房災異及古  
五子易傳也

禮記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鄭注言必先種  
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  
末句正釋凶字之義案象傳曰不耕穫未富也亦  
解凶字義今易本無凶字脫文也則利攸往從凶  
字下轉語鍼砭貪妄故加則字以惕之孟子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卽此義

目耕帖

卷三

九鄭煥館補校

晁子止曰王弼解或繫之牛以爲稼穡之資按古人  
耕以牛代之自趙過始謂之誤也昭昭矣韓流淵  
泉日記載之翰案世本胙作服牛宋衷注少昊時  
人始駕牛此車用牛之始山海經海內經后稷是  
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牛耕在虞夏  
時已有之故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馬牛名犁  
則牛耕不始於趙過過特備修其法於代田耳  
徐與喬云藥試乎豫之貞疾則可試於无妄之疾則  
不可无妄之疾本無疾也翰案論語載康子饋藥



拜而受之曰邱未達不敢嘗公孫尼子載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夏居葛籠春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繫易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想見聖人平生謹疾之意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鄭注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有祿賢者賢有大小祿

日耕帖

卷三

干卿娘館補校

有多少正義申之云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又引鄭易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鄭注禮以不家食屬養賢之君而注易則以不家食屬賢人虞翻注乾為賢人艮為宮闕令賢人居於闕下不家食亦主賢人食祿言翰案子張學干祿夫子以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告之與象傳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義合所謂不家食吉也郭忠孝兼山易解有賢曰大有畜賢曰大

畜渾言畜賢兩義皆通鄭汝諧東谷易翼傳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分析言之義尤賅備

釋文曰新其德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案魏志管輅傳劉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向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是輅從鄭讀也後漢書禮樂志輝光日新晉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用易句皆與鄭合

向秀說大畜象曰止莫如山健莫如天天在山中大

日耕帖

卷三

干卿娘館補校

畜之象也天為大器山則極止故名大畜也大器語精刻不失象義東萊易說山安能畜天以方寸能留藏八荒此欲推其所以然反與象義不協黃氏日鈔引之以為亦有此理愚恐經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包天於山如洞天云也

童牛之牯釋文童牛無角牛也廣蒼作犗劉云童妾也牯古毒反劉云牯之言角也陸云牯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角者橫木所以告人翰案爾雅釋畜犗牛郭璞注無角牛易曰童牛之牯是



也說文童作僮玉篇作曉集韻或作侗僮童古通用加牛作僮從牛從童爲義廣蒼本之爾雅也作曉侗者童加馬失牛義作侗者牛加同失童義皆後人以意爲之劉表傳古文訓童爲妾從童僕之童生義妾牛猶言牝牛也九家及說文牝皆作告許用孟氏易九家內亦有孟喜蓋孟本如此詩魯頌夏而福衡毛萇傳設牛角以福之也鄭康成箋福衡其牛角爲其觸無人也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鄭注福設於角衡設於鼻

目耕帖

卷三

三加奴補校

如椴狀注禮與箋詩異者蓋福衡是一物謂福設於角而衡則由鼻設之福衡必以繩貫衡設於鼻而福之在角者始固總爲防觸無而設此與說文著木所以告人義協費氏易作牝書費誓今惟淫舍牝牛馬孔安國傳以爲牝牛鄭康成以牝爲柎柎之柎施特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此與角義無涉故劉表訓牝之言角陸績云牝當作角皆兼用說文義也又案童牛無角何處著橫木則劉訓妾牛爲確

續豕之牙王弼注豕牙橫豕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正義引褚氏云續除也除其牙也然續之爲除爾雅無訓案爾雅云墳大防則墳是隄防之義此續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雖豕傍土傍之異其義亦通續其牙謂止其牙也釋文續符云反劉云豕去勢曰續二程全書呂大臨東見錄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續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程子從劉表之說案爾雅釋獸獬豸郭璞注俗呼小續豬爲獬子

目耕帖

卷三

三加奴補校

邢昺疏舍人曰獬一名續郭云俗呼小續豬爲獬子謂續健豬也說文續獬豸也顧野王玉篇續犗也健說文訓犗牛也玉篇或作犗集韻或作犗張揖廣雅犗犗犗犗犗犗犗犗也顏師古急就篇注西方有野羊大角牡者曰犗牝者曰犗又云犗之犗者爲犗謂劇劇也史記貨殖傳其民犗犗不均司馬貞索隱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增韻凡畜健強者曰犗今以諸說通之續訓健犗及犗者謂犗豕如犗如犗訓犗豕者謂犗豕如犗



惟健強故名犍从牛建義惟健強爲害故名犍从牛害義惟健強爲害故劇之虔卽劇施以刀也故犍或作犍从牛虔義施刀劇之以平其健強之性雖牡豕有同於牝故名犍豕从羊夷義也然則劉氏去勢之解確不可易矣又釋文之牙徐五加反鄭讀爲互案廣韻互俗作平韓愈贈張籍張徹詩交驚舌平鵠柳宗元夢歸賦平參差之白黑注平卽互字顧氏炎武唐韻正周禮牛人凡祭祀其牛牲之互徐音乎詩楚茨傳曰或陳于互正義亦引

目耕帖

卷三

孟如娘節補校

周禮義並誤作牙陳氏禮書曰互牙古字通用非也中山詩話云古稱咀脣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爲平平似牙字因訛爲牙耳舊唐書史思明傳互市郎安祿山傳互市牙郎蓋爲後人添一牙字今通鑑亦作互市牙郎洪書劉向傳宗族磐互師古曰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谷永傳百官盤互注同是昔人以平爲互字後轉而作牙師古乃曲爲之說耳然則鄭氏讀牙爲互亦以牙字爲互字之誤其作互

之意則以交互解矣陸佃雅又通一解云牙者所以畜積豕之牝也今海岱之間以牝繫豕謂之牙此從上童牛之牝生義若積作去勢解則互義爲近正不必慮豕之有牙亦無煩繫之於牝也

黃成孫說頤卦云艮三皆吉震三皆凶今夫外狗者內喪故頤之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遂於末者其本必顛故其損曰拂經于邱頤以其所以養害其所養則弗能爲也故其責曰拂頤十年勿用此震體也皆動而凶者也頤而坐者見乎四海馳而

目耕帖

卷二

孟如娘節補校

視之不觀乎車之下則靜者常察也故其噬嗑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當其不可爲而不爲則其不爲之也功故其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則動者病矣然靜而不能動則靜者常死夫惟天下之至靜而後能動故其復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此艮體也皆靜而吉者也翰案吳曰慎周易本義其頤下三爻自養口體私而小者也故皆凶上三爻養其德以養人公而大者也故皆吉義尤簡當潛夫論班祿篇引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



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說義古雋

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作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筮云遠也說文筮音式六反臧玉林經義雜記說文筮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也一訓與劉云遠也合貪利則欲速而志高遠此字當從劉表作筮攸悠皆借用同聲字漢書敘傳下其欲攸攸師古引易其欲攸攸云攸攸欲利之貌攸亦攸之

目耕帖

卷三

毛鄭經館補校

俗字然亦可見本不作逐也虞喜妄云攸當爲逐王弼等同之漢易皆不作逐

陳際泰易經大義本末爲義從木也巽下陰而根虛兌上陰而枝槁故云本末弱也翰案上棟下宇取諸大壯壯四陽在二陰之上其本壯也大過以二陰在上下本弱則不能固巽木之基址末弱則不能勝兌澤之浸淫故有棟橈之象

黃氏日鈔載呂東萊說大過獨立不懼云常人數百年所不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大力最

何以當之愚恐經只說自守之堅耳若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金陵執拗可鑒也又義海引李昉云大德聖人則可以過分拯難若諸侯卿大夫賢人君子則避世无悶而已翰案過分拯難亦恐有從井救人之失大過之時君子當力挽之於中道豈可以過濟過哉蓋獨立不懼者道在靖獻避世无悶者道在避荒正不必別爲過高之論

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駿引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改過自新絜己以承然後免於咎也案駁從

目耕帖

卷三

毛鄭經館補校

梁邱賀子臨受易此梁邱之說也

盧召弓釋文攷證說文無梯字毛居正謂當作梯亦無左證伊川易傳云梯根也劉越石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梯謂枯根也翰案夏小正正月柳梯二月時有見梯始收大戴各本並作梯此毛氏之所據戴東原大戴記校本始作梯蓋從今易本改之夏小正傳於柳梯云梯也發字也於時有見梯云梯者所爲豆實張氏爾岐訂注以梯爲豆實則梯是萌蘖之可食者蓋從枯木而發萌芽皆謂之梯



非即謂枯根也

後漢書趙典傳趙溫與李惟書云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其說頗異不知何本

徐鄭新義郭京舉正並云習坎習上脫一坎字案項

安世周易玩辭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加習

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巽兌皆當以重習起義不

與初經三畫之卦同也乾最為首不於乾加習字

乾坤六畫只是一爻自二以上皆為習習義在爻

不在重卦至六子而後重與單異據此則易本不

自耕帖

卷三

三九鄭媛館補校

晚也義海引王昭素讀水洊至習為句案卦辭曰

習坎初九亦曰習坎王讀亦徐郭之見也

張子語錄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

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

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

則復何迴避所以心通呂柟釋曰心亨惟有孚耳

故曰水有信

坎六二來之坎坎王弼注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

來之坎坎是訓之為往也齊履謙周易本說訓來

之為語辭則讀之字絕句不如舊義為深

險且枕釋文引鄭元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礙險害

之貌九家作玷古文作沈沈直林反九家作玷當

是孟京之易荀爽取之鄭與王弼俱傳費氏易古

文作沉今易作枕者當是鄭氏所改而王弼因之

八卦逸象坎為獄故鄭有木在首之訓而陸績以

為閑礙險害之貌也

詩陳風蕩正義引鄭氏坎六四樽酒簋二用缶注云

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

目耕帖

卷三

三九鄭媛館補校

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

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

設元酒以缶則缶是酒器也又引比初六有孚盈

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川缶

缶汲器一缶也或說酒器或說汲器以爻辰所值

為象前後不同魏周宣善占夢一芻狗三易其辭

殆師此意耶錢氏大昕潛研堂集以初九辰在子

九二辰在寅九三辰在辰九五辰在申上九辰在

戌初六辰在未六三辰在亥六四辰在丑上六辰



在已推爻辰之例可補遺象錢謂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融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乎翰案乾鑿度亦言爻辰鄭注易緯法當參用又林光世著水村易鏡以繫辭自離至夬十三卦凡十二象以天星說易雖不盡師宗鄭氏而與爻辰之法大有契合可以互攷

坎六四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吳氏纂言樽酒簋下舊本有貳字陸氏釋文无之今世所行張弧陸希聲皆同案釋文於樽酒簋下云一本更有貳字

目耕帖

卷三

辛卯娘館補校

鄭氏訓簋貳爲簋副今注疏本有貳字朱子謂因誤讀而致衍易經衷論樽酒簋貳當爲一句用缶當爲一句言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用誠信以將之亦可以享本義以貳用缶爲句於象傳又以貳字爲衍文此等處皆似未安當以程傳爲定也且損卦言二簋可用享簋貳古人所謂至薄之物也朱子乃云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自今觀之易辭古與卽如此讀亦未見所謂不成文理也况象傳現証於下乎

周必大玉堂雜記芮煜說坎象云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獨云習坎他爻曰坎而已雖然習當初險乃復入於坎者爲陰柔小才設也說離九三云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子易簣于路結纓怡然生死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名言足以砭世

蔡淵周易經傳訓解不鼓缶而歌當哀而樂也大耋之嗟當樂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動其心而失其常者

目耕帖

卷三

辛卯娘館補校

故凶王伯厚困學記聞取之以爲此說長於古注說文去不順忽出從倒子集韻去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卽易突字易離卦突如其來漢書何奴傳注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案子以倒生故突如爲不孝之子或作窟突解腐矣

鹽鐵論雜論篇引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引易脫死如二字蓋約意言之爾程迥古占法載隋煬帝來江都筮易遇離



之責乃以離宮爲寺名曰火山取卦象也後改曰山光在揚州北十五里地名灣頭其辭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王觀賦詩曰不須談賁卦興廢古今同案煬帝在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正應此爻天誅不孝之子占亦奇中矣哉

釋文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云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王肅皆參用三家今易無之者誤脫也

目耕帖 卷三 三 如城館補校

目耕帖卷四

易四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案此與禮記哀公問孔子說大昏義合確爲聖門傳易初義邱富國周易輯解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成故感去心而爲咸聖人以咸名

目耕帖 卷四 一 如城館補校

卦而傳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蔡邕協和婚賦乾坤和其剛柔良兌咸其脰腓以二五感應言深得立象之義

憧憧往來馬季長云行貌王肅云往來不絕貌廣雅往來也呂忱字林作憧遲也潘夢旂大易約解憧字從心謂思慮往來不絕也

慈湖易解初拇二腓三股五脰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爲而不名曰心者何也心非血氣非形體惟有虛明而以爲已私若一



物然故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已私之釋而虛之神  
著矣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輔頰虞作輔耳目之間  
孟作俠滕九家作乘虞作滕鄭云送也案孟虞是  
一家之學九家以荀爽爲主荀傳費氏學作乘今  
作滕亦古文乘字虞作滕下引鄭云送也鄭亦傳  
費氏學此於滕訓送則從孟氏作滕也俠謂豪俠  
能言者口給禦人意氣自得自俠士之風故曰俠  
舌象言滕爲俠舌下轉語言彼俠舌自矜直滕口

目耕帖

卷四

二 鄭媛館補校

耳送女者爲滕臣妾之賤者當局方雄其俠旁觀  
已鄙其滕孔子歌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婦口卽滕  
口也公孫衍張儀談笑而取卿相自負三寸之舌  
號游俠於天下而孟子以妾婦之道斥之正此交  
之義王昭素改滕作騰古意浸失矣

恒古作恆說文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  
以舟施恆也案亘古文作亘說文訓竟也象舟竟  
兩岸凡乘舟渡水者必期至岸斷無中流而止者  
所謂舟在二之間也亘亦通作恆考工記弓人恒

角而短鄭注亦謂竟也然則恒从心从亘取立心  
有至竟之義至竟無間所以爲恒也

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石介易口義引孫氏云  
恒以陽居陰上爲德今九三反居上六之下是失  
恒德况乎履不得中宜其羞吝隨之不爲時之所  
吝案石徂徠爲孫復門人蓋孫泰山之佚說也  
禮記緇衣引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  
人吉夫子凶鄭注偵問也問不爲偵婦人從人者  
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者事而以問

目耕帖

卷四

三 鄭媛館補校

正爲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正義偵正也言恒常  
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  
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  
若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又引鄭注易云  
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爲兌兌爲  
和悅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  
故爲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爲進  
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亦以正  
問爲解則鄭易本亦作恒其德偵也今易作貞當



是王弼所改

振恒說文引作楷恒釋文張作震陸希聲文證振本作實案公羊傳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則震振同義作真者當訓為棄真楷柱砥石在上无用故象曰大无功也說文義古

鮑極周易重注論卦變之義遞陰長之卦邪道並與聖人易一爻而成无妄以正道止邪道也朱震漢上易取之

陳際泰易經大義乾坤之後有屯屯可為也咸恒之

目耕帖

卷四

四鄉館補校

後有遞遞不可為也翰案晨門稱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蓋聖人之心未嘗須臾與斯民相忘故遞而不忍果遞公山欲往佛盼亦欲往南子可見陽貨亦可見繫遞象曰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正

是處遞世神化之用此所以異於逸民七人而無可無不可也  
郭雍傳家易說遞小利貞睽小事吉不知者遂以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皆明其時義之大而後知小利貞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陸希聲周易文證肥遞本作飛晁氏曰未知陸所據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欲飛遞以保名曹子建七啓飛遞離俗李善注引九師道訓曰遞而能飛吉孰大焉是淮南九師本肥遞作飛遞也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遞亦作飛字楊用脩云古文肥作𠄎字或誤作𠄎遂有飛遞之說翰案遞象天在山上上交得乾之三處遞之極有飛義又明夷六二曰明夷于飛虞翻云離為飛遞五變離比于上亦有飛象然則作飛者與義象皆合

目耕帖

卷四

五鄉館補校

任啓運周易洗心成恒萃皆言天地萬物之情獨大壯言天地不言萬物者萬物之情未必皆正也翰案雷在地中為復曰天地之心顯諸仁也雷在天上為大壯曰天地之情顯諸用也

王申子周易輯說大壯卦雖以剛壯為義然爻義皆貴於用柔蓋以剛而動剛不可過也故初之壯趾則凶三之羸角則厲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王弼訓罔為羅馬季長王子雍皆訓罔為无案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



也訓无義長

郭京舉正喪羊于易羊作牛案京以旅上九有喪牛于易以意言之也旅上九與九四應艮體變坤為牛旅上處外故曰喪牛于易大壯六五變兌為牛兌為羊近上為邊界羊決而出故喪羊于易也胡炳文本義通釋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為順大壯六五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為剛說最分明陳際泰易經大義爽王繫晉卦時未有唐叔虞也然目耕帖

卷四

六如姬館補校

其錄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厥後交侯捍王於艱難王錫之馬四匹策命為伯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覲王賜之車駟弓矢於是姬姓獨晉伯者數世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哉一時之語遂為後世之譏无一不合豈有冥識也歟翰案此與說尚書秦誓者謂秦將繼周故錄其書以續帝王之後同義識緯之術非所以測聖人也說文晉作晉云日出萬物進从日从晉釋文引孟作齊子西反蓋作躋亦進也孟喜易作齊則

施氏梁邱經本亦同古文易作晉今易作晉隸省以今易之晉為晉文之國將以孟易之齊為齊桓之封乎

晉初六晉如摧如釋文摧如與讀如南山崔崔之崔詩南山鄭箋不訓崔字亦從毛傳高大為義則此摧字當作高大解進身之始危言危行故象曰獨行正也

金黃亨學易記說晉卦辭引或云康侯天子懷諸侯也與建侯正相類康如祭統康周公之康錫馬三

目耕帖

卷四

七如姬館補校

接所以康之也王恕玩易意見言賢者出而上進於朝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以待賢者非康侯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二說皆異而理亦通漢書王莽傳羣臣引易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注師古曰王母君母朱子語類嚴州王君儀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說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卦應君母尤為奇中案爾雅釋親父之考為王父父之母為王母小過六二口遇其妣妣祖妣也六



二為陰之尊故取象於婦人居尊之名君與父同故義象可通於君母也

吳澄易纂言九與統通進也三為坤象之先率眾同進故曰眾統說文引易曰統升即升初六之允升也晉升皆進說與義象契合

九家集解鹿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於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交當之也義訓優洽

目耕帖

卷四

八鄰娘作補按

勾微廣疏說晉上九云有應在三而四非理據之四處已下若我邑焉伐之然後三來以戰而服危乃得吉也翰案遜者向外故遜尾見於初勿用攸往以待大壯之時也晉者爭先故晉角見於上惟用伐邑以戒明夷之漸也

俞玉吾周易集說文王美里見囚天下之民攸寄故曰大難箕子佯狂受辱一家之宗祖所關故曰內難陳寔兩山墨譚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美里乃申憤鬱而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丹紫相

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窞由其言兮遊我四國憂勤勤兮其辭意怨誹淺激決非文王語也案陳沙同智匠古今樂錄亦載此歌讒言作諛言炎炎之虐作閹閹之虐愆作騫非作獄由作誰言兮下有無辜枉桎誰所宜兮二句四國作四人憂勤勤兮作皆憂勤兮此下復有得此玩珍且解大患兮倉遑迄命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下不喪兮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此更

目耕帖

卷四

九鄰娘作補按

出後人所補益或外紀刪去之耶古今樂錄又云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髮以佯狂兮奈宗廟何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重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為操此歌悲壯高古但以豫讓漆身為箕子事亦恐出後人所擬

文王以之釋文王肅云唯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下亦然案象傳原以擬議易卦之義似之乃擬議之詞則作似者義長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釋文劉才箕作其劉向云今  
易箕子作麥滋鄒湛云訓箕爲麥詁子爲滋漫衍  
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考漢書儒林孟喜傳喜  
好自稱譽得易家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  
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  
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  
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  
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麥滋  
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

目耕帖

卷四

十鄰媛館補校

孟喜爲命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勿  
以此不見信案爻辭周公所作箕子同時之人不  
應取以入爻古文其作兀兀箕作其易本作其子  
獨才作其可證或以隸書其誤爲古文其因象傳  
有箕子以之之語遂并爻辭亦作箕子孟喜改作  
麥茲以傳趙賓劉向所謂今易箕子作麥滋者是  
也漢書梁邱賀傳謂賀能心計與孟喜同師而忌  
其傳學之盛因疏通證明謂非田生所親授而其  
徒如張禹五鹿充宗輩又復相難取其說明夷麥

茲者詆爲巧慧誣以不肯勿儒林孟喜傳即據梁  
邱之徒疎證及相難語也孟說爲梁邱之徒沮毀  
遂廢不行漢末荀爽獨取此解古義不絕如縷而  
鄒湛黨於王弼作易統略苦詆荀氏則長卿受詆  
於前慈明招議於後豈非千古一大冤獄哉

鹽鐵論遵道篇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  
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終者未之有也是以初登  
于天後入于地此所引易謂易傳也案鹽鐵論議  
在昭帝始光六年文學等誦法之易亦王同周王

目耕帖

卷四

十鄰媛館補校

孫服光等之傳也

馬季長說家人以女爲與主長中二女二四各均其  
正故特曰利女貞又說家人象云木生火火以木  
爲家故曰家人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  
相須而成火以木爲家語甚奇

汪啓運周易洗心離於他卦皆取其明獨家人不言  
明者婦人居家貴柔順不貴明察也說理則是而  
於象不協何謂訂詁引唐薛仁貴云明乎內者家  
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難齊



本已亂矣故象曰利女貞此說得之

蒙曰子克家克有幹濟之義象所謂果行育德也家

人曰閉有家閑有防範之義象所謂言物行恒也

斯于之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即家人六二无

攸遂在中饋貞吉也大戴禮記婦人從夫无敢自

遂亦即无攸遂之義魏徵易義從子從夫无所遂

志補出從子一層義尤賅備

漢書谷永傳引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

事也案永習京氏易此用京本故饋作餽无作無

目耕帖

卷四

三如姬館補校

與王弼本不同

家人五變艮互震渙上互艮下互震震為長子主器

艮為門闕故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廟而象曰家人

有嚴君渙象曰王假有廟而九五曰渙王居也

楊萬里誠齋易傳禹稷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

異術未足為同之異也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

速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也翰案

鄉愿之同俗即老氏之同塵也曲禮曰毋雷同易

曰君子以同而異若戒深矣

項安世周易玩辭喪馬勿逐自復往者不追也見惡

人來者不拒也

其人天且劓正義劓額為天截鼻為劓朱子以象文

天與而相似當作而謂劓鬚也何楷訂詁其人指

四也西為人位天指上也上為天位言上九從天

上來割九四之鼻也天作如字解是矣但與且字

通不去案古謂無鬚者為天閹後魏書李庶生

而天閹崔詵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刺作孔插

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鬚眉有效然後

目耕帖

卷四

三如姬館補校

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陔為墓田故庶言及

之天作天閹解則無煩改字而義可通矣

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上交難故二曰過巷下交易

故五曰噬膚二言主尊之也五言宗親之也翰案

遇主于巷若張良之於漢高厥宗噬膚若先主之

於劉表

詹體仁周易象數總論說睽上九云夫疑極而惑凡

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

兩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



其未通也。堙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真西山爲詹作狀，取而稱之。案載鬼一車，取象於惡輻。譬困于株木，取象於錐刑。易雖假象而言之，必有其物，所謂奇而法也。

劉子新論：蹇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案五變坤爲土，彖傳曰：往得中，謂九五也。

范仲淹易解：屯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朱子本義：困致命遂志，困極不可爲也。

目耕帖

卷四

尚如館補校

蹇反脩德，蹇難尙待濟也。皆善言卦之時用。

王畿大易象述說蹇象云：反身取良之背，脩德取坎之心。造語極警闢。

劉向說苑：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說匪躬義最摯。沈存中易說：王臣蹇蹇，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案此與爲君難爲臣不易義合，亦可備一解。

漢書董仲舒傳引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

之任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以繫辭解說經義，已開費氏之先矣。

吳曰：慎周易本義：翼天下之難，山小人作羣，比如招邪媚如狐。鷲害如隼，解拇獲狐，射隼而難解矣。故解卦以去小人爲要。義翰案：解拇散黨惡也。獲狐，招降衆也。射隼，殲渠魁也。於去小人中，要不失赦過宥罪之義。

李簡學易記引徐君平說：損象曰：君子所性，雖行不

目耕帖

卷四

五如館補校

加雖窮不損，而所損者忿欲而已。害性故也。王陽明云：懲窒禁於未發之象，此正克己心學。如顏子不遷怒，從懲忿工夫來，不貳過，從窒欲工夫來。

說苑敬慎篇：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荀悅中鑒下篇：篇言而濟困之謂益，吉而恃凶之謂損。幹案：損以道害益，以興利



蓋言其常此則皆言損益倚伏之機也

南軒易說損六四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之亦過也酌損之弗損益之言不過損也所謂損下損其疾者皆理之當損者也

鄧元錫易經釋說損六三象云大哉乎兩以致一天下畢繇焉而莫能違也目兩以視一而明耳兩以聽一而聰足兩以布一而行手兩以端拱一而恭牝牡相從馬牛其風施于禽蟲交交嗷嗷巨虛蚩蚩形行景從大之而天地和同明穆協衷故兩以目耕帖

卷四

十六婦媛館補校

致一有三焉則疑能無損乎禮戶外有二屢言聞則入母往參焉離坐離立孰非天哉此從繫辭傳天地細縵四句會出似銘似箴韻語可諷羅喻義讀易問篇自序當其正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及其反也卒反在下初反在上請觀損益損下益上損也至五或益之十朋之龜而益成矣損上益下益也至二或益之十朋之龜而益成矣合所益之初上不繫而繫二五且以知上之无位也深得變動不居之旨崔環探元元龜直二十大貝雙

貝曰朋

漢書五行志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永傳京氏易此君明之佚說也金賁亨學記无家者九本在三今舍而居上是无其家也舍其家以益三是志在得賢而不顧其有也說義亦深

益象正義引孟僖云言必須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啓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爲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又引褚氏云雷資風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說皆精奧孟僖即孟喜作僖者筆誤也徐之祥讀易繇測益九五中心有孚故吉忠信以得之之道也上九立心无恒故凶騶泰以失之之道也故大象遷善改過即誠意之學也蘇濟周易冥冥篇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而中是遷就之爲於已何補不孚而惠是功利之私於人何濟此脩齊治平所以起於誠意也二說足以相發取夬象而爲書契取夬形而爲玦環皆決斷之義也

卷四

十七婦媛館補校

目耕帖



李翺易詮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得搖奪以四凶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乃爻辭俱險而肆蓋一小人在上故易曰剛長乃終也王得臣塵史取其說

五代史載唐明宗時路晏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卽告晏請勿驚某稟命有白察公正直不敢動劔匣劔而去絲是晝夜驚懼以備不虞召董賀筮遇夬二爻用事曰察象徵辭大有害公

日耕帖

卷四

六鄭媛館補校

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朱子語類載王子獻占遇夬二占者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卽二占觀之家所謂不利卽戎者惟上六當之二自有戎勿恤矣

竟陸夬夬王弼注竟陸草之柔脆者正義引子夏傳云竟陸木根草莖剛上柔下也馬融鄭元王肅皆云竟陸一名商陸也皆以竟陸爲一董遇云竟人竟也陸商陸也以竟陸爲二釋文引宋衷云竟竟

菜也陸當陸也亦以爲二物皆作草訓釋者也釋文又引虞云竟說也陸和也蜀才作陸陸親也通也此又作人情訓釋者也項安世以說文解字竟山羊細角者集韻或作羴羴乃於周易玩辭云竟作荒音完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而在上卦有山羊之象羊之行路喜登高緣險而山羊爲尤甚九四其險者上六其高者也五在三陽之中獨能自夬而行於中路吳澄易纂言鄧伯羔古易注皆從項說案陸佃埤雅羊

目耕帖

卷四

九鄭媛館補校

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頭是也北人謂之羊頭項解頰洽物理又路史注引孟喜云竟陸獸名夬有兌兌爲羊取義亦古矣釋文妬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遊鄭同厚齋易學王洙易改今文作妬案雜卦傳石經亦作遊

鄭滌孫大易法象通贊自序繫辭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亦言乾旣歷妬也妬者天地相遇也此爲中天乾元作用之境也此從邵子皇極經世推衍而出



姤初六繫于金柅王弼注柅者制動之主正義柅之為物眾說不同王肅之徒皆為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以為王注蓋與馬同釋文引說文作榆云絡絲跌也又云王肅作柅從手于夏作綱呂祖謙古易音訓晁氏引陰宏道云蒼頡篇柅作柅柅柅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柅絲跌也字或作綱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梁音墮梁益之間謂之絲登其下柅即柅也翰案作絡絲跗解者是也

目耕帖

卷四

王如娘館補校

巽為繩有柅象變乾為金乾有金柅象巽為進退有繫有往故曰繫于金柅貞吉利有攸往也若金柅止車之說出於季長爻無此象張浚紫巖易傳附合其解云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聖人於小方長疾之止之若是其嚴耶聖人何惡乎小人在下為天下生民之害也且姤一陰居初小人在下而位實處內有得君志合之勢坤陰將羣起而附之聖人著訓使後之君子謹微而大正其始其意遠矣此誤會象傳柔道牽也之義不知金柅謂九二

初在下為九二所尼不得上進初與連故曰繫于金柅若如張說得毋忿疾於頑乎

郭京舉正如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案无魚與上有魚相對為義象明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何得妄改

王宗傳童溪易傳彖言用大牲吉王者所以隨時六二孚乃利用淪人臣所以獲上蔡清易經彖引損之時二簋不為儉萃之時大牲不為侈用童溪隨時之義

目耕帖

卷四

王如娘館補校

萃象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王肅姚信陸續並云除猶脩治鄭康成訓去也蜀才云除去戎器備行文德也翰案脩治義長除戎器戒不虞即書所謂儆戒無虞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秦銷鋒鏑可為訓乎  
一握為笑釋文握傳氏作渥不知如何解案說文渥霑也詩邶風赫如渥赭毛詩訓為厚漬當是謂一染於不善為眾所笑也  
萃六二引吉无咎來知德集注引引弓也木爻大象



坎又此爻變坎坎為弓凡人開弓射物必專心於物當物之中不偏於左不偏於右方得中箭蓋中德不變之象也案孟子引而不發可為引弓之證余為圓足其義下云孚乃利用禴蜀才本論作躍即孟子所謂躍如也以祭名言亦即中多者得與於祭之義

萃上六齋咨涕洟陸希聲文證咨作資才也

升初六允升說文引易作允進也漢上易傳引施氏

同案升初變乾為泰乾升與拔茅象征象合

目耕帖

卷四

玉函山房補校

升虛邑晁以道云四邑為邱四邱為虛虛邑升階皆

坤象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舜典之至于西岳也升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禹貢之荆岐既旅也皆取古事非

指文王言也

丁易東象義冥升不顯維德之義也大業富有奉身

而退直與無聲無臭者合德故曰消不富案此說

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義合陸振奇易芥天下

之升未有不息者不息則消不息而能不消者惟

貞而已乾象曰自強不息此與消息二字極有體會

胡炳文本義通釋澤无水命也井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翰案繫辭傳困德之辨也又云井以辨義蓋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越乎窮通故必於此際辨之

說苑引孔子曰困亨貞吉無咎有言不信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引孔子言蓋商瞿受

目耕帖

卷四

玉函山房補校

授初義貞下無大人字疑三家經本如此也

郭京舉正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下

多幽字案王弼注言幽者不明之辭也正釋幽不

明也句安見其多乎

鄭康成說困九二曰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厨酒

食象此取爻辰與說坎缶同義游酢易解需于酒

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居常以憂時也憂

時之忠固匡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

韓詩外傳引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因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案王弼注二非所據三非所乘亦有不見據賢人之義

說文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徐錯繫傳舊所居廬故其木久而困弊也案六三下卦之上上六上卦之上皆有室廬之象困于蒺藜困于葛藟皆以室廬蕪穢取象詩詠牆茨亦此意

易祓周易總義易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為義故皆以實象明之翰案巽水巽火巽字內有楊蘊井有水

目耕帖

卷四

孟郊撰館補校

非木不能出鼎有火非木不能燃萬物出乎震齊子巽巽以潔齊萬物且以見井汲鼎亨為婦人之事也

干寶說井卦云水般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潔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於五世改股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損益雖異括囊則同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當殷之末井道之窮故曰迄至周德雖與木及革正故

曰亦未綯井井泥為穢百姓無聊比者交受塗炭故曰靡其瓶凶矣案令升言易多舉商周時事蓋據繫辭當文王與紂之事為言各明一義

井象巽乎木而上水鄭康成云巽木桔槔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楊用修丹鉛錄謂北方井制如此馮椅厚齋易學引木器渡師亦汲水用木器之證或說舊井无禽云北方謂轆轤之軸為禽所以運綯汲水者井既廢並轆轤俱廢未知何據

目耕帖

卷四

孟郊撰館補校

徐鄭新義謂象傳改邑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王昭素取之金賁亨學易記象傳不解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疑有脫誤且井養而不窮也一句又無著落竊意原文當云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迄至以下仍舊似於文理為順案注疏本李氏集解本皆無此二句徐氏謂脫二句已涉臆說金氏又遷就一井字止添七字點畫經文尤謬象傳不盡釋卦辭者他卦亦有之且井養



二字內已含得二句之義何必定要添補

井谷射鮒釋文正義引子夏傳鮒謂蝦蟇案說文鮒

魚名張揖博雅鮒鮒也羅願爾雅翼鮒鮒也今作

鮒儀禮士昏禮魚用鮒賈公彥疏義取夫婦相依

附者也戰國策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注鮒魚魚

之小者莊子外物篇車轍有鮒魚焉劉邵七華洞

庭之鮒出於江岷紅腴青頰朱尾碧鱗陸佃埤雅

鮒小魚即今之鮒也此魚好旅行吹沫如星以相

即也謂之鮒以相附也謂之鮒則鮒之為魚明矣

目耕帖

卷四

三知錄館補校

蝦蟇之訓恐非也

養傲漏陸希聲文證傲作麼云藉也蓋謂以草藉塞

養之漏也其說甚異

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張璠集解可謂惻然傷道未行

也然不食以被任川也揚誠齋易傳可食者泉也

不食者人也非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為井惻

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

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

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說更明透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

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故革火井也

革離下兌上離火兌金以火鎔金而金化洪範所謂

金曰從革此易之本象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

更之又云古文作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

更也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兼取毛革義九四有孚

革命吉兼取革世義

東坡易傳二女同居則睽所以不睽者兌欲下而遇

離離欲上而遇兌兌欲相違而不能也既不相得

目耕帖

卷四

三知錄館補校

又不相違則不能無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勝

者斯革之矣李舜臣周易辱言睽二女不同行但

有相離之意革二女不相得至有相克之形用蘇

氏說也

田疇學易蹊徑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太衍之

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

以至革則治歷說有特識

革六二已日乃革之二變乾為夫乾主四月癸巳離

為日陰變陽故曰巳日乃革之乾文言傳曰或躍



在淵乾道乃革亦乾之夬也與此象合

李翔易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  
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於  
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乎觀重卦  
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  
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此說  
三就義深崔環探元謂武王克商不卽行周命乃  
反商政一就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二就也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三就也與諸家殊別

日耕帖

卷四

天如煇館補校

正義說革上六云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  
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  
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  
者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而容色順上而已故曰  
小人革面也翰案大人聖王也君子聖王之佐也  
文炳文蔚禮之等衰也小人謂眾民革面者變之  
效也

陸振奇易芥革者以離火鑄兌金故革之後而鼎出  
焉既成鼎體則又以水火爲鼎之用案說文鼎三

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易卦巽木於下爲鼎象析  
木以炊也蓋木字篆文作出今鼎下作鼎乃出之  
破體故曰象析木也沈存中云古鼎中有三足皆  
空所以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  
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  
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  
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鈎懸而  
煮不使煮釜底亦古人遺意也解新而甚確非好  
學深思者不能道

日耕帖

卷四

天如煇館補校

說文孰食飪也引易曰孰飪則今易亨飪許氏據孟  
易作孰飪也案生熟之孰古只作孰後人始加四  
點以別之

郭京舉正鼎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  
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  
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增大亨二字案正義享帝  
直言享養人則言大亨者享帝尙質特性而已故  
直言享聖賢既多養須飽飪故亨上加大字也於  
大亨特有發明郭說非也



蔡清蒙引離爲目而兼言耳者以六五爲鼎耳故曰  
耳目聰明案三變坎上互亦坎坎爲耳也  
鄭汝諧東谷易翼傳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  
知鼎天下之事滋矣

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太平御覽引鄭康  
成注顛踣也趾足也無事曰趾陳設曰足爻體巽  
爲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  
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承乾爲君以喻君  
夫人享君若失正禮踣其爲足之道情無怨則當

目耕帖

卷四

三如媛館補校

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  
廢遠之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  
六出則廢之遠之子廢坤爲順又爲子母牛今在  
后妃之旁側妾之側也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以  
爲世子又何咎也訓義與術耐人思索  
漢書彭宣傳宣上書云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  
覆亂美質案施讎以易授張禹禹授淮陽彭宣宣  
爲施氏再傳弟子此用施氏說也  
覆公餗釋文餗馬云餗也鄭云菜也周禮疏引鄭注

云穆謂之餗震爲足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  
是人珍之食案鄭氏訓餗爲菜似與詩韓奕其簋  
維何之簋同

其形泥晁氏錄古周易形九家京荀悅虞作刑一行  
陸希聲亦作刑遲九家京虞作刑重刑也京謂刑  
在頰一行陸希聲同案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  
誅鄭注屋讀如其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  
而以適甸師氏賈疏引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  
其刑屋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

目耕帖

卷四

三如媛館補校

頌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漢書班固敘傳底劇鼎  
臣服虔曰劇者厚刑謂重誅也班氏正周易義服  
虔解與鄭小異王符潛夫論三式篇引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言不勝任則有渥刑也與服氏義同而  
作渥又微異要以劇爲刑也新唐書元王黎楊嚴  
實列傳贊易稱鼎折足其刑劇諒哉指元載以罪  
誅言則宋庠所據易本亦作刑劇今本作形渥者  
後人誤改也  
任啓運周易洗心六子皆不言元元在乾坤六子已



不可見也案此正用九用六之義

陸希聲周易傳號號蠅虎跳躍之貌雷乃發聲

啓戶而出頗能附合象義由此例之震蘇蘇其蘇

之昭蘇乎震索索其盤之郭索乎

毛奇齡仲氏易雷震地止百里建侯象此故左傳云

列國一同孟子亦言封國儉於百里

晁氏謂震象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王昭素取徐氏云

出上有不喪七鬯四字范諤昌證簡亦云脫不喪

七鬯四字程子從之郭京舉正亦謂今本脫不喪

目耕帖

卷四

聖如媛館補校

七鬯四字案王弼注不喪七鬯則已出可以守宗

廟正義出可以守宗廟至爲祭主也釋不喪七鬯

之義也審爲脫文若金賁亨學易記出字或云鬯

字之誤是也蓋脫不喪七三字改經以就已說謬

與補井象同

震六二億喪貝既濟六二婦喪其茀皆言勿逐七日

得卦位有六七則更始俱指初爻言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載郭冲晦云良者限也限立而內

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

入陸友仁研北雜記載魯季欽云良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方其當止必內遺其身外空

其人方能免咎一有物我之累則不能止矣郭冲

晦名雍著傳家易說及卦辭旨要著卦辨疑魯季

欽名嘗著易說二家解良義皆精切足以互發二

程全書良其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

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識見尤大

陳際泰周易大意說良象及象云不失其時而已外

未嘗廢應也不出其位而已內未嘗廢思也此聖

目耕帖

卷四

聖如媛館補校

學之宗旨也翰案論語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蓋嘗取孔子良卦象辭以教人也大學止至善義

本於此

韓詩外傳引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

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日

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良其限列其寅危熏

心韓詩引彖作寅厲作危又說文引易作裂其脾

又李氏集解引虞翻薰作閻云守門人坎盜當門

故厲閻心皆與今本不同而虞說尤異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李氏集解本作言有孚五變  
巽應九二變兌爲中孚則作孚者是也

王恕玩易意見艮六五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本義  
謂正字羨文叶韻可見意見以爲以中正也疑是

以正中也之誤於義爲是於韻亦叶案後儒筆誤  
理或有之與使爲羨未若倒字以存本文也

漸象傳漸之進也王弼注之于進也金氏學易記漸  
不可訓進蓋進以漸耳故曰漸之進也之字非衍

象傳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楊簡慈湖易傳不曰聖  
曰耕帖 卷四 三言鄭煥節補校

德者聖德之所化爲速孔子爲三月而俗已化故  
止曰賢德則賢字非衍文也又郭京舉正漸象曰

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  
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案注中有風字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亦作善風俗與衍  
賢字不如益風字爲得

史記武帝本紀引易鴻漸于般裴駰集解般水淮推  
也楊用修云水淮堆之訓是鴻固不棲石也翰案

禽經鴻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張

華注鴻鴈並音鴈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

干故字从干鴈中春寒盡鴈始北向燕代尙寒猶

集山陸岸谷間故字从斤開元五經文字鴈又音

岸梅鼎祚字彙鴈與雁俱同鴈鴻卽鴈也山水並

其所漸焉可直謂不棲石也漸六二變巽互坎有

水象下艮爲石顯有石象則作般作磐今古文之

別義固兩通也

漸上九鴻漸于陸王弼注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正義

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上九最居上極是

目耕帖 卷四 三言鄭煥節補校

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范諤昌墜簡漸上六

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本義遂改爲達訓雲路也  
今人承用之

干寶云歸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禮子  
續父業人道所以相終也案歸妹兌下震上震爲  
長子兌爲少女以兄妹說頗得卦義

耿南仲周易新講義歸妹初九不中則爲跛九二不  
正則爲眇履六三不中不正則爲跛眇余氏讀易  
偶記兌每有眇跛之象者以毀折歇履言於三三



爲兌主故兼之歸妹言於初二初二非主也故分之初在下故言跛二在上故言眇

歸妹以須釋文須如字待也鄭云有才智之稱荀陸

作婦陸云妾也案周禮天官冢宰胥十有二人鄭

注胥讀如誦謂其有才智爲什長文選陸士衡辨

亡論謀無遺謂舉不失策李善注誦智也顧野王

玉篇謂才智之稱也與鄭注易同則鄭以才智訓

須讀須爲誦也陸公紀傳京房易與荀慈明同作

婦者皆用京氏本說文婦弱也一日下妻張揖博

目耕帖 卷四 三美婦婦節補校

雅妻謂之婦一曰妾名案史記天官書娶女張守

節正義須女四星亦娶女天少府也又云須女賤

妾婦職之卑者晁氏錄古周易引一行云須亦賤

女也天文有須女無煩改字而義通矣

穀梁傳集解引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

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今

易作有時案象曰有待而行也許用孟易作待與

象傳合釋文有待而行也一本作有時則古文爻

辭及象並作有時作有待者參用孟本也

金賁亨學易記說歸妹六五曰六五有柔中之德女

之貴而賢者也五爲君初爲娣五陰初陽故曰不

如其娣之袂良象傳四句作一氣說若曰帝乙歸

妹所以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其位在中以所貴而

行也貴謂中德也

說文豐字注豆之豐滿者从豆象形又豐字注大屋

也引易豐其屋案卦中豐其蔀豐其沛皆在豐其

屋之前其於豐下引嚮其屋者以與大屋有關也

似許用孟氏易全卦豐字皆作豐字也

目耕帖 卷四 三美婦婦節補校

丁未錄楊繪過池陽見邱澹游曰明年當改元以周

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豐字紀年果改元豐案此

用焦京遺法占驗亦奇中矣哉

日中則昃釋文作則吳孟作稷案稷與吳通用穀梁

傳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左氏作吳洪

适隸釋堯母碑日稷不夏即日吳不暇又鄒閣碑

劬勞日稷費鳳碑乾乾日稷皆同

豈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日雖旬无咎

過行災也釋文其配鄭作如云嘉耦口如雖旬如



字均也又云荀作均劉兩作鈞案均與鈞同訓均  
平從配字生義詩正義引鄭注云初修禮上朝四  
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吳曰慎周  
易本義爻徵此爻正是朋友麗澤之益又如漢之  
子房運籌於內韓信制勝於外及丙吉以寬治民  
魏相以嚴總職唐之房杜善謀於內英衛善武於  
外及晉元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是也此說均  
字義甚周匝與鄭暗合吳澄易纂言句作如字解  
云凡卜筮吉凶以一句之內爲斷過句則再卜再

目耕帖

卷四

三六如蠟館補校

筮矣何楷訂詁從之以納甲言離納己震納庚自  
己逆數至庚爲句日此與象傳言消息盈虛義協  
日中見沫陸希聲傳沫者斗槩謂斗之輔星斗以象  
大臣槩以象家臣

漢書五行志於易在震之豐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  
其右肱詩於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進趣馬師  
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  
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王商傳引易曰  
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

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與五行  
志合蓋漢經師之佚說也

豐其部釋文部鄭薛作菩云小府案鄭謂鄭元薛謂  
薛虞也釋文序錄子夏易傳三卷引張璠云或駢  
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人正義引子夏傳  
下又言薛虞如今注疏體例似其記原附子夏傳  
後釋文於束帛莪莪引子夏傳又引薛虞云亦似  
就一書之內採取之此下凡引薛虞皆作薛以其  
名已前見也何楷訂詁於豐其部下云鄭元薛仁

目耕帖

卷四

三六如蠟館補校

貴本作菩云小席誤以薛虞爲薛仁貴攷薛仁貴  
在唐太宗朝與陸德明同時而差後雖撰有周易  
新注本義十四卷唐志載之陸不得引仁貴說則  
何氏之失攷明矣又胡一桂啓蒙翼傳謂虞薛周  
易音訓見陸德明釋文編檢釋文並無虞薛其人  
惟豐卦沫字下引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又引薛云  
輔星也虔與薛二字隔行相比胡氏或誤記而以  
虔薛爲一人歟朱氏經義考止據胡氏列虔薛一  
案誤皆與何氏同



郭京舉正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案正義猶與陽相遇故得吉行也吉屬下句何見有脫文且吉行在與陽相遇安可橫加志字

左傳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此可為貪婪之戒淮南子秦族訓引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此可為蔽賢之戒豐上六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闐其無人自

目耕帖

卷四

早如娘館補校

藏也釋文天際鄭云當為察察病也翔鄭王肅作祥自藏眾家作戕慈羊反馬王肅云殘也鄭云傷也翰案李鼎祚集解本亦作天際祥也引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鄭王作祥皆本孟氏眾家作戕獨舉馬鄭王肅者明三家傳古文皆作戕以上祥字推之似亦用孟氏本也

旅九三儀禮聘禮疏引鄭注云瑣瑣小小交體互艮艮為小石小小之象三為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為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為

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則其所以得罪以禮說易理極深奧而斯字作此字解應劭風俗通義怪神篇凡變怪皆婦人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入亦不證察與俱悼懼邪氣乘虛故速咎引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與今易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文異郭京舉正斯作衡云王弼注原解為衡賤之役或本應氏說而託之輔嗣歟然斯訓賤役義亦古矣一說斯分析也即詩弁以斯之之斯變離為

目耕帖

卷四

早如娘館補校

分析又離為戈兵故有弁象中爻九四得其資弁是也初六卑鄙瑣瑣然分析其所取是以困窮而遇災說亦近理

得其資弁釋文引于夏傳及眾家並作齊弁張軌云齊弁蓋黃鉞弁也張晏云整齊也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弁考漢書王莽傳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土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資弁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弁言無以復斷斬也釋文引應劭是漢書注文



蔡邕太尉橋公碑亦用齊斧又黃鉞銘齊斧罔設亦用齊斧爲義漢人說皆如此虞喜訓齊爲齋是所見本亦作齊斧也今作資斧當是王弼所改

漢書外戚傳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詔云  
遭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  
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  
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  
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  
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羊亡其毛

目耕帖

卷四

聖如奴節補校

也故稱凶沈該易小傳本之爲說云蓋離爲火變而爲震震爲木而居卦之上鳥巢之象也卦復爲離離火也焚其巢之象也火極而木盡木盡而巢焚後號咷之象也離爲牛順也震動也失其柔順喪牛于易之象也卦變小過上逆而下順有飛鳥之象焉小人之過在於上極而不知反處逆失順是以凶也漢成帝河平二年泰山山桑谷有戲焚其巢說者以爲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

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有趙后之禍先笑後號咷之證也此解雖異而足以垂戒

目耕帖

卷四

聖如奴節補校